經世遺表

第壹冊

卷一之卷十六

（朝鮮光文會刊行）

gift

朝鮮光文會發刊

經世遺表

惺堂金敦熙署

朝鮮叢書

朝鮮光文會藏板

邦禮艸本序

昔聖王之治天下也知生民有欲有欲而不有以齊之則必至於亂故節之以禮有欲而不有以戢之則必至於亂故制之以法節之所以閑其淫也制之所以防其軼也雖然其節之制之皆循天則之本然而非人之私所能爲也苟人而爲之則卽淫軼之是懼安得爲禮與法乎書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敘秩之本同出於天而秩斯敘矣敘斯秩矣禮與法一也而特所從言之異也故上自郊廟祭祀以至朝覲職貢卒乘賦稅之制皆謂之禮亦皆謂之法以其本旣一則其用亦未始不同也世衰道喪先王之典章法度滅裂且盡而爲人君者視天下爲一己之私物夫天下大物也天下之利大利也而思欲以專之於己苟非威刼天下之人而痛抑制之則不可於是恣胸臆以制酷刑峻罰以令於天下而名之曰法是法也出於一人自私自利之心而非天之秩與敘也自是以降禮與法截然各自爲一物禮者籩豆器數之末而已法者刑僇訟獄之屬而已此豈惟禮失其所以爲禮哉卽法亦不足以謂之法也何者法之本出於天而人者稟命于天無貴賤之殊故自天子以至庶人悉受制於法而不敢自肆是固先王之禮也今制法而不本乎天顧以人之私爲之人且爲之其肯受其制乎故後世之法惟得行於臣民而天子不與焉不惟不與而已惟天子之所欲而奉之以爲法雖窮極意志以逞淫樂而賊殺不辜毒痡萬姓猶且肆然以號於衆曰是固法也嗚呼法之設豈端使然哉世之儒者狃於見聞而慴於主威以爲當然而妄引君臣之義有死無

隕春秋之法將則必誅之說曲意阿世而緣經傳以傳會之夫力之不抗而不得不服固也而直謂之天地之常道古今之大義則斯又二千年來講學者之過也而其能識禮法之本者或寡矣況吾東之僻處一隅而其所以尊而慕之者惟中國秦漢以後之士是效是則而且徒得其粗淺而不究眞理徒像其形似而不躬實行則又烏可遽語以先王之典章哉此所以曠世而不一値也余自髫齡已知有茶山先生爲近世宏儒所著書累十種如欽欽新書牧民心書皆恤獄便民切近精當之書而至若邦禮艸本尤爲先生經邦制治繼往開來之大典本之於周官法度而參之以時措人情之宜方其冥心獨到雖孟子之言亦有所不從況其下之馬鄭孔賈乎其自叙曰先王以禮爲法後王以法爲法卽此而可以知先生之所學矣夫旣知禮之可以爲法亦當知非禮之不可以爲法是所謂秩叙之本皆出於天而禮與法一者也非若後世縱欲自私而强名之以爲法也若先生者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歟嗚呼以先生之才之學旣不獲展施顧畸於世擠於人以竄謫流徙於荒山瘴海之濱以老且死而徒託空言以垂後則斯已悲矣而世益下士益陋惟孜孜焉祿利之是謀而權倖之是趨卽不然而講道論學於林下者亦不過齪齪據皐比樹門戶以爲一己之私計而河漢先生之言未嘗過而問焉先生之書惟錮諸篋笥以堆塵煤飽蠹魚今且垂百年之久矣余於是竊有感焉嘗聞夫西洋之士有著萬法精理者曰孟德斯鳩有著民約論者曰盧梭爲其政府者莫不汲汲焉求而布之施而行之學說一出風行雷動使世人之瞻聆聳然一新而又從而究之益深講之益精今歐洲諸國之日臻富强皆學術之功也

今以先生之書較之孟盧諸人固未易軒輊於其間但彼皆顯言直斥無所諱忌故能悉發其胸巾之奇而先生之言婉而正深而密鋒頴間露而至理存焉往往臨文累欷而不敢索言此則先生所遭之時然也若以此遂謂先生有遜於彼則非知言也然先生不惟不克獲施於當時并與其區區之空言而莫之講也視孟盧諸人道行言施功茂一世而光垂百代者果何如也此余所以重悲先生之不遇而深恨於東西之不相倫也然以其人之遇不遇而國之盛衰存亾繫焉則余之所以悲先生者豈特爲其不遇而已哉近有同志諸人倡會設社以蒐集國朝文獻及山林耆宿之著述而首刋是書以行吾固知先生之書不終於埋沒而其得出於篋笥塵煤之中而公諸天下則諸君之用心可謂勤矣惟其不傳故人莫得以講之惟其不講故亦莫得以施之也苟使流布浸廣而講之者衆則安知不有取而措之於政者歟夫以先生之書而得措之於政以明夫叙典秩禮之本則其不僅爲一國之法而爲天下後世法也無疑然則先生雖不遇於當時而其有遇於後者蓋未易量也

戊申四月朔朝後學李建芳謹序

邦禮艸本序終

(朝鮮光文會藏本)

邦禮艸本引

茲所論者法也法而名之曰禮何也先王以禮而爲國以禮而道民至禮之衰而法之名起焉法非所以爲國非所以道民也揆諸天理而合錯諸人情而協者謂之禮威之以所恐迫之以所悲使斯民兢兢然莫之敢干者謂之法先王以禮而爲法後王以法而爲法斯其所不同也周公營周居于洛邑制法六篇名之曰禮豈其非禮而周公謂之禮哉世俗言虞唐之治者曰堯與舜皆拱手恭己玄然默然以端坐於茅茨之屋而其德化之所漸被若薰風之襲人於是以熈熈爲淳淳以皡皡爲蘧蘧凡有施爲動作輒引唐虞以折之謂韓非商鞅之術刻覈精深實可以平治末俗特以堯舜賢而嬴秦惡故不得不以踈而緩者爲是密而急者爲非云爾以余觀之奮發興作使天下之人騷騷擾擾勞勞役役曾不能謀一息之安者堯舜是已以余觀之綜密嚴酷使天下之人夔夔遫遫瞿瞿悚悚曾不敢飾一毫之詐者堯舜是已天下莫勤於堯舜誣之以無爲天下莫密於堯舜誣之以踈迂使人主每欲有爲必憶堯舜以自沮此天下之所以日腐而不能新也孔子謂舜無爲者謂舜得賢聖至二十二人將又何爲其言洋溢抑揚有足以得風神於言外者今人專執此一言謂舜拱默端坐一指不動而天下油油然化之乃堯典皐陶謨皆浩然忘之豈不鬱哉易曰天行健明明堯舜與天同健曾不能有須臾之息並其禹稷契益皐陶之等亦奮迅猛烈以作帝股肱耳目而今居大臣之位者方且得持大體三字欲以了天

下之萬事不亦過乎曹參以淸淨居相位者漢無德而興以承秦苛小撓之則民將羣起而爲亂其勢不得不以烹鮮爲法耳陳平大姦也以理陰陽順四時爲大臣之職以彌縫人短魏相丙吉又皆工謀而巧宦再執陳平之舊訣以自掩其空疎之陋而素食於潭潭之府其視唐虞之際胼胝以奔奏者顧誠何如賈誼言之於可言之時然以帝王興衰之運而欲有所制作則可言之時也以將相賢愚之品而欲望其寅協則不可言之時也故得少年喜事之目含幽憤以死王安石飾淸苦以厲其行援經傳以文其奸其實二帝三王之道未嘗瞭然於胷中徒以其一時之淺見率天下而羈之以商賈之利欲與元老大臣爲萬夫之望者戰雖空朝廷而莫之恤焉斯其所以爲天下僇也周禮何嘗言靑苗保甲以靑苗保甲誣周禮以王安石作殷鑒凡言法可以小變者羣起而力擊之目之爲王安石而自居乎韓琦司馬光斯則天下之巨病也夏后氏之禮非夏后氏之所獨制也卽堯舜禹稷契益皐陶之等所聚精會神竭誠單智爲萬世立法程者也其一條一例豈人之所能易哉然殷人代夏不能不有所損益周人代殷不能不有所損益何則世道如江河之推移一定而萬世不動非理之所能然也秦人之法是秦人之法非千聖百王之所傳流也然而漢興悉因秦故曾不敢動其一毛甚則以十月爲歲首以挾書爲極律以至百年得武帝而後始微變其一二若是者何也殷周之人哲謀睿聖其才識所及雖舜禹之所作爲能損益以合宜漢人椎鹵愚蠢其才識所及雖鞅斯之所作爲一冒之而不知脫由是觀之法之不能改制之不能變一由夫本人之賢愚非天地之理原欲其無改無

變也洪惟我
孝宗大王改貢法爲大同亦唯我
英宗大王改奴婢法改軍布法改翰林薦法斯皆合天理而協人情如四時之不能不變然
而當時集議之臣發言盈庭盛氣力諫至有以牽裾折檻自居者及行之數百年享其樂
受其賜而後民志少定若使
二祖惑於浮議荏苒而莫之改則其利害得失終亦不白於千古矣
英宗之立均役也有沮之者　英宗曰國雖亡此法不可以不改於乎此大聖人之大言時
君世主所不能黽勉出口者也故改法修官春秋貴之其必以王安石而叱之者庸夫之
俗言非明主之所宜恤也今之沮事者輒曰祖宗之法未可議然祖宗之法多作於創業
之初當此之時天命有未及灼知人心有未及大定元勳將相多麤豪武夫百官士卒多
反側奸人各以其私求其自利小有不厭必羣起而作亂是故聖主賢臣密謀於帷幄之
中而左瞻右顧前拘後掣終於無爲而後已夫無爲則因其故因其故者寡怨之道也雖
有未當非我爲也故凡創業之初不能改法因循末俗以爲經法此古今之通患也故我
邦之法多因高麗之舊至
世宗朝小有損益一自壬辰倭寇以後百度隳壞庶事搶攘軍門累增　國用蕩竭田疇紊
亂賦歛偏辟生財之源盡力杜塞費財之竇隨意穿鑿於是唯以革署減員爲救急之方
所益者升斗而所損者丘陵百官不備正士無祿貪風大作生民憔悴竊嘗思之蓋一毛

一髮無非病耳及今不改其必亡國而後已斯豈忠臣志士所能袖手而傍觀者哉易曰思不出其位君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罪累之臣其又敢議邦禮乎曰然雖然磻溪柳馨遠議改法而無罪其書刊行於國中寧適不用其言之者無罪也其謂之艸本者何也艸之也者有待乎修潤之也識淺焉智短焉踐歷少焉聞見陋焉居處僻焉書籍闕焉雖聖人擇焉不能不使善者修潤之也不能不修潤之者豈非艸乎唯限官於一百二十使六曹各領二十斯不可易也定官於九品無正從之別惟一品二品乃有正從斯不可易也以戶曹爲敎官以六部爲六鄕以存鄕三物敎萬民之面目斯不可易也嚴考績之法詳考績之條以復唐虞之舊斯不可易也革三館三薦之法使新進勿分貴賤斯不可易也守　陵之官勿爲初仕以塞僥倖之門斯不可易也合大小科以爲一取及第三十六人三年大比罷增廣庭試節製之法使取人有限斯不可易也文科武科其額相同使登科者悉得補官斯不可易也於田十結取一結以爲公田使農夫助而不稅斯不可易也罷軍布之法修九賦之制使民役大均斯不可易也立屯田之法使京城數十里之內皆作三軍之田以衛　王都以減經費使邑城數里之內皆作牙兵之田以護郡縣斯不可易也定社倉之限立常平之法以杜奸濫斯不可易也鑄中錢大錢鑄銀錢金錢辨九圜之等以塞走燕之路斯不可易也定鄕吏之額禁世襲之法以杜其奸猾斯不可易也開利用之監議北學之法以圖其富國强兵斯不可易也凡如此類誠願其斷而行之矣若夫小小條例瑣瑣名數其或有掣碍而難通者顧何敢膠守己見謂不可易其一字乎其

有孤陋者恕之焉其有固滯者平之焉修之焉潤之焉或行之數十年以驗其便否焉於是作爲金石之典以垂後世斯不亦至願大樂哉以旣攻之車駕之於旣熟之馬旣軛旣衡猶復左擁右衛前行數百步試其調合然後乃縛焉乃驅焉王者之立法馭世何以異是此草本之所以名也嗟乎斯豈非艸本哉

經世遺表序官目次

議政府在六曹之上

天官吏曹第一

已上治官之屬二十

地官戶部第二

春官禮曹第三

侍講院 陪講院附焉
校書監 寫字官附焉
掌樂院
貢擧院 新立之
尙瑞院
養賢庫

太史院 卽春秋館
國子監 卽成均館宗學合焉
承文監
尙衣院
養老司 卽耆老所
哀榮署 卽歸厚署

已上禮官之屬二十

經世遺表序官目次終

（朝鮮光文會藏本）

經世遺表卷之一

（新文版）

負累臣丁鏞撰

天官吏曹第一

唯我 國家創業垂統餘四百年綱弛紐解庶事不振宜改法修官以昭
祖烈請 命三公三孤弘敷六典以詔六官乃 命六官修厥職事分其屬司以佐
王平邦國一曰天官吏曹其屬二十掌邦治二曰地官戶曹其屬二十掌邦敎三曰春官禮曹其屬二十掌邦禮四曰夏官兵曹其屬二十掌邦政五曰秋官刑曹其屬二十掌邦刑六曰冬官工曹其屬二十掌邦事凡六屬之官大事關于曹小事專決之

臣謹按周禮六官其屬各皆六十(小宰文)鄭註謂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臣竊伏念周禮天子之禮我 國家藩國也制度宜小且考舊典京官職司之數百有一十或分而析之或聚而合之或增而補之於是溯考古典各以其類分于六曹六曹之屬各爲二十則其數一百二十一百二十亦天地度數之象也○臣伏念國之庶事紛綸錯綜顧何必三百六十哉然周公制禮必以三百六十定爲大限加減不得者誠以物無定數亂之本也世道之嬗變無常人主之逸慾無限若於立法之初破碎散漫無天成鐵鑄之象則不過數世增之減之廢之興之綱紀紊亂端緒莫尋小有不察必土崩而瓦解矣今以六官之屬限之於一百二十者非謂國之庶事必於是加減不得也爲如是然後成法制也制鄉者曰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其法制之斬截如是也

制軍者曰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其法制之斬截如是也制官者何獨不然制法之後如有不得不變通者宜於二十之內或分而二之以黜其一或合而一之以受其一唯其大數不得加減則於千萬年永爲不刊之憲章矣○臣又按周禮序官或不滿六十(如天官)或差過六十(如地官)必其中有合衆而爲一者(如質人等七官皆當合之於司市)有分一而爲衆者(如司會甸師之屬非必一官而已)今不可詳當以天官小宰之文爲法制之大準也

三公之職論道經邦寅亮天工議政府領議政公一人左議政右議政公二人都贊成孤一人左贊成右贊成孤二人舍人上士一人檢詳中士二人司錄下士二人○錄事庶下士六人書吏十二人皁隸三十人

臣謹按古制皆三公三孤　國制政府佐貳之臣實古三孤之官而今置四員不與古合又三孤之位尊於正卿今左右叅贊與六曹判書同品亦恐有差臣謂贊成增一員而左右叅贊減之似宜○又按古制必中士多於上士下士多於中士禮則然也故曰舍人一員檢詳二員

治官之屬吏曹判書卿一人叅判中大夫一人叅議下大夫一人正郞上士二人佐郞中士四人○書吏十二人皁隸二十四人

臣謹按官階宜止九品無正從之別唯一品二品有正有從於是三品以上爲大夫四品以下爲正士(見下法)則四品五品上士也六品七品中士也八品九品下士也然則正郞本以五品今陞爲四品(見下表)上士也佐郞本是六品中士也○臣又按原制六曹郞官其正郞佐郞員數相等今考周禮中士必倍於上士下士必倍於中士大抵貴少而賤多尊少而卑多者天地之常經也今諸司員額之數每存此意故正郞二人佐郞四人也○又按原制皁隸之數極少而書吏之數或相倍蓰斯亦倉卒定制因循未改者也周禮徒隸之數什倍於府史楚芋尹無宇之言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儓馬有圉牛有牧(昭七年)古之道也今之書吏卽周之府史今之皁隸卽周之徒隸(史者今之書寫也)然則吏多隸少非制也今正之

承政院都承旨中大夫二人左右承旨下大夫四人注書下士四人〇書吏二十四人阜隸六十人

臣謹按承政院者古之納言後世之尙書省也其官不必屬於吏曹然周禮太宰之下卽有宮正宮正之職專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察宮中之官府次舍書其名版(如今之省記)發其政令與今政院所職十分相似冢宰之職本掌王宮之事(卽宮府一體之義)則政院爲天官之屬審矣此之謂官聯〇臣又按原制都承旨一人諸承旨五人與周禮員額之例不同且六承旨其數人常以嘉善爲之故今擬中大夫二人也既曰都矣又可二乎都總管有數人都巡察有數人不以是爲嫌也然則下四員當云左承旨右承旨左副承旨右副承旨無同副之稱也〇臣又按原制注書有二員然有所謂事變假注書已三員矣下番翰林常在後堂(今所云堂後)則四員也今增一員非無據也注書之室本謂之四仙閣名不可不副也〇又按書吏阜隸之外又有騶從之名他司亦有庫直廳直諸名不可殫述此編姑略不言如果施行此等在所潤色也

臣謹按虞之納言卽今之諫官也然則其職掌之內宜以諫諍之責明示條例〇又按承旨之兼經筵官知制誥當如原制未可變也(知制誥宜作例兼)

宗親府典籤上士二人典簿中士二人〇書吏十人皁隸二十人

臣謹按宗親府忠勳府儀賓府敦寧府中樞府謂之五上司不屬於六曹然先王之法百工庶官皆屬六官唯三公在六官之上王者立法宜嚴簡如是也周禮都宗人家宗人皆屬春官都司馬家司馬皆屬夏官都者王子弟之所宅也家者先王子弟之家也(見鄭注)然則五上司雖尊其郎官之屬於吏曹抑又何害〇臣又按故事典籤必有親王子然後差除故有時乎一典簿而已郞官宜具二人故典簿增一員〇又按典籤本是四品固爲上士而典簿本是五品五品非中士故降之爲六品(見下表)〇又按錄事員額視王子多少以時增減玆不著也

儀賓府經歷上士一人都事中士二人〇書吏四人皁隸八人

臣謹按宗親府忠勳府儀賓府諸大夫(今謂之堂上)其數時衆時寡若値茂盛之時其書吏皂隸量宜加出此所定員額雖極少之時不可減也○又按錄事員額視駙馬多少以時增減玆不著也

敦寧府知事卿一人同知事中大夫一人都正下大夫一人判官上士一人主簿中士一人參奉下士二人○錄事二人書吏六人皁隸十六人

臣謹按原編敦寧府有領事一員(正一品)判事一員(從一品)然故事國舅有數人則數人皆授領事其從一品者有數人則數人皆授判事然則領事判事本無定額且一品貴臣不可屬之於六官故不在序官之數也○又按忠勳府中樞府當屬兵曹故不序于此

司饔院提調卿一人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僉正上士一人主簿中士二人奉事下士二人○書吏十人皂隸二十人

臣謹按周禮內饔外饔膳夫庖人皆屬天官冢宰亦宮府一體之義也原典司饔院亦屬吏曹今因之今擬提調一員吏曹判書例兼其中大夫二員都承旨例兼其下大夫四員左右承旨例兼○臣又按原制都提調一員大臣爲之然三公論道無以察饔膳宜減之

司䆃寺提調卿一人僉正上士一人主簿中士二人○書吏六人皂隸十二人

臣謹按周禮天官膳夫掌王之饋食六穀臣故以司䆃寺屬之吏曹(原典屬戶曹)○又按原制大司稱書吏小司稱書員此無義之等級也周禮大官小官通稱府史此等處宜簡而不宜煩也又米布衙門必有庫直今所不詳後皆倣此

內資寺提調中大夫一人主簿中士一人奉事下士二人○書吏六人皂隸十二人

臣謹按周禮凡內供米麪酒漿之官皆屬天官臣故以內資寺屬于吏曹(原典屬戶曹)○又按原制主簿直長奉事各有一人則中士二人下士一人也非周禮貴少賤多之義故今減中而增下後皆倣此

內贍寺提調中大夫一人主簿中士一人奉事下士二人○書吏六人皂隸十二人

臣謹按內贍寺本供酒醴今供油醋周禮此等之官皆屬天官故今亦依之(原典屬戶曹)○臣又按今諸司提調上大夫中大夫錯雜爲之凡錯雜者亂之本也王者立法宜畫一不動然後雖奸臣用事不能大亂何必錯亂是務哉

司膳監提調卿一人僉正上士一人主簿中士一人奉事下士二人○書吏六人皂隷十二人

司膳監者司宰監也○臣謹按周禮天官漁人辨魚物鹽人掌鹽皆以共王之膳羞臣故以司宰監改之曰司膳監屬之于吏曹(原典屬戶曹)

義盈庫提調中大夫一人主簿中士一人奉事下士二人○書吏四人皂隷八人

臣謹按義盈庫掌油蜜黃蠟周禮此等之官皆屬天官今亦依之(原典屬戶曹)

凌人署提調中大夫一人別提中士二人別檢下士二人○書吏四人皂隷八人

臣謹按周禮凌人之職本屬天官蓋王之膳羞皆冢宰照管故獻氷之官亦屬天官也今亦依之○臣又按東氷庫在豆毛浦西氷庫在漢江之上凡氷庫財費皆伐氷輸氷之有不便故也臣謂禁苑中有水泉清冽地氣陰凝之處鑿之爲大窌四面砌石灰縫其罅至大寒後十日之內必有數日獰寒乘此時令凌人汲冽泉注于窌中洒一盆則凍一盆洒二盆則凍二盆頃刻之間一窌爲全氷矣此氷無破碎相加之罅隙外風不入故春夏日暖亦不融解氷之極美者也臣嘗任谷山府其邑藏氷有民獘故試用此法厥明年夏全窌如石用斧乃破誠良法也氷既實窌乃苫屋也其民間所用宜於南山之陰擇一水泉清冽之處藏氷如上法(北山則向陽易融)使氷庫吏隷發賣以自贍而京城之內凡爲私氷者一切嚴禁則不出數年氷庫爲腴司矣　國家歲減數萬緡經費亦不可曰無補也(今藏氷之費不下數萬緡)

宗簿寺提調宗卿一人卿一人都正下大夫一人僉正上士一人主簿中士二人○書吏八人皂隷十六人

臣謹按原典云有親王子則爲都提調不然則無都提調唯宗大夫一人爲提調其一員文卿爲之也○臣又按周

禮太宰八統親親爲首太宰九兩宗法居中親親敦宗固太宰之職故宗親府宗簿寺皆屬天官

觀象監提調卿一人中大夫一人都正下大夫一人副正藝上士二人主簿中士四人奉事下士六人〇書吏十二人皂隸二十四人〇天文學教授中士四人訓導下士八人習讀諸生十八人禁漏官三十人

臣謹按原編觀象監有領事一員領議政例兼蓋謂三公有理陰陽順四時之責也此說臣嘗疑之(義見尙書說)臣謂領事一員滅之似宜〇又按周禮馮相氏掌歲月日星之序事保章氏掌星辰日月之變動爲春官宗伯之所屬則觀象監當屬禮曹然五帝之時凡治曆之官皆爲天官(義詳尙書說)故司馬遷序天文曆法而直名曰天官書治曆明時者天官之本職也馮相氏保章氏唯察其氣候辨其妖祥非治曆之官也周禮天官未滿六十或者此等官名不無脫落也臣故以觀象監屬之於天官〇臣又按治曆明時神聖之所務也古者顓頊堯舜皆明此術我邦貴族視爲鄙事唯官師諸族乃習此藝亦弊俗也臣謂文臣年少者令習治曆諸書能算七政交食凌犯之數者許爲觀象監都正一授此職凡清要無礙則不出十年縉紳大夫必有能治曆者矣臣故增都正一員〇臣又按原典觀象監有正而無副正然凡正皆堂下三品之官也今擬三品無堂下官故凡正或陞之爲都正或降之爲副正他皆倣此〇又按藝士者以一藝仕者也與適士不同他皆倣此

臣謹按周禮有族葬之法(墓大夫)則周公不令百姓觀風水以葬親也王制曰爲時日以疑衆者殺孤虛旺相之說先儒皆斥之爲左道今設官分職爲置地理學命課學非制也臣謂地理學命課學自今停罷不復選取其曆書之內凡所謂宜祭祀宜婚姻不宜出行不宜針刺諸文並行汰削乃取夏小正月令選其王政之善者按節編入又取古今農書本草凡九穀百果諸菜宜種宜蒔宜採之說考其節氣別其南北詳注於本日之下如今之宜忌諸文則代天理物敬授人時無以踰於是矣昔皇明學士解縉上疏論曆一如臣說其疏見名臣疏議可按而知也夫陰陽拘忌之說妨功害事爲害甚鉅今爲葬而擇日者或云月德不吉而全棄一月或云年運不合而全棄一年其害可勝言哉今曆書第二張有所謂年神方位之圖篇末有天恩天赦一張皆邪說也臣謂去此二張代補二張開列八道

布政司節氣時刻日月交蝕時刻日出入時刻使遐外之民咸知正時亦王政之大者也（男學淵按 正廟朝已有刊布）

內醫院提調公一人卿一人中大夫二人副正藝上士二人主簿中士二人奉事下士四人○書吏八人皂隸十六人

臣謹按故事副提調一員都承旨例兼今都承旨二人則提調亦二人也○又按主簿二人者其一直長也奉事四人者其二叅奉也後多倣此○又按觀象監三醫司皆無皂隸不成體貌今減其吏額以爲皂隸

典醫監提調卿一人中大夫一人僉正藝上士二人主簿中士四人奉事下士四人○書吏二人皂隸四人○醫學教授藝中士一人訓導下士二人習讀諸生三十人

臣謹按典醫監惠民署周禮之疾醫瘍醫也唯其公署貧薄無財不成模樣如是也故亦不能修其職掌遂使至要之官反成無實之名豈不嗟哉臣竊伏念周禮九賦之法邦中之賦居其首焉今百肆坐市之民皆有賦役唯獨賣藥之市不徵其賦斯亦不均之政也雖其操業清雅其爲商賈則一也烏得無徵今擬六部賣藥之舖（五部今六部）分之爲三等上等歲徵三緡中等徵二緡下等徵一緡東三部屬之於典醫監西三部屬之於惠民署以供油薪之費以給吏隸之料不可已也

惠民署提調中大夫一人主簿藝中士二人奉事下士六人○書吏二人皂隸四人○醫學教授藝中士一人訓導下士一人

臣謹按右所謂三醫司也醫學者有國之大政今擬修明其法使名實相稱不可一任其凋弊也

命婦司其內命婦之女御上二級女御四人中二級女御八人下二級女御十六人○世子宮內命婦之女御中二級女御四人下二級女御四人

臣謹按原典嬪正一品也貴人從一品也昭儀正二品也淑儀從二品也昭容正三品也其下又有淑容（從三品）昭媛（正四品）淑媛（從四品）等三級臣以爲命婦宜止於三品若淑容昭媛淑媛之名減之似宜也○臣又按原典尙宮爲正五

品下至從九品其級爲十二層其名有二十七臣以爲女御卑微之倫設此多名將何爲哉今就二十七名之中擇其善者四品曰尙宮五品曰尙寢品各二人六品曰典衣七品曰典膳品各四人八品曰典藥九品曰典燈品各八人通共二十四人蔑不足矣○臣又按原典世子宮命婦良娣二品也良媛三品也承徽四品也昭訓五品也今當因之○臣又按原典世子宮女御守閨爲六品下至九品其名有九今就九命之中擇其善者六品曰守閨七品曰守藏八品曰掌縫九品曰掌饌品各二人共八人也並詳下表○總之周禮九嬪女御有所謂女祝四人女史八人女奚十六人屬於天官亦宮府一體之義也原典亦然故今因之○臣又按外命婦但有階品本無員額並詳官階之末

內需司典需奄上士一人典會中士二人典貨下士四人○書題奄二十人○書吏八人

臣謹按原典內需之官有別座別提之名蓋典需稱別座典會稱別提也

內侍府尙膳奄三品四人尙帑上士八人尙燭中士十六人尙閽下士三十二人習讀奄四十人

臣謹按周禮內小臣閽人寺人之等皆奄人也屬於天官冢宰亦宮府一體之義也今亦依之○又按原典尙膳二員從二品也尙醞尙茶各一員正三品也其下又有尙藥尙傳尙冊尙弧尙帑尙洗尙燭尙烜尙設尙除尙門尙更尙苑自同三品至從九品通共五十九人今就其中擇其善名分爲六級尙帑八人則其四人典帑也尙燭十六人則其八人典燭也尙閽三十二人則其十六人典閽也（例見前）通共六十人與原典所差未遠也○臣又按奄人之職典不過從二品而近例或踰定制恐非禮也周禮奄人之職不過上士此篇姑存三品官四人然非周公之舊也

掖庭署提調中大夫二人司謁庶中士八人司案下士二十人

臣謹按司謁八人則其四人司鑰也（六七品）司案二十人則其十人司掃也（八九品）例見前○又案 國法外朝不得與內侍接語內侍之無提調可也掖庭雖賤旣與朝士接語則何必無提調乎今擬都承旨二人例兼掖庭署提調抑

所宜也

經世遺表卷之一 終

(朝鮮光文會藏本)

(新文版)

經世遺表卷之二

負累臣 丁鏞 撰

地官戶曹第二

敎官之屬戶曹判書卿一人叅判中大夫一人叅議下大夫一人正郞上士二人佐郞中士四人○書吏二十人皂隷四十人

臣謹按原典書吏六十人臣伏念戶曹雖事務煩劇書吏之額不必至此周禮天子之禮也大司徒府史之數不過十八況小邦乎此蓋本曹利祿豐厚故稍稍增益以至此耳舊典三十八而續典爲六十斯可知也況今經田版籍多別立衙門其書吏皆自戶曹分出也今擬書吏止二十人庫直又當爲二十人皂隷四十人推移給料庶相當也

漢城府判尹卿一人左尹中大夫一人右尹下大夫一人庶尹上士二人主簿中士二人○書吏二十人皁隷四十人

臣謹按漢城府者漢之京兆尹也周禮無此官然此爲鄕遂之總官則當屬地官也○又案庶尹二人則其一判官也例見前

六部其部令每部中士一人敎官每部下士二人○書吏每部四人皁隷每部八人

臣謹按古者王國之制九分其國如井田之形王宮居中百官公署在前一區百肆市廛在後一區左右六鄕兩兩相向先王之法也我 國營建之初雖不能如此其部分之數宜六而不宜五也今擬五部分之爲六部東北曰東

一部正東曰東二部東南曰東三部西北曰西一部正西曰西二部西南曰西三部以六部當六鄉以遵先王之法未可已也○臣又按古者大司徒之職專掌敎人所謂鄉三物敎萬民也後世戶部專掌財賦唯以聚斂爲職事於是百官星羅而敎人之職無一人焉於是倫常斁絶風俗壞敗後世之治雖漢文帝唐太宗終不能得三古之髣髴者凡以是也周禮鄕老鄕大夫州長黨正族師之等皆敎人之官也今擬六部六學專以敎人爲職不唯詞訟是聽也故都事改之曰敎官

六學其鄕大夫每學二人敎授每學中士一人訓導每學下士一人童蒙敎官每學下士一人○書吏每學四人皁隷每學八人

臣謹按古者黨有庠州有序(五黨爲州)鄕有校(五州爲鄕)國有學(大鄕爲國)此孟子所謂庠序學校也然則今之四學卽古之所謂鄕校(古有四門小學專習字學今人謏以四學爲四門小學)既是鄕校則宜六而不宜四也既是鄕校則宜考古鄕老鄕大夫州長黨正之職勉而行之不可但以詩賦爲戲以塞其職也然則其名位宜尊宜於六部各選大夫之有名德者二人以爲六部之鄕大夫使六學敎授凡敎人罰人皆禀命於鄕大夫未可已也周禮鄕大夫每鄕卿一人今必二人者彼時上有鄕老(二鄕公一人)下有州長黨正雖一卿有餘也今不能然則宜有二人也其一人以正卿爲之其一人以中下大夫爲之若本部之內本無正卿則中大夫下大夫各一人可也若又無中大夫則以鄰部之卿大夫代領其職靡不可也○臣又按凡制官之法雖一員不可使無所統率今所謂童蒙敎官獨無所屬自爲一官非制也古者鄕學之外別有小學在公宮之南(見王制)北魏孝文遷都洛陽建四門小學今之四學卽鄕學亦四門學也然則童蒙敎官宜爲四學之正官何爲而遊於虛曠不知其所止泊也臣謂既設六學又於每學各置童蒙敎官一人俾修其職未可已也

典粢署提調卿一人主簿中士一人奉事下士二人○書吏二人皁隷六人

臣謹按周禮地官有舂人饎人以供粢盛原典無典粢之官唯東郊有籍田數區借民耕耨及其穫也戶曹郎官監刈令並與郞官監刈之法而廢之蓋闕典之大者也臣謂宜於東郊益置籍田臨其田起一公署令郞官監耕焉監種焉監移焉監耘監穫監舂監糳奉而藏之每到祭時納于祭所如典牲之官未可已也○臣又按原典親耕則有

籍田令宜以典粢之郎兼此職也

典牲署提調卿一人主簿中士二人〇書吏六人皂隸十人

臣謹按周禮典牲之官序在財賦諸官之上(牧人充人等)重祭祀也今亦依之

司畜署提調中大夫一人主簿中士二人〇書吏四人皂隸八人牧人二十人

臣謹按續典猶有此署則其革罷未久矣臣竊伏念有畜牧而後可有犧牲去牧官而存牲官難繼之道也中國之人曰朝鮮無羊非無羊也不牧羊也　國俗家家牧牛牛可得也村村牧豕豕可得也獨羊不可得也唯外邑倉庭各養十餘頭令倉奴自養之主官不考其勤慢監司不問其衰殖一羊滋蕃爲倉奴一年之害二羊滋蕃爲倉奴二年之害羊其蕃殖乎今宜復設司畜之署增置牧人數十人分遣近郊專意牧羊如栗島(在龍山)典島青羅島(在富平)彌法島(在江華)諸處皆設苙牧羊令歲終奏其功狀自本署考其勤慢報于戶曹其有功者令得西班末職則不出十年朝鮮之羊其濈濈矣若其料布財費宜以司畜署貢物還屬本署(今屬戶曹)又氷庫藏冰之法如用臣言則歲得錢數萬緡以其半移晝於司畜署不患其不給矣〇廣州之棠亭洲亦可以牧羊

平市署提調卿一人判官上士一人主簿中士二人〇書吏六人皁隸十人

臣謹按周禮司市屬於地官故今亦依之

司祿倉提調中大夫一人副正上士一人主簿中士一人奉事下士二人〇書吏八人皂隸十二人

司祿倉者廣興倉也〇臣謹按廣興倉者百官班祿之府也周禮地官有司祿之官其職掌雖闕(經文缺)其名不可泯也〇臣又按原典廣興倉獨無提調不知何故若以關於戶曹而不立提調則他司亦多然矣宜令戶曹叅判例兼

司餼倉提調下大夫一人副正上士一人主簿中士一人奉事下士二人〇書吏八人皂隸

十六人

司饒倉者軍資監也○臣謹按軍資監專掌吏隷之饒雖亦有軍需其所重在饒也故曰司饒倉吏又按續典軍資監提調令戶曹判書例兼臣竊伏念六官之有三大夫非獨爲觀美也蓋將以分其職務共濟國事也我　國唯吏兵刑三曹其叅判叅議猶有職掌戶禮工三曹其參判參議全無所事純作冗官亦立法之過也今擬司饒倉提調令戶曹叅議例兼

司餉倉提調卿一人主簿中士二人○書吏二人皁隷六人○內餉庫書吏一人

司餉倉者龍山別營也○臣謹按龍山別營卽軍餉之所司也今制戶曹佐郎例兼郎官本以劇務又兼此職本以腴司又兼此捧皆不均也今宜別設一司其提調戶曹判書例兼其郎官別立二人其吏隷以戶曹所減移畫爲便也○內餉庫者糧餉廳也在苧洞例與別營相爲表裏也

職貢司提調卿一人中大夫一人副正上士一人主簿中士二人○書吏十人皁隷二十人

職貢司者宣惠廳也○臣謹按宣惠廳都提調三員三公例兼蓋以刱設之初令大臣照管其後因循不改也今法制既立令大臣領倉曹差除吏隷考察斗斛恐妨事體減之似宜○臣又按宣惠刱設之初不知大同之法能永久遵行故其郎官不名曰判官主簿權稱郎廳以軍職受祿今大同之法建立既久行之無弊又何以權設爲名哉庶事草創皆如是也今宜郎官皆編爲正官不令散漫而無紀也○臣又按宣惠廳郎官本是五員今擬均役廳常平廳皆別爲一官故郎官減二員也

常平司提調卿一人主簿中士二人○書吏四人皂隷八人

臣謹按宣惠廳中有所謂常平廳賑恤廳常平廳者　國初之所設今其名徒存耳諸道還上之穀原初皆是常賑二廳之穀以其耗穀有不利故有司之臣歲減月削今外邑常賑之穀多者三四石少者三四斗苟存其名以寓存羊之義臣竊伏念常平者三代之經法也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此謂豐年粒米粮戾而不知平物價以斂之也曰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此謂凶年穀粟如金而不知平物價以散之也先王之法本自如此斯豈耿壽昌之所

刱乎王制以國無三年之蓄爲危亾之兆若非常平之法安所得三年之蓄乎今擬常平廳之在城內者別爲衙門以爲內司又於江上擇地建倉以爲外司每當豐年之秋增價以糴之乃於凶年之春減價以糶之使物價常平此之謂常平也常平者荒政也賑恤之政宜附常平之官常平廳賑恤廳原不相離以是也然若値賑恤之年常平廳提調宜增五人其郎官宜增四人令分掌六部以監賑也

平賦司提調卿一人中大夫二人下大夫二人僉正上士二人主簿中士二人〇書吏八人阜隸十六人

平賦司者均役廳也〇臣謹按禹貢有田有賦賦者周人之九賦也周禮天官冢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大府掌九賦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司會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地官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時徵其賦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休不耕曰萊）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遂人掌邦之野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癈疾以令貢賦里宰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以歲時徵斂其財賦賦者堯舜三王之法非後世聚斂之臣所自刱也我　國本無賦法所謂田稅亦近貊法國用官用自然不足於是無名之賦日增月衍皆以田結徵之古之貊法今桀法也試論南方之情水田種十斗槩得穀二十苞其十苞輸于田主二苞入于種稅二苞入于還上二苞入于雜賦（瑣瑣名色今不可殫述）佃夫之所自食極不過三四苞先王什一今什七八民何以聊生乎哉舸大舶歲得羡數千緡壚盆魚箔歲得羡數百緡徵賦於此何謂虐乎世俗稱洪啓禧刱均役廳以至覆亾殆不然也苟立法之未善必取天殃則軍布刱立之人將無孑遺矣斯皆立法之初船人漁人鄉吏之等煽動浮言而士大夫

之無識者從而和之耳臣伏讀均役節目我英考𢷾建時傳敎其至誠篤志有足以動天地而泣鬼神其英斷大言有萬夫莫奪之勇王者氣象於斯爲盛眞大有爲之主也然當其時也有司之臣方且惴惴慄慄唯恐民怨歸己所立條例皆破碎彌縫不成法制口錢宅稅旣不敢生心又如松田竹田漆林楮林果園六畜都不敢議到諸邑隱結之查覈者亦掛一漏百有名無實今宜上考禹貢周禮之本法下稽漢唐宋明之遺制定爲九賦以平民役斷不可已也臣故曰均役廳宜別立衙門名之曰平賦司其提調戶曹三大夫例兼之外中大夫下大夫各一人極選通明之人使之平賦宜矣

版籍司提調卿一人判官上士一人主簿中士二人〇書吏四人皂隸八人

臣謹按版籍司宜別立一官其提調戶曹判書例兼其書吏取於戶曹臣竊伏念井田之世民惟恐戶口之或漏其勢然也井田旣廢傜役日繁民唯以欺隱戶口作爲家計苟非別立一司專治籍事則卒無以有成效矣〇臣又按周禮小司寇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而秋官司民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則版籍者秋官所掌然地官今名戶曹戶者戶口之所統也故版籍司不得不屬之於戶曹

經田司提調卿一人中大夫二人下大夫二人副正上士二人主事中士四人〇書吏六人皂隸十八人

臣謹按今日國家最急者卽田政也臣久處田間目見田政之紊亂誠欲流涕者屢矣康津一縣其漏結最稱薄小而原田六千餘結漏田殆二千結則公家取四之三縣吏取四之一雖魯之季氏四分公室何以加矣海南比康津壤地偏小而漏結更多羅州則漏結多於原結天下其有是乎雖然別取幾結名之曰漏結則其害未甚今也不然通執一縣之田擇其豪民饒戶之納稅無慮者執之爲漏結私徵錢米謂之防結縣吏邸吏乘時射利於是取成川覆沙舊陳今陳之類及流離丐乞鰥寡孤獨疲癃殘疾剝膚椎髓無可柰何之類以充原結之數於是縣吏邸吏之等冬末春初徵斂已畢載之大船或送之于嶺南或送之于京江以食其贏羨而公家之稅所収不滿百石於是

悍吏猾校縱于民間名之曰檢督徵鄰徵里徵族徵姻搜房掘地懸首縛臂摘其錡釜攘其犢豚一村騷然哭聲震天傷天地之和氣慘人烟之蕭瑟此行所過十室九空崩檐破壁牕戶欹傾而檢督所攘又未嘗一粒入官所謂葛伯食之又不以祭也於是京江漕船以舟繫杙經春閱夏於是縣令縣吏從而喩之曰旣不滿載等是不歸舟中之米鬻于嶺南我食其利汝亦有分及秋而登可以塡補於是空船閣沙以待秋至於是有司之臣奏于朝堂曰民俗巧詐覬望爲事飛關切責東民愈嚴其實民之納稅而死已有月矣嗟乎豈不寃哉　國家歲入常年不過十二萬石若値凶年輸于京江者每不過數萬石國之經費將焉出矣　國制凢一結收田稅四斗三手米二斗二升大同米十二斗船價出於其中一結所收不過十八斗二升及其太倉之班祿宣惠廳之頒貢價也其所云十五斗以至小之斗不過爲十一二斗則一結所收之當國用者極不過十五斗而方其斂之於民間也以如斛之斗斂三十四斗斛之以京斗則小不下四十五斗是又民輸者三而公受其一也上而削國下而剝民於其中央所肥者貪官猾吏嗟乎豈不寃哉古之聖人知其然也制井田之法逆杜其奸今人有言井田之法者指爲迂濶不切事情然則聖人迂濶而今人多智聖人昧事而今人識務豈理也哉但古惟旱田今多水田又我　邦地勢山林多而原隰少井田誠不可爲也然有一法焉無井田之形而有井田之實不亦善乎每田十結以其一結爲公田以附近九結爲私田令九結佃夫同治公田一結以當王稅其私田九結不稅不賦悉入其家則於是乎井田也臣謂亟立一官名之曰經田司以治公田之法不可緩也○提調五員其三員戶曹之三大夫爲之其二員別選文理密察之人使之專管其副正二人以玉堂學士之綜明者爲之出于諸道則爲經田御史入于　王城則爲經田司副正其主簿四人以曾經守令之有治績者爲之於是先遣經田御史暗行出沒差官量田覈其隱漏查其陳荒以此有餘補彼不足又以其餘編于原籍於是盡出公府軍門及諸道封留之錢買取私田以爲公田原帳四百結則買四十結原帳五百結則買五十結什一之法於是乎建立斯獨非井田乎井田九一而此云什一何也九一卽什一也(義見孟子說)過於什一者桀之道也不及什一者貊之道也什一者天下之中也(春秋傳)方公田之刱立也一國其騷騷矣愚民可與享成不可與慮始一國其騷騷矣然人主一心爲萬化之本誠使　聖斷赫然如　英考之於均役則何患不成　英

考之言曰國雖亾均役不可不爲嗚呼此王者之大言也帝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奮者奮發也奮迅也鷄絕有力曰奮羊絕有力曰奮(爾雅文)在下之臣有能奮發協贊而後公田之法可立也規模節目尙須細密使條理森爽然後乃可以行之無弊並詳下篇

漕運司提調卿一人中大夫一人僉正上士二人監察中士二人〇書吏二人皁隸六人

臣謹按我　國漕路其危險難踰之地其在西南海沿有七山安興數處而已然而臭載之患歲不下十餘艘者一船制未善也二守令有添載也三船人有故破也然而故破之患十居七八臣謂別設一官名之曰漕運司其提調戶曹大夫兼之其僉正二人以曾經憲府者爲之在內則爲本司僉正出外則爲西南道轉運御史使之暗行出沒禁其奸惡又凡公田之米有或夤緣爲奸不卽裝發者覈而罪之又或諸路漕運之官(如法聖僉使牙山縣監等)有領船不實及沿路守令有護送不謹者並行斥黜則比之唐宋之轉運使弊省而功多矣其監察二員亦潛行譏沿覈治如法或潛行於忠驪江上覈治如法則其效必著顯矣〇其監察職銜曰宣務郞漕運司都事檢校監察院副御史

司圃署提調中大夫一人別提中士二人〇書吏四人皁隸八人

臣謹按周禮場人之職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屬於地官今亦依之〇又按樹藝之政亦所以裕國用而助民産也鳳山黃州之棃加平楊州之栗靑山報恩之棗豐基淳昌之柹康津長興之橘柚梔子皆宜設法以勸種其或有廣植成林能致千樹萬樹者許報司圃署覈其虛實薦補西班末職廟堂召而試之誠能曉解農書辨其土宜有農圃之經濟者升補司圃之職則不出十年國中珍果有足以販賣於鄰國以厚其財用者矣

司礦署提調中大夫一人判官上士一人主簿中士二人〇書吏二人皁隸六人

臣謹按周禮丱人之職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屬於地官今亦依之丱者礦也原典戶曹郞官有銀色今當別之爲此官〇臣竊伏念我　邦山嶽雄鉅金銀銅鐵處處皆産江界之銀坡洞遂安之笏谷店特其偶顯者耳公家設禁以自防奸民盜採以犯法皆非宜也臣謂凡產金銀銅之穴皆官出財以採之其或私採者與盜鑄錢同律唯鐵冶許民私採抑所宜也然且鑄銅之法宜自利用監北學中國以詔于司丱署

六保署提調中大夫一人別提中士二人奉事下士二人〇書吏二人皂隷六人

六保署者活人署也〇臣謹按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我　邦活人之官掌救活都城病人其職掌未備也然當屬地官無疑〇安富之政唯存心而已無所用力今擬救疫以充六保之數蓋寬疾者掌聾盲躄啞之類救疫者專救疫癘痲疹之等也

算學署提調卿一人教授中士二人訓導下士四人〇皂隷四人

臣謹按一藝仕者皆各有其署唯算學隷于戶曹律學隷于刑曹義未均也今玆別之然其提調則戶曹判書宜例兼也〇臣又按訓導四人其二人籌士也例見前

經世遺表卷之二終

（新文版）
（朝鮮光文會藏本）

經世遺表卷之三

負累臣 丁鏞 撰

春官禮曹第三

禮官之屬禮曹判書卿一人叅判中大夫一人叅議下大夫一人正郎上士二人佐郎中士四人○書吏二十人皂隷二十八人

臣謹按周禮春官之長爲宗伯宗伯者有虞氏之秩宗宗者神示之所宅也故秩宗典三禮三禮者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周禮大宗伯之職亦首言三禮以是也今按原編禮典首之以科擧次之以生徒祭禮在第十條當時編輯之臣不考先王之典章有是差誤也

太常寺提調公一人卿一人都正下大夫一人僉正上士二人主簿中士二人供奉下士四人○書吏十六人皂隷三十八人餁夫六十人

臣謹按　國朝祭禮專任太常況議謚進宴所掌皆係尊重而政格太常之官必以有庶名者差除抑何故也政格之區別嫡庶本是謬典非謂有庶名者不合此官不知無庶名者何以不屑此官今擬太常之官皆以玉堂爲之

臣謹按周禮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不知何時小史之職移于太常也

通禮院提調卿一人都正下大夫二人相禮上士二人贊儀中士二人引儀中士四人下士十人○書吏八人皁隷二十人

臣謹按通禮院古之鴻臚卿也在周禮爲秋官朝士之職其職掌甚煩而本署貧薄吏隸極少不可不增每外官除拜例以禮物送于本院以補公用抑所宜也○又按提調一人禮曹判書宜例兼

典壝司提調公一人卿一人令中士二人叅奉下士二人○書吏六人皁隸十人守僕四人

典壝司者社稷署也○臣謹按職官之制宜咸有統率若網在綱如衣挈領乃可以寅亮天工社稷固有官矣厲壇城隍壇雩壇禜壇風雲雷雨壇山川北郊諸壇又誰尸之若云咸隸禮曹則社稷亦不必有官矣今擬中士二人兼掌諸壇之在南北者下士二人兼掌諸壇之在東西者春秋審視凡有崩壞之患隨報禮曹以請修補未可已也

典廟司提調公一人卿一人令中士二人叅奉下士二人○書吏四人皁隸八人守僕四人

諸宮諸殿承護官或以中士或以上士隨時增減爲本司之員外郎

臣謹按宗廟之有諸殿諸宮猶社稷之有諸壇也今擬永禧殿景慕宮其守官並以典廟司員外郎派差分守不宜別立衙門又如璿源殿肇慶廟慶基殿皆以本地朝官之落職閒居者爲承護官六年而遞不復遷轉恐合事宜其或特遷者不必六年○又如儲慶宮毓祥宮宣禧宮文孝廟雖令內侍守直亦令本司郎官各掌一宮以時奉審凡有毁損皆自本司報于禮曹以請修補抑所宜也

永禧殿其承護官二人職銜曰宣務郎典廟司員外郎分差永禧殿承護官○景慕宮其承護官二人職銜曰宣務郎典廟司員外郎分差景慕宮承護官餘皆倣此○華寧殿守官例以　健陵令兼之其職銜曰宣務郎守陵司員外郎分差　健陵令兼華寧殿承護官

臣竊伏念職官之制宜上應天道下考人文限之於三百六十或限之於一百二十立法之初規制一定雖傳至百世必加減不得移易不得然後方可曰制度臣伏惟諸　殿諸宮之作皆起於　列聖之孝思羣下之忠懇　國祚綿遠至百至千則宮廟陵園之數亦從而增益每一　孝思立一衙門又其守直之官皆作初仕之窠則倖門日廣官方日紊必至於莫可收拾臣故曰諸壇諸祠一並屬之於社稷諸殿諸宮一並屬之於宗廟諸園諸墓一並屬之於守陵司宜矣且凡守壇守廟守陵之官唯灑掃之外皆無職務詞訟非新進初仕之人試才習政之地宜令落仕

閒居者來居此職以沾官祿恐合事宜

守陵司提調卿一人僉正上士一人叅奉下士二人令每陵中士二人〇書吏二人皁隷四人守僕每陵四人

臣謹按陵官旣是內職宜有衙門令在京之日會同有所集議有地今也不然當番則各出其陵下番則各歸其家不相統屬無所繫著非制也臣謂宗廟之傍設一小署名之曰守陵司其提調禮曹判書例兼其郎官別立三人令摠理諸陵之事凡有毁損及該奏事情諸陵報于本司本司報于禮曹以請奏達朝廷欲有知委於諸陵亦下于本司使之傳通又或朝廷有吉凶大事自本司知委諸陵俾卽通知則諸陵如外邑本司如邸舍斯不可已也〇若以增官爲難則兩陵之在於同域者其守官宜合兩而爲一如禧孝陵宣靖陵康泰陵恭順陵皆宜然也若是者禧陵置一官孝陵置一官上半月禧陵之官兼守孝陵下半月孝陵之官兼守禧陵他皆倣此恐合事宜〇又自諸陵歲輸薪百束以補公用或取諸陵所屬之遠方寺刹移屬本司亦所宜也

健元陵令職銜曰通德郎守陵司員外郎分差健元陵令諸陵皆倣此〇顯隆園令職銜曰宣務郎守陵司員外郎分差顯隆園令諸園守奉官亦同〇諸墓之守衛官亦與諸園同〇凡諸園諸墓之官亦皆以落仕閒居人爲之但諸陵及顯隆園以上士中士爲之四五六七品 諸園諸墓以下士之落仕者爲之八九品 皆六年而遞無遷轉之法其或特遷者不必六年

齊禮監提調中大夫一人僉正上士二人主事中士二人〇書吏四人皁隷八人

臣謹按導之以德齊之以禮者先王之所以馭萬民也周禮春官齊民以禮者其職非一今擬別立一司名之曰齊禮監凡冠婚喪祭有不以禮者執而治之其或庶人用士禮三士用大夫禮亦執而治之其或大夫用王侯之禮者報于憲府請其嚴治亦至要之官也立後之法今亦太濫宜令此官頒其限節掌其奏聞

司諫院大司諫下大夫一人獻納上士二人正言中士二人〇書吏十人皁隷二十人

臣謹按周禮地官有司諫之職然此非諫官乃糾萬民之德而察其德行道藝者又有保氏之職掌諫王惡然是亦

敎國子之職非諫官也然則先王之世無諫官乎非無諫官無人而非諫官也三公諫官也三孤諫官也六官之卿大夫皆諫官也左右僕御之臣皆諫官也其別設一官使之專掌諫議者自漢而始此非開言路乃塞言路而狹之也　國朝置司諫院掌諫諍論駁大司諫一員堂下官四員（司諫一獻納一正言二）中葉以前選擧頗淸任是官者猶有能擧其職者近世官方日淆玉堂之官無不兜攬於是苟取寒微畸孤闒茸之人以充其額於是凡爲諫官者前顧後瞻莫敢開口論駁猶難況於諫乎唯於狠狽之人推淵下石以爲職耳然且朝除夕遞如波滾沙鮮有能三日行公者然且一言一動承旨察推避嫌退待引義違召小小體面密如牛毛瑣瑣廉義細如蚊睫雖有大德之人一入此地鮮有能保其身名者天下之戲劇無實未有甚於是者大抵諫之爲職非可以專責一司者古者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皆是諫諍之臣而贄御有箴旅賁有規史有記瞽有誦風賦比興小雅大雅或以風喩或以正言被之管絃以究王訩六律五聲播之八音出納五言以察治亂先王之開言路若是其廣今也以蕭蕭飢餓之數人專任此事其欲聞過而然乎今擬革罷諫院以其職掌播諸公卿大夫之尊重密邇者以廣言路然恐時俗之人識見淺短不知先王之法但云罷去諫院訑訑拒人其言可畏姑且存之然凡任諫院之職者宜兼任太常太僕等諸有司之職以變其耳目又凡承政院弘文館侍講院太史院國子監司憲府及六曹之卿大夫皆於職掌詔以諫諍之事使出入人主之前者咸知諫諍之責各在其身一正末俗之弊誠不可已也○臣又思之違召之法大不敬也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禮也安有以納牌不進著之爲式者乎自今有遭罹者凡有召命宜卽趨進徐以其情申告于三公九卿於是三公九卿集議可否或請其出仕或請其許遞如今所謂處置之法庶乎其風少息矣○大司諫職銜曰通政大夫司諫院大司諫兼經筵叅贊官太常寺都正（不必是太常）○正言職銜曰宣務郎司諫院正言兼經筵侍讀官宗簿寺主簿他皆倣此○自今諫院憲府之官皆自玉堂選而通之庶乎此路復淸也中國之制凡及第出身者先爲翰林後爲諫官此其所宜法者也我朝古法亦先弘文而後入臺地

弘文館大提學卿一人提學中大夫一人副提學下大夫二人校理上士四人修撰中士四人正字下士六人○書吏十八人皁隸三十六人○檢書官中士四人

臣謹按原典弘文館領事唯領議政兼之恐不必然今擬三公皆兼之左右相爲監事○又按原典弘文館十八學士大提學不在其中恐不必然今擬並大提學爲十八○又按原典有直提學典翰應敎副應敎博士著作諸名其注擬新通之時爭競紛興其遷徙升降之時格式易眩此皆黨論之所由起官方之所由亂今擬校理四人爲東壁修撰四人爲西壁正字六人爲南牀無用紛紛然多名也○又按校理四人則其二人副校理也修撰四人則其二人副修撰也正字六人則其四人副正字也例見前○又按南牀不必爲極望凡以下士之品而入爲玉堂者例爲正字自此陞遷以爲修撰校理無直拜修撰之法以抑奔競以平物情抑所宜也○又按玉堂之臣例兼經筵官大提學爲知事中大夫爲同知事下大夫爲叅贊官上士爲侍講官中士爲侍讀官下士爲檢討官皆如原制○又按玉堂之臣上自文衡下至正字皆兼知制誥不必別選別差而後爲知制誥也制誥二字不必爲僭必謂之知製敎亦恐無義○又按春秋館當別爲一職今之玉堂實未嘗一窺史策而皆兼春秋之名名實不副也凡名實不副者百工之所由惰也自今玉堂職銜宜去春秋之號唯實兼是職而實叅史事者乃書其銜

臣謹按藝文館於今實爲冗官原典云掌制撰辭命然制撰辭命者唯提學一人而弘文提學亦未嘗不爲制撰顧何必別有此館哉今擬藝文館諸職掌悉歸於弘文館而藝文之名自今停罷宜矣中國之制翰林謂之玉堂乃吾東分而二之弘文館稱玉堂藝文館稱翰林臣嘗以印石一顆付之朝京之使要刻九世玉堂五世翰林八字刻人怪之曰玉堂翰林有以異乎蓋笑之也弘文藝文之不必兩存不其然乎然且藝文館本無公署因無直宿虛名無實莫此若也其罷之無疑○臣竊伏念王者設官分職代理天工三公六卿百執事之臣皆所以輔君德立人紀以至禮樂刑政財賦甲兵其眞實急切之務在所盡心其文詞浮淺之技淸華超絶之職皆足以病世道而瘝國政不過使居是職者榮其姓名澤其子孫而已此士大夫之小利而國家之深害也四方遐外之人以淸華宥密之臣指之爲人主之私人而自居以疎逖所失非細然且踐歷淸華爲人之所不能爲者驕傲自尊慢其儕流受人憎惡終不能保其令名者亦項背相望此亦君子之所宜念也虞制周制皆無淸職如今館閣之官者至漢亦然唐太宗始置弘文館其後變而爲翰林院自宋以後館職院職殿職閣職紛然並興而治日益衰世日益卑三代仁孝之俗二

京忠厚之風不可復見由是言之並此玉堂之職亦不如改其名號以遵周漢之制特以經筵日講或者有輔於君德不敢輕議而藝文館奎章閣多設華職直提學應敎直閣待敎多設華名湖堂讀書內閣應制月課句試多設文詞之榮上下恬嬉蠹國病民不知窮蔀有何苦不知邊圉有何憂百度隳廢庶績不興皆非國家之福臣謂此等淸華之職並行停罷於是慮實事而建實職懷實心而行實政奮發事功以成虞周之治不亦善乎今人有問堯舜文武與唐太宗宋仁宗孰賢莫不大嗔顧於設官分職必欲舍虞周而取唐宋其亦惑之甚矣

臣謹按奎章閣者御製之所藏顧其職豈不重矣因此而別起衙門恐非古意宋制每一帝有御製輒起一閣龍圖閣天章閣寶文閣徽猷閣顯謨閣相繼以起元人效之又設奎章閣我　世祖時議置奎章閣不果我　先大王孝思淵穆光昭　祖烈遂建此閣此　盛德事也然其職太淸其名太華自玆以後玉堂遂卑選擧多濫其勢然也且伏念　列聖御製既藏之名山其在內苑者又藏之於奉謨堂別有守者則學士之奎章閣亦名實不副矣日省錄與時政記不甚相遠所藏書籍與弘文館別無所異抄啓勸課之政亦未必有實效臣謂奎章閣不必別立衙門唯弘文館副提學兼奉謨堂直學士弘文館首校理一人兼奉謨堂僉學士其首正字一人兼奉謨堂待敎以時奉審以時曝曬亦未爲闕事也檢書官四人本修御製及日省錄其二人宜留玉堂以修御製其二人宜送史局以助史役

臣謹按湖堂賜暇內閣抄啓亦　昭代之盛事也然國之所以制選擧之法者欲擇其賢而選之知其能而擧之也既授之科既授之官既宅之於淸華之地於是試之於是考之斯豈待賢能之道乎後世無實之文即俳優雜戲雕蟲小技以此遊宴或近於君臣相謔則湖堂製述固未盡善況抄啓之法廣選新進之士慧鈍相雜工拙胥顯不足以待有德且雖聰慧之人　御前咫尺背講羣經有時顚蹶惶汗沾背或郵罰加身醜拙畢露擊之如童蒙束之如生徒凡一經此選者意氣沮蹙不敢抗顏論事終身婞婀便作人主之私人此又法制之未善者也人臣之通籍金閨者凡有所蘊或上疏而論事或獻議而輔政無所不可顧何必屈之爲擧子以試其所蘊哉臣謂抄啓課試之法自今停罷宜矣

臣謹按弘文館十八學士皆宜兼諫官其職掌之內宜備言條例使居是官者咸知諫諍之責擔着在身無徒諉之

於諫院庶乎其有補矣

侍講院太師太傅太保公三人少師少傅少保孤三人賓客卿二人副賓客中大夫二人輔德下大夫二人弼善上士二人司書中士二人說書下士二人○書吏十人皂隷二十四人

臣謹按三公之爲師傅保此是三代以來不易之典但古者三公爲人主之師後世君道益亢降之爲世子之師耳然原制有師傅而無保有少師而無少傅少保皆不知何義今擬右議政爲太保三贊成爲三少叅贊之名遂以減除庶乎其近古也○臣又按原編有贊善進善諮議等三員以待山林之士臣竊伏念山林之士不宜異其官名其爲贊善者可以爲輔德其爲進善者可以爲弼善其爲諮議者可以爲說書何必別異其名絕於流俗然後方可以待賢哉曩在憲府則持平掌令與之同號轉入吏曹則叅議叅判與之同稱獨於侍講院必別立一名恐無義也古者官職之制但有曹名本無官名如宮正曰上士二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膳夫曰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宮正膳夫是曹署之名非官員之稱後世實德漸衰文靡益長每一建官飾之以淸華之名徒使受之者長其驕溢之氣瞻之者發其歆羨之心皆病世之法也○又按文學二字不成官名減之似宜

世孫陪講院師傅保孤三人諭善中大夫二人翊善下大夫二人勸讀上士二人贊讀中士二人○書吏六人皂隷十六人○臣謹按禮曰有適子者無適孫若有世子則世孫之司爲陪講院若無世子則世孫之司爲侍講院國制本然也○臣又按原制有師傅而無保今擬三孤仍爲世孫之師傅保○又按陪講院乃時有時無之官不可別立衙門當與侍講院合之爲一司舊稱講書院今改之曰陪講院

太史院領事公一人監事公二人知事卿二人同知事中大夫二人修撰官下大夫二人編修官上士二人記注官中士二人記事官下士二人○書吏四人皁隷十六人

臣謹按太史院者春秋館也吾東國史不名春秋則不必稱春秋館也周禮春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皆史官也其掌史事者小史外史而總隷太史則太史其長官也漢代史官直謂之太史令宋制謂之國史院 國制藝文館謂之翰林翰林實掌國史然春秋館藝文館皆無公署唯以虛名謂之史官其實檢閱新入者一人獨掌史事寓於

承政院注書之室其苟且因循如是也萬曆壬辰倭寇大至焚景福宮今所御昌德宮制度草創館宇未備意者景福宮舊制不如是之凋弊也宜於闕內別起衙門以爲史局不唯時政是記凡東國舊史悉皆修正　國朝野史旁搜而謹藏之皆其職也○若其差除則弘文館侍講院不得不時兼此職然備三望差除出於政目者以史局爲主職而以玉堂春坊爲兼銜其不然者毋得以史局爲例兼之銜如今之有名無實宜矣○史局之臣仍帶玉堂則其官銜曰通訓大夫太史院編修官檢校弘文館校理兼經筵侍講官知制誥（曾孫男文燮按編修官校理皆是上士不可稱以大夫通訓大夫之號今擬減除則當云通德郞）

臣謹按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古之義也今制大朝會注書二人翰林二人爲左右史今擬弘文正字六人之中其右僚二人爲翰林爲太史院記事官以史局爲主職玉堂爲兼銜恐合事宜

臣謹按今制有兼春秋數人以西北人之爲六曹郞官者兼之又有所謂別兼春秋以曾經翰林之陞品者爲之皆苟且彌縫之法也今擬編修官記注官勿拘時任曾經以玉堂差除使爲實官（時任玉堂則玉堂爲兼銜）則爲堂堂史臣何必曰別兼春秋哉

校書監提調卿一人中大夫一人校理上士二人正字下士十二人司準庶下士十人○書吏十人皂隷十六人○寫字官藝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二十八人

臣謹按周官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疏曰正其名字使四方知而讀之校書之官卽此遺也劉向校書天祿閣或以今文校古文或以中古文校古文脫字誤字是校是正此是外史達書名之類今唯七書自京司校正誤字雖少訛音極多宜選文學之士授以校書之官使之校正十三經注疏亦付此監校正開板未可已也○臣又按今制有朔書考試之法篆書楷字逐月試取本監旣掌印篆宜主是事乃自承文院主之亦恐不宜臣謂校書監提調宜以明於六書者爲之以掌此事亦達書名之義也○又按原典凡祭祀香祝皆令校書監主之亦恐不宜或借成均館諸郞代行直宿又令忠義衛三人寫其祝版皆苟且紕繆之法也臣謂自今香祝皆令太常主之其祝版則自本監送寫字官書之恐合事宜

臣謹按校書之官古之淸職也今新及第分館之法承文院爲首成均館次之校書館最卑承文以待貴族成均以待西北之人校書以待庶流賤族法之不善莫此若也王者立賢無方今不問道藝之高下不揆才諝之長短唯其族之貴賤地之遐邇是考是校以分其仕路是果遵何法哉物情之不平人才之不興國脉之斲喪仕路之隘塞皆由於此其得之者意氣驕溢不修其才行其失之者悲歌慷慨不修其才行於焉之間受害者國也受病者世道也臣謂每大比之年取及第三十六人見科制 於是九卿三院弘文院太史院貢擧院 會議都堂其文學超等者取十二人屬之校書監其經術超等者取十二人屬之國子監其才諝超等者取十二人屬之承文監以付初仕貴族賤族不令歧分至後三年大比之日取此三十六人又會議於都堂三監各選四人納之于弘文館其餘二十四人仍自三監次次陞遷轉授他司之職其或才行益進功績茂著者或大臣薦奏或 人主擢拔以通淸華之路庶乎其有補矣

臣謹按寫字之官宜別立一署而校書卽是寫字寫字卽是校書與戶曹之算學刑曹之律學大有不同玆所以屬之於本監不立衙門也○又按原典寫字官本屬於承文院亦恐不宜

國子監知事卿一人同知事中大夫一人大司成下大夫一人司藝上士二人典籍中士四人正字下士十二人○書吏十六人皂隷三十二人守僕四十人

國子監者成均館也○臣謹按古者太學敎人以樂故名之曰成均今太學不習樂成均爲虛名不可襲也國子者王子公侯之適子公卿大夫之適子也今太學不必國子居之則其亦名實相舛然猶爲近之故改之曰國子監○臣竊伏念古者敎人之法原有二路其國子則敎之於太學而大司樂主之其萬民則敎之於鄉學而大司徒主之帝曰夔命汝典樂敎胄子直而溫此太學之敎國子也帝曰契百姓不親汝作司徒敬敷五敎此鄉學之敎萬民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以六德敎國子此命夔之遺法也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敎萬民此命契之遺法也二帝三王之法確然雙立歷然可見者唯此一法今也不知國子爲何物成均爲何事匹庶之產自稱國子排優之詞以當成均豈不謬哉王制漢法也王制以來國子萬民同入太學垂二千年古制不可復也雖然胄子國子遂無敎法斯則非矣 國制有宗學以敎宗室子弟詳見下 今復革矣堂堂太學是宗室子弟所敎之地而無故讓之於庶姓蕭蕭然別

立一學謂之宗學已屬寃抑今也並其名而革之不可歎乎臣謂就今太學之中以明倫堂爲宗學之署於其兩廡處宗室子弟及公卿之適子（宗室子弟處東齋公卿子弟處西齋）若世子入學遂於明倫堂行序齒之禮以存太學之舊法以丕闡堂爲萬民之學別起兩廡以處進士若　世子入學不敢混入於序齒之列以存鄉學之舊法恐合事宜○今東齋西齋屋宇之制陋惡無比庭高於軒軒高於室不可以此處國子宜毁而新之東齋西齋各無過九室以其舊材移設於丕闡堂之東西庭東西二齋各爲三十六室令視舊弘敞其丕闡堂改之曰敬敷堂恐合事宜

宗學博士卿一人祭酒下大夫一人司業上士一人導善中士二人司誨下士二人○書吏二人皁隸十八人○臣謹按宗學之置博士爲　世子入學時授經之師也大提學例兼○又按原典宗學之官有導善一員（正四品）典訓一員（正五品）司誨一員（正六品）皆以司成以下典籍以上兼之臣恐待宗學太薄也故以祭酒司業之等屬之宗學○又按原典有大君傅王子傅王孫傅皆以從九品爲之亦恐卑薄今擬祭酒爲王子傅（大君同）司業爲王孫傅導善爲宗室子弟之師司誨爲公卿之子之師庶乎其合理也○又按宗學諸官皆當以山林之士叅錯爲之不可但以科目出身者居之

掌樂院提調卿一人中大夫一人都正下大夫一人僉正上士二人協律中士二人敎官下士二人典律庶中士十八人典聲下士三十六人樂生二百人樂工四百人○書吏四人皂隸十六人

臣謹按虞之典樂周曰大司樂東周曰大司成（見文王世子）古以太學爲掌樂之司樂旣亾學校之制遂亦不明臣謂古樂雖不可復作掌樂院宜移設於太學之中令大司成爲掌樂院都正知成均同成均爲提調以治樂事庶乎其近古矣○又按今之樂師皆是賤流典樂之稱屑越甚矣元典有典樂典律典音典聲今唯存典律典聲二名○又按典律十八人則其六人副典律也典聲三十六人則其十八人副典聲也（例見前）○又按周禮樂官之屬有樂師典同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磬師鍾師笙師鎛師韎師旄人籥師籥章鞮鞻眡瞭諸名今擬典律典聲之中八音諸師歌舞諸工各各分掌使之專治乃有成效不可如今之混同相雜也今試分如左

律師二人正士之協律郎爲之掌六呂六律　鍾師四人典律爲之〔凡金音皆任之〕　琴師六人副典律爲之〔凡絃樂皆任之〕　歌師八人舞師八人典聲爲之笙師四人磬師四人籥師六人〔凡竹音皆任之〕　鼓師二人壎師二人柷師二人副典聲爲之每樂師一人領樂工十二人則樂師四十八人領樂工五百七十六人餘二十四人謂之餘工以供雜事

承文監提調公三人卿六人中大夫八人下大夫八人校理上士二人校檢中士二人正字下士十二人○製述官中士二人吏文學官下士二人吏文習讀官庶下士二十人○書吏八人皂隷十六人

臣謹按原典正字四人然今新及第分館者皆授承文院權知副正字其數無定今限之於十二人者三年大比新及第三十六人分於三館其數各十二也○又按正字十二人則其八人副正字也例見前方其分館之初文學經術才諝分爲三科又於三科之中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四人先付副正字旣三日陞爲正字中下等八人乃付副正字以至三年或入弘文館或於本司陞遷

貢擧院提擧卿二人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副正上士一人主事中士二人○書吏四人皂隷八人

臣謹按卿二人者禮曹判書其一也大提學其一也中大夫以下當其時也三公九卿會議都堂極選文學之士十有二人奏薦受命○臣竊伏念科擧之無法至吾東而極矣科擧之大亂至今日而極矣選擧之法莫尙於皐陶九德之目此是嚴密綜核之法然德行本無形跡末俗不禁私意九德之選今不可復然周漢之制猶可考也玆採錄如左

周禮鄕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厥明鄕老及鄕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

漢文帝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擧賢良能直言極諫者○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擧孝廉各一人○元光五

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元朔元年制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淸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才任三輔縣令○昭帝元始五年詔擧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平帝元始二年詔擧武勇有節明兵法郡一人○章帝元和二年令郡國上明經者○臣謹按自玆以上有擧而無試也

漢順帝永嘉元年尙書令左雄議改察擧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胡廣駁之詔從雄議○魏文帝黃初三年詔曰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試而後用之)有司糾故不以實者○東晉元帝時以天下喪亂務在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卽除署旣經略粗定乃詔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其後孝秀莫敢應命迻至京師皆以疾辭○宋制大郡歲擧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北齊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臣謹按擧人策試自左雄始也然無詩賦取士之法不著令甲

漢靈帝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士注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至千人焉○隋侍御史李諤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尙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形響競騁浮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玆擢士祿利之路旣開愛尙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角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澆漓愈扇○臣謹按詩賦取士之法蓋自漢靈帝鴻都始也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鄕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擧有童子○凡秀才試方略策五道凡明經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凡開元禮問大義百條策三道凡三傳科左氏傳問大義五十條策三道凡史科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凡明法試律七令三條凡書學試說文字

林二十條凡算學試九章三條○凡貢舉非其人者廢舉者校試不以實者皆有罰

開元二十五年勅曰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臣謹按唐高宗永徽二年以後罷秀才科唯取進士數十人其多少歲各不同大約多不過三十五六人

文獻通考曰唐之盛時每年禮部所放進士及諸科未有及五七十人者與昌黎所言不合又開元十七年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又勅進士及第不得過四十人明經不過百一十人○臣謹按其數之每年不同者其文詞中選則取之不苟充也

宋登科總目云太祖建隆元年進士十九人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進士一百九人眞宗咸平元年進士五十人仁宗天聖二年進士二百人英宗治平二年進士二百人○臣謹按自此以上皆每年取士

宋英宗治平四年進士二百五十人神宗熙寧三年進士二百九十五人哲宗元祐三年進士五百二十三人徽宗崇寧二年進士五百三十八人○臣謹按宋英宗治平二年始詔三歲一科擧故進士多至五百餘人至宋理宗寶慶二年進士九百八十七人世愈衰而科彌多如是也○臣又按進士明經不宜各取唯會通其法定爲法制然後乃可以行之無弊並詳下篇

朴趾源熱河日記載北京試院之制曰試院牆周幾五里塼築如城滑如斤削高二丈餘上加荊棘中置大院宇四周爲一間屋數千區一屋相距半間左右爲疏窓以納明前爲板扉中爲小溫炕庖湢畢具外面塼築沒簷無一區壞墮外內潔淨雖欲穿窬作奸墻壁堅如鐵城其勢末由也昨見落第擧人試券長二尺餘廣六尺行用冊紙也硃印井間楷字細字可容千餘言上首硃印禮部二字下爲封彌似是禮部印札試紙以班應擧者也其考閱之跡如此評八家文下方批曰本房具銜姓有數行評語又列書諸考官銜與姓具爲評目皆硃書一井一字無上中下次外更等第雖在黜落之科題品諄復使作者曉然知黜落之所以然丁寧剴切藹然有師弟子訓誨之意可見大國場屋之簡嚴考試之詳謹爲擧業者足以不恨

臣謹按吾東無試院權以禮曹及丕闡堂爲一所二所苟且甚矣國之大政無以踰於貢舉而其草創如此他尙何說今擬東城之內擇一閒曠之地創建試院地方百五十三間前面當中三間以爲門其中門試官由之其左右夾門舉子由之後面當中一間以爲門令舉子納劵而出就其中心起高屋以處試官方十二間皆四嚮爲軒以臨舉屋唯每面四間內嚮爲房以處吏隸以居廚人其考試之室在於南方使之南嚮東西北三面爲諸試官寢息之所又每一面坐監察一人試院之外離一二間周以繚垣高二丈繚垣之外又一監察晝夜巡行以察奸細其餘規式皆照禮部則例爲之宜矣

臣謹按試院主事二人雖非科時宜直宿此院凡有頹毀以時修補凡有事關科舉該奏該諭皆自本院主之如今之四館所宜矣餘詳職掌

尙衣院提調卿一人中大夫一人都正下大夫一人僉正上士一人主簿中士二人叅奉下士二人〇書吏十人皁隸十八人

臣謹按原編云尙衣院都正唯　世子冠禮時差出

尙瑞院提調卿一人都正下大夫一人主簿中士二人奉事下士二人〇書吏六人皂隸八人

臣謹按尙瑞院者周官之掌節也漢官之符璽郎也然周禮春官有典瑞之職今也以璽爲瑞故屬之禮曹〇其都正兵房承旨例兼（原典都承旨例兼）

養老司國老上大夫幾人主簿中士二人〇書吏二人皂隸六人

臣謹按養老司者今之耆老所也　國制公卿年七十者入於耆社圖畫其象於靈壽閣　主上聖壽至六十亦入耆社此盛典也臣竊伏念春享耆老秋食孤子先王之禮也然養老之禮本在太學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周人養國老於東膠凡天子視學必行養老之禮（並詳大學說）臣謂養老司宜移設於太學以遵

古制未可已也○臣又按原編云耆老所郎官以槐院國子叅外爲之國子則可矣槐院何當臣謂郎官二人皆當以國子郎爲之也

養賢庫提調下大夫一人主簿中士一人別檢下士二人○書吏二人皂隸四人

臣謹按提調一人大司成宜例兼原典無提調○臣又按原典郎官三人皆以國子郎兼差今亦因之○臣又按恤孤之政亦古太學之事也所謂孤子卽死於王事者之子也每於春分之日宜自養賢庫召而享之其在外邑者令鄉校爲之

哀榮署提調中大夫一人主簿中士二人○書吏四人皂隸八人

臣謹按古者朝臣之喪國君之致哀致恤其禮極厚周禮春官職喪掌大夫士之喪凡公有司之所共者職喪皆令之趣事如商祝夏祝之等已自設飾之時奔走相事於是甸人爲役管人汲水隸人涅厠冢人物土筮人占宅遂人納車百工來助罔敢或後此皆古昔聖王以禮使臣終始不替之滲恩厚澤也後世鞠躳盡瘁服勞王事死之日一介之使不及其門而帷蓋之報曾不逮乎犬馬如之何其勸忠而勵善也　國制有歸厚署以掌禮葬之事今也並此署而革之豈不恨哉臣所謂哀榮司非敢刱建一官唯歸厚署是復也自今凡宗室戚里大臣之喪其禮葬儀節皆自哀榮司主之以至卿大夫侍從之喪其弔祭致賻亦自哀榮司主之雖下士之喪亦使哀榮司郎官往弔其大斂賻之以一匹之布未可已也

經世遺表卷之三終

(新文版)

經世遺表卷之四

負累臣 丁鏞 撰

夏官兵曹第四

政官之屬兵曹判書卿一人叅判中大夫一人叅議下大夫一人正郎上士二人佐郎中士四人○書吏二十人皁隷四十人

臣謹按原典兵曹大夫叅議之外又有叅知其郎官八員比他司加二員蓋以內兵曹直宿故也今內兵曹別爲一司則其員額當與他曹同不必加也

中樞府領事公一人判事孤卿二人知事卿六人同知事中大夫八人僉知事下大夫八人經歷上士四人都事中士八人○書吏十六人皁隷三十人

臣謹按中樞府者古之樞密院也唐宋之際始有此官俾典樞機摠察邊務宋初趙普爲樞密使與中書省並立分權互稱二府其職之要且重如是也以其名則今之中樞府是也以其實則今之備邊司是也中樞府有其名而無其實備邊司有其實而無其名兩失其宜也中樞府全無所事而遊閒人作食祿之地備邊司摠察萬務而議政府爲長閉之門制度之毁壞散漫一至是矣且備局所察不唯邊務則號曰備邊亦不宜也臣以爲自今以備邊司爲中樞府改揭扁額使中樞府得名實相副於事便也○臣又按備邊司都提調時原任大臣例兼其提調六曹判書大提學五營大將四都留守例兼又置有司堂上四員使勾管八道一員各領二道臣以爲時任大臣自有議政府

在焉何必兼之六曹判書自有六曹在焉何必兼之臣謂領事一員判事二員以原任大臣爲之知事六員同知事八員或以他職兼之或以散班居之知事六員爲十二省勾管大夫一員各領二省其僉知事八員四員以左右承旨例兼其四人擇人別差以掌副提調之舊職至如三公九卿(三孤六卿)及雖不兼樞府自主都堂之會凡文書回公不異於樞府大夫則法制森整而名實無舛矣○臣又按今法凡老職及納粟受官者雖雜流下賤皆爲僉知同知一藝仕者或爲知事名器日濫貴賤無別臣以爲自今老職納粟之類皆以羽林衛護軍副護軍處之其一藝仕而有勞績者以北漢之管城將爲二品實職名之曰北漢總禦使使得往居則亦勝於知中樞之虛名矣

司勳府經歷上士一人都事中士一人○錄事幾人書吏六人皁隸十二人○員外郞十人

臣謹按原典中樞府郞官本是二員而備邊司郞官至於十二員故今於備局之員額冒之以樞府之名稱

以忠義衛爲之

臣謹按司勳府者忠勳府也周禮司勳屬於夏官今亦依之○又按勳府大夫時衆時寡時有時無故不著其額○又按 國初有忠翊府爲原從功臣之署今合于忠勳府也又所謂忠義衛者功臣嫡長孫之所宅也今賤流奸民造作譌譜冒居忠義者甚多臣以爲自今忠義之選無過十人以作本府之員外郞或轉而爲儀仗郞(今部將)或轉而爲守墓官如今制可也

武擧院知事卿一人都正下大夫二人副正上士四人主事中士八人兵學敎官中士二人叅軍下士八人權知奉事庶下士三十二人習讀官庶下士三十二人○書吏四人皁隸八人

臣謹按武擧院者今之訓鍊院也訓鍊院本掌軍士之試才鍊藝一自五營門建立之後訓鍊院仍作閒官唯武臣以此爲依歸之藪而已今擬文科武科每三年大比各取二百人以各三十六人爲及第以各一百六十四人爲進士進武其會試無一所二所文科設於貢擧院武科設於訓鍊院斯其所以名之曰武擧院也○又按權知奉事習

讀官之類皆以進武爲之其有績者遷轉其不然者三年而遞○又按副正四人則其二人僉正也例見前兵學教官即能
廢兒郞本是下士今陞之

太馭寺提調卿二人都正下大夫一人僉正上士二人主簿中士二人○書吏十人皂隷二十人○巫馬廐下士十人卽馬醫理馬廐下士四人陪馬廐下士八人所謂牽馬陪

太馭寺者司僕寺也○臣謹按司僕之官其掌馬則周禮之校人也其掌馭則周禮之太馭也自漢以來誤以掌廐之官謂之太僕歷代相承以至於今今按周官太僕正王之服位出入其大命又建鼓以達寃其職如後世之尙書省兼之以登聞鼓院非掌馬掌馭之官也臣故司僕寺改之曰太馭寺周禮太馭之屬亦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又按原制大臣爲都提調大臣掌馬恐非古意今減之

臣謹按內司僕當別爲一司以掌乘輿又如禁軍有兼司僕之名當時必與司僕相聯爲職今旣不然其兼司僕之名不可因也

乘輿司提調卿二人內乘下大夫一人副內乘上士一人中士二人○書吏二人皂隷八人

乘輿司者內司僕也○臣謹按原典兵曹有乘輿司掌鹵簿輦輿今乘輿之事內司僕主之而兵曹之乘輿司改之曰馬色以掌驛傳今擬內司僕爲乘輿司而其提調二人仍以太馭提調兼之也○又按原編內乘之官上自二品下至九品無不爲之亦恐不宜今擬職品一定不得上下則其體貌益重矣

牧圉司提調公一人中大夫二人僉正上士二人監牧官中士二十人○書吏二人皁隷四人

臣謹按養馬者有國之大政也 國制監牧官二十餘員分出諸路或以守令邊將兼之或另差一官皆自司僕主之臣竊見周官之制太馭與養馬之官絕然不同養馬之官則牧師廋人圉師圉人是也臣謂箭橋牧場之官仍稱牧圉司摠管八道牧圉之政又令諸路富民之有海島山莊可以牧馬者設圉牧馬官給駿馬使之風孳若養馬至

千匹者許令選其駿者唯十匹納于本司其餘許令私賣而其人則直授本司之官使之遷轉如法未可已也

國俗嚴禁風馬牡馬終身守貞牝馬或一生產然且熱粥煖穤百病以生而治馬之法唯有鑿足瀉血一法血流成川其立顚顚如是也故今大郡大縣其四境之內有馬十匹者不可得見其或有之者皆果下小種無以爲戎馬

國之急政莫馬若也東人謂北方早寒不可養馬而韃馬之市於北塞者不以爲疑謂南方卑熱不可養馬而飛龍之產於耽羅者不以爲疑其不通如是矣牧圉之司不可不立

翊衞司翊衞下大夫一人司禦上士二人衞率中士四人洗馬下士六人〇書吏二人皁隸十六人

臣謹按衞率四人則其二人副率也洗馬六人則其二人侍直也例見前

世孫衞從司長史中士二人從史下士二人〇臣謹按衞從司不必別立衙門故附於桂坊

左掖司宿衞大使卿二人副使中大夫六人執戟郎上士四人執楯郎中士四人陛楯郎下士四人〇書吏八人皂隸二十人

左掖司者都摠府也宿衞大使者都摠管也其副使副摠管也執戟郎者經歷也陛楯郎者都事也〇臣謹按都摠管者謂都摠五衞之士卒也今五衞之革已數百年矣一卒不領而名之曰五衞都摠府都摠管名實之不相副莫此爲甚職官之制名實不副則居官之人不知奉職此必然之理也臣故曰摠管宜名宿衞大使〇臣又按摠府大夫荷雲劒寶劒終日侍立老者病之臣謂自今年五十以上勿差是職其郎官六人(上中下士各二人)令執戟而侍立以嚴侍衞抑所宜也

右掖司都宮正下大夫二人金吾郎上士二人〇書吏四人皁隸八人近仗軍六十人

右掖司者內兵曹也都宮正者內兵曹入直大夫也金吾郎者內兵曹郎官也〇臣謹按周禮天官宮正之職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爲之版以待(如今之省記)夕擊柝而比之(如今之更鼓)幾其出入辨其外內此非今

內兵曹之職掌乎臣又按唐制左右金吾衛掌宮中巡警金吾者宿衛之職也東人誤以義禁府爲金吾義禁府者古之大理秦漢謂之廷尉幾見獄官爲金吾乎臣故曰內兵曹大夫宜謂之都宮正其郞官宜謂之金吾郞不可苟也○臣又按此篇兵曹減叅知一員都摠府減摠管二員則宮正二人非爲多也兵曹減郞官二員以比他曹則金吾郞二人非爲多也　國力本貧臣不敢增官也

中衛司扈衛大使公一人別將中大夫二人驍騎常侍下大夫四人驍騎郞上士四人中士六人扈衛軍官三百人其敎鍊軍官四人○書吏二人皁隷二十人

中衛司者扈衛廳別軍職之合成者也大使一人者扈衛大將也原任大臣國舅中兼之別將二人者扈衛別將也本三員驍騎常侍者堂上別軍職也驍騎郞十人者堂下別軍職也敎鍊軍官四人者扈衛廳所任軍官三人及別付料軍官一人也扈衛軍官本一千五十人　先朝減七百今又減五十故三百人而已○臣謹按扈衛廳者　仁祖癸亥之所創設也別軍職者　孝宗自瀋陽還後八壯士之所處也別軍職亦所以扈衛　聖躬合之爲一於義可也臣竊伏念職官之制宜有統有率以宏綱統細目以大幹統小枝然後血脈流通號令無滯若零零瑣瑣各自爲命不知其身隷於何官不知其官隷於何司不知其司隷於何曹一似無將之卒各自逍遙非一王建極之法制也臣謂兵曹之屬散亂無統今分爲四類類各三合一曰三司左掖司者今之都摠府也右掖司者今之內兵曹也中衛司者今之扈衛廳也別軍職合焉二曰三局宣敎局者今之宣傳廳也武兼合焉儀仗局者今之部將廳也忠義衛合焉守禦局者今之守門廳也城門之將空闕之將合焉三曰三衛龍驤衛虎賁衛者五衛之舊名羽林衛者羽林將忠壯忠翊之合者也禁軍內禁衛五衛之屬咸於是三衛合焉四曰三營都統營者訓鍊都監也左禦營者御營也右衛營者禁衛營也唯是三司三局三衛三營秩然成列井然不紊則凡有號令如身之使臂若臂之使指在平時則朝廷有體貌値急時則軍伍有紀律不如今之散漫也世有別軍職以爲官名者乎世有所任軍官以爲職名者乎草刱而不修潤非所以光昭　祖烈也

宣敎局大使卿一人宣敎官下大夫四人宣徽官上士二人文兼上士二人宣旨官中士八人宣傳官下士八人〇宣令官下士三十六人〇書吏四人皁隸二十四人內吹打四百人

宣敎局者宣傳廳也其大使兵曹判書例兼也宣傳官本二十四員今因之唯分之爲四等令不得推移文兼本二人今依之〇宣令官者武兼宣傳官也武兼本五十員今減爲三十六人合之於宣敎局〇臣謹按今定科制文科三十六人武科三十六人　國制文科初入仕分入三院淸族入承文院西北入國子院中庶入校書院其登科者三族叅錯故其分入三院者亦多少不等武科初入仕分爲三薦淸族入宣傳薦其次入部將薦最下入守門薦然武科多取者或至千人朝廷無官以待之於是薦而不仕白首乾沒者十之八九其初不得薦者又百之九十七八天下之無法無制莫此若也夫設科取人將以授職苟不授職何以科爲況族之淸濁非所以勸賢而育材也出身之初不問其賢愚才鈍遂分三歧使不得比肩並列者抑何義理臣謂文科武科每三年大比各取三十六人於是以校書正子十二人國子正字十二人承文正字十二人待文科三十六人已見上禮曹以武兼三十六人名之曰宣令官待武科三十六人待其仕滿其才學卓異者入于弘文館爲正字說書共八人其武略卓異者陞爲宣傳官共八人其不能與此選者文官轉而爲諸司別檢或出而爲諸道察訪武科轉而入儀仗守禦之局或選而爲三營門將官及其陞爲中士之後又或特入於玉堂特拜爲宣旨官不可於出身之初預斷其平生也南行初入仕亦三十六窠其武臣之爲南行者其路益廣並詳遷轉法〇臣謹按宣傳官本是傳　命之職而啓螺卽其所兼掌也上中下三士各以二人專掌啓螺至於武兼專無職掌而徒作武臣食祿之窠無義甚矣臣聞爲官擇人未聞爲人設官今宜以內吹打屬之於武兼遂以宣令官兼之曰鼓吹郞於其三十六人之內幾員掌鼓人幾員掌鉦人幾員掌吹人令有所修舉令有所結束摠隸於啓螺不令徒食祿斯可矣

儀仗局提調中大夫一人鹵簿郞上士四人執扇郞中士八人執殳郞下士八人繖蓋郞下士四人〇書吏二人皂隸四人扈仗軍八十人

儀仗局者部將廳也其提調兵曹叅判例兼也鹵簿郎以下部將也本二十五員今減其一員也繖蓋郎者忠義衛之來仕者也扈仗軍者儀仗所軍士也○臣謹按部將者五衛之五部將領也五五二十五故其數二十五也五衛既罷以其無卒之將爲武臣食祿之窠而因冒舊部之名有司之因循頹墮百事不振類如是也部將全無職事於是以其二員爲儀仗庫郎官臣謂部將廳改之曰儀仗局專以鹵簿之事屬之於部將而名之曰鹵簿郎儀仗有龍鳳扇金銀爪宜名曰執扇郎執殳郎也遂以儀仗庫軍士爲鹵簿郎之卒屬恐合事宜○臣又按近例忠義入仕者亦執儀仗以扈駕今以四人附之於此局名之曰繖蓋郎也

守禦局提調中大夫二人下大夫二人司門校尉中士六人副尉下士十八人○書吏二人皂隷四人○城門校尉庶中士六人副尉庶下士十八人○空闕護軍三品官四人

守禦局者守門廳也城門之將空闕之將合焉提調左掖之中大夫都摠府右掖之下大夫內兵曹例兼之也司門校尉者闕門之守將也本二十三人今增一員然部將減一員以彼而充此也空闕護軍者景福宮慶熙宮之守將也○臣謹按正東門正南門各四人東小門西小門敦義門光熙門彰義門各二人城門副尉所以爲十八人也其校尉則每門一人北淸門今廢唯彰義門無之也○空闕守將其職銜曰折衝將軍守禦局副護軍分差景福宮守衛官

龍驤衛都摠管卿一人中護軍中大夫二人副護軍下大夫四人副司果中士八人郎禁軍之正副司正下士二十四人郎禁軍之領禁軍二百四十八人○書吏二人皂隷六人○又中護軍二品官二人副護軍三品官六人敎鍊官四人佽飛郎二十人票下軍九十人

都摠管者龍讓衛虎賁衛羽林衛之都摠管也兵曹判書例兼其職銜曰正憲大夫兵曹判書兼龍驤虎賁羽林衛都摠管○臣謹按五衛既罷其將領之官既無卒伍靡所歸屬散亂無統而禁軍七百又爲無將之卒於是羽林將忠壯將忠翊將兼司僕諸將領又各散亂自立而龍虎營堂上軍官別付料軍官之等又皆以無卒之將別爲一局官制軍制兩皆雜亂苟且因循莫知端緒臣以爲諸色將領與禁軍廳龍虎營混而合之摠得將領官四十二人正

領官九十六人禁軍七百二十人別付料六十人票下軍二百七十人於是分之爲三衛一曰龍驤衛二曰虎賁衛三曰羽林衛每衛中護軍四人副護軍十人以之爲將官每衛副司果八人副司正二十四人以之爲列校(即禁軍正領)每衛敎鍊官四人佽飛郎二十人(別付料)以之爲軍官每衛禁軍二百四十人以之爲宿衛之士於是龍驤衛宿於左掖以明政殿月廊爲直廬虎賁衛宿於右掖以仁政殿月廊爲直廬羽林衛宿於中禁就建陽嶺上貳極門內授一空廡使爲直廬於是以兵曹判書爲龍驤虎賁羽林衛都摠管統領三衛於是一將一卒無得加減團束宿衛巡警如法天成鐵鑄不見罅隙如是則一王之法制立矣○臣謹按原制諸衛將領或以武大夫居之或以雜歧之二品三品爲之今不可細分宜截之爲法曰每衛中護軍四人則其二人大夫爲之其二人雜歧爲之副護軍十人則其四人大夫爲之其六人雜歧爲之正領以下並如舊例不必改也○臣又按原制曹司衛將二員文大夫爲之今擬龍驤衛副護軍其二人則文大夫爲之

臣謹按原編五衛將十二員(其二員稱曹司)內禁將三員羽林將二員兼司僕將三員忠壯將三員忠翊將三員龍虎營堂上軍官十六員合而計之則四十二人也故三衛護軍之數爲四十二人○又按原編禁軍之正二十一人禁軍之領六十三人共八十四人今禁軍增二十故正領之數亦有加焉三衛正領共九十六人也每一正統三領每一領統十人其數不得不然也○又按原編禁軍七百人龍虎營別付料軍官八十人故禁軍增二十以七百二十分爲三衛別付料減二十爲六十人名之曰佽飛郎分之三衛然則禁軍之中其二十人當以西北人爲之也○又按原編龍虎營有票下軍二百八十五人今減十五爲二百七十分之三衛

臣伏念禁軍正領本出於禁軍原額之中則九十六人亦當於原額中爲之

虎賁衛都摠管卿一人中護軍中大夫二人副護軍下大夫四人副司果中士八人副司正下士二十四人(即禁軍正領)禁軍二百四十人○書吏二人皂隸六人○又中護軍二品官二人副護軍三品官六人敎鍊官四人佽飛郎二十人票下軍九十人

臣謹按原編文武諸臣及蔭仕雜歧之臣其無實職者例付軍職稱龍驤衛忠武衛臣謂自今文臣軍職付龍驤衛

武臣軍職付虎賁衛蔭仕及雜歧軍職付羽林衛其官銜之上皆增檢校二字○文臣上大夫其軍銜曰宣德將軍檢校龍驤衛上護軍○武臣中大夫其軍銜曰奮武將軍檢校虎賁衛中護軍○非文非武下大夫其軍銜曰折衝將軍檢校羽林衛副護軍○其宣德奮武折衝之號文武皆同其稱檢校者別之於三衛之本員也

羽林衛都摠管卿一人中護軍中大夫二人副護軍下大夫四人副司果中士八人副司正下士二十四人禁軍二百四十八人○書吏二人皂隷六人○又中護軍二品官二人副護軍三品官六人敎鍊官四人俠飛郞二十人票下軍九十人

臣謹按龍驤衛其護軍手旗皆用正藍旗其禁軍頭盔皆以藍紬護項虎賁衛其護軍手旗皆用正紅旗其禁軍頭盔皆以紅紬護項羽林衛其護軍手旗皆用正黃旗其禁軍頭盔皆以黃紬護項兵曹判書手旗左鑲藍右鑲紅書其中黃曰三軍三衛司命○又按原典禁軍七百分爲七番每番三正九領入直今亦依此三衛每番各一正三領入直于三所則率由而無所叓也○又按五衛將入直原有四所曰東所西所南所北所今三衛旣立則四所分直之法自宜停罷

都統營提調公一人卿一人大將軍卿一人副將軍中大夫一人別將下大夫二人從事官中士四人千摠下大夫四人把摠上士六人哨官下士三十六人旗牌官十六人知彀官八人○騎士二哨騎兵九哨步卒二十五哨○書吏二十人皂隷四十人

都統營者訓鍊都監也○臣謹按旗隊分署之法凡十人爲一隊三隊爲一旗三旗爲一哨五哨爲一司五司爲一營五營爲一軍雖哨司以上隨時變通而其大數則本然也凡一隊並計隊長火兵則十二人也則一旗三十六人一哨一百八人加旗摠三人則一百十一人也於是五哨一司爲五百五十五人五司一營爲二千七百七十五人今擬都統營其步卒養之於京城之中者只存一營之數(卽二十五哨)又騎士二哨爲二百二十五人(如步卒之例)騎兵九哨爲九百九十九人若加四人步卒騎兵共爲四千人其養兵之費宜以是而爲準也左禦營右衛營各步卒二十五

哨騎士二哨則其數各三千人也(不足者各三人)然則三營門京養之卒通共萬人而已雖極寡弱今之國力無以踰於是也衛文公初年革車三十乘及其晩年革車三百乘今我國力如衛之初年苟治國有法不過數十年財富兵强當其時也量力而增廪不可也○古者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大國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也然此三軍非盡養之於國城之中也通一國之田賦散在諸邑由是言之國城之內養兵萬人猶爲多矣今擬十二省監司各養兵千人十路兵馬使各養兵千人則已二萬二千人矣大州各養兵三哨諸郡各養兵二哨諸縣各養兵一哨則又數萬人矣豈止大國三軍之制而已今小縣束伍之軍皆不下五六哨然不養而編於籍皆虛名而已與其有虛名萬人不若置實養十人不可以寡弱爲病也餘詳軍制

臣竊伏念古制大國三軍故春秋傳晉楚之戰皆以三軍而中軍爲主其二軍或稱上軍下軍或稱左廣右廣雖其名不同其軍則皆三軍也　國朝軍制始建五衛自萬曆壬辰倭寇之後五衛罷而五營設一曰訓鍊都監(宣祖壬辰後創設)二曰御營(仁祖甲子始置御營使孝宗朝壬辰始設營)三曰禁衛營(肅宗壬戌減訓鍊軍摠以設之)四曰守禦營(仁祖丙寅設)五曰摠戎營(仁祖甲子設)此所謂五軍門也當時南寇甫平北釁又啓　國步屢頻駿命僅續　朝廷以徵毖之義陸續設營至四至五而一時倉卒之制遂成永世之法國力不支經費無源百官不能食祿衆胥無所仰哺將使國不能爲國非細憂也臣嘗見禁衛營伺候軍持靴箙以隨軍官者問其料布則厚於吏曹叅議大司諫遠矣制國如此弊將若何上下無等貴賤無別廉恥道喪貪冒成風此制法之過也臣竊伏念養兵之法井田爲上屯田次之口賦次之今三者無所恃而官出粟米官出錢布以養數萬口遊食之民使其父母妻子咸免凍餒其勢不得不摧屈受其害者傭丐無告之民與夫國家之大藏而已豈不嗟哉今守禦廳已罷矣摠戎廳亦當罷之以其數哨屬于北漢其餘將官待三軍門有窠以次移補唯存訓御禁三營以遵大國三軍之制若其養兵之需宜取東西南三郊悉以官錢買之爲屯田東郊屬之於御營南郊屬之於都監西郊屬之於禁營募畿內軍民之驍健而無田者每一夫授田五十負使之耕墾以應卒伍之役休番作農以自給食以其農隙操鍊如法則三代兵農之制庶幾復見於今日矣其或田少而夫多則益拓其地取足而止未可已也今京軍充伍者十指柔嫩肌膚如雪趨至百步喘而遂廢祈寒盛暑兩不能堪此無用之

卒也其鄉軍充伍者離家千里赴役半年坐作進退雖令教習下番之日邈焉相忘一暴十寒無以服習況後之上番者非昔之上番者乎此無用之卒也必於京城數十里之內廣開屯田使農者爲兵兵者爲農然後勁卒在伍而無不服習者矣洪惟我　先大王以禁御兩營滚念其弊必欲變通　絲綸屢降詢咨遍及而當時股肱之臣皆不能對揚休命終使有爲之志咸歸無成之議豈不恨哉今若悉取三郊以屬三營則國中其騷騷矣然不騷騷而能成大業者天下未之有也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則騷騷其足恤乎斯可與有道者言不可與油膩軟熟之人剌口而爭論也

臣謹按原編都監提調二員戶曹兵曹判書例兼臣謂戶曹判書不必兼也故減之○又按大將國之重任宜使正卿爲之(原編從二品爲之)又按局別將三員局出身一百五十則他營之所無也臣爲此編欲使文科武科其數相等每三年大比但取二百人以其上三十六人爲及第出身其餘皆爲進士(武則曰進武)許其入仕則局別將局出身自在應減之中矣

左禦營提調公一人卿一人大將軍卿一人副將軍中大夫一人別將下大夫一人從事官中士三人千摠下大夫三人把摠上士六人哨官下士二十七人旗牌官十二人知彀官六人○騎士二哨步卒二十五哨○書吏十五人皁隸三十人

左禦營者御營廳也○臣謹按御營有別部千摠一員(永宗僉使兼)外方兼把摠十員(軍威藍浦古阜衿川長連伊川等)尤無義理禁營之制亦如此斯皆不可不改正者也○三營提調皆兵曹判書例兼

右衞營提調公一人卿一人大將軍卿一人副將軍中大夫一人別將下大夫一人從事官中士三人千摠下大夫三人把摠上士六人哨官下士二十七人旗牌官十二人知彀官六人○騎士二哨步卒二十五哨○書吏十五人皁隸三十人

右衞營者禁衞營也○臣謹按大淸會典其軍制分爲八旗亦良法也今擬羽林衞用正黃旗龍驤衞用正藍旗虎

賁衛用正紅旗以分三衛之色都統營用鑲黃旗左禦營用鑲藍旗右衛營用鑲紅旗以分三營之色管城衛用黑旗使守北漢江華府用白旗使守江都恐合事宜

管城衛摠禦使二品官一人副使三品官一人把摠庶上士三人哨官下士五人旗牌官三人教鍊官三人守堞軍官二十八人牙兵五百五十五人〇書吏六人皁隸六人

管城衛者經理廳也　肅宗辛卯刱設　正宗朝革屬摠戎廳〇臣謹按守禦廳旣罷而歸之於南漢則摠戎廳亦當罷而歸之於北漢然則管城衛當別爲一官矣今按原編摠戎廳將官二十四人軍官三百三十二人壯抄十哨牙兵十哨屯將兵三哨屯牙兵三哨標下軍三百八十六人又以南陽爲前營坡州爲中營長湍爲後營又以臨津長山屬之於本廳各有馬兵束伍輜重標下軍諸名臣以爲亟罷摠戎廳以其士卒播于左右兩營以賚其修潤或有零餘屬之於管城衛於事爲便也其南陽軍馬宜屬之於華城其坡州臨津軍馬坡州有防禦之責宜自爲一鎭其長湍軍馬宜屬之於松京

臣謹按一藝雜歧仕者其階或至於正二品或至於從一品與議政大臣同稱崇祿大夫及其禮貌之相接也翰林新進坐而揖之名實之不相副莫此若也臣謂一藝雜歧仕者其子若孫有德行文藝入爲正士則升之爲大夫無碍於崇品其一藝雜歧仕者其階雖高許其爲將軍不許其爲大夫從二品則曰奮武將軍正二品則曰宣德將軍以授三衛之軍職其或勞勩特著者特授管城衛摠禦副使以至於大使又於南漢以其中軍之窠改之爲守禦副使以待此人而牧使太守亦或有特旨除授者皆稱將軍勿稱大夫使名實無舛則尊尊賢賢庶乎其兩得之矣江華中軍亦宜改之曰鎭撫副使以爲此等人所宅

經世遺表卷之四　終

經世遺表卷之五

(新文版)

負累臣丁鏞撰

秋官刑曹第五

刑官之屬刑曹判書卿一人叅判中大夫一人叅議下大夫一人正郎上士二人佐郎中士四人〇書吏二十人皂隸四十八

臣謹按刑曹吏隸員額本多今分立諸司各具體貌故其員額有減也

義禁府判事孤卿一人知事卿二人同知事中大夫二人經歷上士二人都事中士四人副都事下士四人〇書吏十八人皂隸六十人

臣謹按義禁府者周官之士師也義禁府亦治獄之官本無巡警之責今俗謂之金吾謬矣已見前

司憲府大司憲中大夫一人掌憲上士二人持平中士二人〇書吏十人皂隸二十人〇暗行御史十二人

臣謹按周禮秋官布憲之職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則我司憲之府也故司憲府屬之於秋官〇臣又按今之憲府實兼諫爭之責宜於職掌條列之〇臣又按暗行御史者漢之繡衣直指所謂出討奸猾治大獄者也治獄者今謂之按覈御史漢之侍御史即今之司憲府臣謂暗行御史雖非常有之官宜列于憲府之職也其職銜曰通德郎司憲府掌憲欽差湨西省暗行御史其必十二人者分出於十二省也

監察院都御史中大夫一人監察御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〇書吏十二人皁隸三十六人

臣謹按原制監察十三雖隸憲府憲府爲臺諫之官監察爲微官不相統攝其宂別也久矣臣謂監察別爲一院古制侍御史監察御史本自有別減一員爲十二員每以二人監察六曹之事及其率屬每以二人監察六部之事每以一人監察十二省之事凡有枉法受賄賣訟鬻獄及貪婪不法罷軟不任者監察得舉而劾之則中外必肅然矣夫既專設一司使掌此事則凡有寃枉者必赴訴於本院不患其不能察矣其都御史一人大司憲例兼其上士四人掌吏曹兵曹東中部西中部京畿泗川省洌東省松海省其中士八人掌戶禮曹刑工曹東兩部西兩部南四省北四省抑所宜也

禁制司提調中大夫一人都正下大夫一人按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〇書吏六人皁隸十人

臣謹按原典刑曹有掌禁司以掌禁令其在周禮秋官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斯亦至要之官也

臣竊伏念古者先王之立制也宮室有度衣服有章飲食有數器用有等品級森然罔敢踰越今也皁隸之賤苟有其財得用卿大夫之物而莫之禁焉上下無別貴賤無等泯泯棼棼罔有限紀所謂刑曹憲府之禁亂不過於千萬人之中橫執有厄之人以時詰難而已先乎此而未嘗修明法條使之知避後乎此而未嘗連續糾禁使之終悛民安得有懲法安得有立乎臣謂專立一司以禁奢濫其朝官所犯上于憲府其庶民所犯上于刑曹照律嚴懲未可已也〇其中大夫一人大司憲例兼其下大夫一人刑曹叅議例兼其按察四人玉堂爲之此新增者也然司憲府減執義一員監察院減監察一員以此充彼實所增者二員也〇又按漢城府亦有禁亂之名宜自今停罷不使令出多門宜矣

掌理署提調下大夫二人主簿中士二人叅奉下士二人〇書吏四人皁隸六人

掌理署者典獄署也典獄捕盜名稱不典故人皆鄙之所以改也○臣謹按原編典獄提調刑房承旨爲之臣謂刑曹叅議宜亦兼之

討捕營提調卿一人大使中大夫二人從事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軍官庶下士八人助捕軍官六十人○書吏八人皁隷八人

討捕營者捕盜廳也○臣謹按周禮秋官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隷女子入于舂槀又秋官掌囚之職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捕盜者秋官之屬也提調卿一人者刑曹判書例兼也大使二人者左右廳大將也從事六人者左右各三人也餘皆倣此分於左右

巡警司提調卿一人副護軍六十人司寤郞中士六人巡綽郞下士六十人○書吏四人皁隷八人

巡警司者巡將廳也○臣謹按周禮秋官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由是觀之則巡廳本秋官之屬也今亦依之○提調卿一人者刑曹判書例兼也副護軍六十人者文大夫二十人也武大夫二十人也雜歧三品官二十人也皆於三衛護軍之中選其年少者自兵曹抄啓下于刑曹文大夫行於上旬武大夫行於中旬雜歧護軍行於下旬左右巡廳各一人則凡爲巡警司護軍者一月唯一夜巡行而已○司寤郞六人者兵曹佐郞三人刑曹佐郞三人也分之於左右廳則不過三人也（上佐郞不巡）以其三人分掌三旬每於夜深之後微服巡行以察巡警司之勤慢又察非常如今兵曹郞監軍之法○巡綽郞六十人者武兼宣令官二十人也儀仗局郞官二十人也三衛正領官二十人也亦自兵曹每朔抄啓下于刑曹分于左右巡廳如副護軍之法

路鼓院提調中大夫一人判官中士二人奉事下士二人○書吏二人皂隷四人

路鼓院者唐宋之登聞鼓院也○臣謹按周禮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聞鼓聲則速逆

御僕宋文帝元嘉元年魏主詔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唐大曆十四年詔天下冤滯者聽撾登聞鼓宋景德四年詔改鼓司爲登聞鼓院以達萬民之情蘇軾判登聞鼓院程伊川兼判登聞鼓院皆此職也大明之制亦因宋禮我太宗二年設申聞鼓以通下情但無鼓院且鼓在闕內而闇禁至嚴唯京華搢紳之家權著朝衣入而撾之遐外氓隷之賤無由一捫況敢鼓之哉臣謂丹鳳門最近於　便殿就丹鳳門外買一屋起高樓以爲路鼓之院凡有冤者懷狀至院登樓擊鼓以狀授院郎郎雖罪孽惡人詩言妄說院郎有受而無却亟以其狀送于政院聽　朝廷處置誠不易之良法也鬻子云禹置鍾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書傳云堯置敢諫之鼓此亦鼓院之所宜掌故唐宋之制鼓院不唯達冤亦以來諫使諫議大夫管此鼓院以受章奏下至奇方異術亦得自陳皆所以廣達四聰也但情無可冤者及言無可採者　朝廷罪之使萬民不敢以無情之言欺罔　上聽搆陷法官斯可矣　提調一人都承旨例兼也判官二人增置也

禮賓寺提調卿一人都正下大夫一人主事中士二人叅奉下士二人〇書吏六人皁隷十人〇前代廟令中士十人

臣謹按禮賓寺者周官之司儀掌客也司儀掌客屬於秋官故今亦依之（原典屬禮曹）〇又按原編云提調戶曹判書例兼今擬刑曹判書例兼也原編本有都正近又減之然每當賓客必差分戶曹以掌其事曷若都正之勿減乎存之恐好

臣謹按二王之後周人待之以賓禮今擬新羅高麗等前代之祀亦自禮賓寺主之俾有所統率也〇平壤箕子廟令職銜云通德郎禮賓寺員外郎分差箕子廟令他皆放此〇箕子廟令二人以平壤人爲之新羅朴昔金三祖合爲一廟其廟令二人以嶺南下道人爲之弁辰迦羅國太祖廟令二人以潢西南沿人爲之高句麗太祖朱蒙廟令二人川湨西淸西人爲之百濟太祖溫祚王廟令二人以京畿洌南及泗川西邊人爲之高麗太祖廟令二人以松都人爲之並以落仕閒居者權差無遷轉之法〇臣謹按弁辰者金海首露王之國也（詳見疆域考）　其廟宜設於金海百濟溫祚王國都卽今之廣州古邑也今人誤以稷山爲溫祚所都大謬又南漢山城者日長城也與溫祚無涉溫祚

之廟當設於廣州古邑

行人司正使公一人副使卿一人書狀官上士一人〇提調卿一人主簿藝中士二人通官三品以下三十人皇曆賫咨官中士一人〇書吏二人皁隷六人〇日本通信使正使下大夫一人副使上士一人書狀官中士一人

臣謹按冬至朝京之使雖非恆有之官舊使四月而回新使六月復出其間纔一月又或有別使間出亦恆有之官也每當治裝之時別賃村屋以庀其事名之曰乾糧廳主其簿者名之曰乾糧判事行發而罷年年更設體貌之苟且莫此若也然且奉使之臣折簡飛書求乞外邑狗皮海蔘熨刀交刀偎瑣之物無所不求既受而鬻以補行橐曾謂堂堂千乘之國奉使出疆之臣乃行乞人之事而莫之知耻也臣謂當京城之中於鍾樓廣通橋之上別立公署名之曰行人司其提調刑曹判書例兼其主簿二人以司譯院中士爲之每歲孟春發關于外邑徵其年例所納或以本錢或以土物收貯于庫中以待新使之出供其雜費庶乎事面稍正也

臣謹按周禮秋官大行人之職乃天子之國所以待諸侯之賓者非諸侯之所以遣行人於天子也然其爲行人之司則一也臣故以行人司屬之於刑曹〇又按日本通信之時其使行宂亦自本司治之

綏遠司提調中大夫一人都正下大夫一人按察中士六人主事中士二人〇書吏四人皁隷八人

臣竊伏念綏遠人者王者之大政也吾東壤地褊小北不過二千餘里南不過千里然北方皆連陸之地廢四郡之外 王靈未嘗不到唯西南海諸島其大者圍過百里小者四五十里星羅棊布小大相間其數無慮千餘區此國家之外藩也乃自開闢以來 朝廷未嘗遣一介之使疆理此土沿海郡縣自以其力舊相役屬强者多得弱者寡獲一抹靑山明在此縣之前而問其所屬則數百里外絶遠之郡遙領之矣又或名隷郡縣而實係他處或折授於宮房或畫給於軍門或輸貢於土豪或結契於官吏其有鎭堡者隷於水營其有別將者隷於京營棨黠四出椎剝唯意雖欲赴訴於郡縣風濤險阻動至旬日閽吏壅蔽咫尺難通故凡海島之民縱有寃枉甘心負屈誓不入官

凡魚塩之場一入稅額雖滄桑屢變而莫之或免凡舴艋之船一入稅額雖張李累換而莫之或脫凡鬪毆之殺例皆私和凡異國之船太半隱匿年凶則挈妻攜子往投日本假稱漂人以活其命寇至則帶兵負粟先據險地自作戎陣以拒　朝令蓋自羅麗之世其來久矣臣久居海上習知其情謂宜別建一司以掌環國之海島名之曰綏遠司典其版籍均其賦斂禁其侵漁除其疾苦立法之初分遣監察御史授以規式巡行諸島正其疆理書其戶口詢其弊瘼歸而會之著爲法制頒于諸島使之欽遵又每三四年遣本司郎官暗行諸島察其奸猾又凡島民有寃鬱者許令直訴于本司使諸島之民得有所依怙誠綏遠之大政也○或曰國力貧弱何以增官臣以爲海島者我國之幽藪也苟一經理將有無名之物水湧而山起綏遠之司將與戶曹相埒豈郎官數人之所能盡食哉臣嘗因羅州海島之民問其疾苦則十二島歲贈邑主人之穀六千餘石錢絮鮮薧諸物稱是卽羅州一小校之所食也今諸路守令一年月廩雖大邑不能爲千石而列邑小校所食如此其可曰國有法乎只此六千石屬之遠司亦足以爲腴司矣

臣謹按綏遠司旣立則濟州廢四郡及滿河六鎭之事亦宜照管並詳職掌篇○又按提調一人刑曹叅判例兼其都正一人副提學例兼以重其勢按察郎六人令京畿泗川完南武南潢西嶺南諸監察例兼之唯主簿二人爲新增也

司譯院調公一人上大夫一人中大夫一人副正藝上士一人判官中士二人奉事下士四人○漢學教授中士四人訓導下士四人蒙學訓導下士二人滿學訓導下士二人倭學訓導下士二人○書吏四人皁隸四人

臣謹按周禮秋官象胥之職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譯官卽象胥也故屬之於刑曹原典屬禮曹

掌胥院提調卿一人都正下大夫一人僉正上士二人按察中士二人○書吏二人皁隸十人

臣謹按原典刑曹有元惡鄉吏條其目曰操弄守令專權作弊者陰受貨賂差役不均者收稅之際橫斂濫用者冒

占良民隱蔽役使者廣置田庄役民耕種者橫行里閭侵漁營私者趨赴貴勢邀避本役者避役在逃隱接村落者假仗官威侵虐民人者良家女及官婢作妾者許人陳告令司憲府推劾科罪犯徒者永屬本道殘驛吏犯流者永屬他道殘驛吏守令知而不舉劾者以制書有違律論法非不善而有法不行不如無法　祖宗朝爲生民深遠慮若此而今也格之不行噫且柰何臣久在民間習見鄉吏之事其病國害民靡有紀極爲著鄉吏論十首備陳其弊苟不及今矯救方來之禍必至難言國必盡蠹而後已民必盡劉而後已臣非敢爲過情之言也謂宜別立一司專掌十二省鄉吏定其員額班其條例嚴其限制一有違越即本院舉而劾之庶可以撲其焰而回其瀾矣一量田民之多少以差其額雖大邑無過於三十也一鄉吏毋得世襲須至玄孫之世乃得勿拘也一鄉吏毋得家專親兄弟不得並列八寸之內無得踰三人也一吏房倉吏都書員均役吏大同吏等凡錢穀出納有權之任宜以鄰邑之吏來而爲之如今營吏之例也一吏房之任亦每年遞易須過十二年乃得再任也每歲孟春戶長朝正凡某人之爲某任皆書于版以報本院每有遞易許具由飛報並自本院差帖成給其無本院差帖者不得行公又每御史分出之時必於本院受本省諸邑吏任之案以去其或有違於法制者御史覈治之如是者數十年則庶乎其氣焰少衰而奸猾少息若一向任置認之爲鼠竊狗偸而莫之禁制則亾國之根未必不在於是矣並詳鄉吏論今不疊述○都正曾經大司諫者爲之郎官並以玉堂爲之必清峻剛正者乃可以居此官也若非其人頹惰依舊增一冗官而已

臣又按邸吏之弊甚於鄉吏臣幼時見所謂京主人營主人皆賤隸下卒趨走供役蓋其時廩料貧薄權力未盛故卑者爲之數十年來世情大變朝綱日頹京主人賣買之價或至五千兩營主人賣買之價或至一萬兩蓋其役價日增贏利甚多其價百倍於前時也其價百倍則其利之百倍可知也其利百倍則其剝民之物亦百倍可知也於是京邸營邸皆桀黠雄特者居之貨利既豐權力益强其剝民益深民之大病蔑以加矣其所以然者有四端其一朝貴買邸吏也其二守令受賂物也其三監司多僭法也其四守令畏廉問也數十年來文武貴臣潛買邸吏之窠以予其傔從坐收其利於是眞邸坐於堂上假邸伏於庭下凡有告訴無不曲副此所以京主人之權日增月盛也

又凡邸吏行賂於守令之家要增役價賂五則增五賂十則增十守令食一時之賂邸吏享萬世之利此所以京主人之利日增月盛也數十年來按道之臣妄自尊大營用雜種皆設貢物以諸邑主人分之爲貢人使之策應所謂本價什不償一於是邸吏所願無不曲副充其谿壑以自贖愆凡所謂役價米進上價米有增無減罔有限節甚則坤殿新臨　慈殿上陟　新殿之進上有增而　舊殿之進上不減御史發之而去監司復之而坐民言鼎沸莫之或正此所以營主人之利日增月盛也又凡監司之廉探臧否皆用營屬是皆營主人之姻婭族黨也斅同和應打成一片利於邸則阿譽日騰妨於邸則墨毁日蜚邸吏所睨百無一全守令知其然也惴惴栗栗唯願是從此所以營主人之權日增月盛也養戶防結翻弄國穀有甚於鄉吏及今不矯終必有悔臣謂京外邸吏亦自掌胥院主之正其法制禁其橫猾未可已也

掌隷院提調下大夫一人司議上士一人司評中士二人○書吏二人皂隷八人

臣謹按掌隷院本是要職近復革之合于刑曹然奴隷者我　國之大政也不可不別爲一司專掌其事凡寺奴婢驛奴婢官奴婢私奴婢皆當修其法禁聽其爭訟也提調刑曹叅議例兼○臣又按周禮司隷原屬秋官而罪隷蠻隷閩隷夷隷貉隷爲其牽屬原典之以隷院屬於秋曹有所本也

臣謹按　國制僧徒隷於禮曹此羅麗之遺法也僧徒習於異俗宜自掌隷院句管

量衡司提調公一人卿二人都正下大夫一人僉正上士二人按察郞十二人主事中士二人○書吏二人皂隷十二人

臣謹按同律度量衡者一王之大法也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及其出巡同律度量衡爲首務周武王立國之初其第一大政曰謹權量審法度明堂位記周公攝政之初第一大政曰制禮樂頒度量月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均衡石角斗甬正權槪管子七法曰尺寸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吳越春秋云禹調權衡平斗斛以爲法度　皇王帝霸雖其正譎不同咸於是致力焉國之大政其有踰於是者乎乃度量衡之無法未有甚於吾東一城之內市市不同一邑之內村村不同一村之內家家不同一家之內其所以收發者不同其流之害不可勝言吏胥夤緣

而爲奸商賈疑眩而不通廟堂之臣聞其市價而無以知四方之情有司之臣無以量入而爲出監守之臣無以按簿而責實臣嘗見棉絮一帒以東家之衡爲四斤以西家之衡爲十二斤鬻於市則爲三十斤入於官則爲四十八斤授於織戶則還爲十斤天下之不可知者此事也臣謂專立一司以掌此事凡六部十二省度量衡其毫釐有差錙銖有舛者便用極律誅其人沒其貨罪其官申其令使一國之民皆知爲莫嚴之物然後法制可議經用可定矣本司歲造衡尺千二百頒之于十二省十二省各歲造衡尺萬枚輸之于本司又歲造衡尺數萬以給民間皆輸其價本司以十二萬頒于六部以供民用令中外之制得相校準其斗斛及槩六部所用本司造之諸省所用諸省造之皆民輸其價唯其詐譌以時按察凡衡尺斗斛皆有欵識其或私造者與私鑄錢同律乃可立也○臣又按度量衡者刑禁之首也故屬之於刑曹○按察郎十二人監察例兼

券契司提調中大夫一人主簿中士二人○書吏二人皁隸八人

臣謹按周禮質劑券契皆有司掌之所以禁其詐僞止其爭訟今中國之法凡有賣買猶須紅契紅契者印券也我邦凡宮室田園奴婢之等皆私自成文私自成言未嘗關由於法司及其詐僞綻而爭訟起然後乃關法司法司何以知矣今宜鐵鑄小板唯書年月日數字及券契司題準等字其賣買人姓名及物貨名目等字並空而勿塡於其上下刻龍首雲氣細如絲髮令不得僞造乃以堅紙摹出每有賣買或分給子女皆詣本司乞券官塡書踏印以給之書之于版藏于本司以貨之百一輸于官歲以券數萬張頒于諸省令中外皆同凡有訟者先考其券契若非官券卽不聽理貨沒于官此亦王者馭萬民之大權也若放債賒貸典當之等亦令受券勿書于版若器用小物價不滿五十兩者聽其爲私券若宮室山林田園奴婢之類雖小勿許○提調一人刑曹叅判例兼

臣謹按質劑券契本是地官之所掌而以其爲法禁所係故今屬于刑曹

津關司提調下大夫一人司關丞二下士三人司渡丞二下士四人○書吏二人皁隸二人

臣謹按周禮有司關之職司貨賄之出入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此與孟子之言幾而不征者不同然古有是法特文王不爲之耳唐宋之制關津幾禁爲刑部之所分掌　國制三田渡漢江渡露梁

渡楊花渡皆有渡丞今謂之別將唯關不設諸路大津若浿灌泗沘及瀆灩諸津其船隻摠數幷宜照管諸路關防如青石洞仙鳥嶺竹嶺大關嶺鐵嶺之等其城堞完敝皆宜照管

臣謂慕華嶺西路之大關也忘憂嶺東路之大關也水踰嶺北路之大關也宜於此地並置司關之官掌其幾禁凡大貨出入收千一之稅以補公署之用其總會之署設於刑曹之傍三關四渡以時會議無常直之官唯留其吏隷以待傳知○若禁物潛出亦須察之○其提調刑曹叅議例兼

職金署提調下大夫一人主簿中士二人○書吏二人皂隷四人

臣謹按周禮秋官有職金之官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金罰貨罰者今之贖錢也今罰贖之錢皆自刑曹徵之非所以尊嚴體貌自今罰贖皆自職金署主之以納刑曹唯摘其什一以資公署之用

臣謹按罪人之籍沒家產者納于戶曹事體未安臣謂自今籍沒之貨納于職金司其田土分給貧司如通禮院六保署禮賓寺等諸衙門以補公用其奴婢屬于掌隷院其金銀銅鐵之器屬于職金司其雜貨皆自本司發賣亦分給貧司抑所宜也但獄有冤允或日後伸理宜還給本家其沒入數目之簿宜留本司以待日後憑驗○臣又按懲貪之典莫如沒入宜自禁府計其贓物出付職金司使之懲督以給貧司或付司兵寺以造軍器亦古法也

掌域署提調卿一人判官上士一人主簿中士二人○書吏二人皂隷六人

臣謹按掌域署者周官之墓大夫也墓大夫掌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本屬春官今以其獄訟繁興故屬于刑曹其提調刑曹判書例兼○臣竊伏念周公族葬之法載之經禮赫然如此而郭璞以來風水之說日新月盛廣占塋域以專吉氣凡在數百步之內者禁人來葬或謂之壓脈或謂之對衝鬪毆發掘獄訟繁興臣謂自今申明族葬之法其風水誑惑者聽本署緝捕懲治凡十二省負屈於塋域之訟者許令直訴本署斯亦正風俗止獄訟之一助也

臣謹按戶典云板商必受歸厚署帖文公私棺材之來泊京江者歸厚署什一收稅修糙板松板之不合棺材者本曹什一收稅今宜以歸厚署之舊法移屬于掌域署令國中棺槨之材皆仰給於本署抑所宜也但舊法疎略奸僞日滋宜修明條例使民無得而犯禁然後乃有實效也歸厚署本掌禮葬斯則哀榮署主之

律學署提調卿一人教授中士二人訓導下士二人檢律下士二人〇生徒四十人增額生徒四十人

臣謹按近世士大夫專不讀律居官犯法多由於此臣謂每臨大政先自刑曹試講律書其能講者許爲守令庶有補也

經世遺表卷之五 終

經世遺表卷之六

纍臣 丁 鏞 撰

冬官工曹第六

事官之屬工曹判書卿一人叅判中大夫一人叅議下大夫一人正郞上士二人佐郞中士四人○書吏十八人皁隷二十人

臣謹按工曹古之司空司空者司其空土也馬融云室屋田地隷於司徒其山林川澤空曠之地隷於司空又有虞官亦掌山澤堯典云益作朕虞周禮山虞澤虞皆屬司徒禮有損益也 國制山澤掌於工曹亦古制也○又按工曹者古之共工也堯典云垂作共工周禮冬官一篇闕漢儒得考工記以補之六工之名粗備而官名猶缺所以歷代官制工部多略今擬先之以山林川澤繼之以百工以爲冬官之屬

山虞寺提調卿一人僉正上士一人主簿中士二人叅軍下士四人○書吏二人皁隷六人

臣謹按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竊木者有刑罰 國制有四山叅軍惟掌京都之四山其制未備也今擬十二省名山大嶽皆書于籍辨其方域別其土宜管其種植察其厲禁收其賦稅以佐 國用未可已也○又按周禮有冥氏雍氏屬於秋官冥氏爲阱擭以攻猛獸獻其皮革齒毛雍氏亦掌阱擭而我 邦捉虎之政及熊羆鹿豕狐狸之等其皮毛齒角無所主管疎略甚矣宜自山虞寺主之

林衡寺提調中大夫一人主簿中士二人叅軍下士八人○書吏二人皁隷四人

臣謹按林衡者山虞之屬官也山虞並掌山林林衡唯掌其林木也　國法唯松有禁然五鬣松其材更美而兼有佳實檜柏枌榆楓椴之屬皆是美材皆宜設爲厲禁收其賦稅臣非敢爲聚斂之說也　國法未備山林川澤民自爲主一錢不出於是　國用不足爲還穀焉爲軍布焉爲民庫焉爲結米焉百道浚削困其鰥寡慘怛窮迫有不忍見均役之設僅及於魚鹽船稅而山林川澤猶不擧論使土豪官吏專享其利　國之無法莫此若也况皮毛齒角爲　國幣兵器之所切需而官旣不收民不知用但食其肉棄而朽之國安得不貧乎臣嘗見三國志南北史吾東之貂鼠人蔘爲國重幣而今也土豪官吏專享其利彊則吐之柔則茹之其害終歸於小民也林衡之司何得不設並詳職掌篇○又按南方諸縣產茶極美臣以所見海南康津靈巖長興凡沿海諸邑莫不產茶臣謂凡產茶之山令地方官封植禁民樵牧待其茂盛歲以茶幾斤輸于林衡送于滿河省以市良馬頒于牧場亦足以贍國用也

臣謹按西南海島若長山安眠邊山莞島之等其松田雜木皆以鎭將主之臣謂鎭將職銜之末皆兼林衡寺叅軍使知咸隷於本寺報其衰殖輸其賦斂未可已也其曰叅軍八人者大約言之也○又曰諸路寺刹其樹木茂密者宜亦書于版籍藏于本寺以收其賦稅但此等賦斂宜薄而不宜厚也

澤虞寺提調卿一人僉正上士二人主簿中士二人○書吏二人皁隷六人

臣謹按原編堤堰司都提調三公例兼其提調卿大夫二人今以堤堰司爲澤虞寺制官與山虞同○又按周禮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川衡掌川澤之禁令其犯禁者執而誅之然山虞澤虞皆以中士爲長林衡川衡皆以下士爲長是又澤大而川小也然且山虞每大山其官十有二人林衡每大林其官十有二人澤虞每大澤其官十有二人川衡每大川其官十有二人則凡天下之大山大林大澤大川皆王公爲之主以收其貨賄故公室豐足百姓皆受田百畝秋熟而無稅唯治公田以當什一故百姓豐足今也山林川澤棄之不收唯力田之民是剝是椎於是公私兩匱上下俱困唯貪官汚吏土豪奸民居其中間專享其利國之無法乃至是乎吾東別無大澤然義林池合德池空骨池碧骨池若使養魚種蓮厲禁有守則其賦斂之輸于官者宜亦不少又凡堤堰其灌漑之民宜有賦斂不可使素享其利但此等稅額宜從極薄苟存其名而已

川衡寺提調卿二人主簿中士二人濬川郎下士四人〇書吏二人皂隸四人

臣謹按原編濬川司都提調三公例兼其提調三營大將例兼今擬提調二員兵曹判書工曹判書例兼若京城濬川則自兵曹知委三營以發其軍不必使三營大將爲提調也其濬川郎四人三營門從事官各一人及工曹佐郎一人宜兼之

臣謹按我國大川西北曰淥水鴨淥江次北曰薩水即清川江次北曰浿水大同江次北曰瀦水禮成江次北曰帶水臨津江京江曰洌水南北江次南曰泗水白馬江次南曰鴈水發於高山入于萬頃海次南曰灤水榮山江迤東曰潺水豆恥江又東曰瀛水晉州之清川東會于潢水洛東江其在極北者曰滿水豆滿江凡此大川其漁梁之所剌取舟船之所聚會其地利豈有既乎今沿水豪右之民皆潛出立案以爲己物收其賦斂以自贍夫清流白沙空空蕩蕩此豈一夫之所得私哉臣謂十二省諸大川之漁梁立案者一並嚴禁燒其私籍一並屬之於川衡寺其漁所之有名處如洌水之斗尾者及船艓之都會處如潢水之洛東略定稅額使輸川衡寺以補國用抑所宜也其舟船則固已輸稅於均役唯其店舍宜有稅也

繕工監提調卿一人中大夫一人副正上士二人主簿中士二人監役下士二人〇書吏六人皂隸十六人

臣謹按原編提調一員戶曹判書例兼恐不宜也今擬工曹判書例兼〇又按原典主簿奉事共四人監役假監役共六人此爲白徒入仕之路而增設之也然苟有學行才諝他官亦爲勿拘何必假監役是授哉臣聞爲官擇人未聞爲人置官況內氷庫藏氷獻氷亦令監役爲之其不當甚矣此編藏氷之法欲於城內鑿窌爲之說見上內氷庫欲於禁苑鑿窌爲之則氷庫之官足可以兼供內氷又何必監役是借哉職務如是故繕工監郞官直減六員臣意猶以爲多也

利用監提調中大夫一人僉正上士二人別提中士二人學官下士四人〇書吏二人皂隸八人

臣謹按春秋傳正德利用厚生爲王者致治之大目中庸曰旣廩稱事以來百工周禮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上下其食月令曰孟冬命工師效功物勒工名(刻名於其器)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先王之勸百工如是也苟使精巧者增其餼廩創四方機巧之人將聞風而來集矣農器便利則用力少而穀粟多織器便利則用力少而布帛足舟車之制便利則用力少而遠物不滯引重起重之法　利則用力少而臺榭隄防堅此所謂來百工則財用足也然百工之巧皆本之於數理必明於句股弦銳鈍角相入相差之本理然後乃可以得其法苟非師傳曹習積有歲月終不可襲而取之也臣於　先朝校書奎瀛府　內下圖書集成考工典第二百四十九卷卽奇器圖說彙編者也其後又見奎章閣檢書官朴齊家所著北學議六卷其後又見故儒臣朴趾源所著熱河日記二十卷其載中國器用之制多非人意之所能測昔將臣李敬懋嘗謂臣曰今兵器火器皆是新制日本鳥銃今爲古調此後南北有憂不復以鳥銃鞭棍至矣今之急務在於北學中原誠識務之言也臣謂別設一司名之曰利用監專以北學爲職提調及僉正二人以精於數理者擇差其別提二人以有目巧手巧者爲之其學官四人就司譯院觀象監極選其精於數理嫺於官話者各取二人歲入北京或行貨以購其法或厚價以購其器凡安炕燒甓造車造器鍊鐵鍊銅燔瓦塼瓷以至引重起重解木解石轉磨轉碓取水代耕風磑輪激之法虹吸鶴飮之制諸凡農器織器兵器火器風扇水銃以至天文曆法所需儀器測器凡係實用之器無不傳學歸而獻之於本監本監聚巧匠按法試造其有成效者提調及工曹判書考工課最或授以牧官察訪或授以縣令郡守其有大功者陞之爲南北漢副使或錄用其子孫則不出十年必有成績而國富兵强不復見笑於天下矣故大夫李基讓奉使赴京得剝棉攪車歸而上之　先王特命五軍門依樣造作頒之八路命纔降而　仙馭賓天事竟不行其制朴陋不奇然一人閒坐踏車日剝棉二百斤亦足以利紡織而通貨財惜乎其不行矣○或曰　國力方貧何以增官臣謂國力貧故急設此官也況繕工監減郎官四員減書吏十人以設此官臣未嘗增官也

司兵寺提調公一人卿二人僉正上士二人主簿中士二人○書吏六人皂隸十二人

司兵寺者軍器寺也原編提調一員兵曹判書爲之今擬工曹判書爲之其一員武將爲之○又按軍器寺郎官多

至十人亦所以待無祿之武臣也今減六員以設他寺

修城司提調卿二人主簿中士六人奉事下士六人〇書吏二人皂隷四人

臣謹按原編有修城禁火司其都提調大臣爲之其郎官十三員多以他職來兼近復革之京城之周三十里分爲三段三營門各掌一段隨毁隨補今擬北營之中（北營在耀金門外）以其一廨爲修城司其提調三將臣例兼其郎官三營將官中擇差而兼之不唯京城是修也十二省所在諸城並自本司句管三營各掌四省察其完毁飭其修補其功狀罪狀一上于兵曹一上于工曹以定課第不可已也〇臣又按周禮掌固之職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本屬夏官今以其事關營作宜與利用監相須故屬于工曹

臣謹按中國築城皆以甎甓故堅完難破且平地之城皆內外夾築吾東之城皆削石依崖而築之一皮之內皆腐土也一夫鉤之隨手崩圮將安用之宜自利用監亟通燒甓之法凡諸路邊城限以百年次次改築其舊石鋪地爲基乃用甎築設雉如法不可已也〇臣又按沿邊諸城皆朝夕待變之地其占地宜唯用兵之勢是度是觀而風水之說久已惑亂凡相邑基者皆唯龍勢水法是拘是逐臣以所見西南諸城無一可守是亦修城司之所宜知也

臣謹按原典修城禁火合而爲一故今亦因之周禮秋官司烜氏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今以其救火諸器宜與利用監相須故屬于工曹〇又按近例凡城中失火三營門奔救其郎官十二人既以三營將官爲之其公署宜設於三處一設於北營（在耀金門外）一設於糧餉廳（在苧洞）一設於守禦舊廳（在小貞洞之北）又於諸坊置水銃於三十六所三營各掌十二所凡有火災以水銃救之未可已也

臣謹按司烜者禁火之職也今法禁蕩然東西北諸路其山濬樹密之地皆烈山澤而焚之以爲火農　國制山腰以上犯耕者有罪而有法不行不如無法材木不長金銀不凝文皮異角之獸悉走境外國瘠民貧其竅多矣且所謂山腰以上者本自不明山有崇卑或以十里爲腰或以百步爲腰或以十步爲腰孰知其腰哉今宜申明法制自平地計之其橫竿垂線三百步以上勿許耕墾其濬山茂林任相放火者自本司按聽或遣吏審視然後徵其罰錢責其守臣抑所宜也

典圜署提調卿一人主簿中士二人奉事下士二人〇書吏二人皂隷八人

典圜署者鑄錢所也古所謂九府圜法皆鑄錢之謂也今鑄錢皆自營門爲之其制有萬不同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其字書模糊不明雖愚民盜鑄無以辨覈況其範合雜以鬆脆之物隨手破碎不能十年此亦自利用監學得中國鑄錢之法皆於典圜署鑄之而圜法本有輕重輕重者輕錢重錢也今擬一葉之錢約鑄萬緡則十葉之重以爲一葉止鑄千緡以當小錢之萬緡又以百葉之重以爲一葉止鑄百緡以當中錢之千緡則範鑄既省其功費流行又便於筭計其葉既厚亦可經久此輕重之本法也又今天下萬國皆有銀錢金錢銀錢金錢之中亦有大中小三層羅州黑山島人文淳得以嘉慶辛酉之冬漂流西南海歷覽琉球中山國寧波府呂宋國安南國至廣東香山嶴多見海外諸國之大賈其所用錢貨槩皆如此今擬以銅錢一葉之重鑄銀錢一葉以當銅錢五十又以銀錢一葉之重鑄金錢一葉以當銀錢五十亦各有大中小三層則三品之金總爲九品之錢眞可謂九府圜法矣臣竊伏念五金八石皆以日月諸星之精積年凝結乃成其形一礦既鑿千年不復此有限難得之寶也錦繡絹布之屬蠶絲羊毛歲歲生生此無限易得之物也我　國歲以金銀數千萬兩入于中國以易其錦繡絹布此以有限博無限也幾何不氣盡力竭而廢哉我之金銀既罄則彼之錦繡不出楚楚之服亦豈能常得之哉臣謂金銀之錢行於國中則其入燕者有減又錦繡絹布之屬絕勿往貿令利用監傳學其法以頒國中則不亦兩利乎學之不能寧衣敝緼不恥而金銀不可入也〇典圜署大夫郎官亦以三營門將臣將官爲之每遇式年許其輪遞假如子年都統營將士典此署至卯年左禦營代之至午年右衛營代之至酉年都統營復代之

臣謹按禮曰弁冕兵革不藏於私家卽戎器不可以私造也古制唯天子作樂唯天子考律樂器不可以私造也然戎器樂器不可盡然唯銅鑄之物禁其私造戎器則鉦鑼鐃鐲喇叭之屬皆自典圜署鑄之雖三營門皆於本署鑄去外達于十二省皆取用於本署樂器則大而鍾鏄小而僧磬巫鉦(古詩亦以僧之小鍾爲銅磬)皆自典圜署鑄之雖掌樂院皆於本署鑄去外達于十二省諸寺刹皆取用於本署如有私鑄者與私鑄錢同律其戎器樂器皆刻雲氣欵識又其大小長短必令毫髮不差斯亦一制度之微權也管子以三脊之茅摠攬諸侯之權況於戎器樂器乎其生厚則其

業勤其業勤則其技精斯又來百工之一助也鑄錢非恆有之事或五年一鑄或十年一鑄特此爲生鑄工其散矣

典堵司提調卿一人僉正上士一人主簿中士二人○書吏四人皂隸八人

臣謹按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九分其國中爲王宮面朝後市於是左右六鄕兩兩相向古之制也然匠人營國其方九里則一區之方不過三里方三里者九井之地也(孟子云方里而井) 古制五州爲鄕鄕者萬二千五百家也萬二千五百家分於九井則每一井得一千三百八十九戶(溢出者一戶) 一井九百畝則一夫百畝也一千三百八十九戶分於九夫則每一夫之得一百五十四戶(其餘者三戶) 一百五十四戶分之爲百則每一畝之地得一戶有半零此非所謂一畝之宮也且其間有溝洫環涂又卿大夫之家必不與庶民同制國方九里則一鄕所函必不得爲萬二千五百家此二經之不合者也國方九里必非天子之國或所謂九里者與井田之方一里有不同耳○今擬營國之制亦九分其國王宮居中面朝後市左右六部兩兩相向而一部九分謂之九聚一聚九分謂之九區於是凡宮室分之爲九等一區一堵者唯王寢爲然公署亦有然者其餘私室皆以一區開方爲堵一區四堵者爲甲第(二二四) 一區九堵者爲乙第(三三九) 一區十六堵爲丙第(四四也) 一區二十五堵爲丁第(五五也) 一區三十六堵爲戊第(六六也) 一區四十九堵爲己第(七七也) 一區六十四堵爲庚第(八八也) 一區八十一堵爲辛第(九九也) 一區百堵爲壬第(十十也) 總爲九等其一區百堵者每一堵其方十步方十步者一畝也一畝之宮爲最下之等此庶乎古人之遺法也於是王宮左右其最近之九區爲甲第乙丙丁戊己庚辛壬以次序列隅角四部不立甲第而壬第有兩行又其面朝後市就其中列以三十步爲經涂(古制七軌太狹今廣之) 以其左右各三十五步爲百官之公署爲百貨之市肆又其外左列右列各爲辛第壬第於是九等之第總爲三萬五千二百七十二戶又城外六遂共得辛第一萬三千一百二十二戶壬第三萬二千四百戶總計城內城外共得八萬七百餘戶於是甲乙丙三等以居大夫丁戊己三等以居適士庚辛壬三等以居庶民寧當俯就無得上僭王國之法於是乎大成矣並條列爲表見於別篇玆舉大略○臣竊伏念　國初營國之時旣不能區畫如此今典堵司之所掌唯於見在六部之內其宮室大小之度唯視其堵而別之而已不唯其堵有九等並其宮室之崇卑廣狹材木之大小長短各分爲九等每六部之內有或毀其屋而重建者又或據其空而新建者典

堵司察而辨之若其堵在第九等者其宮室之度亦授以第九等之制尺寸毫髮無敢違越若其堵在第六等者其宮室之度亦授以第六等之制尺寸毫髮無敢違越苟能持久而不懈行之數百年則六部民家雖不能盡合規度要之不出於九等定制之中斯亦可以立均出度矣○其必分之爲九等者何也凡王者立法必上下有等貴賤有級車服器用莫不皆然況於宮室乎九等之度民莫不知則虞人伐木者知其度其斲斷皆中於九等無虛費也梓人造屋者知其度九等之屋原有恆傭不勞爭訟也又周禮九賦之目邦中之賦居其一焉今欲收邦中之賦者使無九等之制則其賦歛多寡將有萬不同有萬不同則其法多眩勒分幾等則其法不均必宮室之制原分九等尺寸毫髮無敢違越而後方可以立均出度爲一王之大法也○燕京修屋者凡爲牕戶皆先設其框乃走市買牕無不脗合若是者何也其宮室之度各有尺寸無敢違越故梓人設框於東里賈人陳牕於西市及其相求如合符節玆所謂有道之國也典堵之司不可不設

典軌司提調中大夫一人僉正上士一人主簿中士二人○書吏二人皂隸八人

臣謹按周禮車路之用著於巾車而其制造之法莫詳於考工記輪人輿人輈人旣皆詳密而又於車人之文重言復言造車者冬官之職也我　邦三面環海便於水運故自古無車然風濤覆沒利涉極艱險阻留滯費多而利少商旅不興食貨不通國瘠民貧皆無車之故也郡縣之官皆用馬轎人困馬疲費用以廣憑藉徵歛害歸小民又如婚姻之家不用車則產業以傾旅櫬之歸不用車則財費無節或去棺露尸兩人擔舁傷心慘目有不忍見車不可不用也又或軍輿糧餽如萬曆壬辰之時則鞭撻飢氓擔負以運餉擔負以運輜號呼顚踣有不忍見車不可不用也宜自利用監北學車制毋創新法唯中國之制是摹是倣毫髮不差斯可以行之無弊何者彼自軒轅氏以來行之至今其病敗之所由生講之已熟其運用之所由便認之已眞吾東之人每欲別創新法以跨中國或製獨輪或製三輪恆飯不炊而別味先求千文不學而僞印先造其有濟乎卽太平車一輛未嘗求學他尙何說北學旣熟別設一司名之曰典軌司凡公私所用悉自典軌司製之計其工費定其恆價令萬民輸其價而受其車其或私造者嚴禁之可也車有輪有輿其謂之典軌司何也車同軌者王者之大法也兩軌之間或闊或狹則其車或大或小其

任或重或輕其價或多或少其雇或上或下千病百痛皆自不同軌起也其軌旣同則其車之大小同其任之輕重同其價其雇莫不相同如是則商賈計程而算利工匠計價而算利心目瞭然無復疑慮遲徊之患矣其或弊車之修補者不在私造中論○最急者太平車也兵車田車輜車喪車凡中國之異制者皆自利用監授其制度

臣謹按周禮秋官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凡道路之舟車轚互者敘而行之凡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亦至要之官也考工記匠人營國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諸侯經涂七軌小都經涂五軌臣謂宜定制　國中經涂七軌城門之外其涂五軌郊關之外其涂三軌以達于十二省其或犯耕者典軌司察而罪之京城之內酒漿小市作倚廬以犯涂者典軌司察而罪之未可已也將欲行車必先治涂凡十二省大路必令平之如砥不傾不仄乃可以行車須令津關之署每遇四方商旅探聽道路平仄其有陂陀攲側不便行車者傳知本司報于刑曹飛關申飭罪其地方官使卽修除如是然後始可以沛然行車矣餘詳職掌篇

臣又按車服以庸王者賞善之大柄也　國制下大夫乘小輿卿大夫乘軺軒公孤乘平轎平轎者安車之類也然是四者之制或大或小或崇或庳有萬不同無一相似卽此一事其爲無法之國可知也今擬制車爲三等皆如軺軒下大夫之車獨輪而其高及肩(三品車)卿大夫之車雙輪而其高及肩(二品車)三公三孤之車三輪而其高迫地(一品車)於是下大夫其茵以麐皮中大夫其茵以鹿皮上大夫其茵以水豹之皮孤卿之車其茵以虎皮大臣之車其茵以豹皮武臣唯上大夫乘車其茵以熊皮孤卿大臣文武同用虎豹以彰有德毋得相踰凡三等之車皆自典軌司授之及其卒也旣三年還納于本司修而漆之又以待用則　國家經費亦不必難繼也○或曰國力方貧何以增官臣以爲軍器寺減六員以其三爲典軌司以其三爲典艦司何以謂之增官也其提調工曹叅判例兼

典艦司提調卿一人僉正上士一人主簿中士二人○書吏二人皂隸八人

臣謹按原編典艦司掌京外舟艦其提調二員郎官五員又水運判官三員屬焉近復革之乾隆己酉冬改葬顯隆園于華城復設舟橋司有提調郎官以他職兼之今擬舟橋司名之曰典艦司其提調工曹判書例兼

臣竊伏念三代建國必據天下之中其用舟艦者皆東南沿海之國非王國之所切需故舟艦之制不見考工然其

廣狹長短銳鈍軒輊之際其力之強弱行之利滯起焉任意加減有萬不同必非造舟之法也臣之兄若銓之言曰吾見島人恒言某船能疾走某船不能走某船小而能勝重某船大而不能勝重此天下之奇談也吾觀其造船不用尺度但用目力材又不均故隨材而異其體樣或底短而舷長或底狹而梁廣或體小而柁大或體大而桅短首尾不相感應腹背動有掣礙或捩柁而頭不開或張帆而艫不前其或一船偶近於法度能走能勝則於是乎恠而咎之曰彼船如彼此船胡如此嗟乎船非馬也惡能有勇有鈍有健有劣哉何不暫觀考工記一二策也今按考工記曰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又曰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又曰望其轂欲其眼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又曰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又曰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三分其牙圍而漆其二又曰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又曰三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若此類隨其車之大小其諸物比例之差以之增減使其力強而行疾也造舟者何獨不然然造舟之法非利用監之所能北學亦非有賴於北學者也唐船倭船之漂到沿邊者歲以十數琉球呂宋之船亦有時乎漂到其制樣皆奇妙精堅能出沒風濤不致摧陷若於漂到之初則遣利用監郞官與巧匠之精於分數者合同照檢其諸物諸體之長短廣狹銳鈍軒輊皆察之詳密書其尺寸其材料所用及油灰袽艌之法兩翼浮板之制皆問其規式詢其功效自我倣造不差毫髮則於是乎北學矣於是以其比例冒之於大小諸船分之爲九等大船有三等中船有三等小船有三等其長短廣狹銳鈍軒輊比例之差皆比例遞減中上之船於上上之船用三分二比例下上之船於上上之船用三分一比例其餘皆倣此例凡公私所用漕船兵船商賈之船皆於九等之中用其一例若其諸體不中於九等之定度者本司察而執之毁其船罪其人誠不可易之法也若是者何也船限於九等則伐木者度其等而斵材其不中等者不出于山人力以省其利一也改船者取他船之材而易之如合符節其利二也商賈量其貨任其船其算計素定可以遙決其利三也平賦司之徵稅分爲九等其歛至均無龐雜勒定之咎其利四也故曰宮室舟艦不可不限之於九等凡不中等者禁之夫然後法制成也○臣又按上所論者海船之制也其江河所用之船其制不同宜亦分之爲九等大江全用九等小江止用中下六等或止用下等

臣伏念我 國戰船自萬曆壬辰以後每一水營所領諸船小不下二百餘艘兩西則有減焉此陰雨之備也然泊於汊港閣於泥沙全不運用以待有變此非計之得也臣聞天下之物皆不用則速朽戶樞不蠹流水不腐物之理也卒有寇警曳而出之欲以左衝右突出入如飛亦難矣臣謂諸水營兵船之制亦分爲九等與私船同制令可以輸漕可以販糴於是分授沿海諸民使之行商唯九等船各二隻令遞番來繫於水營浦口一年四遞使之休番則猝有警急亦可以召集四近之船以成軍容其或邊警稍緩者雖在千里之外可以召集不患其不及時矣凡船主使船之法算其贏利船主收其什二公船不可如此須廉於私船民乃願也然其所分亦自不少一年所收足以爲修補之費三年所收足以爲新造之費不亦善乎今修船造船之費會減極多而吏緣爲姦民多橫害今若許民行商則既無此費又不速朽兩利俱便莫此若也唯所謂戰船之制樸厚重大不可運用或者李舜臣之遺法本自如此以其樸厚之故倭船之輕薄者觸則必碎歟若然今不可斲而薄之誠如是也宜於水營浦口建一船廠凡戰船皆以本材斲之艤之第幾板第幾片一一標記仍以材具儲于廠中又船匠數十名常隸水軍給其廩料遇有警急卽時裝造亦不患其不及矣又所謂龜船鶴船之類本是別法不可入九等之中其使用亦應不便斯則常泊水營之前令帥臣率其親兵月月習操不令間斷其習操之費取用於九等船收稅之中抑所宜也○臣又按兵船之制皆有板屋不便於行賈臣謂船上諸板皆刻字號書其序次並其釘椽藏于船廠遇有寇警出而釘之其在平時藏之唯謹以時點閱不患其臨急取用也今舟橋司橋板亦皆時藏時設兵船之板奚獨不然

臣又按舟橋司諸船之分遣三南俾作漕船此天下之弊法也船人負勢藉重作奸行惡遂使徵斂無藝谿壑是充

臣久居海上習知此弊臣謂自今漕船許令郡縣之吏自求新好之船冬至前與之相約乃以形止報于典艦司云某地方某船幾隻定爲本縣之漕船請本司題準本司依而許之轉報漕運司各書其板抑所宜也凡十二省公私諸船典艦司皆書于其板頒其掌標以一年船總報于平賦司平賦司以此徵稅其有隱漏爲平賦司所覺者地方官典艦司皆當有罪

甄瓦署提調下大夫一人別提中士二人〇書吏二人皂隸六人造瓦匠八十人

甄瓦署者今之瓦署也○臣謹按燒瓦燒甓之法宜自利用監北學中原頒其法于甄瓦署使之燒進又自本署頒其法于十二省使各建廠燒造以給民用輸其稅于本署以補公用

燔瓷監提調下大夫一人奉事下士二人○書吏二人皁隸四人

燔瓷監者司饔院之分院也分院奉事常在牛川江上別爲一署故今別之○或曰國力方貧何以增官臣謂司饔院減直長二員奉事二員以爲此署有減而無增也○臣又按日後利用監若得造琉璃之法亦當自本監主之不可別設一司

織染局提調中大夫一人主簿中士二人奉事下士二人○書吏八人皂隸十二人

織染局者濟用監也本掌織染近例染而不織然周禮有典絲典枲染人皆各下士二人設官掌織先王之制也況我　邦之所謂織不過紬布而錦繡綾緞羊毛之布尙不知織歲以金銀貿之於燕市既不能備工又不能崇儉徒費重寶非計也臣聞中國之爲繒帛也擇繭有模烹繭有數繅繭有法重環遞傳風以乾之故其絲均平而敦實潔白而堅韌我　國之法衆繭相雜其大小不同烹繭無數其麤細不同繅繭無法其縈亂難理乾之以灶脣其腐爛在初壓之以沙石其纏解屢變人力費而物體龜皆不敎之過也宜自利用監北學中國以其良法頒于本局募工織造以供　內用乃以其法頒于諸路以敎萬民於是錦繡綾緞皆取用於國中而金銀諸山可無悽愴之色斯亦國計之至深者也苟但染采而止則一貢人足矣又何必別立衙門乎○臣又按周禮絲染之官本屬天官今以其職在工造故屬于工曹

典設司提調中大夫一人別提中士二人○書吏二人皁隸四人

臣謹按周禮幕人掌次之職皆屬天官原編屬于兵曹今屬于工曹

掌苑署提調下大夫一人別提中士二人奉事下士二人○書吏四人皂隸六人

臣謹按周禮囿人掌囿游之獸禁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皆屬天官然原典掌苑署本屬工曹故今亦因之○臣謹按自古苑囿非必在　大內國家唯內苑而已近郊柴場草場甚多擇其肥饒者多植珍果奇木分遣郎官

使之監守抑所宜也

司筵署提調中大夫一人主簿上士一人奉事下士二人〇書吏四人皁隸六人

司筵署者長興庫也凡命官之法觀其名知其職然後民聽無惑長興庫旣掌筵席宜名司筵也〇又按周禮司筵本屬春官原編屬於戶曹今以其職與典設司造紙署相近故並屬工曹

臣謹按周禮筵席等級森嚴我 國上下同制不可不正

造紙署提調中大夫一人別提中士二人〇書吏二人皁隸四人

臣謹按我 國紙物自以爲甲於天下而其實不裂而已不可以印書籍不可以爲書本不可以爲畫本宜自利用監北學中國以其法頒于本署又自本署頒于諸路亦所宜也造紙署本屬工曹

圖畫署提調中大夫一人畫史中士二人繪史下士四人畫員二十人

臣謹按原編圖畫署有篆字官二員臣謂篆字非畫師之技並責于寫字官宜矣〇其提調工曹叅判例兼

臣謹按周禮繪畫之事備見于考工記其本冬官所掌可知故今屬于工曹原典屬禮曹

經世遺表卷之六 終

（新文版）

經世遺表卷之七

負累臣　丁鏞　撰

天官修制　東班官階

正一品○相臣曰大匡輔國崇祿大夫○宗親曰敦宗輔國崇祿大夫○勳臣戚臣曰同休輔國崇祿大夫（元勳儀賓國舅同）

臣謹按原制每品各具二資故輔國爲正一品之第二資今擬每品只存一資故輔國爲從一品也

臣謹按大匡之名唯相臣有匡拂之責或當與宗親勳戚差有分別若輔國崇祿之名凡在高位者何所不宜必以顯祿綏祿棼然立名乎豈宗親戚里無輔國之誠崇祿之恩乎宗親有敦宗之誼勳戚有同休之義其在正一品者各戴二字與文武臣差別從一品以下宜同其號不須異也○臣又按從一品者古之孤卿三少之所宅也正一品既以六字侈號從一品宜以四字爲差不必爲正一品然後乃可稱輔國也

正二品正憲大夫○文武官宗親勳戚同

臣謹按宗親曰崇憲承憲儀賓曰奉憲通憲抑何義也豈其字義各有奧旨必不可相通乎且每一級必具二層亦恐煩碎而寡要臣以爲一級只有一稱其或有功或錫之車服或錫之旗樂（鍾磬等）方是古法也古者受命不過九命（見禮經）今若以十有八品每分二級則其級爲三十六層自古以來未有三十六層以爲官階者也古者士有三等（上士中士下士）大夫有三等而上大夫名之曰卿故周禮六官之長皆卿爲之其下有中大夫下大夫而不復有上大夫卿者

上大夫也（如天官卿爲太宰中大夫爲小宰下大夫爲宰夫）其上有三公三孤而三孤之尊於六卿經傳無文由是觀之古者七品而已（三公一等大夫三等士三等）古唯七品而天下治百姓安今必分之爲三十六級將何益矣今擬官階只存九品唯一品二品有正從之級相臣爲正一品貳相及二府判事爲從一品六曹判書爲正二品叅判亞尹爲從二品叅議承旨爲三品於是正一品爲三公從一品爲三少正二品爲上大夫從二品爲中大夫三品爲下大夫三品以下遂無正從之差四品五品爲上士六品七品爲中士八品九品爲下士如是然後上可以考三古之典章下可以正百官之紀綱議一衣章議一車制議一車綏議一食饔皆可以溯古通今不亦善乎○臣又按周禮春官典命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此諸侯）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鄭注謂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伏惟我　國家恪修侯度罔或踰越然蕃國儀文宜與內服不同又未嘗受命於中國若於本國之內議其命數則九命雖有所不敢八命以下恐不必嫌僭也下士一命中士再命上士三命下大夫四命中大夫五命上大夫六命三少七命三公八命則與典命之法大略相近夫然後凡百儀文乃可以議定也

從二品嘉善大夫（宗親儀賓同）○三品通政大夫（宗親儀賓同）○四品通德郎○五品承議郎○六品宣務郎○七品啓功郎○八品承仕郎○九品從仕郎

臣謹按周公制禮最嚴於大夫士之等級此級不明則雖有周公之才必無以爲天下國家矣　國制從三品正四品從四品古稱大夫而及其議禮則曰通政以上乃爲大夫名之旣紊器於何正臣謂四品以下去大夫之號明其爲古之所謂三等之士然後法制乃立禮節可議也

西班官階

一品之職不任以武事唯有東班之階

正二品曰宣德將軍某衛上護軍從二品曰奮武將軍某衛中護軍

臣謹按原制三品以下乃稱將軍然將臣帥臣多係二品之職顧何必冒文資於武職乎今軍職付祿者正二品曰

上護軍從二品曰大護軍皆苟然假借茫無定制臣以爲將軍之號上及二品宜矣○臣又按五衛之罷今已久矣然軍職付祿者宜有職名宜於五衛之中唯存龍驤虎賁又與羽林衛合爲三衛（義興衛忠武衛宜廢之）文臣付龍驤衛武臣付虎賁衛非文非武者付羽林衛假如文臣判書觧職付軍銜則當曰宣德將軍龍驤衛上護軍武臣參判當曰奮武將軍虎賁衛中護軍餘皆倣此（大字未當故改之曰中）

三品曰折衝將軍某衛副護軍

臣謹按將軍之稱宜止於三品其自四品以下毋得同稱亦以明大夫士之級也

四品曰宣略校尉某衛司直○五品曰彰信校尉某衛副司直○六品曰秉節副尉某衛司果○七品曰迪順副尉某衛副司果○八品曰承義僉尉某衛司正○九品曰効力僉尉某衛副司正○文臣付龍驤衛武臣付虎賁衛南行付羽林衛並如上例

臣謹按四品五品同稱校尉同稱司直者明其爲上士也六品七品同稱副尉同稱司果者明其爲中士也八品九品同稱僉尉同稱司正者明其爲下士也

宗親勳戚

王子嫡出曰大君庶出曰君王孫以下通稱曰君

一品二品曰君三品曰都正四品曰副正五品曰副守六品曰令

原典云大君嫡長子初授從一品○世子之諸子大君之嫡長孫王子之嫡長子初授正二品世子之衆孫大君之衆子及嫡曾孫王子之嫡長孫初授從二品其稱君皆同○世子之衆曾孫大君之衆孫王子之衆子及嫡曾孫初授正三品曰都正○今擬大君之衆曾孫王子之衆孫衆曾孫初授四品曰副正○王子以下四代皆庶出則至第四代初付六品曰令○臣謹按原典從三品曰副正正四品曰守從四品曰副守正五品曰令從五品曰副令正六

品曰監令三品以下無正從之別故改定如是○又按初授之品雖在守令及其爲二品也其稱君皆同

勳臣一品二品曰君親功臣及王妃之父稱府院君爲正一品

臣謹按承襲之君雖至正一品不得稱府院君

駙馬一品二品曰尉從二品曰副尉三品曰僉尉

尙公主者初授從一品尙翁主者初授正二品尙郡主者初授從二品尙縣主者初授正三品

臣謹按原典副尉爲正三品僉尉爲從三品而命婦之品則郡主爲正二品縣主爲正三品臣伏念婦人之義從夫爵也婦尊夫卑非禮也今正之

外命婦

內命婦爵品已論於序官之命婦司

王女嫡出曰公主庶出曰翁主王妃之母曰府夫人皆正一品○世子之女嫡出曰郡主爲從二品庶出曰縣主爲正三品○王之乳母曰奉保夫人爲從一品

臣謹按原典郡主爲正二品臣伏念副尉僅陞爲從二品無以更陞而婦爵不可以尊於夫故降之爲從二品然此皆初授之品也及其久也皆得爲一品

宗親大君之妻曰府夫人爲正一品庶子君之妻曰郡夫人爲從一品○二品曰縣夫人三品曰淑夫人四品五品曰淑人六品曰恭人

庶子君雖至正一品其妻猶稱郡夫人

臣謹按原典三品曰愼人四品曰惠人五品曰溫人六品曰順人今擬大夫之稱宗親文武不必相異見上條故三品以下有改焉二品以上旣是封君之妻故得稱府郡縣夫人與朝官妻不同

文武官之妻一品曰貞敬夫人二品曰貞夫人三品曰淑夫人四品五品曰淑人六品七品

曰恭人八品九品曰惠人

臣謹按原典從三品曰淑人四品曰令人五品曰恭人六品曰宜人七品曰安人八品曰端人九品曰孺人今擬上中下三士其實三級而已故其妻封號亦只存三級○臣伏念古者邦君之妻乃稱夫人後世夫人之稱漸以猥屑及至我　邦雜歧加資之類其妻皆授貞夫人淑夫人職牒名器之紊亂極矣甚至傭奴𡢃婢其夫旣爲大夫其妻得爲夫人天下其有是乎今擬一藝雜歧仕者雖至二品得稱將軍不得稱大夫見上篇其妻但稱貞人淑人三品四品之妻通稱淑人不得受夫人之牒抑所宜也一藝雜歧之子若以文武科出身或以學行入於遺逸之薦得爲三品正職茂著功能陞爲大夫則其夫旣爲大夫其妻得爲夫人夫孰曰不可乎臣之所言者職官之制宜分正雜非謂一藝雜歧仕者其身地卑微不得爲大夫不得爲夫人也

外官之品

留守正二品也巡察使節度使統制使守禦使府大尹從二品也

臣謹按兩京留守宜以正卿差遣故陞之爲正二品○臣又按原典外官之品名實不同巡察使節度使名雖二品皆得以三品官居之於是乎爲之法曰階高職卑曰行階卑職高曰守臣謂莫如名實相同今擬巡察使節度使皆以從二品差遣其或以三品差遣者遂於除拜之日新陞其資抑所宜也府尹亦然○臣又按原典水軍節度使爲三品亦恐不必然名之曰節度使與諸牧使郡守同其品秩不足以尊體貌也臣謂凡節度使皆作二品之官抑所宜也○又凡正二品可出而爲從二品之職從二品可出而爲三品之職三品可出而爲四品之職其降二資而爲之者非有罪左遷恐不宜也唯雜歧三品不嫌爲鎭將○凡降而爲之者職銜宜有行字

府大使牧使郡太守防禦使節制使討捕使運餉使按察使安撫使節制副使即監營中軍皆三品也

臣謹按原典牧使府使或爲堂上之窠或爲堂下之窠郡守亦然恐不宜也雄才大器多在南行之臣而官至牧使

亦不得陞爲大夫將何以勸忠乎今擬牧使大使皆作堂上之窠不可已也○臣又按郡有大小其大夫之爲郡守者其職銜曰通政大夫靈光郡太守兼羅州鎭兵馬僉節制使其上士之爲郡守者其職銜曰通德郞靈巖郡守兼羅州鎭兵馬節制都尉

郡守庶尹四品也判官五品也縣令察訪六品也監牧官七品也

四品五品上士也六品七品中士也上士稱兵馬節制都尉中士稱兵馬節制副尉

江防之六十衛有大中小三等海防之八十寨有大中小三等故其級有五品六品七品○內地之四十堡其級皆六品山城之將二十其級七品○廢四郡夾衛之將十二其級八品

五品者視舊之僉使而降者也六品者視舊之萬戶而降者也七品八品者視舊之權管別將而陞者也○臣謹按節制使與節度使其名稱不甚相遠乃今之所謂僉使皆稱節制使不亦濫乎今擬外官三品以上稱節制使四品五品稱節制都尉六品七品稱節制副尉不可因也○萬戶之職又在僉使之下所領皆不過數十戶而猥稱萬戶名實不副凡名實不副者非制也今擬改正其名曰衛將寨將堡將名不可不正也○臣又按原典僉使有二等其從三品者稱僉節制使從四品者稱同僉節制使又其中如滿浦多大之類用邊地履歷作堂上窠萬戶皆從四品其位高於縣令文移禮貌動有罣碍非制也今擬邊將高者不過作五品官文武正官旣升三品不得爲鎭將唯雜歧一藝仕者許以三品爲鎭將其用邊地履歷者不必三品而後乃爲履歷或履之於堂下或履之於堂上其爲邊地則一也何必援卑官以崇之乎○若本資高者當稱本資若三品爲鎭將則當稱折衝將軍四品爲鎭將則當稱宣略校尉○臣又按原典權管別將皆九品職也然外職皆領軍民不可作初仕之窠故皆升之爲七品

職品表	議政府	吏曹	承政院	宗親府	儀賓府	敦寧府	司饔院	司䆃寺	內資寺	內贍寺	司膳監	義盈庫	凌人署	宗簿寺	觀象監	內醫院
三品		叅議一	承旨四			都正一								都正一	都正一	
四品	舍人一	正郎二		典籤一	經歷一		僉正一	僉正一			僉正一			僉正一	副正二	副正二
五品						判官一										
六品	檢詳二	佐郎四		典簿二	都事二	主簿一	主簿一	主簿一	主簿一	主簿一	主簿一	主簿一		主簿一	主簿四 教授四	主簿二
七品							直長一	直長一					別提二	直長一		
八品	司錄二		注書四				奉事二		奉事二	奉事二	奉事二	奉事二	別檢二		奉事六 訓導八	奉事四
九品						叅奉二										

典醫監		僉正二		主簿四		奉事四	
惠民署				主簿二		奉事六	
命婦司		尙宮二	尙寢二	典衣四	典膳四	典藥八	典燈八
內需司		典需一		典會一		典貨四	
內侍府	尙膳四	尙帑四	典帑四	尙燭八	典燭八	尙閤十六	典閤十六
掖庭署				司謁八		司案二十	
戶曹	叅議一	正郞二		佐郞四			
漢城府	右尹一	庶尹一	判官一	主簿二			
六部				令六			敎官十二
六學				敎授六		訓導六	敎官六
典粢署				主簿一		奉事二	
典牲署				主簿一		奉事二	
司畜署				主簿一		奉事二	
平市署			判官一	主簿二			
司祿倉		副正一		主簿一		奉事二	
司籩倉		副正一		主簿一		奉事二	
司餉倉				主簿二			

職貢司		副正一		主簿二			
常平司				主簿二			
平賦司		僉正一	判官一	主簿二			
版籍司			判官一	主簿二			
經田司		副正一	判官一	主事四			
漕運司		僉正一	判官一	監察二			
司圃署					別提二		
司礦署			判官一	主簿二			
六保署					別提二	奉事二	
算學署				教授二		訓導四	
禮曹	叅議一	正郎二		佐郎四			
太常寺	都正一	僉正二		主簿一	直長一	供奉四	
通禮院	都正二	相禮二		贊儀二	引儀四	引儀四	引儀六
典壝司				令二			叅奉二
典廟司				令二	員外十二		叅奉二
守陵司		僉正一		令每陵二人			叅奉二
齊禮監		僉正一	判官一	主事二			

司諫院	大司諫一	獻納二		正言二		
弘文館	副提學二	校理二	副校理二	修撰二	副修撰二 檢書官四	正字二	副正字四
侍講院	輔德二	弼善二		司書二		說書二	
太史院	修撰官二	編修官二		記注書二		記事官二	
校書監		校理二				正字四	副正字八
國子監	大司成一 祭酒一	司藝二 司業一		典籍四 導善二		正字四	副正字八 司誨二
掌樂院	都正一	僉正一	判官一	協律二		教官二	
承文監		校理一	副校理一 製述官二	校檢二		正字四	副正字八 學官二
貢擧院		副正一		主事二			
尙衣院	都正一	僉正一		主簿一	直長一		叅奉二
尙瑞院	都正一			主簿一	直長一	奉事二	
養老司				主簿二			
養賢庫				主簿一		別檢二	
哀榮署				主簿二			
兵曹	叅議一	正郎二		佐郎四			
中樞府		經歷四		都事八			
司勳府		經歷一		都事一			

武舉院	都正二	副正四		主事八	兵學敎官二	叅軍八	權奉三十二
太馭寺	都正一	僉正一	判官一	主簿二			
乘輿司	內乘一	副內乘一		副內乘二			
牧圉司		僉正一	判官一		監牧官三十		
翊衛司	翊衛一	司禦二		衛率二	副率二	侍直二	洗馬四
左掖司		執戟郎四		執楯郎四		陛楯郎四	
右掖司	宮正二		金吾郎二				
中衛司	常侍四	驍騎郎四		驍騎郎六			
宣敎局	宣敎四	宣徽四	文兼二	宣旨八		宣傳八	宣令官三十六
儀仗局			鹵簿郎四		執扇郎八	執殳郎八	繖蓋郎四
守禦局	護軍四			司門六 司城六		司門十八 司城十八	
龍驤衛	副護軍十	司直	副司直	司果	副司果八	司正	副司正三十四
虎賁衛	副護軍十	司直	副司直	司果	副司果八	司正	副司正三十四
羽林衛	副護軍十	司直	副司直	司果	副司果八	司正	副司正三十四
都統營	別將二 千摠四	把摠六		從事官四		哨官三十六	旗牌官十六
左禦營	別將一 千摠三	把摠六		從事官三		哨官二十七	旗牌官十二
右禦營	別將一 千摠三	把摠六		從事官三		哨官二十七	旗牌官十二

管城衛	副使一	把摠三				哨官五	旗牌官三
刑曹	叅議一	正郎二		佐郎四			
義禁府		經歷二		都事四		副都事四	
司憲府		掌憲二		持平二			
監察院		御史四		御史八			
禁制司	都正一	按察一		副按察二			
掌理署				主簿二			叅奉二
討捕營					從事官二		從事官四
巡警司				司瘧郎六		巡綽郎六十	
路皷院			判官二			奉事二	
禮賓寺	都正一			主事二			叅奉二
行人司		書狀一		主簿二			
綏遠司	都正一			主事二			
司譯院		副正一	判官二	教授四		奉事四 訓導十	
掌胥院	都正一	僉正一		按察二			
掌隷院		司議一		司評二			
量衡司	都正一	僉正一	判官一	主事二			

券契司				主簿二			
津關司					司關三	司渡四	
職金署				主簿二			
掌域署			判官一	主簿二			
律學署				教授二		訓導二	檢律二
工曹	參議一	正郎二		佐郎四			
山虞寺		僉正一		主簿二		參軍四	
林衡寺				主簿二		參軍八	
澤虞寺		僉正一	判官一	主簿二			
川衡寺				主簿二		濬川郎四	
膳工監		副正一		主簿一	直長一		監役二
利用監		僉正二			別提二		學官四
司兵寺		僉正二		主簿二			
修城司				主簿六		奉事六	
典圜署				主簿二		奉事二	
典堵司		僉正一		主簿二			
典軌司		僉正一		主簿二			

典艦司	甄瓦署	燔瓷監	織染局	典設司	掌苑署	司筵署	造紙署	圖畫署
僉正一								
主簿二			主簿二			主簿一		畫史二
	別提二			別提二	別提二		別提二	
		奉事二	奉事二		奉事二	奉事二		繪史四

已上正官三十之數上士一百二十八員中士二百六十四員下士三百員諸陵諸廟之官一百二十二員共八百十四員而守令邊將察訪監牧官之等不在其中一藝雜岐之官亦不在計中

大夫員額摠數

凡承文貢舉提調及例兼提調及鄉大夫三衛軍職不在計

上大夫正官二十六　武職四

提調三十四

中大夫正官二十六　武職八

提調三十八
下大夫正官四十四　武職二十六
提調十二

經世遺表卷之七終

經世遺表卷之八

負累臣丁鏞撰

天官修制　三班官制

文臣之初入仕其窠二十有六選而陞之者十有二窠散而陞之者二十有四窠

校書監正字四人副正字八人國子監承文監亦皆如此通共三十六員爲文科三十六人初付祿之窠（見序官）既分館三館各取其上等四人先付副正字既三日陞爲正字中下等八人乃付副正字○弘文館正字二人副正字四人注書四人司錄二人通共十二窠也每至式年新科將出本館都堂合坐選弘文錄取十二人先以四人付弘文館副正字既三日陞之爲正字司錄又以四人付弘文館副正字既三日陞之爲注書又以四人付弘文館副正字則十二人乃皆遷也自此以後十二人於十二窠通融互差若有春坊則說書又二窠也○司錄本政府郞官而近例不以爲淸望殊無義也今宜改之爲淸選與舍人檢詳平爲一類得與論坐

其散而陞之者六學司訓六人太常供奉四人養賢別檢二人共十二窠也慶安栗峰金井黃山金泉省峴自如濟原獒樹景陽麒麟保安十二道察訪又十二窠也其未入弘文錄者散而陞之以補此二十四窠○弘文錄以十二人爲限者古例弘文錄極不過六七八人近日選法太廣弘文錄或至三十餘人名器日褻朝象日潰不可以無限節也○弘文錄十二人未必無遺珠者每式年弘文錄選取之日通執數十年來科目出身已陞爲中士上士者嚴選六人名之曰遺賢錄（此所謂晩紅）修撰校理隨品注擬與新錄之十二人合而名之曰十八學士庶乎其無滯矣庶流寒族自入仕以來砥礪名行爲一世所推重者亦與是錄臣謹按三館新進必待三年而後乃許其陞遷何也科擧

爲業矻矻文墨之間者一朝歷試諸職不能無債誤三年居館優游暇豫以學官方知所以任職居官而後歷試諸職又居三年乃陞中士自此以後其陞遷遲速視其功能不必有年限也○又按晩錄之必擧六人何也三館新進之方陞也其漏於弘錄者若遂斷其平生永無淸選之望則其沮喪抑鬱當復何如必開此一路使漏於弘錄者亦有餘望然後始可以平物情矣

武臣之初入仕其窠三十有六選而陞之者十有二窠散而陞之者二十有四窠

原典有所謂武兼宣傳官五十員叅上三十八叅下十二今改之曰宣令官減之爲三十六員爲武科三十六人初付祿之窠見序官 文臣分於三監而武臣合於一廳者武科之目彼此相同無可以三分也○近例武科新及第名家子必差西北道權管謂之赴防一經此職然後始許通仕亦美法也今以廢四郡左右十二衛皆作八品之窠每式年春政以新差宣令官十二人差遣從榜目次第厥明年六月又以十二人差遣厥明年六月又以十二人差遣此所謂及瓜而代則三十六人各成一周年而新榜又出矣十二衛者別害本僉使廟坡本萬戶神方本萬戶江口魚面本萬戶自作即自作仇非皆玄菟省漲水之沿也此六堡皆屬於葛坡鎭平南本萬戶神光本僉使立石今復設馬海本名壓壓海從浦本萬戶楸坡本萬戶皆湏西省浽水之沿也此六堡皆屬於滿浦鎭 然則宣令官仕於京者恆不過二十四人

臣謹按武科新進之必以此十二衛爲出戍之窠者江邊六十衛爲三營門將官出戍之窠見鎭堡之制 此則其夾衛也且今廢四郡之荒棄爲我　邦之隱憂深慮使新進之人先見此地使其智慮有所滋長抑所宜也若廢四郡復設則此十二衛卽當移設於淥水之沿其爲十二窠無加減矣淥水之沿東自葛坡西至滿浦其間七百餘里今也曠無一堡廢四郡雖復擇其要害處以置戍堡其數少不下十二也江流北迤如彎弓之勢

宣傳官八人陞楯郎四人卽今之都摠都事 共十二窠也每至式年新科將出三軍門大將與政府樞府六曹大夫合坐選宣傳錄取十二人先以八人付宣傳官旣三日其四人徙之爲陞楯郎又以四人陞補宣傳官則十二人乃皆遷也自此以後十二人於十二窠通融互差

其散而陞之者執殳郎八人卽今之部將 司渡丞四人共十二窠也沁洲之六堡六寨不可曰邊將並降之爲下士之窠

以作新進陞遷之階又十二窠也其未入宣傳錄者散而陞之以補此二十四窠○四渡者三田渡漢江渡露梁渡楊花渡也(臣鏞曾經露梁渡別將)六堡者月串堡草芝堡(本兵僉使)濟物堡寅火堡龍津堡德津堡也(本兵馬萬戶)六寨者長峰寨(本水軍萬戶)注文寨德浦寨井浦寨(今復設)德積寨花梁寨也(本水軍僉使)六堡六寨之將可以當文臣之十二道察訪○宣傳錄未必無遺珠者每式年宣傳錄選取之日通執數十年來科目出身已陞爲中士上士者嚴選六人名之曰遺材錄(亦可稱晚靑)宣徽宣旨隨品注擬與新錄之十二人合而名之曰十八武士庶乎其無滯矣庶流寒族自入仕以來砥礪名行爲一世所推重者亦與是錄

南行之初入仕其窠三十有六其陞而遷之者亦三十有六窠

南行初入仕分爲三等洗馬四人司誨二人童蒙敎官六人共十二人爲一等六部敎官十二人爲二等敦寧叅奉二人繕工監役二人典廟叅奉二人典壝叅奉二人守陵叅奉二人尙衣叅奉二人共十二人爲三等○一等之選以待山林遺逸之士經明行修之人二等之選以待科目游藝之士治理才諝之人三等之選以待宗戚勳賢之家席寵承蔭之人○每式年文武科放榜之後政府樞府六曹三司之臣會于都堂令叅坐諸人各薦九人(三等之選各三人)斯則治選之目也(制詳春官治選條與此條不同)於是政府樞府六曹大夫聚衆薦而合選之共取三十六人(三等之選各十二人)奏之乃下于吏曹以補三十六窠○若時無桂坊則司誨加差四人以當洗馬四人之額○臣謹按科擧取人非古聖王之法然旣設科取人若將進用乃旋棄之而南行入仕者一年再政少不下二三十人通計三年必不下七八十人文科則取三十餘人南行則取七十餘人其不均甚矣諸陵叅奉有增無減　國祚靈長將至百千非制也今文武科每式年各取三十六人(凡增廣別試庭試謁聖節製之類並宜停罷)南行亦當取三十六人以成三班使選擧兼行(文武科選也南行擧也)藝德雙取庶乎其用人有法度也○臣又按山林遺逸之士經明行修之人但當選之如是進之如是使其人得陳力就列奏其功績厥績茂盛者進而爲臺諫進而爲政官以至於卿相可矣今也不然通執一國而選取一二人入選之日名之曰儒賢目之曰山林待之以賓師之禮責之以聖賢之業其人雖有進身之心顧安得出仕哉始也局縮引入有若罪累之人終也逋慢偃蹇又以賓師自處譏笑四至瘡疣百出畢竟保其令名者少此名雖進賢其實塞賢路也

今宜以三等之選作爲年例無遽名之曰儒賢則庶乎遺逸之士亦有進身之路矣

其陞遷之窠則典粢奉事典牲奉事司畜奉事掌苑奉事各二人凌人別檢二人掌樂敎官二人共十二窠以待一等之選其有桂坊則侍直又二窠也○司饔奉事內資奉事內贍奉事司膳奉事(卽司宰奉事)司祿奉事(卽廣興奉事)司饒奉事(卽軍資奉事)各二人共十二窠也尙瑞奉事燔瓷奉事(本屬司饔院)典圜奉事司筵奉事(卽長興奉事)各二人禁府都事四人又十二窠也(已上皆八品)此二十四窠以待二等三等之選互相通融不必拘也○每式年新薦既出去式年新進三十六人並陞之八品以補此三十六窠○臣謹按三年而遞似若太遲然三載考績堯舜之成法也未及三年無功無績顧何必驟遷驟陞哉其有功能特異者大臣當特奏而陞之人主當特擢而用之不在此限

庶流之南行初入仕十有二窠其陞而遷之者亦十有二窠

引儀六人吏文學官二人禮賓叅奉掌理叅奉(卽典獄叅奉)各二人共十二窠也○其陞遷之窠則引儀四人義盈奉事織染奉事(卽濟用奉事)六保奉事鼓院奉事各二人共十二人也○其薦用之法亦每式年南行三十六人薦擧之日亦薦庶流十二人以付初仕既三年陞而遷之並如上法○臣謹按文武科止於三十六人南行則於三十六人之外別置庶流十二窠者文武科其選擧公平則庶流之與於其選者宜與貴族無別若南行之選苟不別置其窠必難得與玆所以增廣之也中人仕者既有三醫司譯官觀象監律學算學寫官畫員其入仕之路未嘗不廣九品八品不必別置其窠及其陞爲中士之日選其有功能者每式年取十有二人以通東班正職(見下法)則其所取與庶流均也

武臣亦有南行其初仕之窠三十有六其陞遷之窠亦三十有六

每式年武科取二百人其三十六人爲及第出身其一百六十四人爲進武與文科之進士爲對(見科制)乃此進武之中其地處淸顯材路可稱者薦爲禁軍之頭領(見下法)以通仕路其地處寒微而材略可用者選之爲南行以通仕路斯可以無滯也○武擧院權知奉事(本訓鍊奉事)三十二人纖蓋郎四人(今忠義之屬於部將者)共三十六窠也今之所謂忠義衛猥陋莫甚其薦用之法亟宜革罷每武科榜出之後於進武一百六十四人之中查其爲功臣子孫者叓試其武藝

選取四人以補繖蓋郞斯足矣○其陞遷之窠則司門副尉十八人(今之守門將)城門副尉十八人(並屬守禦局)亦三十六窠也每式年新榜既出以去式年新進三十六人陞爲八品以補此三十六窠○臣謹按取人之路不可不廣爵人之法不可不嚴(爵者高官也)今進武之爲南行者積仕既久功能特著則得出而爲邊將其不能然者或仕滿而罷不復爲中士上士其或出入內外聲績蔚然者相臣將臣薦而拔之以授西班正職與武科出身者不異焉則爵人可謂嚴矣○其習讀官三十二人亦以進武選而爲之三年而遞不復遷轉其或著能者不在此限

其材略可稱者別取十有二人爲禁軍之領以通仕路其遷而陞之者亦十有二窠

進武之中其門地清顯或材略稍長不肯爲武舉院奉事者宜入此選又或習於兵法而元不肯屈心抑志以科目出身者雖白徒宜入此選○龍驤衛虎賁衛羽林衛其副司正各二十四人今擬三衛各取四窠共十二窠以待此選之人○武舉叅軍八人(郞訓鍊叅軍)山虞叅軍四人(郞四山叅軍)共十二窠以待其陞遷○每式年新榜既出以去式年新進十二人陞爲八品以補此十二窠○又仕至三年陞之爲中士又一年出而爲邊將其聲績蔚然者相臣將臣薦而拔之陞之爲上士其不能然者至於邊將而止○臣謹按原典訓鍊判官八員主簿十八員叅軍二員今皆減之唯存主事八員叅軍八員此武舉叅軍之所以爲八員也○臣又按文南則別加庶流之窠十二武南則別加顯族之窠十二雖其所取不同亦所以叅互比對燦然成文也

其或身故其或遭喪其或罪罷者以前科之落仕人塡差及至式年雖未仕滿猶遷轉

立法之初前科之落仕人不患不得法行既久亦恐難得文武科九品八品之職員額本多宜有闕勿補以待式年南行則八品九品皆諸司要員不可如此若九品有闕則吏曹不待都堂之薦自以其意選士而補之(三等本目不可亂)若八品有闕則以九品之首仕者陞補之又選士以補九品之闕若有前科之落仕者不得新選令落仕者復職(遭喪及以輕罪罷者復職其罪重不可叙者不復)○凡中年別選者計其除拜之月日或屬之舊選或屬之新選凡式年文武科放榜宜在春分日自子年春分至卯年春分其間三朞也三朞折其半則丑年之秋分日乃三朞之半也凡別選除拜者在丑年秋

分之前則屬之子年之選至卯年陞遷在丑年秋分之後則屬之卯年之選至午年乃遷不可饒也若是者卯年新選之時但取三十五人與別選一人合之爲三十六人庶流南行十二人之選亦倣此

臣謹按南行徑出之闕其必崎嶇爲別選之法如是者三年大比乃二帝三王制治之大經大法苟使隨出隨補各計其仕叅差各陞則三年大比之法於是乎紊亂矣文武科三十六人南行三十六人必於大比之年一時選擧然後法制乃成今此條例萬不可變通者也

其以一藝仕者每至式年選取十二人付之政曹令爲東班正職

內醫院薦十二人觀象監司譯院各薦六人典醫監惠民署各薦三人寫字官圖書署各薦三人通共三十六人也各其本司以勤仕著績抱才之人會議可否薦于政府政府二曹合坐試才各取三分之一爲十二人下于政曹○此十二人其在本司已經九品八品及入此選乃陞爲中士爲東班正職及其仕滿或爲察訪或爲縣令○觀象監二人司譯院二人若爲利用監學官（學官本四員）北學燕京厥有實績則直以其績報于政曹不待試才直入十二人之額○律學算學獨不與此選何也律學本以舊例出爲十二省檢律算學亦以舊例坐領郡縣之解由且其所業皆局於小數無所短長無可以拔其尤也

掖庭署司案仕滿陞爲司謁其有勞績者出而爲邊將

已上論下士陞遷之制

文臣中士八十四員其峻望四十二其常秩四十二

檢詳二員吏曹佐郞四員持平正言各二員修撰四員記注官二員司書二員六學敎授六員監察副御史八員禁制司按察掌胥院按察各二員賓擧院主事齊禮監主事經田司主事各二員共四十二員以弘文錄曾經者爲之○五曹佐郞二十員典籍四員宗廟令二員太常主簿二員承文校檢二員協律郞二員掌隸院司評二員漕運司監察二員禮賓寺主事綏遠司主事量衡司主事各二員共四十二員雖未經弘錄亦通融差除○臣謹按條例雖

如此政府吏曹三司春坊史局之外雖未經弘錄其材器峻整者可以特差又常秩四十二員亦可以弘錄者通差

武臣中士八十四員其峻望四十二其常秩四十二

宣旨官八員(叅上宣傳官)執楯郎四員(卽都摠都事)驍騎郎六員(叅上別軍職)副內乘二員(卽叅上內乘)中樞都事八員(今之備邊郎)禁府都事四員(舊例武都事不過一二人)太駁寺主簿二員武擧院主事四員經田司主事二員社稷令二員共四十二員以宣傳錄曾經者爲之○武擧院主事四員(卽訓鍊主簿)執扇郎八員(卽叅上部將)司門校尉六員(叅上守門將)司城校尉六員(卽城門護軍)司兵主簿二員(卽軍器主簿)司餉主簿二員(卽別營郎廳)典圜主簿典軌主簿典艦主簿林衡主簿川衡主簿典設別提甄瓦別提各二員(司關丞三員不在數計)共四十二員雖未經宣錄亦通融差除○臣謹按條例雖如此驍騎郎本是八壯士之舊職苟有勇略雖未經宣薦可以爲之其常秩四十二窠亦多以宣錄者差除不可拘也臣又按舊例戶刑工三曹佐郎爲南行之窠而文臣武臣各攙一窠今擬六曹郎官皆以屬司之考功爲職故並作文臣之窠然武臣南行之中亦或有地望清峻風裁嚴整者可以特差如今六曹大夫之時或差除者不必拘也

南行中士八十四員其峻望四十二其常秩四十二

典簿二員衛率副衛率各二員導善二員儀賓都事二員忠勳都事一員六部令六員敦寧府典粢署典牲署司畜署司祿倉主簿各一員漢城府宗簿寺司饔院尚瑞院職貢司(宣惠廳)常平司(常賑廳)平賦司(均役廳)版籍司(分出於戶曹)典堵司繕工監主簿各二員共四十二員以地望之清峻者爲之○贊儀二員內資寺內贍寺司膳監司饒倉司筵署義盈庫主簿各一員尚衣院司稾寺平市署券契司礦署職金署山虞寺澤虞寺織染局(濟用監)掌域署哀榮署主簿各二員利用監司圃署掌苑署凌人署(卽氷庫)造紙署六保署(活人署)別提各二員共四十二員三等之選通融差除○臣謹按條例雖如此南行與文武科不同望族多而寒族少八十四員皆可以居望族不必拘也○臣又按職貢司常平司平賦司經田司諸職必曾經守令者乃可居之○臣又按宗簿寺尚瑞院尚衣院司饔院司稾寺繕工監其所謂主簿二員其一員皆直長也然則直長共六員也六司別提共十二員合而計之則七品之官十八員也每至

式年八品官三十六人直陞爲六品官而或其中有追入別選仕未滿六朞者陞付直長宗簿司饔尙瑞繕工等待仕滿六朞遂以本職改稱主簿自吏曹下批又仕一朞乃出爲縣令又文功武功以軍職陞品者每年有數人詳見下宜付直長尙衣司藁本不拘地望又一藝仕者十二人移之爲吏批末仕者宜付別提直長尙衣司藁別提不拘地望及十二○此十八窠自政曹推移闊狹以處三歧之人

庶流陞品之窠十二員以處其十二人

檢書官四員引儀四員掌理主簿二員郎典獄主簿兵學敎官二員能麼兒郞廳共十二員也○每至式年弘文館太史院合坐取庶流下士十二人選其有文學者四人奏之爲檢書官二人屬玉堂二人屬史院○檢書官四人仕至三年出而爲縣令其餘八人不過爲察訪監牧官

文功武功者無定額其在下士時但付軍職本事竣役則雖未滿六朞直陞爲吏批末仕

文功者十三經注疏二十三代史出財開刋或出財購百種書籍之有補於世道者也武功者諸郡縣三里之內五十結良田出財買之爲軍田或郡縣之城及諸嶺隘要害之處出財築城以爲關防者也○凡計功之法出錢九千兩以上爲上等終爲縣令六千兩以上爲中等終爲察訪三千兩以上爲下等終爲邊將○臣謹按文功武功之法事體雖若未安古者力田亦得薦授官職況文功武功乎今科擧之制依倣中國必使全經全史布列民間有如菽粟然後士子乃可以應擧顧　國力貧乏無以爲是必也使十二省求富人之欲以財發身者使之立功然後乃可以刋書印書布于民間又今軍制欲使諸郡諸縣各養兵一二哨必得負郭之田五十餘結然後可授一哨之卒斯亦　國力之所不能辦必使富人立功乃可濟也築城授官亦有近例斯皆有國之要務也豈可拘乎且凡富人之以功得官者其居官廉白撫綏百姓多勝於文武正士臣見多矣

凡陞爲中士者仕滿一朞出爲外職唯庶流一藝仕至三朞乃出外職未經詞訟亦所不拘

中士與下士不同不拘何官任職一朞可移他官可出爲縣令察訪牧官邊將唯庶流一藝窠有定數須有可代之人乃可遷轉不然則須至式年乃可遷也若欲遷之者政曹先定可代之人乃遷乃代其代入者卽復職也○原典

南行必經詞訟六朔然後乃爲縣令文武則不拘詞訟斯亦不均之法也豈文武之臣皆能生知南行之臣無不困知乎今擬三班之人皆不拘詞訟

諸陵諸園諸殿諸廟之官共一百二十二人不拘上士中士不拘文武南行並以落仕閒居者爲之

三十五陵其官每陵二人則七十員也四園四墓每各二人則十六員也北道六陵每各二人則十二員也濬源殿慶基殿肇慶廟長寧殿永禧殿景慕宮每殿二人則十二員也箕子廟新羅廟弁辰廟首露王句麗廟百濟廟高麗廟每廟二人則十二員也此一百二十二人太半作初仕之窠則倖門日開官方日淆不可不及今矯救乃可以成法制也○北道及全州陵廟之官並以本道人爲之四墓之官以進武之爲南行者陞而爲之三年而遞不復遷轉○諸陵令七十員諸園官八員永禧殿長寧殿景慕宮令共六員總之爲八十四員其二十八員以文臣爲之二十八員以南行爲之二十八員以武臣爲之並以落仕閒居者差之三年而遞不復遷轉也

已上論中士陞遷之法

文臣上士六十四員其峻望三十二其常秩三十二

舍人一員吏曹正郎兵曹正郎各二員掌憲二員卽執義掌令獻納二員校理四員弼善二員編修官二員監察御史四員禁制司按察一員書狀官一員經田司貢擧院副正各一員太常僉正二員齊禮監掌樂院掌胥院僉正各一員文兼宣徽官二員共三十二員以弘錄會經者爲之○戶禮工刑四曹正郎共八員校書校理國子司藝承文校理各二員相禮二員司祿倉司饒倉副正各一員宗簿寺守陵司平賦司漕運司量衡寺典堵司典軌司典艦司僉正各一員掌隷院司議一員漕運司判官一員金吾郎二員製述官二員共三十二員亦皆以材器峻整者爲之○臣謹按條例雖如此政府吏曹三司春坊史局之外雖未經弘錄者苟其材器超越可以居之況平賦漕運量衡之等皆宰相之器所宜宅也弘文學士庸得不居之乎斯皆不必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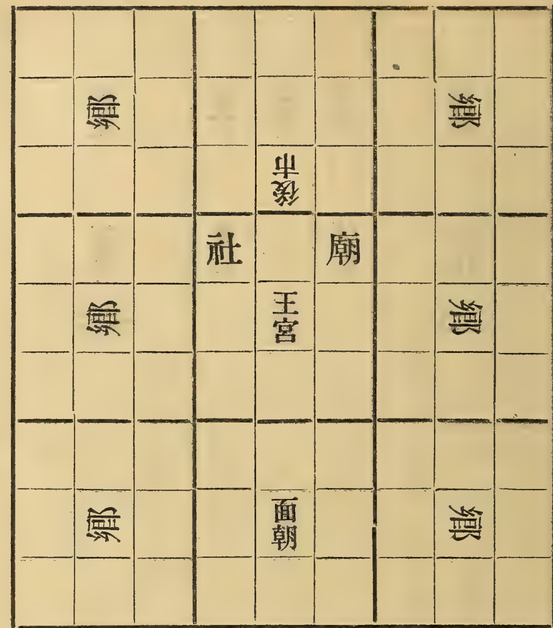
武臣上士三十二員唯峻望居之

宣徽官四員（堂下宣傳官）執戟郞四員（都摠經歷）驍騎郞四員（堂下別軍職）中樞經歷四員（今之備邊郞）司勳經歷一員武擧副正四員（訓鍊判事副正）太馭僉正一員判官一員（司僕之官）內乘一員牧圉僉正一員判官一員司兵僉正二員（軍器僉正）鹵簿郞四員（今之部將）共三十二員也○臣謹按牧圉司司兵寺鹵簿郞諸官不必爲峻望可以通差

南行上士三十二員唯峻望居之

典籤一員司業一員司禦二員儀賓經歷一員禁府經歷二員漢城庶尹一員繕工副正一員職貢副正一員（宣惠郞廳）尚衣院司饔院司稟寺司膳監山虞寺澤虞寺僉正各一員利用僉正二員敦寧府漢城府掌樂院平賦司（均役廳）經田司版籍司量衡司平市署齊禮監司礦署澤虞寺掌域署判官各一員皷院判官二員共三十二員也○臣謹按下士中士之數三班皆均而上士之數文臣倍之者　國制崇用文臣故凡在高位者多文臣也然人各異材官各異器苟其材器相稱文臣可以爲武職武臣可以爲文職南行可以爲文武之職庶流雜歧可以爲正士之職不可拘也下則太宰之臣可以破格而甄用上則聖明之君可以越法而超擢唯其制法之初無所限域散漫不整則不可以爲經遠之大典此其所以彼此比對參互結束使不得游移增減也若其有行之不便者小小修潤在所不免唯其大綱庶乎其不遠矣

匠人營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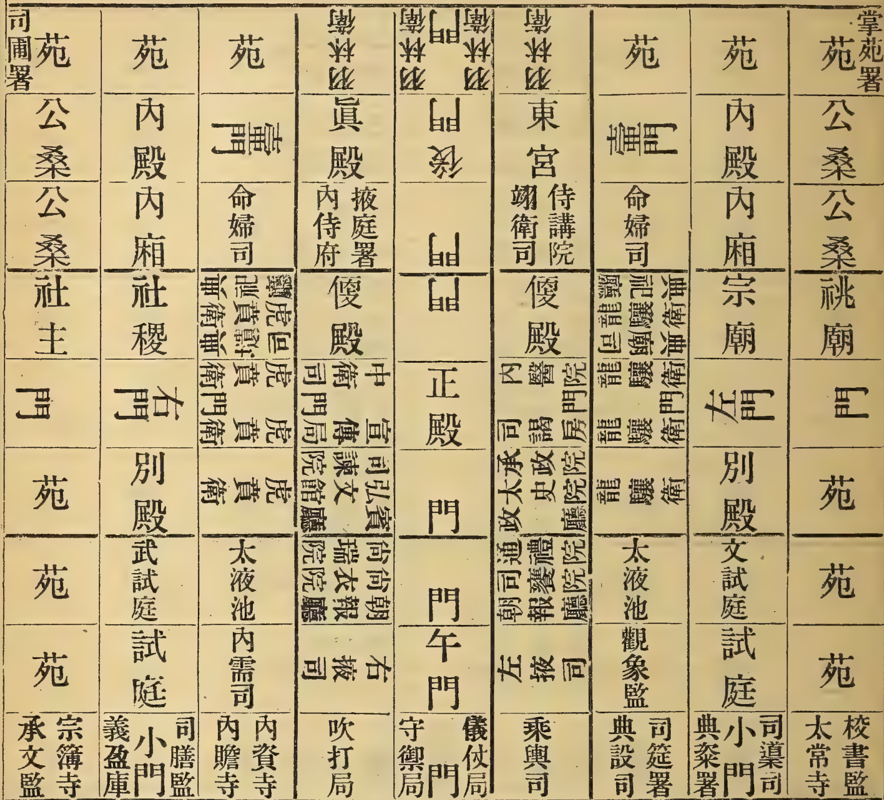


王城方九里則其九區各方三里其一區之內九小區各方一里一里者三百步也面朝者百官之公署也後市者百貨之居肆也左右六鄉兩兩相對鄉者嚮也



王宮方三里則其九區各方一里三百步其一區之內九小區各方百步也法殿在中古之明堂九宮卽此制也四門相直以達四方若重門悉開則入城者可瞻王座此古法也

王宮詳圖


掌苑署
苑
公桑
公桑
祧廟
門
苑
苑
苑
校書監
太常寺
苑
內殿
內廂
宗廟
左門
別殿
文試庭
試庭
司簟司
小門
典粢署
苑
壼門
命婦司
太液池
觀象監
司筵署
典設司
羽林衛
東宮
侍講院
翊衛司
便殿
乘輿司
後門
門
門
正殿
門
門
午門
儀仗局
門
守禦局
羽林衛
眞殿
掖庭署
內侍府
便殿
右掖司
吹打局
苑
壼門
命婦司
太液池
內需司
內資寺
內贍寺
苑
內殿
內廂
社稷
右門
別殿
武試庭
試庭
司膳監
小門
義盈庫
苑
司圃署
公桑
公桑
社主
門
苑
苑
苑
宗簿寺
承文監

面朝詳圖

丙	乙	丙 王	待漏院 議政府	鍾閣	鼓樓	路皷院 宗親府	丙 王	乙	丙
己	戊	丁 王	中樞府 敦寧府	○○	○○	儀賓府 司勳府	丁 王	戊	己
壬	辛	庚 王	吏曹 戶曹 籌算署	○○	○○	兵曹 刑曹 律署	庚 王	辛	壬
丙	乙	丙 王	禮曹 譯院 漢城府 義禁府	○○○	○○○	工曹 畫署 司憲府 掌理署	丙 王	乙	丙
己	戊	丁 王	太僕寺 守陵司 齊禮監	○○○	○○○	監察院 平市署 禁制司	丁 王	戊	己
壬	辛	庚 王	版籍司 經田司 漕運司	○○○	○○○	量衡司 券契司 掌胥院	庚 王	辛	壬
丙	乙	丙 王	行人司 哀榮署 巡警司	○○○	○○○	掌隷院 綏遠司 巡警司	丙 王	乙	丙
己	戊	丁 王	城火司 都統營	○	○	司賓寺 安賓館	丁 王	戊	己
壬 討捕營	辛	庚 王	職貢司	南門		平賦司	庚 王	辛	壬 討捕營

面朝 圈者公署所宅也 公署之名書於後

乙六區 五十四戶

丙十二區 一百九十二戶

丁六區 一百五十戶

戊六區 二百十六戶

左各司廣 三十五步

中經涂廣 三十步

右各司廣 三十五步

己六區 二百九十四戶

庚六區 三百八十四戶

辛六區 四百八十六戶

壬六區 五百六十戶 署減四十戶

又十八區 一千八百戶○在左右公署之後

後市詳圖

丙	乙	丙 壬	繕工監 山虞寺 林衡寺	○○○		○○○	利用監 典堵司 典軌司	丙 壬	乙	丙
己	戊	丁 壬	澤虞寺 川衡寺 掌城署	○○○		○○○	典艦司 典圜署 織染局	丁 壬	戊	己
壬	辛	庚 壬	司礦寺 綾緞廛	○○		○○	職金署 錦繡廛	庚 壬	辛	壬
丙	乙	丙 壬	綿布廛 苧布廛	○○		○○	紬帛廛 麻布廛	丙 壬	乙	丙
己	戊	丁 壬	華幣廛 冊鋪 藥鋪	○○○		○○○	紙貨廛 冊鋪 藥鋪	丁 壬	戊	己
壬	辛	庚 壬	粟米廛 乾魚廛 生魚廛	○○○		○○○	粟米廛 乾魚廛 生魚廛	庚 壬	辛	壬
丙	乙	丙 壬	菜果廛 東床廛 馬上廛	○○○		○○○	菜果廛 東床廛 馬上廛	丙 壬	乙	丙
己	戊	丁 壬	材木廛 鍮器廛 鐵器廛	○○○		○○○	材木廛 鍮器廛 鐵器廛	丁 壬	戊	己
壬	辛	庚 壬	木器廛 竹器廛 陶器廛	○○○	北門	○○○	木器廛 竹器廛 陶器廛	庚 壬	辛	壬

後市 圈者公署所宅也公署之名書於後

乙六區 五十四戶

丙十二區 一百九十二戶

丁六區 一百五十戶

戊六區 二百十六戶

右各司廣 三十五步

中經涂廣 三十步

左各司廣 三十五步

己六區 二百九十四戶

庚六區 三百八十四戶

辛六區 四百八十六戶

壬六區 六百戶

又十六區 一千八百戶○在左右公署之後

東上部圖

丙	乙	丙	丙	乙	丙	丙	乙	太學
丁	戊	己	丁	戊	己	丁	戊	四署
庚	辛	壬	庚	辛	壬	庚	辛	壬
丙	乙	丙	丙	乙	丙	丙	乙	丙
丁	戊	己	丁	鄉學部署	己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庚	辛	壬	庚	辛	壬
丙	乙	丙	丙	乙	丙	丙	乙	丙
丁	戊	己	丁	戊	己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庚	辛	壬	庚	辛	壬

四署者 國子監 掌樂院 養老司 養賢庫

壬九區 九百戶
辛九區 七百二十九戶
庚九區 五百七十六戶
己八區 三百九十二戶
戊八區 二百八十八戶
丁九區 二百二十五戶
又八區 百二十八戶
丙九區 百四十四戶
乙九區 八十一戶

東上部

西上部圖

武場	乙	丙	丙	乙	丙	丙	乙	丙
四署	戊	丁	己	戊	丁	己	戊	丁
壬	辛	庚	壬	辛	庚	壬	辛	庚
丙	乙	丙	丙	乙	丙	丙	乙	丙
己	戊	丁	己	部署鄉學	丁	己	戊	丁
壬	辛	庚	壬	辛	庚	壬	辛	庚
丙	乙	丙	丙	乙	丙	丙	乙	丙
己	戊	丁	己	戊	丁	己	戊	丁
壬	辛	庚	壬	辛	庚	壬	辛	庚

四署者 六保署 惠民署 典醫署 司兵寺

西上部

乙九區 八十一戶

丙九區 百四十四戶

又八區 百二十八戶

丁九區 二百二十五戶

戊八區 二百八十八戶

己八區 三百九十二戶

庚九區 五百七十六戶

辛九區 七百二十九戶

壬九區 九百戶

東中部圖

甲	乙	丙	甲	乙	丙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丁	戊	己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庚	辛	壬	庚	辛	壬
甲	乙	丙	甲	乙	丙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丁	鄉學部署	己	丁	戊	左禦營城火司
庚	辛	壬	庚	辛	壬	庚	辛	壬
甲	乙	丙	甲	乙	丙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丁	戊	己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庚	辛	壬	庚	辛	壬

壬九區 九百戶
辛九區 七百二十九戶
庚九區 五百七十六戶
己八區 三百九十二戶
戊八區 二百八十八戶
丁九區 二百二十五戶
丙九區 百四十四戶
乙九區 八十一戶
甲九區 三十六戶

東中部

西中部圖

丙	乙	甲	丙	乙	甲	丙	乙	甲
己	戊	丁	己	戊	丁	己	戊	丁
壬	辛	庚	壬	辛	庚	壬	辛	庚
丙	乙	甲	丙	乙	甲	丙	乙	甲
城火司右衛營	戊	丁	己	部署鄉學	丁	己	戊	丁
壬	辛	庚	壬	辛	庚	壬	辛	庚
丙	乙	甲	丙	乙	甲	丙	乙	甲
己	戊	丁	己	戊	丁	己	戊	丁
壬	辛	庚	壬	辛	庚	壬	辛	庚

西中部

甲九區　三十六戶

乙九區　八十一戶

丙九區　百四十四戶

丁九區　二百二十五戶

戊八區　二百八十八戶

己八區　三百九十二戶

庚九區　五百七十六戶

辛九區　七百二十九戶

壬九區　九百戶

東下部圖

丙	乙	丙	丙	乙	丙	丙	乙	丙
丁	戊	己	丁	戊	己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庚	辛	壬	庚	辛	壬
丙	乙	丙	丙	乙	丙	丙	乙	丙
丁	戊	己	丁	鄕學部署	己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庚	辛	壬	庚	辛	壬
丙	乙	丙	丙	乙	丙	丙	乙	丙
丁	戊	己	丁	戊	己	丁	戊	貢擧院
庚	辛	壬	庚	辛	壬	庚	辛	場

壬八區 八百戶
辛九區 七百二十九戶
庚九區 五百七十六戶
己八區 三百九十二戶
戊八區 二百八十八戶
丁九區 三百二十五戶
又九區 百四十四戶
丙九區 百四十四戶
乙九區 八十一戶

東下部

西下部圖

丙	乙	丙	丙	乙	丙	丙	乙	丙
己	戊	丁	己	戊	丁	己	戊	丁
壬	辛	庚	壬	辛	庚	壬	辛	庚
丙	乙	丙	丙	乙	丙	丙	乙	丙
己	戊	丁	己	部署鄉學	丁	己	戊	丁
壬	辛	庚	壬	辛	庚	壬	辛	庚
丙	乙	丙	丙	乙	丙	丙	乙	丙
武舉院	戊	丁	己	戊	丁	己	戊	丁
場	辛	庚	壬	辛	庚	壬	辛	庚

西下部

乙九區 八十一戶

丙九區 百四十四戶

又九區 百四十四戶

丁九區 二百二十五戶

戊八區 二百八十八戶

己八區 三百九十二戶

庚九區 五百七十六戶

辛九區 七百二十九戶

壬八區 八百戶

六部摠數

面朝四千一百三十六戶

後市四千一百七十六戶

東上部三千四百六十三戶

西上部三千四百六十三戶

東中部三千三百七十一戶

西中部三千三百七十一戶

東下部三千三百七十九戶

西下部三千三百七十九戶

己上二萬八千七百三十八戶

九等摠數亦二萬八千七百三十八戶

甲第十八區七十二戶

乙第六十六區五百九十四戶

丙第百十二區一千七百九十二戶

丁第六十六區一千六百五十戶

戊第六十區二千一百六十戶

己第六十區二千九百四十戶

庚第六十六區四千二百二十四戶

辛第六十六區五千三百四十六戶

壬第百區九千九百六十戶○署減四十戶

右所列九等戶數是大約立制而已左右經涂以抵東西二門及六部之內其坊坊曲曲環涂小巷皆不在圖中又溝渠大小各有條理亦不在圖中總計此類所減不尠六部民戶其有幾乎只方九里終難容受必方十里但其經緯畫之爲九然後乃可以恢闊也○又面朝之左右兩行當屬東西下部後市之左右兩行當屬東西上部○又面朝占地恐大闊如其有餘宜以近於南門者許列市肆總須潤色不能詳定也

司祿倉（在西江）　司饒倉（在南江）　司餉倉（在龍山）　常平倉（宜設於麻浦）　凌人署　津關司（在漢江）　甄瓦署（在南郊）　燔瓷監（在牛川）　造紙署（在北谷）　牧園司（在東郊）　典牲署（在南郊）　司畜署（在南郊）　管城衛（在漢北）　若此之類散在國城之外所以不列于圖中

臣謹按周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二十五家）四閭爲族（一百家）五族爲黨（五百家）五黨爲州（二千五百家）五州爲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爲國（七萬五千家）而先儒謂一家各占二畝有半之地然考工記謂王城方九里則九里之內無以盡容此數況先王之制宮室車服各有等級公卿大夫下至小民其宮室大小同用一規有是理乎苟其大小不等則五家爲比五比爲閭者小民之制也等而上之遂以五黨爲州五州爲鄉者臣未之信也臣謂宮室宜分之爲九等各以同等自成一聚唯其所函之地諸區皆同而其環堵之數等各不同則上下有章賦率有差庶乎先王之法不遠於是也

甲第每區四堵（二二四）　乙第每區九堵（三三九）　丙第每區十六堵（四四也）　丁第每區二十五堵（五五也）　戊第每區三十六堵（六六也）　己第每區四十九堵（七七也）　庚第每區六十四堵（八八也）　辛第每區八十一堵（九九也）　壬第每區百堵（十十以開方）　○凡一區者方百步也方十步爲一畝方百步爲一夫方三百步爲一井（卽一里）

甲第唯王子王孫國舅駙馬元勳之臣得居之乙第唯大臣孤卿正卿居之丙第唯中大夫下大夫居之丁戊己三第許三士貴族錯雜居之庚辛壬三第許寒士中人小民之等錯雜居之然下不敢上僭而上可以援下者禮之意也大臣家貧可居丁戊之第大夫家貧可居己庚之第斯不可畫一也○又按甲乙丙第及其貴臣既卒其子孫未及躋隆疑於其宅臣謂世祿世卿之法我　邦雖不行之既奉其祀宜居是室三世之內不宜遷宅（子孫曾三代）若世既遠其位遂畀則不可以冒居也

東上部九坊皆以元爲號

其東三坊曰體元坊建元坊興元坊其中三坊曰開元坊含元坊調元坊其西三坊曰混元坊保元坊壽元坊

東中部九坊皆以仁爲號

其東三坊曰宣仁坊敦仁坊同仁坊其中三坊曰歸仁坊懷仁坊輔仁坊其西三坊曰安仁坊利仁坊居仁坊

東下部九坊皆以春爲號

其東三坊曰始春坊迎春坊臨春坊其中三坊曰宜春坊含春坊熙春坊其西三坊曰流春坊富春坊長春坊

西上部九坊皆以和爲號

其西三坊曰太和坊善和坊惠和坊其中三坊曰淳和坊中和坊綏和坊其東三坊曰章和坊寬和坊萬和坊

西中部九坊皆以義爲號

其西三坊曰尙義坊昭義坊順義坊其中三坊曰秉義坊通義坊集義坊其東三坊曰嘉義坊彰義坊由義坊

西下部九坊皆以秋爲號

其西三坊曰泰秋坊延秋坊承秋坊其中三坊曰登秋坊凝秋坊祥秋坊其東三坊曰景秋坊華秋坊昭秋坊

面朝部八坊皆以禮爲號

其東三坊曰崇禮坊章禮坊循禮坊其西三坊曰肇禮坊守禮坊正禮坊左一坊曰會禮坊右一坊曰修禮坊

後市部八坊皆以智爲號

其西三坊曰廣智坊啓智坊養智坊其東三坊曰大智坊顯智坊弘智坊右一坊曰益智坊左一坊曰永智坊左一坊右一坊皆不開方連三格竪合之以爲一坊

(原制)中部八坊曰澄淸瑞麟壽進堅平寬仁慶幸貞善長通○東部十二坊曰崇信蓮花瑞雲德成崇敎燕喜觀德泉達興盛彰善達德仁昌○南部十一坊曰廣通好賢明禮太平薰陶誠明樂善貞心明哲誠身禮成○西部八坊曰仁達積善餘慶皇華養生神化盤松盤石○北部十坊曰廣化陽德嘉會安國觀光鎭長明通俊秀順化義通

○共四十九坊

六遂者城外之夾輔也各以其序隷之於六部

臣謹按周禮凡郊野之地通名爲遂第以其附於王城者謂之六遂非其本數止有六箇也何以知其然也遂人云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鄭云鄰里酇鄙縣遂猶比閭族黨州鄉) 與鄉黨之制確分內外而遂外之地仍無所論則王城六鄉之外通稱曰遂不既明乎周制王城之內謂之邦中百里之內謂之郊地二百里之內謂之甸地三百里之內謂之稍地四百里之內謂之縣地五百里之內謂之畺地(天子畿內方千里四嚮五百里而止) 見於載師而甸稍縣畺都無官守則酇鄙縣遂之達於四境不既明乎遂有大夫(中大夫一人) 縣有縣正(下大夫一人) 鄙有鄙師酇有酇長里有里宰(上中下三士) 鄰有鄰長(不言士爲之) 斯則縣地畺地所同有也唯遂人云大喪帥六遂之役有若遂止有六如鄉止有六者然故後之論鄉遂之制者遂以六鄉六遂相配爲說不知縣遂之制遂達四境也但附城六遂之地別有遂人(中大夫二人) 遂師(下大夫四人) 如六鄉有鄉老(公三人) 鄉師(下大夫四人) 是其所異也○今擬王城左右又設六遂以倣周制而六遂之外屬之郡縣抑所宜也我 邦王城之外十里之內(或五里之內) 皆屬五部今又因之東上遂屬之於東上部西上遂屬之於西上部其餘四遂亦皆按其序次屬之四部六部之官六學之官仍察六遂之事不別立官唯敎民之官(無祿官) 一如六部之制庶乎酌古今而得宜也○六部之內無公署試塲其所函民戶諸遂皆同不似六部之各殊試擧一遂而諸遂可推今爲圖如左

一遂九坊圖

己	丙	己	丁	丙	丁	戊	丙	戊
辛	辛	辛	辛	辛	辛	辛	辛	辛
壬	壬	壬	壬	壬	壬	壬	壬	壬
庚	丙	庚	戊	丙	戊	庚	丙	庚
辛	辛	辛	辛	辛	辛	辛	辛	辛
壬	壬	壬	壬	壬	壬	壬	壬	壬
庚	丙	庚	己	丙	己	庚	丙	庚
辛	辛	辛	辛	辛	辛	辛	辛	辛
壬	壬	壬	壬	壬	壬	壬	壬	壬

遂制唯存丙丁以下七等之宅丙第九區丁戊己庚共十八區辛壬各二十七區以其貴人少而小民多也○六遂皆倣此

丙九區　一百四十四戶六遂共八百六十四戶

丁二區　五十戶六遂共三百戶

戊四區　一百四十四戶六遂共八百六十四戶

己四區　一百九十六戶六遂共一千一百七十六戶

庚八區　五百一十二戶六遂共三千單七十二戶

辛二十七區　二千一百八十七戶六遂共一萬三千一百二十二戶

壬二十七區　二千七百戶六遂共一萬六千二百戶

一遂所函五千九百三十三戶

六遂共函三萬五千五百九十八戶

六部共函一二萬六千六百九十戶通共六萬二千二百八十八戶

經世遺表卷之八終

(新文版)

經世遺表卷之九

負累臣丁鏞撰

天官修制　郡縣分隸

京畿曰奉天省次南曰泗川省次南曰完南省又南曰武南省東南曰嶺南省其西曰潢西省自京而東曰洌東省自京而西曰松海省又西曰浿西省又西曰淸西省自京而北曰玄菟省又北曰滿河省總之爲十二省也

京畿劃界如故唯狠川金城金化鐵原平康伊川安峽等七邑凡在洌水之西帶水之東者改屬京畿楊根砥平堤川等三邑凡在洌水之東者屬之洌東又以松京爲黃海之布政司乃以長湍麻田豐德等三邑屬之松京以帶水爲界○臣謹按晝野分州宜以名山大川爲之限域臣見洌水之源一出五臺山一出金剛山合流於龍津之下凡在兩源之東者屬之洌東理所宜也其在洌水之西者屬之京畿以厚根本亦所宜也松京留守閒無所職而黃海之布政司僻在海隅凡有徵發命令迂回甚不便也宜以松京留守兼之爲黃海監司坐於界首如平壤全州不亦善乎然則長湍等三邑仍隷黃海以臨津爲界亦所宜也○臣又按京畿泗川之間雖無名山大川之限竹山之南厥有洣水(俗名迷川)天東流入洌(在驪興之南)安城之南厥有沙水(下流爲素沙)西流入海仍有大津橫截南北爲二省之界(卽海曲)不可曰無域也

泗川省者今之忠淸道也其疆域悉皆如故唯堤川一邑改屬洌東也○臣謹按今之錦江古史謂之泗沘河故名省曰泗川也此省爲密邇之藩蔽欲其雄厚故不削而不分也

完南省武南省者今全羅道也此道東有潺水而中橫蘆嶺恰有南北之限今取潺水以東蘆嶺以北屬之於完南省乃取潺水以西蘆嶺以南畫之爲武南省○其在潺水之東者求禮南原雲峰任實也其在蘆嶺之北者淳昌井邑高敞茂長也自此以北皆屬完南○其在潺水之西者谷城玉果也其在蘆嶺之南者潭陽長城靈光也自此以南皆屬武南○臣謹按中國之大而不過爲十三省則我　邦之分之爲八道亦過矣然我　邦自古以來法制不明紀綱不立況其選擧乖方人才不與託之以方面之任鮮有能稱其職者西路北路壤地曠遠監司坐於初界遙制數千里之地命令無以速奸惡無以察宜各分之爲兩省也湖南嶺南民物繁庶政務煩劇非有通材大局無以剸理○臣居南土十五年未聞有能盡其職大畏民志者宜各分之爲兩省也況高麗之制湖南有南北二道嶺南有二道我邦　穆陵之朝分嶺南爲左右二道以禦倭寇兩南之分爲四省厥有故常非臣之所創言也○其稱武南者此省布政之司宜在光州光州者古之武州也

嶺南省潢西省者今之慶尙道也此道有潢水南流其一源出太白山其一源出小白山今自小白山沿而下之其在潢水之東者爲嶺南省其在潢水之西者爲潢西省○順興豐基榮川安東比安軍威仁同玄風昌寧靈山下至東萊皆在此水之東自此以東古之辰韓國也醴泉龍宮咸昌尙州善山星州高靈草溪宜寧咸安漆原昌原下至金海皆在此水之西自此以西古之弁辰國也○臣謹按我　邦中世嶺南之右監司坐於晉州爲禦倭也晉州薄於南海北距龍宮醴泉程途太遠尙州又偏於北方臣謂潢西省布政之司當在星州此州北戴金烏之城西扼秋風之嶺爲關防要衝之地晉州仍爲兵營星州建爲監營則其管轄爲便也○臣又按星州大丘不滿一日之程若南寇來侵兩省之臣飛書議事相爲輔車之勢亦勝於涯角之相懸也

洌東省者今之江原道也其疆域如故唯狼川金城等洌西七邑移屬京畿(已見上)京畿之楊根砥平二邑忠淸之堤川一邑移屬本省(已見上)爲小異也○臣謹按此省之嶺東九邑(北自歙谷南至于平海)本是玄菟之南部其後金蛙之解夫婁自濊地(音相近)東徙迦葉原迦葉原者河西良也河西良者今之江陵也自此以降嶺東九邑謬蒙濊貊之名其實濊貊本在遼東非此地也然其太山西阻大海東瀕監司坐於原州遙制實難臣謂江陵府使亦兼按察使之名使嶺

東九邑其小事領於江陵惟大事關於監司抑所宜也

松海省者今之黃海道也海州僻在一隅松京只管一城處僻則命令迂回管小則權力寡弱西路藩屏兩無所恃松京之爲黃海監營未可已也然則長湍等三邑自當隨至及其北界之中和祥原二邑本在浿水之南今亦移屬於本省也○臣謹按原制兩南兩北幅員雄廣中央四道其地薄小其在重內輕外强幹弱枝之義殊有不合今也兩南兩北分之爲八省中央四道疆域如故則居重禦輕以强制弱誠亦有補於形勢矣

浿西省淸西省者今之平安道也此道中央有狄踰嶺（江界之南界）嶺之南卽淸水之所出也嶺之北卽禿水之所出也薛罕嶺之胍西出爲狄踰嶺又西爲棘城嶺（在熙川西北）橫亘爲南北之大關今擬在狄踰之南淸水之東者屬之浿西其在狄踰之北淸水之西者畫之爲淸西省○德川价川以至安州在淸水之東凡此以東浿西之所管也熙川寧邊以至博川在淸水之西江界渭原在狄踰之北凡此以西淸西之所管也○臣謹按平安一道本亦分之爲淸南淸北其分兩省非臣之所創言也若設兩省淸西之布政司當在寧邊寧邊者古之兵營李适據此以叛其後徙營於安州然國論每以寧邊爲勝於安州也○臣又按廢四郡者茂昌閭延虞芮慈城也四郡之地恰過千里視今之黃海道不啻倍之雖無郡縣亦有人民之雜居者況四郡不可不復乎南距平壤殆數千里監司無以遙制臣謂江界府使亦兼安撫使之名使四郡守令其小事皆決於江界唯大事乃關於監司如江陵之例誠所宜也但江陵之嶺東九邑宜自布政司考課而江界之廢四郡並與考課宜令江州大使爲之如濟州牧使之於旌義大靜二縣可也何者其廉貪勤慢非遠之所能知也○臣嘗作廢四郡議曰○臣竊觀鴨淥河防之勢自四郡以西沿河爲邑者渭原楚山等七邑也自四郡以東泝河爲邑者三水甲山是也而鴨淥之水自南而北至于閭延又折而南流今論北極出地大抵同帶則渭原甲山爲之弦而四郡爲之弧矣疆域之辨宜弧是爭藩籬之蔽宜弧是固而今廢之不顧可乎率然之蛇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此兵家之大勢也今率然之蛇首在甲山尾抵渭原而其腰腹皆已朽矣尙可以首尾相救乎兵之所以勝敗存亾勢而已山戰者據峻嶺則勝水戰者據上流則勝勢也有彊人數千據四郡之地北斷葛坡之路西通建州之粟南面而號令我則七邑亭壁之障將士崩瓦解

而淯水以北非復朝鮮之有也不此之憂而謂四郡可廢乎防之未成踰者無傷防而踰之亂之本也詩云折柳樊圃狂夫瞿瞿道防之不可踰也鴨淥之爲防也大矣今無故而毀之使朔野奸細之民潛處山林之中挈其妻子託爲巢窟日採金銀銅鐵鼓鑄以爲貨孩兒之蔘貂鼠之皮以自肥具弓矢戈鋋猛火之器以自衛守土之臣匿不以聞廟堂之臣知而不言亂之旣作防於何有昔我　世宗世祖命將出師經營六鎭竭一國之力獲而後已焉者何以哉欲以豆滿爲防也防之在人尙或圖之防之在我胡自毀之臣故曰廢四郡宜復○臣又按滉水一帶長津水即我內地非乘障之地而南自長津北至葛坡沿水設堡至於七八項背相望刁斗相聞斯何故也蓋以滉水以西卽廢四郡之地四郡旣廢亂民雜處　朝廷視四郡爲異域故視滉水爲邊防若是其設備也其意如是也故淥水之沿東自葛坡西至滿浦六百餘里曠無防守一兵不留又自滿浦南沿禿水禿魯水又設七八堡如於滉水蓋以禿水以東又是廢四郡之界也然則　朝廷眞以廢四郡棄之爲異域審矣夫淥水者我邦之天塹塹旣天成人乃棄之不祥甚矣嘉慶十七年嘉山賊洪景來謀反伏誅其檄書輒以廢四郡伏援之說聲言虛喝西土人以廢四郡爲早晩起釁之地也明矣滉水之沿禿水之沿戍堡殆近二十今撤此諸堡列樹之於淥水之沿以塞葛坡滿浦之間虛曠之地則力不加疲財不加費而淥水之天塹完矣其設堡之法一時大舉固善也不然今年取葛坡之西三十里滿浦之東三十里各立一堡明年又取新堡之西東三十里各立一堡又明年又取三十里勢若括囊功如塞潰不出十年北邊之保障成矣保障旣成有不能設置郡縣者乎今南方民多地狹一夫之耕錢至數萬徒以實之莫不欣樂操國成者何憚而不爲也

○淯水之南中和祥原二邑今擬移屬於松海已見上○臣謹按當時以此二邑屬之平安者爲平壤直臨淯水一葦纔抗便屬他界故權且屬之於平壤也然畫野分州宜循天作金陵雖直臨江水未聞江北郡縣屬之於江南也然驛置警急邊報往來或有不得不相須者宜令二邑凡土地人民一應百務咸領於中京唯邊報一事兼受平壤節制未或爲弊若夫疆域之限不可以游移也

玄菟省滿河省者今之咸鏡道也此道中央有磨天嶺嶺之大脊直抵于長白山大幹故自嶺以南謂之南道自嶺

以北謂之北道今但依此分之爲兩省南省終於端川北省始於吉州自此以北凡在大脊之西者屬之玄菟在大脊之東者屬之滿河○今北道節度使風和入處鏡城風高出居鍾城之行營（在會寧之東）今宜以鏡城爲布政司鍾城行營仍作行營誠合宜也○臣謹按滿河六鎭本係北沃沮之地久爲靺鞨所據渤海之盛以其地爲東京龍原府亦曰柵城府領慶鹽穆賀四州貞元年間文王欽茂自上京東南徙都於東京（輿地勝覽作南京）所謂東京今之行營或其地也渤海既亾沒入野人屢爲邊患　世宗世祖是征略僅得經理滿河以南遂入版籍然風氣絶殊土俗椎魯李施愛李澄玉等一麾而倡亂民靡然從之其後倭將淸正入北關亂民鞠景仁等乘時和應爭殺藩臣帥臣以投賊幸賴鄭文孚之力得以平定然風吹草動其最可憂者此地也重以地勢絶遠聲聞不續守土之臣貪虐唯意朝廷莫之聞監司莫之察一路生靈遂爲無告之窮民撫綏之方豈容如是自今滿河省巡察使必以經幄密邇之臣砥礪廉白之人遴而遣之俾盡懷來之方未可已也

奉天省布政司在京畿敦義門之外其職曰京畿巡察使領州四郡十縣二十一○又沁州領一郡

廣州領三郡六縣○三郡曰驪興竹山安城六縣曰果川陽城龍仁利川陽智陰竹○廣州都護府大尹兼京畿守禦使有判官一員以治民事○臣謹按留守之職必京都而後乃可有者我　邦宜以松都爲中京平壤爲西京其餘無可稱京者（慶州雖爲新羅之舊都地勢荒遠扶餘雖爲百濟之舊都邑落凋殘）江都廣州不過爲一時避兵之地安得爲都不得爲都安得爲留守二百年來廣州或爲留守或爲府尹歲更月改名稱屢變臣謂留守之名自今停罷宜矣○其謂之都護府何也護也者上護　王國下護軍民也原制有州有府（如平壤）有都護府有大都護府州之中有府尹焉有牧使焉有府使焉（朔州稱臣府使）以爲職官之制宜簡而不宜煩今擬州府合爲一等凡州皆稱都護府就其中舊稱府尹者稱都護府大尹舊稱大都護者稱都護府大使舊稱牧使者稱都護府牧使其新陞爲州者亦稱某州都護府牧使其下有郡守其下有縣令又縣令縣監不必殊名今擬有縣令而無縣監如中國之制未爲失也○驪興之降爲郡何也驪興本是小郡以　王妃之姓鄉陞之爲州臣竊伏念州郡升降之法本不合理大抵王者建國經野分州法制一定不

宜變動在昔高麗之世州郡陞號者歲增月衍或以王妃之姓鄉或以勳臣之本鄉或以高僧之本鄉（凡爲王師國師者皆陞其本鄉）遂使官制紊亂諂風大行逮我　聖朝因循爲法此必宜改者也　國祚綿遠若過千年國之郡縣將盡陞爲州其有是乎宜著爲式自今州郡縣三等一定其名不復升降亦王政之大者也○今罪關綱常者出於其邑則雖雄州大郡降之爲縣改其邑名（如公州稱公山類）或並改其道名（淸州降爲西原則忠淸道爲公忠道）十年乃復此無義之甚者也施罰於無情之物垂戒於不懲之地將何補哉若罪人之鄉是縣非郡則無所復降降爲末縣審如是也州郡亦當仍其本秩降爲末座而已又何必降之爲縣乎凡法不均不平者非聖人之法也況罪人之鄉原是末縣則將柰何行法到此窮而不通凡窮而不通者非聖人之法也○竹山之降爲郡利川之降爲縣何也竹山利川俱是小邑皆可降縣但竹山在大路之衝素有防禦之責姑降爲郡也此下凡降爲縣者皆倣此

華州領三郡六縣○三郡曰南陽仁川富平六縣曰始興振威陽川安山金浦通津○華州都護府大使兼京畿南道防禦使○臣謹按華城之爲留守者我　先大王嘗有意於斯爲作行宮名其殿曰老來堂所以爲留守也今無故名之曰留守徒使官制破碎不完今擬復其舊號爲都護府唯其城池有法又當要路之衝所以兼防禦使也

楊州領二郡五縣○二郡曰坡平高陽五縣曰加平抱川永平漣川積城○交河小邑也合之於高陽○楊州都護府牧使兼京畿運餉使○臣謹按高陽當西路之首站供億浩繁而邑力凋殘宜取交河合之爲一郡也○又按楊州左夾帶水（臨津水）右擁洌水凡軍興之時宜責運餉所以兼運餉使也

鐵州領二郡五縣○二郡曰伊川朔寧五縣曰平康安峽金化金城狼川○鐵州都護府牧使兼京畿北道防禦使○臣謹按鐵原者古之鐵圓弓裔之所都也直當北路之衝本兼防禦之職今亦因之

沁州府領一郡○一郡曰喬桐○沁州府行宮大使兼京畿水軍節度使有判官一員以治民事○喬桐郡守兼京畿水軍節制使○臣謹按江華喬桐官制屢變而江華旣非京邑留守之名所不宜也西路水軍別無所須三道統禦使亦贅矣今以沁州大使兼水軍節度緩急可用不必使喬桐爲重任也

泗川省布政司在公州錦江之南領州四郡十縣二十八

公州領三郡八縣○三郡曰天安木川來合之魯城石城來合之韓山八縣曰稷山扶餘恩津定山鴻山林川藍浦庇仁來合之舒川○泗川省巡察使兼公州都護府大使有判官一員以治民事○臣謹按平人才器不甚相遠何如之人嶺南湖南全畀而有餘何如之人庇仁藍浦分治而不堪乎臣故曰大道分之爲三省小縣合之爲一郡於理爲宜也小縣苟存則其弊滋甚何者蕞爾邑也有社稷焉有賓旅焉官有眷屬署有吏隷剝割侵漁欲效大邑之所爲殘害百姓疲困萬狀良吏至則拱手而無爲貪官至則椎髓而求羡凡如是者宜以漸而合令冗員稍減而民力稍紓也上下諸省凡合兩以爲一者皆是此意伏惟裁察焉○臣又按監司之職稱觀察使兼巡察使夫觀察卽巡察疊稱何義自今去觀察只稱巡察使俾專意巡功宜矣其所以別置判官者令監司以巡游爲職不定厥居也臣又思之自監司挈眷以來百弊棼興一事不擧而春秋巡歷應文而已自今監司挈眷之法永遠停罷宜矣義詳監司條

洪州領三郡八縣○三郡曰溫陽新昌來合之沔川德山來合之瑞山海美來合之八縣曰牙山平澤來合之大興禮山保寧唐津泰安結城青陽○洪州都護府牧使兼泗川省運餉使○臣謹按洪州當漕路之衝所以兼運餉使也凡兼運餉之職者軍興管輸軍餉平時管運漕粟以爲式也

清州領二郡六縣○二郡曰黃澗永同來合之沃川六縣曰青山報恩文義懷仁來合之燕岐全義來合之懷德鎭岑來合之連山○清州都護府牧使兼泗川省中道防禦使○臣謹按南寇由秋風嶺而內犯則至黃澗遂分二路一路由青山報恩出于清州一路由沃川文義出于清州以達于京城清州者中道之要衝所以兼防禦使也○臣又按壬辰南寇其大陣由鳥嶺其一枝由秋風嶺出于清州其後鳥嶺則築三重之城嚴嚴鎻固而秋風之路曠然相忘抑何故也鳥嶺本是天險一夫據隘萬夫難犯雖不設險可以備急秋風本是平地若無堅城無以禦寇臣謂秋風嶺之西末及黃澗擇一險隘之地亟築堅城以藏兵粟有急令郡守往守而防禦之臣爲之後援未可已也

忠州領二郡六縣○二郡曰丹陽清風六縣曰永春槐山延豐清安陰城鎭川○忠州都護府牧使兼泗川省東道防禦使○臣謹按忠州當鳥嶺竹嶺之會所以兼防禦使也

完南省布政司在全州府城之內領州三郡六縣十八

全州領二郡六縣〇二郡曰礪山益山六縣曰高山龍安(咸悅之半來合之)臨陂金隄萬頃沃溝(咸悅之半來合之)〇完南省巡察使兼全州都護府大尹有判官一員以治民事〇臣謹按全州繁富足稱大都以其未嘗爲京邑故不得南京之名也

龍州領二郡六縣(龍州即南原)〇二郡曰茂朱錦山六縣曰珍山龍潭鎭安長水任實雲峰(求禮來合之)〇龍州都護府牧使兼完南省東道防禦使

臣謹按龍城東通八良嶺爲新羅百濟兩國之界咽喉之衝所以兼防禦使也〇臣以爲八良嶺者南方之大關防也百濟之亾劉仁軌留鎭南原以南原爲帶方州以塞新羅之路高麗之末我 太祖遇倭寇於此地誅阿只拔都有荒山大捷碑萬曆丁酉倭寇由此路以攻南原天將楊元棄城北走此路之不可不禦如此而至今無一片堅城可謂疏矣雲峰之東十餘里當其嶺隘之最險處築一堅城徙雲峰邑治以居此城未可已也

淳州領二郡六縣(淳州即淳昌)〇二郡曰泰仁古阜(泰仁令陞之)六縣曰井邑金溝扶安高敞茂長興德〇淳州都護府牧使兼完南省中道防禦使〇臣謹按淳州亦有蘆嶺爲中大路所以兼防禦使也且淳州有復興險阻無比南人之議皆云兵馬營宜設於淳州也

武南省布政司在光州府城之內領州三郡六縣十八又濟州領二縣

光州領二郡六縣〇二郡曰長城綾城(即綾州)六縣曰潭陽昌平和順南平玉果谷城〇武南省巡察使兼武州都護府大使有判官一員以治民事〇臣謹按光州者武州也新羅之末常爲巨鎭高麗亦然逮我 聖朝倡義之兵先起於此州以之爲布政司有由然也

羅州領二郡六縣〇二郡曰靈光靈巖六縣曰咸平務安康津海南珍島押海〇羅州都護府牧使兼武南省右道防禦使〇臣謹按押海者羅州之外島也羅州之海有十二大島其小島屬於大島者不下數十諸島一年徭役以應邑人之誅求者粟不下萬石他物稱是羅州小校爲外島主人盡享其利以應牧使之木物雜費天下之無義無法莫此若也外島之民浮海下陸欲有告訴一入府城糜費極多而事竟不伸積爲冤鬱咸願別立一縣使十二諸

島咸隸此縣臣熟知其情今欲於十二島之中擇建其一則慈恩巖泰押海乃其望也押海本是古縣以此爲治抑所宜也臣又伏念羅麗之世倭寇屢侵我西海至萬曆壬辰丁酉之難獨賴忠武公李舜臣之力賊不踰熨斗洪若使當時一踰此洪羅州之十二島首爲蛇豕之食而此諸島無一城一堡我　國之西南海防可謂疏矣亟置一縣以遏其衝未可已也

昇州領二郡六縣（昇州即順天）○二郡曰長興寶城六縣曰光陽興陽樂安同福金鼇黔州○昇州都護府牧使兼武南省左道防禦使○臣謹按順天水營之南有金鼇島周三百里其西有愁太島其周二百里突山乃發橫看之類不知其數今宜以金鼇島立之爲縣取其傍數十島咸隸此縣以禦倭寇之衝抑所宜也○臣又按折今島在興陽之南其周百餘里人民蕃殖土地饒沃其西有山伊助藥伐羅衾堂之類不知其數宜以折今島立之爲黔州縣取其旁數十島咸隸此縣亦所宜也

濟州領二縣○二縣曰旌義大靜○濟州都護府大使兼耽羅府兵馬水軍都節制使有判官一員以治民事○臣謹按濟州並因原制無攸改也

嶺南省布政司在達州府城之內領州三郡九縣十八

達州領三郡六縣（達州即大丘）○三郡曰清道密陽漆谷六縣曰玄風昌寧靈山仁同慶山（慈仁來合之）新寧（河陽來合之）○嶺南省巡察使兼達州都護府大使有判官一員以治民事

嘉州領三郡六縣（嘉州即安東）○三郡曰豐基（順興來合之）青松（眞寶來合之）義城六縣曰奉化榮川禮安英陽義興軍威（比安來合之）○嘉州都護府大使兼嶺南省上道防禦使○臣謹按豐基當孔路之衝據大嶺之險而邑力凋殘玆所以援順興以合之也

慶州領三郡六縣○三郡曰東萊蔚山永川六縣曰寧海（盈德來合之）興海（清河來合之）長鬐（延日來合之）彥陽梁山機張○慶州都護府大尹兼嶺南省下道防禦使○臣謹按東萊本一小縣不必以接鄰之故陞之爲府今列爲郡守然其職宜兼兵馬水軍節制使不與他郡守等○臣又按慶州雖爲新羅之千年故都而地勢荒遠不足以列爲諸京也

潢西省布政司在星州潢水之西領州三郡九縣十八

星州領三郡六縣○三郡曰陜川咸陽(安義來合之)草溪六縣曰高靈居昌三嘉宜寧山淸丹城○潢西省巡察使兼星州都護府大使有判官一員以治民事○臣謹按咸陽當八良嶺之口不可使單薄故援安義以合之也

尙州領三郡六縣○三郡曰善山醴泉金山六縣曰聞慶龍宮咸昌化寧開寧知禮○尙州都護府牧使兼潢西省北路防禦使○臣謹按秋風嶺之北有化寧中牟二古縣之地今皆革罷屬于尙州臣以爲復設此縣合兩爲一名之曰化寧以實秋風之口則於關防不爲無補益也

晉州領三郡六縣○三郡曰金海昌原(漆原來合之)菏東(即河東也昆陽來合之)六縣曰泗原(即泗川)固城咸安(鎭海來合之)熊川南海巨濟○晉州都護府牧使兼潢西省南路防禦使○臣謹按菏東在濡水之東西渡蟾津(豆恥津)即抵光陽以達全羅之道斯亦關防之地宜取昆陽合之爲一郡昆陽之南南海之口有露梁堡此李舜臣禦倭之地宜取昆陽之南數坊屬之露梁以壯其力亦所宜也(若露梁設寨則蟾津寨宜革)○臣又按忠淸道今改之曰泗川省矣泗川縣宜改之曰泗原俾名不紊也

洌東省布政司在原州府內領州三郡六縣十二

原州領二郡四縣○二郡曰寧越旌善四縣曰堤川平昌橫城砥平○洌東省巡察使兼原州都護府大使有判官一員以治民事○臣謹按洌東之布政司當在春州使南北道里均適今姑因舊而其議則未可泥也又嶺東九邑便同異域管轄不便宜令洌東布政之臣春夏居于溟州秋冬居于原州使宣化得均也

春州領二郡四縣(春州即春川)○二郡曰淮陽楊根(本京畿之邑)四縣曰洪川迷源麟蹄楊口○春州都護府牧使兼洌東省運餉使○臣謹按春州者古之樂浪國也漢之樂浪初設於平壤後爲句麗所奪樂浪之人來據牛首州以與百濟連和以拒挹婁以抗句麗(並詳疆域考)今人誤以牛首爲貊國蓋自賈耽撰志傳聞有誤也此地本據形勢且在一道之中洌東之布政司宜在於此○臣又按楊根之西北面有迷源古縣尙有倉廒此地處洪川春川二水交會之下伏兵運粟緩急有須宜復其縣以承春州之流未可已也

溟州領二郡四縣溟州即江陵○二郡曰襄陽三陟四縣曰杆城高城通川歙谷來合之蔚珍平海來合之○溟州都護府大使兼嶺東安撫使○臣謹按臣之叔父曾任歙谷縣令其時歙之民戶不過四百餘戶四百戶不可以爲縣宜合于通川俾紓民力又蔚珍爲縣亦稱殘小宜以平海合于蔚珍○臣又伏念溟州一路東薄大海西負太山迮迫阻絕便同異域宜令監司半居嶺東如其不然嶺東諸邑一應政務取決於溟州大使唯大事關于監司如江界之廢四郡抑所宜也

松海省布政司在中京留守之府領京一州二郡十二縣十二

中京開城府領四郡四縣○四郡曰長湍平山延安白川四縣曰麻田金川兎山新溪○豐德府合之於松京○中京留守兼松海省巡察使開城府大尹有庶尹一員以治民事○臣謹按開城府旣具州牧之體則壤地褊小只據一城未成模樣今以豐德合之爲一州抑所宜也

海州領四郡四縣○四郡曰長淵豐川松禾來合之安岳信川四縣曰長連殷栗文化康翎瓮津來合之○瓮津旣入于水營有若無也合于康翎不在數計○海州都護府牧使兼松海省運餉使○臣謹按豐川當椒島之口日後警急必在於是而邑力凋斂所以取松禾以合之也○臣又按關西有兵則南道之粟輸於北京畿有饑則西路之粟輸於南宜有一臣爲之漕帥斯其所以兼運餉使也○臣又按諸省分等每郡少縣多而西北諸路郡縣之數多相同者大郡本多不可以名縣也

黃州領四郡四縣○四郡曰中和鳳山瑞興谷山四縣曰祥原遂安載寧麟城○黃州都護府牧使兼松海省西道防禦使○臣謹按麟城者鳳山之東四里也鳳山東南百餘里麒麟驛之北有所謂東四里又載寧之聖堂面在麒麟驛西此地曠無城邑四距郡縣皆過百里民不知法行旅不集宜於此地建一小縣名之曰麟城使棊布星羅之勢不至於太疎豁也濬山鉅谷人煙稀少者不得不曠遠如此平衍之地何爲而斷其亭障哉此必宜設者也○載寧本是大郡以其分之爲麟城故今降爲縣

浿西省布政司在西京留守之府領京一州一郡六縣十二

西京平壤府領三郡六縣○三郡曰成川三和咸從（甑山來合之）六縣曰江西龍岡順安江東三登陽德○西京留守兼浿西省巡察使平壤府大尹有庶尹一員以治民事○臣謹按三和當浿江入海之口有防禦之責雖降爲郡仍兼防禦使之名抑所宜也○臣又按甑山小聚也合于咸從便也然甑山咸從或係古增地縣今擬咸從冒甑山之名抑所宜也

安州領三郡六縣○三郡曰肅川順川价川六縣曰永柔慈山德川孟山寧遠殷山○安州都護府牧使兼浿西防禦使○臣謹按此三郡六縣皆在薩水之東殷山孟山寧遠又在浿源之東

淸西省布政司在寧州藥山城之內領州三郡十八縣二

寧州領六郡二縣（寧州即寧邊）○六郡曰定洲（定洲即定州）雲山龜城嘉山郭山二縣曰博川泰川○淸西省巡察使兼寧州都護府大使有判官一員以治民事○臣謹按州郡之制旣皆森整不亂則列邑之冒州名不便故定州朔州皆改州爲洲

義州領六郡○六郡曰朔洲昌城碧潼龍川鐵山宣川○義州都護府大尹兼淸西防禦使○臣謹按江邊諸邑及海防三邑其秩宜尊故並以六邑爲郡不降爲縣也

江州領六郡（江州即江界）六郡曰閭延茂昌虞芮慈城渭原楚山○江州都護府大使兼淸西防禦使四郡安撫使○臣謹按四郡實民之方宜復全家徙邊之律但南北風氣絕殊猝然遠徙人情所悲自今重罪徙千里其次徙五百里南方之民徙于中道中道之民徙于兩西西路之民乃徙四郡則戶總減於南方而邑落成於四郡此誠便宜之法也

玄菟省布政司在咸州府城之內領州二郡四縣十

咸州領二郡五縣（咸州即咸興）○二郡曰永興安邊五縣曰德原文川高原定平長津○玄菟省巡察使兼咸州都護府大尹有判官一員以治民事○臣謹按永興雖是我　聖祖興王之地不必陞之爲府乃爲尊嚴漢太祖龍興之後豐仍爲縣沛仍爲郡未聞其陞之爲州牧也法制一定乃有綱紀永興旣無領邑自爲列郡而已

航州領二郡五縣（航州即北青）○二郡曰端川甲山五縣曰利原洪原三水階山原洲○玄菟道兵馬節度使兼航州都護府大使有判官一員以治民事○臣謹按北青之北有慈航山故改之曰航州也○臣又按 國朝旣棄四郡四郡爲野人雜類所居於是𣿬水之東沿水置戍曰長津神方江口魚面自作以至於葛坡此開門戶以啓敵人也天下其有是乎 先朝深以爲慨先以長津堡爲長津府遣將臣李敬懋經營作邑此王者之大猷也臣伏念航州西北有所謂小白階山院洞銀洞諸處在魚面堡之後宜以其地名曰階山亟立一縣則𣿬水之西鹹德板幕洞諸地亦當稍入經理不患其不成邑也○臣又按廢四郡皆沿江爲邑而其上流有厚州古城今稍徙爲厚州堡此四郡之外又一廢郡也宜於此地復設一縣名曰厚洲東連三水西接茂昌以今之舊葛坡爲治所而其空曠之地悉入經理則北邊之藩籬漸完矣

滿河省布政司在鏡州府城之內領州二郡八

鏡州領四郡（鏡州即鏡城）四郡曰吉洲明川（吉洲即吉州）富寧茂山○滿河省巡察使兼鏡州都護府大使有判官一員以治民事○臣謹按十二省巡察使例皆兼兵馬節度使而非實兼也至於滿河省宜實兼之不復立兵馬營也

會州領四郡（會州即會寧）○四郡曰鍾城穩城慶源慶興○會州都護府大使兼滿河省防禦使六鎮安撫使○臣謹按舊例滿河省節度使風和則在鏡城風高則在鍾城行營今巡察使實兼是職宜亦循舊例徙居○又按滿河省巡察使宜文武交遞武臣須曾經承旨叅判乃入薦望抑所宜也

十二省州郡縣摠數 嘉慶丙子八月廿三日試筆

奉天省三十八邑 州四郡十縣二十二又沁州州一郡一

泗川省四十二邑 州四郡十縣二十八

完南省二十七邑 州三郡六縣十八

武南省二十七邑 州三郡六縣十八

濟州三邑 州一縣二
嶺南省三十邑 州三郡九縣十八
濆西省三十邑 州三郡九縣十八
洌東省二十一邑 州三郡六縣十二
松海省二十七邑 京一州二郡十二縣十二
浿西省二十邑 京一州一郡六縣十二
清西省十九邑 州三郡十四縣二
廢四郡四邑 郡四
玄菟省十六邑 州二郡四縣十
滿河省 十邑 州二郡八
已上共三百一十四邑
本三百四十六邑
減四十三邑 豐德交河木川石城庇仁新昌德山海美平澤永同懷仁全義鎭岑咸悅求禮慈仁河陽順興眞寶比安盈德清河延日安義漆原昆陽鎭海歙谷松禾僉津甑山
增十一邑 押海金鼇黔洲化寧麟城階山厚洲廢四郡

經世遺表卷之九終

〔新文版〕

經世遺表卷之十

負累臣 丁鏞 撰

天官修制　郡縣分等

郡縣之制宜以民戶多少田結廣狹爲之等級

柴周之制三千戶以上爲望縣二千戶以上爲緊縣一千戶以上爲上縣五百戶以上爲中縣不滿五百戶爲下縣○宋太祖開寶九年詔更定縣望以戶四千以上爲望次爲緊爲上爲中下凡五等（今清制亦有劇縣要縣大小諸等不同）○臣謹按中國之法府最大州次之郡則無之（宋以後無郡）縣有五等以次陞遷吾東之法州府之殘或不能成聚列縣之雄或至於劇務及其差遣也勢高則初手直付大縣力微則三仕皆得小縣官方之淆一往如此今擬八路諸邑並以民戶田結別其大小試錄如左以知大略

【五百戶以上】陽川八百　懷仁八百　歙谷七百　泰川九百

【一千戶以上】麻田　積城　漣川　平澤　彥陽　眞寶　漆原　大靜　三登　慶興

【千五百戶以上】金浦　永平　始興　陰竹　全義　鎭岑　石城　奉化　河陽　昌平　旌義　雲峯　求禮　和順　龍安　甑山　富寧　文川　瓮津　高城　麟蹄　楊口　安峽

【二千戶以上】安山　加平　交河　砥平　抱川　陽智　陰城　永春　定山　長鬐　淸河　鎭海　井邑　高敞　玉果　同福　茂山　利原　康翎　鐵原　襄陽　平海　杆城　狼川

【二千五百戶以上】振威　丹陽　文義　延豐　木川　黃澗　淸安　鎭川　靑山　懷德　扶餘　魯城

燕岐 青陽 牙山 新昌 禮山 海美 豐基 知禮 高靈 咸昌 山淸 丹城 慈仁 樂安 興德 谷山 慈山 陽德 德源 鏡城 長連 伊川 旌善 平昌

【三千戶以上】富平 仁川 通津 楊根 高陽 果川 陽城 溫陽 大興 稷山 連山 德山 庇仁 唐津 寧海 靑松 順興 漆谷 慶山 機張 禮安 三嘉 珍山 龍潭 咸悅 咸從 孟山 甲山 定平 穩城 端川 高原 洪原 豐川 遂安 新溪 殷栗 松禾 寧越 平康 金化 橫城

【三千五百戶以上】坡州 竹山 豐德 朔寧 天安 韓山 永同 結城 興海 昆陽 草溪 延日 軍威 比安 義興 英陽 益山 金溝 長水 楚山 德川 谷山 淮陽 三陟 金城

【四千戶以上】安城 龍仁 槐山 泰安 沔川 保寧 榮川 陝川 盈德 龍宮 新寧 開寧 泗川 安義 熊川 臨陂 萬頃 高山 沃溝 光陽 昌城 三和 价川 嘉山 順安 殷山 金川 洪川

【四千五百戶以上】淸風 林川 舒川 堤川 報恩 恩津 鴻山 藍浦 仁同 東萊 河東 居昌 咸陽 梁山 南海 聞慶 綾州 礪山 寶城 博川 江西 吉州 慶源 明川

【五千戶以上】利川 巨濟 靈山 任實 南平 順川 郭山 長津 信川 春川

【五千五百戶以上】南陽 長湍 金山 玄風 茂朱 金堤 鎭安 朔州 祥原 會寧 長淵 瑞興 江陵

【六千戶以上】驪州 瑞山 咸安 潭陽 錦山 茂長 務安 成川 龜城 鐵山 熙川 寧遠 北靑 安邊 鍾城 白川 文化

【六千五百戶以上】沃川 長城 古阜 淳昌 扶安 肅川 永柔 通川

【七千戶以上】善山 永川 濟州 寧邊

【七千五百戶以上】江華 昌原 宜寧 泰仁 咸平 延安

【八千戶以上】 開城 蔚山 清道 光州 珍島 海南 龍川 渭原 平山
【八千五百戶以上】 順天 龍岡 鳳山
【九千戶以上】 昌寧 靈巖 中和 碧潼
【九千五百戶以上】 義城 宣川 原州
【一萬戶以上】 楊州 喬桐 醴泉 南原 長興 康津 黃州
【萬一千戶以上】
【萬二千戶以上】 金海 靈光 定州 雲山 永興 安岳
【萬三千戶以上】 清州 洪州 大丘 安州 咸興
【萬四千戶以上】 晉州 固城
【萬五千戶以上】 星州 海州
【萬六千戶以上】 華城 安東
【萬七千戶以上】 廣州 公州
【萬八千戶以上】 興陽 義州
【萬九千戶以上】 慶州 全州 江界
【二萬戶以上】
【二萬二千戶以上】 忠州三千九百 尙州三千九百 密陽二千九百 羅州二千三百
【三萬戶以上】 平壤三萬九百

已上諸邑民戶之數

【未滿五百結】 長津二百餘結 安峽四百餘結
【五百結以上】 加平 麻田 陽川 永春 朔州 楚山 三登 孟山 三水 淮陽 襄陽 旌善 平昌 高城 歙谷 平康 麟蹄 楊口 洪川

【一千結以上】喬桐 安山 始興 砥平 積城 漣川 陽智 丹陽 昌城 德川 碧潼 嘉山 郭山 泰川 殷山 利原 豐川 延豐 陰城 懷仁 清河 禮安 宜寧 長連 平海 杆城 蔚珍 金化

【千五百結以上】金浦 楊根 安城 朔寧 交河 陰竹 果川 英陽 和順 龍安 龜城 鐵山 龍川 慈山 熙川 博川 价川 清風 黃澗 青山 庇仁 寧海 眞寶 知禮 渭原 順安 甑山 陽德 高原 兎山 寧越 三陟 通川 金城 橫城

【二千結以上】竹山 振威 永平 全義 鎭岑 青陽 青松 漆谷 雲峯 求禮 同福 肅川 咸從 順川 富寧 洪原 豐基 機張 彥陽 新寧 山清 安義 丹城 江陵

【二千五百結以上】南陽 豐德 高陽 抱川 堤川 永同 清安 定山 軍威 河陽 義興 高靈 聞慶 咸昌 昌平 谷城 玉果 長水 燕岐 平澤 藍浦 順興 興海 昆陽 南海 長鬐 慈仁 熊川 漆原 光陽 寧邊 定州 三和 宣川 永柔 德源 明川 文川 谷山 伊川 鐵原

【三千結以上】坡州 利川 富平 仁川 通津 陽城 槐山 溫陽 文義 奉化 比安 泗川 茂朱 樂安 井邑 高敞 鎭安 成川 祥原 石城 結城 新昌 海美 東萊 巨濟 榮川 延日 定平 穩城 瓮津 長淵 殷栗 康翎 江華

【三千五百結以上】大興 木川 懷德 保寧 唐津 咸陽 草溪 三嘉 高山 江界 中和 江東 慶興 春川 梁山 慶山 盈德 龍宮 金川 遂安 松禾 開城府

【四千結以上】韓山 扶餘 鴻山 禮山 河東 陝川 玄風 靈山 綾州 萬頃 咸悅 江西 會寧 慶源 茂山 白川 文化 狼川

【四千五百結以上】驪州 龍仁 泰安 報恩 仁同 居昌 金山 開寧 興德 務安 任實 安州 瑞興 原州 新溪

【五千結以上】天安 沃川 林川 舒川 恩津 礪山 益山 金溝 吉州 甲山 端川
【五千五百結以上】長湍 沔川 稷山 連山 淸道 錦山 珍島 南平 鏡城 鳳山 載寧
【六千結以上】牙山 昌原 固城 昌寧 鎭海 淳昌 沃溝 義州 北靑 安邊
【六千五百結以上】鎭川 德山 咸安 潭陽 龍岡
【七千結以上】醴泉
【七千五百結以上】瑞山 信川 安岳
【八千結以上】永川 寶城 臨陂 興陽 延安
【八千五百結以上】善山 蔚山 義城 古阜 扶安
【九千結以上】長城 平壤 永興 鍾城 平山
【九千五百結以上】泰仁 康津
【一萬結以上】楊州 密陽 金海 光州 順天 長興 金堤 咸平 海南 咸興
【一萬二千結以上】洪州 安東 大丘 南原 茂長 黃州
【一萬四千結以上】尙州 星州 晉州 靈巖
【一萬六千結以上】慶州 靈光
【一萬八千結以上】淸州九千三百 華城八百二十
【二萬結以上】公州一千五百 忠州一千五百 全州一千三百
【二萬四千結以上】海州
【二萬八千結以上】羅州

已上諸邑田結之數

今取民戶田結合計其數以辨郡縣之大小差爲七等假如大丘民戶一萬三千田結一萬二千則合計之爲二萬五千定之爲大州也

二萬五千以上爲大州　二萬以上爲大郡　一萬五千以上爲中郡　一萬以上爲小郡
八千以上爲大縣　六千以上爲中縣　四千以上爲小縣　未滿四千者議其幷省

試取嶺南一道列其差等

慶州	一萬九千戶	一萬六千結	三萬五千	今定爲大州
密陽	二萬三千戶	一萬結	三萬三千	大州 宜名曰密州
晉州	一萬四千戶	一萬四千結	二萬八千	大州
大丘	一萬三千戶	一萬二千結	二萬五千	大州 宜名曰達州
固城	一萬四千戶	六千結	二萬	大郡
醴泉	一萬戶	七千結	一萬七千	中郡
善山	七千戶	八千五百結	一萬五千五百	中郡
昌寧	九千戶	六千結	一萬五千	中郡
淸道	八千戶	五千五百結	一萬三千五百	小郡
金山	五千五百戶	四千五百結	一萬	小郡
居昌	四千五百戶	四千五百結	九千	大縣
靈山	四千戶	四千結	九千	大縣
宜寧	七千五百戶	一千結	八千五百	大縣
咸陽	四千五百戶	三千五百結	八千	大縣

尙州	二萬二千戶	一萬四千結	三萬六千	大州
星州	一萬五千戶	一萬四千結	二萬九千	大州
安東	一萬六千戶	一萬二千結	二萬八千	大州 宜名曰福州
金海	一萬二千戶	一萬結	二萬二千	今定爲大郡
義城	九千五百戶	八千五百結	一萬八千	今定爲中郡
蔚山	八千戶	八千五百結	一萬六千五百	中郡
永川	七千戶	八千結	一萬五千	中郡
昌原	七千五百戶	六千結	一萬三千五百	今定爲小郡
咸安	六千戶	六千五百結	一萬二千五百	小郡
玄風	五千五百戶	四千結	九千五百	今定爲大縣
仁同	四千五百戶	四千五百結	九千	大縣
開寧	四千戶	四千五百結	八千五百	大縣
河東	四千五百戶	四千結	八千五百	大縣
陝川	四千戶	四千結	八千	大縣

梁山 四千五百戶 三千五百結 八千 大縣
巨濟 五千戶 三千結 八千 大縣

鎭海 二千戶 六千結 八千 大縣
東萊 四千五百戶 三千結 七千五百 宜以機張來合之 爲萬二千五百 陞

之爲郡
龍宮 四千戶 三千五百結 七千五百 今定爲中縣

盈德 四千戶 三千五百結 七千五百 中縣
榮川 四千戶 三千結 七千 中縣

草溪 三千五百戶 三千五百結 七千 中縣
聞慶 四千五百戶 二千五百結 七千 中縣

泗川 四千戶 三千結 七千 中縣
南海 四千五百戶 二千五百結 七千 中縣

比安 三千五百戶 三千結 六千五百 中縣
慶山 三千戶 三千五百結 六千五百 中縣

三嘉 三千戶 三千五百結 六千五百 中縣
延日 三千五百戶 三千結 六千五百 中縣

熊川 四千戶 二千五百結 六千五百 中縣
軍威 三千五百戶 二千五百結 六千 中縣

義興 三千五百戶 二千五百結 六千 中縣
新寧 四千戶 二千結 六千 中縣

安義 四千戶 二千結 六千 中縣
興海 二千五百戶 二千五百結 六千 中縣

昆陽 三千五百戶 二千五百結 六千 中縣
順興 三千戶 二千五百結 五千五百 今定爲小縣

青松 三千戶 二千結 五千 小縣
漆谷 三千戶 二千結 五千 小縣

咸昌 二千五百戶 二千五百結 五千 小縣
高靈 二千五百戶 二千五百結 五千 小縣

英陽 三千五百戶 一千五百結 五千 小縣
慈仁 二千五百戶 二千五百結 五千 小縣

機張 三千戶 二千結 五千 宜合于東萊以爲郡
豐基 二千五百戶 二千結 四千五百 小縣

寧海 三千戶 一千五百結 四千五百 小縣
奉化 一千五百戶 三千結 四千五百 小縣

山清	二千五百戶 二千結	四千五百	小縣	丹城	二千五百戶 二千結	四千五百	小縣
長鬐	二千戶 二千五百結	四千五百	小縣	禮安	三千戶 一千結	四千	小縣
知禮	二千五百戶 一千五百結	四千	小縣	河陽	一千五百戶 二千五百結	四千	小縣
漆原	一千戶 二千五百結	三千五百	宜合于昌原	淸河	二千戶 一千結	三千	宜合于興海
彥陽	一千戶 二千結	三千 宜取慶州南部一千戶五百結以益之	爲小縣	眞寶	一千戶 一千五百結	二千五百	宜合于靑松

凡未滿四千者殘疲不能爲縣故擬倂省如此○凡戶多而結少者或山邑之民多賴於火田或海沿之民有資於漁利也故邑力而田結多者相等由是言之凡郡縣大小宜視民戶之多少田結抑其次也

若夫西北諸路其郡縣大小宜異其率今取關北一道列其差級止於六等

西北二路地廣人稀平田絕少而蔘貂銀布漁採之利所資亦多不可率之以南法故試列關北一路而浿西海西及江原一路宜亦視此爲率不可與三南同

一萬五千以上爲大州　一萬以上爲大郡　八千以上爲小郡

六千以上爲大縣　四千以上爲中縣　未滿四千爲小縣

咸興	一萬三千戶 一萬結	二萬三千	大州	永興	一萬二千戶 九千結	二萬一千	大州
鍾城	六千戶 九千結	一萬五千	大州	安邊	六千戶 六千結	一萬二千	大郡
北靑	六千戶 六千結	一萬二千	大郡	會寧	五千五百戶 四千結	九千五百	今定爲小郡
吉州	四千五百戶 五千結	九千五百	小郡	慶源	四千五百戶 四千結	八千五百	小郡
端川	三千戶 五千結	八千	小郡	鏡城	二千五百戶 五千五百結	八千	小郡
甲山	三千戶 五千結	八千	小郡	明川	四千五百戶 二千五百結	七千	今定爲大縣

茂山	二千戶四千結	六千	大縣	穩城	三千戶三千結	六千	大縣
定平	三千戶三千結	六千	大縣	長津	五千戶二百結	五千二百	今定爲中縣
三水	二千戶三千結	五千	中縣	德源	二千五百戶二千五百結	五千	中縣
洪原	三千戶二千結	五千	中縣	慶興	一千戶三千五百結	四千五百	中縣
高原	三千戶一千五百結	四千五百	中縣	文川	一千五百戶二千五百結	四千	中縣
富寧	一千五百戶二千結	三千五百	今定爲小縣	利原	二千戶一千結	三千	小縣

此其大略也田界不正戶籍不覈郡縣大小亦不可定也

臣以爲田界不正隱漏居半則所謂幾結者非實數也戶籍不覈蔽冒滋多則所謂幾戶者皆虛名也錄其隱結去其陳結然後實結可知也執其漏戶删其虛戶然後實戶可知也二政不擧則百事皆格不可以措一手於其間矣

郡縣旣定吏額多少斯可以出率也

吏額者今日之急務也(見別篇)大約以二十人爲下率每加五人旣過四十稍變其率每加十人至百而止也

戶結合計爲四千則大約民戶爲二千也每百戶置吏一人則二千戶之邑吏置二十人斯可矣其未滿四千者旣名爲縣二十人不可少也今出率如左

未滿四千者吏二十人	四千以上者吏二十人	五千以上者吏二十五人
六千以上者吏三十人	七千以上者吏三十五人	八千以上者吏四十人
一萬以上者吏五十人	一萬五千以上者吏六十人	二萬以上者吏七十人
二萬五千以上者八十人	三萬以上者吏九十人	三萬五千以上者吏百人

軍官奴隷之等亦各視爲差率今不具論

經世遺表卷之十 終

〔新文版〕
朝鮮光文會藏本

經世遺表卷之十一

負累臣 丁鏞 撰

天官修制　考績之法

京官外官皆於歲終奏績立春之日考績以頒之

周禮百官羣吏皆歲終則考功故天官太宰云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考功宜在於歲終也然我　邦郡縣之事皆臨歲而畢功罪乃著奏績雖在歲終考功自在於春初也

每至大比之年春分之日通考三年之績大行黜陟

大比之年子午卯酉之年也○周禮太宰云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此則聖王之令典也○臣謹按唐虞之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蓋此時神聖相承功庸奮發其所作爲皆開闢以來初有之大舉措若治水經田平賦作貢諸事皆非三年之所能定功者故必九年而後乃行黜陟三代相承天下之事皆有故常則小小功罪不必九年而乃著故三年變而爲一年九年變而爲三年皆聖人因時之宜也後世皆用周法唯晉杜預請以六歲爲期定其優劣宋文帝時守宰以六期爲斷（宋末乃以三年爲斷謂之小滿）唐代宗時吏部奏州縣官三考一替周世宗授官亦以三周年爲限宋法亦然眞宗景德元年令京外官三年方得磨勘遷官亦或有六期而遷者故高宗紹興十四年李潤言今知縣再任六考乃升通判（晉唐以來蓋小官六考秩高者三考）我　邦之制堂下守令六年乃遞亦古法也然一年再考亦非古法今擬歲終一考乃合先王之制也○臣又按今制守令新赴任者仕滿五十日便行考績其未滿五十日者謂之日淺斯亦不覈之法也雖有龔黃之才五旬之間何以著績今擬外官必仕滿半期（一百八十三日）乃考其績京官必仕滿九十日

乃考其績抑所宜也

三公三孤奏績旣下令中樞府考之其政府郞官三公自考之○中樞府領事判事之績自議政府考之

臣謹按後世考績唯執微官小吏殘卑可憐之人第其高下舜之考績雖元勳大臣莫之饒焉四岳者周之二伯之類也十有二牧者周之八伯也百揆者大冢宰也后稷者漢之大司農也司徒司寇司馬秩宗周之六卿也共工朕虞後世命之爲司空者也典樂周之大司樂也納言漢之尙書令也此皆大臣上卿之職何況禹益皆先帝之元勳稷契皆先帝之懿親其尊重碩大爲何如者何況此數十人者皆神聖大智學問純粹功績茂著人主但當信而任之不宜察其勤慢稽其臧否以傷敬大臣之體然猶三載必考三考必黜陟二十二人皆三載考績經有明文曾無絲髮之寬貸者抑何以哉誠以天工不可以瘝曠也民生不可以困悴也今我　邦之法大官姑捨凡京官三品以上稱爲下大夫者都不考績外官觀察使節度使亦無考績之法貪饕唯意荒淫無度而人莫之誰何遂使百度廢壞萬姓顚連而無藥可救無法可施其視唐虞之制豈不乖舛乎臣故曰三公雖尊不可不考績也○周法漢法雖不可詳漢元帝永光元年稱大鴻臚卿野王能行第一則九卿有考績矣唐高宗時滕王元嬰爲金州刺史帝自書下下考則刺史有考績矣至肅宗乾元二年御製郭子儀李光弼苗進卿李輔國考辭則元勳重臣有考績矣郭子儀稱二十四考中書門下則宰相有考績矣三公考績豈唯曰上古之法也哉

臣謹按虞書禹自奏其績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乃於帝前考禹之績曰師汝昌言由是觀之皐陶考禹之績禹考皐陶之績皆於帝前爲之也臣故曰三公三孤之績令中樞府考之○其謂之奏績者何也有奏而後可以有考擧子納券而後試官可以考券武士呈藝而後將臣可以考藝若原不呈納在上者何以考矣禹自奏其績曰予決九川距四海皐陶自奏其績曰定九德之目以擧賢德夔自奏其績曰諧九成之韶以來鳳凰其奏績如是也古者功有功狀罪有罪狀夏后氏考功于會稽山者考其功狀也蚩尤作亂有狀者見古文湯

誥考其罪狀也故無功無績者謂之無狀無狀者謂無文牒也漢法計吏皆歲首持功狀上京師郡國舉人與計吏偕焉則漢時猶有功狀今我 邦之法京官外官皆無奏績之法而其一年再考猥稱考績不知所考者何物名實之不相覈莫此甚矣○考績之妙專在於奏績誠以人性本善雖惡人不能無一端廉恥其所不爲者親於君前曰有所爲如是如是者凡人之所不忍爲也況既奏以言又有功狀將有執法之臣考其虛實其又敢飾詐騁虛哉唐虞之所以做至治者其妙專在於奏績考績臣所謂唐虞之法嚴酷桀烈窰於後世者此也狀奏不如言奏之嚴酷然古今異宜京官則上自大臣下至末官皆許其狀奏唯外官上自監司下至邊將皆於歲終上其功狀又於遞歸之後親於 榻前敷奏以言乃遣御史執其功狀考其虛實則罔功之奏無所遁其情矣

三公三孤奏狀之式○臣於某月某日除授議政府領議政今居見職爲三百二十有四日○某月某日 筵奏公田節目先頒于完南省武南省○某月某日 筵奏諫止流霞亭游宴之命○某月某日上疏論倭情反覆不可深恃請勿許舟舶互市○某月某日上箚論淸西巡察使李某貪縱不法請罷其職○某月某日發關于十二省士子負屈有文學贍足而漏於舉額者別行廉訪與舉人較藝改定其額○某月某日題判某省之牒許某浦之常平倉貿麥七萬石○某月某日薦某人爲兵曹判書薦某人爲大司成○某月某日薦某人爲滿河省巡察使薦某人爲西京留守○每至歲終自選其一年所行二十七事以奏功狀若行公不過二百四十日者奏十八條行公不過一百二十日者只奏九條○三孤雖一年行公只奏九條中樞府只奏三條○功狀既奏下于中樞府樞府之狀下于政府中樞府唯領府事判府事原任三公三孤之臣可考此績知事以下不可與也○其考績之啓但曰所奏皆實或曰所奏未允不書上中下三等已判其臧否矣

六曹大夫三營門大將漢城判尹各司提調之上大夫凡位在正卿者既奏其績皆自議政府考之

六曹判書各奏二十七條中下大夫各奏九條○六曹之叅判叅議雖非正卿皆自政府考之○凡正卿以上其考績之啓但曰所奏皆實或曰所奏未允不分上中下三等亞卿以下乃分三等

吏曹判書奏狀之式○某月某日薦某人授某官其人能稱職○某月某日奏某人罷某職○某月某日上疏論政注之法請修明某典○某月某日執內官豪橫者奏罷其官移刑曹照律○某月某日察司饔院有奸橫奏行其罪○某月某日求山林遺逸之士得某人以薦之○某月某日察左右奸邪之人奏行其罪○某月某日上箚子請益修考績之法如是如是○須具二十七條

戶曹判書奏狀之式○某月某日請別諭鄉大夫自於州黨自選僚屬益廣敎民之法○某月某日修明親耕儀節請耕籍田以供粢盛○某月某日請寢某宮房折受之命以重經費○某月某日請以某錢贖某地小島差官牧羊○某月某日薦某人爲經田御史往嶺南省經理○某月某日請以某人爲平賦司僉正自爲總裁以定九賦之目○某月某日上冊子詳論常平利害○須具二十七條○其餘四曹皆倣此○凡六曹判書其屬司二十皆在所職不唯本曹之事是舉也

正卿在軍職者旣奏其績皆中樞府考之

春夏秋三時原任某職行某事一一條列如時任之例○原任六曹判書者奏九條其餘各奏三條終年在軍職者但列候班賀班慰班祭班進叅之數考曰所奏皆實

亞卿以下皆六曹判書與其中下大夫合坐以考之

六曹之屬各二十凡其所屬毋論大夫三士皆自本曹考績唯命婦司考績自內爲之外臣不與焉○其一藝仕者有考藝無考績法見下

其奏功之狀皆自本司受之送于本曹本曹乃書上中下三等

假如承政院收注書四人之功狀書于其末曰所奏皆實送于吏曹吏曹乃置中考其有功能特著者唯一員或置上考若注書中有溺職當貶者承旨就其功狀之末書之曰所奏未允別書罪狀與其功狀合送于吏曹吏曹乃置下考○其承旨功狀旣送吏曹書曰所奏皆實或曰所奏未允上中下三等聽於判書

假如司饔院其提調正卿自政府考績其中下大夫自吏曹考績如上法其郎官五人自本院收其功狀書曰所奏

皆實或曰所奏未允別其罪狀送于吏曹如上法
各司奏狀之式○承政院則曰某月某日繳還某事傳旨某月某日諫某事處分某月某日察某官之罪以請推考
某月某日　經筵陳某戒其注書之狀曰某月某日修朝參日記某月某日修　經筵說話凡行公幾日直宿幾日
一一條列大夫具九條二百四十日者具六條一百二十日者具三條注書三條而已○弘文館侍講院太史院奏狀之式皆倣此
司諫院奏狀之式○臣於某月某日除授司諫院大司諫今居見職爲三百五十日○某月某日　筵奏請日接大
臣奮發圖功無荒于酒色○某月某日　筵奏請力罷朋黨勿以顚倒之權掩其偏係其私極言朋黨之習皆由人
主推波助瀾○某月某日上疏論領議政李某奸邪諂媚唯以因循爲務使百度隳潰不可信任○某月某日上疏
論臨筵威怒脅制羣臣與桀紂同道○某月某日上疏論公主房無土免稅之法有妨於公田條例不可以人主之
私慾亂此大政○某月某日上疏論御前儀仗年年新備非　祖宗尙儉之遺法○某月某日請勿受戚里家聖節
進膳之物○如是者二十七條行公不過四朔者但具九條
司憲府奏狀之式○臣於某月某日除授司憲府大司憲今居見職爲二百四十二日○某月某日　筵奏論吏曹
判書金某陰受貨賂潛賣郡縣○某月某日　筵奏論駙馬崔某賣弄朝權翕張時勢門庭如市請絕島安置○某
月某日上疏論羅州牧使林某陰遣家客販米一千石行商於京江○某月某日上疏論前副提學李某所言不過
狂妄三司諸臣橫加黨逆之目使公論屈而不伸○某月某日獨詣臺停前獻納鄭某之啓並論發啓臺臣阿諛順
旨摧陷直言○某月某日上疏論嶺南省監察御史既發慶州貪墨之罪旋受賂寢之○某月某日執掖隸之强奸
良女者霜臺杖殺之○某月某日執後宮某氏之兄發其奸惡賣權之罪杖流絕島○如是者十八條者全一年行
公者須具二十七條
掌胥院奏狀之式○某月某日覈古阜郡鄉吏於其定額之外加差十八人奏罷其守○某月某日覈昇州鄉吏李某
締結朝貴賄遺土物圖免倉逋大罪○某月某日覈林川鄉吏林某以本邑世吏違法典倉奏罷其守○某月某日
覈光州邸吏崔某陰賂判官增其役價○某月某日覈靈光郡營主人鄭某於　國恤之後陰賂郡守不減進上價

米奏罷其守○如是者九條或六條

司饔院司䆃寺等凡供上衙門書其供上之數及行公直宿之日數大夫郎官皆不具三條

六部六學以敎民孝悌爲功績見法下○司憲府監察院禁制司齊禮監之等以彈邪禁暴止亂定志爲功績見職掌○繕工監利用監典軌司甄瓦署之等以創智設巧利用厚生爲功績見職掌○凡百官衆職其功狀或具九條或具六條或具三條或但書其行公直宿之日數隨其職司之繁簡各爲定式今不能悉指○三衛軍職本屬兵曹自中護軍以下皆兵曹考之

三衛三營之官其崇者考績于兵曹其卑者自本衛本營考藝以分等

三衛之中護軍副護軍司直副司直三營之副將軍別將千摠把摠從事官皆考績于兵曹三衛之禁軍正領及三營之哨官旗牌官知彀官敎鍊官皆自本營試射試放試槍試騎試講試陣以分上中下三等以送于兵曹

六曹之屬三級之士共七百餘員其考績宜分九等其事功各具三條其分等之法皆有定額

大夫其位既高如有特異之功宜置上考若有著顯之罪宜置下考不必搉定其額而三級之士須分九等以勸其能雖然若使本曹隨意等第則愼其嫌疑顧其顏私上上之褒下下之貶必不肯具遵條例今宜執諸曹屬士之數搉定高下之額分爲九等寡其上下多其中等毋得任意增減然後法乃行矣或曰一隊皆善猶將故屈爲下下異績無聞猶將強尊爲上上乎臣以爲物之不齊物之理也一隊皆善有是理乎雖非大惡一隊之最下者有之矣雖非至善一隊之最上者有之矣善乎馬周之言曰比年等第不過中上豈容皇朝之士遂無上下之考者其意蓋欲於見在之內拔其尤者以爲上第也且雖下下之等其所列貶目皆疲軟踈暗之失而無貪虐冒犯之罪則解官而已宜無後災豈宜以故屈爲嫌哉玆爲九等表如左

京官考功表

	上上	上中	上下	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上	下中	下下
吏曹元士 四十八	一員	一員	一員	三員	三十六員	三員	一員	一員	一員
戶曹元士 九十九	一員	二員	三員	六員	七十五員	六員	三員	二員	一員
禮曹學士 四十七	一員	一員	一員	三員	三十五員	三員	一員	一員	一員
元士 八十	一員	二員	二員	五員	六十員	五員	二員	二員	一員
陵廟官 九十	一員	二員	三員	六員	六十八員	五員	二員	二員	一員
兵曹元士 六十六	一員	一員	二員	四員	五十員	四員	二員	一員	一員
三局 九十四	一員	二員	三員	六員	七十員	六員	三員	二員	一員
刑曹元士 八十四	一員	二員	二員	五員	六十四員	五員	二員	二員	一員
工曹元士 九十四	一員	二員	三員	六員	七十員	六員	三員	二員	一員

已上七百單二員

右法每執元數中分之乃於上半八取其一以爲上等又於下半八取其一以爲下等○其有零奇者屬之上等欲賞善多而罰惡少也○上三等之都數以爲中上下三等之都數以爲中下以其餘爲中中○後皆倣此京官從寬故八取其一以爲上下外官從嚴故五取其一以爲上下

文臣之新正字三十六人武臣之宣令官二十四人皆考藝以當考績○武舉院五十四人亦考藝以當考績

其考藝之規文武皆如本科之規○宣令官本亦三十六人其十二人出戍爲夾衛將故不在計○臣謹按三年考藝則新進之抱負虛實著矣及其弘錄之時考三年考課之籍以選弘錄則大臣無以容其私矣然文武新進不宜以此落職若文臣全不得下筆武臣全不得開弦明其爲借述代射者奏削其科其不然者雖居下下之等不至落職但有降祿罰番及至弘錄時不得與選

三衛之堂下軍職禁軍正領及三營門管城衛將官亦皆以考藝當考績

堂下軍職文臣以射考藝武臣如本科之規○三營門管城衛其考藝皆用本營門敎鍊之法

其一藝仕者及雜技仕者皆考藝以當考績

觀象監三醫司司譯院算學律學寫官書員皆一藝也雜技者掖庭署樂師樂工之類也（掖庭署考武藝樂工考樂藝）○凡考藝者亦分九等○臣謹按周禮天官醫師使諸醫分治民疾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食祿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此考績非考藝也今因循故事欲以考藝當考績若醫學大備則周禮不可不復也

考藝表

考藝表	上上	上中	上下	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上	下中	下下
新正字 三十六人	一員	一員	二員	四員	二十二員	三員	一員	一員	一員
宣令官 二十四人	一員	一員	一員	三員	十四員	二員	一員	○	一員
武舉院 五十四人	一員	二員	三員	六員	三十二員	五員	二員	二員	一員
禁軍正領 九十六人	二員	三員	五員	十員	五十八員	九員	四員	三員	二員
三衛軍官 七十二人	一員	二員	四員	七員	四十四員	七員	四員	二員	一員
都營將官 六十八	一員	二員	三員	六員	三十六員	六員	三員	二員	一員

左營將官	四十五人	一員	二員	二員	五員	二十七員	四員	二員	一員	一員
右營將官	四十五人	一員	二員	二員	五員	二十七員	四員	二員	一員	一員
管城將官	三十九人	一員	一員	二員	四員	二十三員	四員	二員	一員	一員

右法每十員取其二以其一爲上等以其一爲下等其餘分于中等○一藝雜技之類其分等定額之法亦照此爲例今不具列

凡下下者落職其罪重者照律凡上上者超品其績茂者加恩下中者降祿上中者增祿下上者有罰上下者有賞中等皆無賞罰唯三年大比會計其功

照律者笞杖徒流皆如其律也罪輕者落職而已○超品者下士爲中士中士爲上士上士爲下大夫也或陞二級故謂之超○加恩者超品之中又授以淸華也降祿者四品受五品祿八品受九品祿也增祿者六品受五品祿八品受七品祿也○有罰者笞三十納贖于職金也有賞者弓矢之賜也

會計其功者上上者九分上中者八分上下者七分中上者六分中中者五分中下者四分

凡下等無分三年大比乃行黜陟

通計三年之畫其居首者爲最其人以陟其居末者爲殿其人以黜三年而陟者三陟之上又陞一級○其居下下者當年落職無以至三年唯以下中下上積之爲末者永降一級上士爲中士中士爲下士下士落職

外官考功之法其節目益以嚴密十二省巡察使節度使皆政府樞府合坐而考其績唯分之爲五等

十二省各巡察使一員京畿泗川省嶺南省湞西省松海省各兵馬使一員水軍使一員湞西省玄菟省各兵馬使

一員武南省兵馬使一員水軍使二員通共二十七員○每考下等上等各一員中下中上各三員中中十九員以爲式無得加減○所以然者員額本少若上下各具三等恐有强屈之貶冒充之褒所以爲五等也

監司考狀之式○臣於某月某日除授完南省巡察使今居見職爲三百四十八日○某月某日狀啓論龍州牧使安某昏迷無識全不事事不可遲待歲終急先罷黜○某月某日狀啓論錦山郡守李某經田不平房變用私民怨如沸急先罷黜○某月某日薦高山縣人朴某經明行修綜覈通理請補東班末職使掌十二邑經田之事○某月某日執臨陂縣不孝罪人某甲致于辟○某月某日察鎭安縣人金某九族敦睦敎訓有法請降褒賞○某月某日審理礪山郡殺獄昭其冤枉使十二年在囚者白放出獄執正犯致于辟○某月某日自捐錢三千兩頒于列邑以助養老之費○某月某日改定沿海諸邑漁鹽船稅以報于平賦司○某月某日自捐錢一萬兩貿穀于羣山倉待春發賣以補經田之費○某月某日執益山郡奸吏金某致于辟○如是者二十七條每四朔須具九條○節度使奏功無過九條

守令考功之法尤所致意不可有纖毫踈漏

臣竊伏念國家安危係乎人心之向背人心向背係乎生民之休戚生民休戚係乎守令之臧否守令臧否係乎監司之褒貶則監司考課之法乃天命人心向背之機而國家安危之攸判也其所關係若是其重而其法之踈漏不覈莫今時若臣竊憂之漢法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以擧殿最奏行賞罰其法未嘗不嚴然至元帝之時京房又奏考功課吏法欲以新天下之耳目必其舊法不無踈漏之失故京房之言如是也晉武帝時杜預以爲京房遺法細密難通請申唐堯之舊典去密就簡是杜預不知唐堯之典嚴於後世謬謂之簡易也臣歷考前代之制凡考課之法皆分九等歲終一考而已唯後魏文帝之言曰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惡中等守本事大通而已其意亦善　國家考課之法唯分三等其率略如此而一年再考又何其數數也唐虞之人其賢能才智非如今時之人然且三載而後責其績庸以今之人而課功於半年之内無乃不可乎臣謂守令考課宜分之爲九等只歲終一考可矣

巡營中軍內幕裨將考績唯有上中下三等其所列不過一條

諸道都事今爲冗官擬革罷之唯有中軍而已內幕唯存六員令掌吏戶禮兵刑工之事無得有加諸庫諸務宜令六員兼察之○其分等之法不有定額其有異績者置上考其有顯咎者置下考各無過一員不然者並置中考

	奉天省	泗川省	完南省	武南省	嶺南省	漢西省	洌東省	松海省	浿西省	淸西省	玄菟省	滿河省
	三十八邑	四十二邑	二十七邑	二十七邑	三十邑	三十邑	二十一邑	二十七邑	二十邑	二十三邑	十六邑	十邑
上上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上三等只一員其等視其功
上中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	一邑	○	○	○	
上下	二邑	二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中上	四邑	四邑	三邑	三邑	三邑	三邑	二邑	三邑	二邑	二邑	二邑	一邑
中中	二十二邑	二十六邑	十七邑	十七邑	十八邑	十八邑	十三邑	十七邑	十二邑	十五邑	十邑	六邑
中下	四邑	四邑	二邑	二邑	三邑	三邑	二邑	二邑	二邑	二邑	一邑	一邑
下上	二邑	二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	下三等只一員其等視其罪
下中	一邑	一邑	○	○	一邑	一邑	○	○	○	○	○	
下下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一邑	

右分等之法每十取其二以其一爲上等以其一爲下等以其餘爲中等也其有零數者屬之上等賞善欲多而罰惡欲少也○上三等之都數以爲中上之數下三等之都數以爲中下之數亦此意也

凡守令奏績具二十七條報于布政司布政司考績括爲九條奏之朝廷

守令考績凡有九綱一曰律己二曰奉公三曰愛民四曰吏典五曰戶典六曰禮典七曰兵典八曰刑典九曰工典九綱之內各有六條通共五十四條

律己六條一曰飭躬居官者必正衣冠端坐臨民乃可出治若怠荒晩衙者非禮也○二曰礪行牧民之道唯在廉白若承訛襲謬或料理作奸者有罪○三曰觴政酒者狂藥也牧民者不可一霎暫醉若崇飮者有罪○四曰色戒房嬖之害一令志荒一令政亂凡有房嬖者不問其干謁與否皆有罪（無故奏樂者亦荒淫也）○五曰減眷古典唯母夫人嫡妻長子乃許隨養今此法漸解其敝至深宜申明舊典○六曰屛客今俗攜客令掌米鹽會計百敝以生宜禁之又凡邑子隣邑之客文士術客皆不可引接

奉公六條一曰瞻賀凡望賀禮進箋望哭諸禮宜恪勤奉行其或荒廢者有罪○二曰宣布凡朝廷綸音德音赦書諭書旣降守土之臣宜宣布德意令民感激況有蠲恤蕩滅要實惠及民若德惠中格與吏作奸者有罪○三曰報聞凡有民情農形及邊機事變宜登時飛報若有稽滯失時及所報不能詳明者有罪○四曰貢納凡貢賦租稅該納物種各有期限若無故失期或爲奸吏犯虧者有罪○五曰禮際朝廷之禮尊尊而已守令於巡察節度衙門及諸上司凡有合理命令宜恪勤奉行其相見禮貌宜謹守法典其怠慢者有罪○六曰往役凡祭官檢官査官試官督發問情之等自上司差遣者不可傲兀違拒犯者有罪

愛民六條卽周禮大司徒六保息之遺法也一曰養老尊高年者先王之制也士族年八十以上庶民年九十以上歲時宜有饋贈秋成宜有宴餉寬刑除徭察其匱乏皆所宜先也○二曰慈幼溝瀆遺棄者乳下失母者八歲以前無依者皆當自官贍養以順天理其不顧恤者有罪○三曰振窮窮者鰥寡孤獨也振者擧也凡七十以上男子無妻婦人無夫又無子女兄弟可以依托者宜自官振擧之又男子三十未娶女子二十五歲未嫁者宜自官成之○

四曰哀喪凡道路僵尸及家事至貧無以歛埋或饑饉癘疫闔家死亡者宜自官收之邑中有仕宦者德行者其有死喪宜致慰問官屬有喪亦宜有恩○五曰寬疾聾者啞者跛者腐者閹者癩者其有技藝可以自食者舍之其不能然又無父子兄弟可以依託者自官養之又天行瘟疫或痲疹怪疾宜授之醫藥以濟其死○六曰救災水潦火燒虎咬盜刼凡有災厄宜有惠恤之政其不以實者有罪

吏典六條一曰舉賢山野遺逸之士經明行修之人司牧者宜薦聞其蔽賢者有罪○二曰貢士文武科赴舉人各以其額公選以貢之若循私意舍長取短者有罪○三曰束吏欲牧民者束吏而已其吏隷員額及掌胥院條例宜恪遵毋越其或出入者有罪○四曰用人子游爲武城宰孔子問其得人牧民者安得不急賢乎凡丞佐之任坊里之任學宮之任皆宜擇人其或受賂差任不公明者有罪○五曰文牒凡上司鄰邑其公移文狀宜精約工鍊其或委之吏手荒雜鄙俚者監司察之○六曰賞罰考功之法不唯正官有之也鄉官軍校椽吏亦於歲終考其功績爲上中下三等其居上考者續得差任其居下考者限年勿叙又凡愼賞必罰司牧之大權監司宜察之

戶典六條一曰敎民古者地官爲敎官後世專掌財賦非禮也爲之鄉約敎民五倫其愚昧者訓誨之其强梗者懲治之○二曰田政公田監督守令之責也私田亦必覈漏查陳然後上下無害又公田旣穫漕運不可緩也○三曰賦役欲均賦役者先正戶籍然人口物産年年不同故九賦雖正其稅額加減亦年年不同最難中理其不公不均者有罪（民庫之弊契防之弊雇馬之弊宜首禁之）○四曰市糴社倉之法雖小變奸竇易生常平之法亦然又市肆貿販其任意刁踊者宜禁之○五曰農政課農勸農司牧之政也樹藝畜牧尤宜用力桑柘楮漆楡柳椅桐百果百材及六畜字養之政皆宜著力○六曰振恤凶年飢歲振恤最爲大政

禮典六條一曰祭祀郡縣亦有社稷文廟宜虔誠典祀○二曰賓客西路有詔使往來諸路亦有奉命使臣及上官鄰官往來宜接應以禮○三曰禮制大夫有大夫之禮士有士禮庶人有庶人之禮一或踰越亂之本也又少陵長賤陵貴治之宜嚴（所謂正名分）○四曰禮俗冠婚喪祭之禮鄉飮鄉射之禮宜令士民勉而行之官爲之導使之興起孝子烈女亦宜旌別以勸風俗○五曰興學邑中貴族宜敎之於學宮敎之以五倫四術六藝以作人材○六曰敷文

舉子經術文藝宜獎拔以勸之又全經全史等緊要書籍宜用力頒行

兵典六條一曰養兵郡縣各有一二哨選兵其儲養敎鍊之方宜盡心焉○二曰勸武武舉規式比前有加必獎勸興起乃有作者○三曰修兵軍器修補者宜頒給武士令以時使用若深藏庫中益朽傷也多蓄銅鐵奇木以待不虞亦要務也○四曰牧馬宜令富民家養一馬或私起牧場養馬蕃殖者奏補東班正職其有公牧者尤致力焉○五曰調丁徵布之法雖革公養之卒雖存三營門所隷鄉軍不宜專罷其簽丁宜有法○六曰備患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謹烽火慮茭粟藏壚積石皆要務也民堡宜所在勸設

刑典六條一曰聽訟凡訟無滯焉無兩是焉無循私焉凡墓地之訟益致意焉○二曰斷獄其斷不明者有罪○三曰愼刑凡刑具一遵欽恤典則修囹恤囚仁政也凡濫刑者有罪○四曰禁制巫覡娼尼術客宜禁也宮室衣服儀文踰制者宜禁也私屠崇飮不時入山林者宜禁也土豪頑民宜禁也○五曰量衡尺度斗斛權衡皆官給之其有私造者與私鑄錢同律○六曰除害詗盜弆虎力除民害凡治盜不嚴者有罪

工典六條一曰山林禁養村木以輸邦賦礦採金鐵以富邦財凡高山火農者禁之○二曰川澤修堤防以備潰決治湖澤以資灌漑築堰墕以廣農地惠漁梁以勸網箔皆要務也○三曰廨宇凡公廨宜以時繕治其不治者有罪○四曰城郭凡城郭宜以時繕治其不治者有罪燒甓之法宜講行○五曰道路凡治道宜如砥雖村巷小路宜令平治以便行車橋梁宜及時○六曰舟車造舟宜中九等之式又官造田車水車貫車轝車婦車勸民行車（又作爲農器織器興利以厚民）

其九事皆臧者第上上其九事皆否者第下下偶有一否者爲上中偶有一臧者爲下中以次挨排每以臧否多少第其高下

朝廷以五十四條頒于列邑使之欽遵守令奉行唯謹其有成效者具二十七條奏績于監司（三九二十七）監司考績就其中選取九條以定九等之目獻于朝廷○臣竊伏見守令辭朝必講七事所謂七事者農桑盛戶口增等科目也夫農桑者民所自力不勉而勸非守令自修之目戶口者民之趨樂土也如水之趨下非守令所能强之使增也臣

嘗讀國語曰尹鐸損其戶數以爲懷保之政未聞以增戶口爲急也嗟乎守令之職奚但七事已哉朝廷望之以七事守令之所以塞之也豈有踰於七者乎五十四條臣猶以爲率略也且其題目之文止用八字此蓋取法於盧承慶之考曰監運損糧非力所及亦不過四言二句也然周之時冢宰受其會計會計之文必不得止用八字也漢之時郡國皆上計簿計簿之文必不得只用八字也今御史書啓論守令臧否多者至數百言不拘字數監司考課何獨不然臣又思之上古上下相勉奮庸熙載後世此義不明儱侗無能之人務持大體因循故常名之曰不擾而治百度解弛衆竇交穿民受其毒膏血漸竭而按察之臣方且書之曰簡約爲治坐鎭有裕曰順俗而治不求赫譽甚則曰山水之鄕消搖翰墨此皆全不事事尸祿瘝位者之題目也今擬考績狀啓皆如御史書啓之式試著于左

武南省考績啓本之式

玉果縣監李某○其律已則昧爽坐衙出治嚴肅令吏民知敬臧○其奉公則登樓頒 敎俾萬民咸知朝廷德意臧○其愛民則遺棄兒七口授乳母字養老鰥四口養之於倉舍臧○其吏典則奸吏李某金某蠹國害民發其奸照律諸吏斂手臧○其戶典則東二坊漏田十二結查出凡得公田一結二十負臧○其禮典則勸民行冠婚喪祭之禮皆令一遵法制臧○其兵典則自備熟銅三百斤藏之武庫以備不虞臧○其刑典則縣民林某殺人行賂掩匿踰年去七月發其奸成獄民稱其明臧○其工典則官造田車二十輛頒于二十村民皆樂之臧○已上九事皆臧第上上

長城郡守金某○其律已則不挈家眷凡子弟親友皆處于內屋不令到政堂臧○其奉公則文報不踰期限其先期者自官施賞臧○其愛民則養老宴人口抄之太甚民或有言否○其吏典則貢士七八皆叶公論省試發解者獨多於諸邑臧○其戶典則常平穀決價勸減五分民或有言否○其禮典則學官出入者鬪毆於明倫之堂循私不治士習以壞否○其兵典則牙兵敎鍊一遵程式其武藝精熟臧○其刑典則聽訟令民兩造旣決治其落訟者數十年未決之訟多所剖判臧○其工典則廢隄七處並皆淤塞不思浚治否○已上五臧四否第中中

羅州牧使林某○其律已則房嬖用事觴政太濫否○其奉公則朔望賀禮闕而不行檢官謀避其辭不誠否○其愛民則老鰥老寡無依者勸授里民至有納賂圖免者否○其吏典則信任奸鄕一委其政坊任里任皆授奸猾之

人否○其戶典則公田災傷全不親檢一委吏手其濫災至三十一結否○其禮典則十三經留來之後竊其住本陰以劣本易之多士有謗否○其兵典則左營軍簽丁十一名爲奸吏所賣侵及三十餘名民怨不息否○其刑典則醉後濫杖多非其罪小罪就囚或至數月否○其工典則門樓毀破前官留錢三百兩並歸私用不思重建否○已上九事皆否第下下　十二省考績分等皆倣此

虞候邊將旣奏績令節度使考績以送于監營監司執之與察訪監牧官合之爲一科分等奏之○其分等亦分九等其事功唯具三條

京畿察訪六員監牧二員堡將七員寨將七員城將三員共二十五員○泗川省虞侯二員察訪五員寨將四員共十一員○完南省察訪三員寨將五員城將三員共十一員○武南省虞侯三員察訪三員監牧四員右水營寨將十三員左水營城將一員共三十二員○嶺南省虞侯二員察訪六員監牧一員寨將七員共十六員○潢西省虞侯二員察訪五員監牧一員寨將二十三員城將三員共三十四員○洌東省察訪四員寨將二員共六員○松海省虞侯二員察訪三員堡將七員寨將七員城將六員共二十五員○浿西省虞侯一員察訪一員堡將四員寨將二員城將二員共十員○淸西省察訪一員堡將十二員寨將二員衛將三十員夾衛將六員共五十一員○玄菟省虞侯一員察訪二員監牧一員堡將二員城將二員衛將十員夾衛將六員共二十四員○滿河省察訪一員堡將八員衛將二十員共二十九員

	上上	上中	上下	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上	下中	下下
奉天省 二十五員	一員	一員	一員	三員	十五員	二員	○	一員	一員
泗川省 十一員	上三等只一員其等視其功			一員	七員	一員	下三等只一員其等視其罪		
完南省 十一員	上三等只一員其等視其功			一員	七員	一員	下三等只一員其等視其罪		

武南省	三十二員	一員	一員	一員	三員	二十員	三員	一員	一員	一員
嶺南省	十六員	一員	○	一員	二員	十員	一員	下三等只一員其等視其罪		
潢西省	三十四員	一員	一員	二員	四員	二十員	三員	一員	一員	一員
洌東省	六員	上三等只一員			一員	三員	一員	下三等或有或無視其罪		
松海省	二十五員	一員	一員	一員	三員	十五員	二員	○	一員	一員
湏西省	十員	上三等只一員			一員	六員	一員	下三等只一員		
清西省	五十一員	一員	二員	二員	五員	三十一員	五員	二員	二員	一員
玄菟省	二十四員	一員	一員	一員	三員	十四員	二員	○	一員	一員
滿河省	二十九員	一員	一員	一員	三員	十七員	三員	一員	一員	一員

右法每十員取其二以其一爲上等以其一爲下等如上例

諸省所在陵廟之官及土官史庫之官亦皆考績只分三等唯具一二條

其有善績者置上考其有顯咎者置下考不然者並置中考

臣竊伏念人之善惡本無定額一省三十邑不必上等者爲三邑下等者爲三邑今也搭定其額令無加減若良吏偶稀則必有苟充之褒若貪吏偶多則不免有倖逭之罰議者必紛然以與共言其不便矣然臣竊思之文試甲科每取三人何必中甲者爲三人乎其定乙科每取五人何必中乙者爲五人乎又凡科試考劵或以二上者爲狀元或以三下者爲狀元及其爲狀元也例必升之於六品直授禮曹佐郎成均典籍未嘗以試券之在下等而不施狀元之賞典今臣所定考功之法何以異是試以完南省言之三十守令明知此歲之末下等者有三人則未有不惴

惴栗栗或慮其落于此坎明知此歲之末上等者有三人則未有不盼盼孳孳或冀其登于彼岸其無所忧而無所希豈如今日哉況五十四條者朝廷之降命也二十七條者守令之獻功也明知此歲之末將以二十七條自列而報于上則未有不以五十四條朝夕常目思免其罪而圖立厥功者其伈伈泄泄豈如今日哉臣十五年竄伏南荒日夜之所商度唯有此法行之無效臣請任其咎

監司考績之啓守令奏績之狀並上于朝廷並下于吏曹

守令奏績之狀不可自監營而滅之雖九等之考不循奏狀而奏狀則宜上于朝廷也法本如此則監司必不敢獘其實績而私貶其人矣

三年大比其三考守令勿論已遞未遞並皆上京以待召接親奏其狀

三年奏績之狀及三年考功之啓守令皆親抱其券登　筵跪讀或　上有問卽於　筵中敷奏以言此堯舜日覲羣牧之法也此法嚴酷栗烈不如後世之法疏豁解緩百回靜究始可以犂然悟也

召接既畢乃遣暗行御史十二人分往十二省察其功罪虛實

子午卯酉之年自立春之日引見三考守令日見五六人立夏前十日畢見之畢受其奏績北邊守令須遞歸乃見之於是立夏之日發遣御史令立冬前復命○御史持守令奏績之狀及監司考績之啓潛行列邑察其虛實其有奏罔功而監司敷同者舉而劾之其有奏實績而監司抑壓者舉而劾之○臣竊伏見　朝廷遣御史大約三四年一遣之然或五六年不遣或七八年乃遣故守令鄉吏皆僥倖行險以冀其久則不廢臣謂一定其法必三年一遣子丑寅三年之事令卯年來發之卯辰巳三年之事令午年來發之著爲恒式無有進退則雖貪官猾吏皆存後慮莫敢放心雖非考績當有實效況朝廷所頒五十四條在御史手中守令所奏二十七條在御史手中監司所考臧否九條在御史手中執此行部覈其虛實誰有不栗栗危懼者乎雖勢家大族三年之後御史來者親疏柔剛旣難逆覩將何所憑恃乎監司與之同時可撓之以勢力可援之以顏情御史與之相違二者無所施矣監司考績者亦知有御史之議其後則其考績不得不公其視今日之法其疏密何如也守令若報僞績監司若奏罔功本罪之外其欺君之罪

將罔赦其有不栗栗危懼者乎臣愚以爲此法若行太平之治可朝暮俟也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之治不外乎考績一事臣不敢爲妄言也

經世遺表卷之十一　終

經世遺表卷之十二

負累臣 丁鏞 撰

地官修制 田制一

井田論一

井田者聖人之經法也經法可通於古今利行於古而不便於今者必其法有所不明而然非天下之理有古今之殊也今言井田不便者其大端有二其一曰地勢不便其一曰民數無恆斯皆不深考乎先王之制而麤爲之說者也蘇洵之言曰溝洫澮川之制畛涂道路之法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又曰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此非蘇洵氏之言天下人之所恆言也凡爲是說者自以爲疏通識務不滯古跡快人快論有足以陵駕一世而不自知其庸暗至極不可與論於玆事也嗟呼今之山川堯舜三王之山川也今之疆域堯舜三王之疆域也其丘陵原隰墳衍藪澤皆未大變其或爲雨潦之所漱決畚鍤之所夷塞者極不過尋仞之間未大變也夫孰云堯舜三王墮山塡壑斬嶺實沼盡天下而爲之井乎誠如是也蘇氏期之以數百年 臣以爲千萬年之所弗能也儒林釋經有謬而後世之人奉注爲經篤信不疑寧堯舜三王受迂誕詭怪之誣而終不敢駁儒說一字皆此類也杜佑之言曰阡陌既徹又爲隱覈隱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衆多之胥欲紀人事之衆寡明地理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算不可得其詳有從而爲之說者曰生齒衰殖日遷月變雲濡霧渝計口授田欲其均平則今歲所完來歲破裂予之奪之受之還之若風沙之聚散雖使申商督刑撓首總算不可得其平其庸暗不聽又不特蘇氏之說而

已若然堯舜三王之時其天下之民皆生產有期死亾有限令可以執其總而平其分也乎不然將謂堯舜三王之世原未嘗有井田之法而經典所載皆齊諧虞初而止乎何堯舜三王之能沛然行之而今終不可效也嗟呼天下之理一也今人之所必不能亦堯舜三王之所不能堯舜三王之所已能亦今人之所必能豈有疑哉夫孰云堯舜三王之世盡天下之民而計口分田乎下焉者沈漸於無根之俗說上焉者拘滯乎先儒之誤註雖赫赫經文可證可據有足以破千古之惑者則莫之察焉此天下之通患也臣亦習聞其說謂必酌古今之宜施變通之術卑之無甚高論令可以舉而措之而後其法可小行及觀聖經諸文乃臣之所欲參酌而變通之者原是先王之本法但當表章經文按而行之不必鑿鑿然裁損修潤也嗟呼聖人而迂闊孰爲縝密聖人而曹昧孰爲疏明信道篤無往而不釋然也

井田論二

井田何爲而作也井田者九一之模楷也擇平衍之地或數里一井或十井相聯其云盡天下而爲之井者先儒之說也天下之田長焉短焉斜焉橢焉銳焉鈍焉匾焉喎焉有精於數理者絜之以句股會之以冪積升除折補以得其所函之實於是召佃夫而告之曰爾田八公田一以八治一輸之公吾將用之民且曉曉然退而議之曰吾田無乃小乎爾田無乃大乎公田或者其彌大乎惑焉爭焉怨焉詛焉歷世而不能平井田於是乎生焉就平衍之地畫地爲井於是爲之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縱橫各十步)畝百爲夫(縱橫各十畝)夫三爲屋(如三間屋)屋三爲井(其形如井文)於是眡之四角平直間架均正甲之百畝無以異乎乙之百畝乙之百畝無以異乎公田之百畝於是召佃夫而告之曰汝眡玆井以玆爲率歸眡汝田驗其九一於是嚮之所謂長者短者斜者橢者銳者鈍者匾者喎者壹以是劑焉則其所函之同不同可瞭然此井田之所以作也聖人以規矩正方員以六律正五音以井田正九一以之爲楷焉爲模焉型焉範焉使愚氓之在野者知所以度其田之中式而已顧何必隳山塡壑斬嶺實沼盡天下而爲之井然後快於心哉其可井者井之其不可井者規焉町焉萊焉菑焉壹冒之以井田之率升除折補束之以井田之總於是

捨其九數乘之以十於是其不井者亦數之以井曰十井爲通十通爲成十成爲終十終爲同以之賦禾稼以之賦車乘以之作都鄙以之封侯以之建伯此堯舜三王之法也後之儒者瞥見十井爲通十通爲成必欲十十開方無缺無礙想之如棊局之有經緯經所云方十里者想之如棊局經所云方百里者想之如棊局經所云方千里者想之如棊局於是出而眡冀州之地無此大野出而眡兗州之地無此大野出而眡雍州豫州之地無此大野於是爲之說曰必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壟持之數百年然後其事乃成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吾東之田十束爲一負十負爲一總十總爲一結亦未嘗十十開方何必通成終同必待開方而後乃立其名哉此其易悟者也

井田論三

井田何爲而作也井田者農家之陣法其云計口而分田者妄也東天下之農夫八八爲伍使治百畝其八八爲一伍斯之謂一夫也其三八二十四人爲一隊斯之謂一屋也(即夫三爲屋)其八八六十四人爲一旗斯之謂一井也十井爲一通者如合旗而爲哨也十通爲一成者如合哨而爲司也十成爲一終者如合司而爲部也十終爲一同者如合部而爲營也餘夫者夫婦二人也餘夫二十五畝者奇兵之游出也四餘夫相合又成一夫四九三十六餘夫相合又成一井與所謂九夫一井者總以計之爲通爲成爲終爲同以之出賦歛以之起軍旅此古之所謂井田夫孰云計口而分田哉天下之生久矣生育蕃滋盈溢乎海內如欲計口而分田堯舜其猶遁矣一日之中九州之內其嬰孩之出於腹者以萬數其耆老之沒於窀穸者以萬數或乳而殤或童而夭或壯而折或凶年飢歲餓而莩或戕賊然繁殖或庨豁然喪亾其盛衰登降日殊而月不同又烏能執其總而立其率令得均分而無欹側哉聖人多智必不肯枉始兹事也況民者胥資以生者也飯雖貴悉天下之民而歸於田亦困而死而已矣工不攻金攻木攻陶瓦塼埴以出其器用則有死已矣商不通貨財遷有無以濟其匱乏則有死已矣虞不作山澤之材牧不蕃養鳥獸嬪不治絲麻葛枲以資其衣服則有死已矣若是者皆不可以爲農不可以爲農則不可以授田計口立率以分其田

有是理乎田也者天子諸侯之物也天子諸侯之有是田而頒之於農夫也猶今之富人有是田而授之於佃夫也富人之授田于佃夫也必擇其健壯勤嗇有婦子傭奴可助其功者授之天子諸侯之授田也何以異是冢宰以九職任萬民唯其可農者任之以農故九職農居一焉盡天下之民而計口分田有是理乎父母有十子其可農者農之其可工者工之可賈者賈之其職事既分其生理以贍冢宰之以九職任萬民何以異是今之議井田者必先算一國之田結又繼算一國之民數立率而均其分曰田結不足曰民口恆溢於是乎爲之說曰上古之世地廣人少則可以爲井田後世生齒日繁則井田不可復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籍農夫而配於田如籍卒伍而配於軍其外於籍者各以其職與農夫通功易事以贍其食斯之謂制民產顧何嘗使天下之黔其首者咸得百畝之田各自謀其食哉然則井田之法可復於今日不可但緬邈馳心慨唐虞之難企也若其所憂則有一焉古者天子諸侯爲田主今也羣黎百姓爲田主斯其所難圖也必持之數百年不撓收之有漸行之有序而後乃可以復先古之法其始也爲限田爲名田爲均田及其久也還太阿之柄瀉建瓴之水庶乎其沛然無閡矣○井田之制散見諸經先儒之注多牽纏不通所以識務之人必言井田不便今取諸經要義疏理如左

周禮地官小司徒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者也○襄二十五年左傳云楚蔿掩爲司馬書土田度山林量其材鳩藪澤禁其焚辨京陵爲墓地表淳鹵輕其稅數疆潦減其租規偃豬度其水町原防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牧隰皐爲芻牧之地井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爲井田九夫爲井量入修賦量九土所入賦車籍馬稅民之財備車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 臣謹按物土有九惟衍沃之地乃爲井田則蔿掩所謂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已歸於誣矣衍沃之地畫井如法九九開方原防之地片片爲町算其所函折長補短以爲百畝束九爲井與井通計十井爲通十通爲成此古井田之法也盡天下而爲之井有是理乎

鄭曰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

賈逵春秋傳註曰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也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也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也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也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也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也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也衍沃之地畝百爲夫九夫爲井○春秋正義云鄭玄云二牧而當一井是鄭賈同此說也按周禮所授民田不過再易惟有三當一耳不得有九當一也山林藪澤京陵偃豬本非可食之地不在授民之限雖九倍予之何以充稅而使之當一井也且以度鳩之等皆爲九夫之名經傳未有此目故杜不用其說○臣謹按杜氏不用鄭賈之說是矣然原隰者可食之地也曰町曰牧皆是田名賈說不可全棄然原隰之地亦有膏腴當算其羃積束之爲百畝與井通計不必爲三易再易之說也

駁義鄭曰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又曰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賈云中一夫入於公四畔八夫家治百畝尙無九夫所治況其中或有一易再易所取數更少今鄭云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鄭據地有九夫而言非謂有九家也○又曰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節○又曰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卽大都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卽小都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謂家邑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于王○賈曰鄭知此謂造都鄙者鄉遂公邑之中皆爲溝洫之法此經謂井田之法故知爲造都鄙也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者按遂人夫間有遂之等是溝洫法鄉田之制與遂同此經與匠人謂井田法其制與鄉遂不同也○臣謹按鄭注周禮一往多誤此章其甚者也周制王城之內謂之六鄉城外近郊謂之六遂五十里之內百里之內謂之遠郊遂之外二百里之內謂之邦甸卽公邑三百里之內謂之家稍大夫之采邑四百里之內謂之邦縣小都之所在五百里之內謂之邦都大都之所在冢宰九賦之註本出於司馬法司馬法云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其義有所本也但遂人所掌止於六遂之內小司徒之經土地而制井牧內自遠郊外達邦都乃鄭專以此章屬之於造都鄙一事不亦謬乎周法唯六遂別用什一之稅遠郊

以外皆用九一之稅故六遂什一之制遂人掌之遠郊以外井牧之制小司徒掌之也遠郊也邦甸也家稍也(三百里之內)但有井邑丘甸不立縣城雖有四甸不束之爲縣(無小都)邦縣之地但有邑丘甸縣不立都城雖有四縣不束之爲都(無大都)蓋以二百里之內王靈密邇但以丘甸供其田役其外一重令置大夫之采邑名之曰家稍(馬食粟穗曰稍)使各保守已有禦外之意其外一重列作小都名之曰縣以封同姓其外一重列作大都令四倍於小都名之曰都以封子弟詩云大宗維翰宗子維城蓋指此類乃所以藩屛王室也且所謂小都大都未必皆封君留守故魯之三家各主一都謂之三都而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又使高子羔爲費宰是以宰而守之也晉獻公令申生守曲沃曰分都城(閔元年)申生之前曲沃之都無封君也鄭武公令叔段守京城曰都城(隱元年)叔段之前京城無封君也既無封君其可無守宰乎冢宰以八則治都鄙所謂八則者一曰神二曰官三曰吏四曰士五曰用六曰民七曰威八曰衆縣都之宰有官有吏有士有民仰而事神俯而馭衆與今之郡守縣令其職相同王子弟有可封者則封之不然則置宰其法通於諸侯故孔子爲中都宰子游爲武城宰宓子賤爲單父宰皆此宰也鄭玄必以立國爲說不亦謬乎井田之法內自遠郊達於畺畿(五百里)鄭每云鄉遂用溝洫法都鄙用井田法然則中間三重之地又用何法豈遂荒廢而無田乎其不了如是矣○臣又按六鄉者王城九區之六也六鄉之人專習德行道藝以聽鄉黨州閭之敎或仕爲士大夫或仕爲府史胥徒而已此中無一箇農夫亦無一片之土可種禾黍鄭每云鄉遂用溝洫法不亦謬乎十夫之溝百夫之洫此六遂之法於六鄉無與也六鄉之聚五家爲比五比爲閭爲族爲黨爲州爲鄉六遂之聚五家爲鄰五鄰爲里爲酇爲鄙爲縣爲遂四郊以外之聚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爲丘爲甸爲縣爲都皆以六層爲制也一鄉之數一萬二千五百家一遂之數亦一萬二千五百家而一都之數不過爲八千一百九十二家(一井八家一邑三十二家則一都之數如此)其多寡不等者六鄉之內其所受廛地大小相等不得濶狹五五相比不得加減故其數如彼六遂之內雖各散居亦五五相比井牧之地其地閒曠各自散居以就田土亦有餘夫小戶不成一家者參錯其中故不得以五家起率但以井地爲準凡四井之民束之爲邑凡四邑之民束之爲丘凡四丘之民束之爲甸通計一都大小民家亦必與一萬二千五百不甚相遠此先王制邑之精義也○臣又按井田之法中爲公田四畔爲八夫之私田此不易之

義也經云九夫爲井者百畝之地元稱一夫與步百之爲畝井十之爲通名例相同（字書有昳字此是九夫爲井之昳也）非謂民夫有九人也鄭乃曰九夫所治之田不亦謬乎賈爲是惝乃曰鄭據地有九夫而言然鄭以百井爲九百夫算而上之終乃云四千九十六井爲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以出田稅豈亦以地言乎鄭玄不信孟子堅以一井爲九家九家各治一區各出王稅其什一九一都不可知其失豈可諱乎審如是也畫爲九區絕無意義豈聖人之法乎九一者天下之通法唯六遂之內別用什一不可混淪如是也○臣又按井田之法唯於衍沃之地時畫一井以立矩率以示萬民以定九一之大法而已或一井孤存或數井相聯其或平原廣野容有十井之相連者然所謂十井爲通百井爲成者一井二井之散在墳衍者合而計之以充其數不唯是也汙萊町畽一畯之田匾者椭者尖者鈍者折長補短束之爲百畝百畝既九束之爲一井一井既十束之爲一通一通既十束之爲一成推之事理而必然覈諸經文而可悟鄭每以一成之地想之如棊局乃曰四井之邑方二里四邑之丘方四里四丘之甸方八里甚則曰旁加一里爲方十里以作一成（謂方八里四畔各加一里之博）不亦拗乎閉戶展紙作圖打算辛苦崎嶇以完一成之制而此戶一開無此大野鄭將若之何○臣又按司馬法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又云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考工匠人疏）甸者邑聚之名成者田總之名守土者以甸而出車治田者以成而出車故其文如彼其云方八里方十里者推移折補開方以算之故其文如彼乃鄭乖拗必欲以一甸爲一成而甸之所函六十四井成之所函乃爲百井鄭爲是惝於是乎爲之法曰六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溝洫至於一同則曰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五千九百有四井治溝洫（全文見注疏）是萬井之地以四千供王稅以六千治溝洫也天下其有是乎溝洫疏瀹之役雖亦可苦一番完築可至數百年無事或有淤塞以時濬治而已何至歲割六千以防此濬治之費哉出稅之民何其苦也治澮之民何其樂也天下必無此法章句腐儒之見譏於桑大夫不亦宜乎○臣又按畿內分封之法極於一都故都曰大都縣曰小都見於載師其文確然鄭乃曰畿內有百里之國不亦過乎鄭所據者王制也然王制九十三國之說朱子已破之（見陳澔集說）春秋傳曰大都之城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隱元年）坊記曰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都之耦國聖人所戒矧可以百里之國布列於畿內乎舜本紀云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都之爲物本非國也舜稱都君不

稱國君周名毛聃之等以其采邑爲之爵號而已周國召國所未聞也況鄭所謂百里之國乃一同田之所封也鄭以邦畿千里之地想之爲碁局曾無一峰一林織翳其間故欲於百里之內全得一同之田透闊至此亦可以休矣然蘇明允塞溪壑平澗谷之說皆起於此等誤註臣不敢不辨（賈以二十五里之國爲家邑天下有以家邑爲國者乎）

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與甽同）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鄭曰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畎畎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畎畎也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田一夫所佃百畝方百步地遂者夫間小溝遂上亦有徑○賈曰畎上高土謂之伐伐發也以發土於上故名伐也（節）後漢用牛耕種故有歧頭兩腳耜今猶然也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彼雖爲溝洫法一夫則與此同也○又曰按遂人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彼溝洫法此井田法雖不同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則同也按彼鄭云以南畝圖之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遂在夫間故遂則從矣此云田首倍之爲遂遂則橫也（彼則遂從而溝橫此則遂橫而溝從）○又曰彼川則人造之此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遠故宜爲自然川也○臣謹按伐者垡也發者墢也（其字同）皆以耜起土之名經云一耦之伐者謂二耜之所垡廣尺深尺也鄭乃云畎上曰伐明是誤註賈乃云畎上高土謂之伐此順鄭而言無足怪者○又按歧頭之耜此古人之法流至漢末也但古者兩人耦耕漢時一牛獨畊鄭乃曰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夫以兩人各持一金之耜共作一尺之畎手勢叅差必難雙行此亦鄭氏之迂處也○臣又按川者流水也經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見下文）天下豈有人作之川乎遂人以十匠人以九此雖不同川則皆天作也大抵井田溝洫之制當自大川之邊隨勢立經南流北流之川當以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東流西流之川當以東西爲經南北爲緯鄭所云南畝圖意亦迂儒閉戶之所作也古人或云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蓋亦川流之經隨地不同其名以殊而川居之人各憑古聞凡經者謂之阡凡緯者謂之陌迂儒欲以南北東西執定阡陌之名亦難矣禹自奏其功曰濬畎澮距川濬川距四海則川直達海倘可曰人作乎大凡田水之行也耜發爲畎畎者緯也畎注于遂遂者經也遂注于溝溝者緯也溝注于洫洫者經也洫注于澮澮者緯也澮注于川川

者經也若其晝井之法起於川邊十畝之長十十開方以爲一夫三夫之長三三開方以爲一井十井之長十十開方以爲一成十成之長謂之一終十十開方以爲一同此井田之大數也然始於川邊終於山根其間地勢長短廣狹遠近斜正隨地不同則此井田或晝至一井遂逢山根或晝至百井得成一成或未滿一成卽逢山根不得成成或平原廣野其方百里渺渺漫漫一望無際則百成開方可爲一同雖然無缺無碍完爲一同者天下蓋絕無也然聖人制法如是者如皐陶謨五服之制大司馬九畿之法極其所至準備爲說非其地悉然也乃鄭注賈疏皆想之如碁局五服之方五千九畿之方萬里一同之方百里都如碁局無復一角之缺豈理也哉後世之論井田者必欲得方百里平衍之地晝之爲一同然後乃議施行此天之下何處得此地乎將謂堯舜三王之世山川原隰非今日之觀乎九澮而川周其外者鄭玄之謬義也○臣又按經云井間者謂一井之內也其云成間者謂一成之內也其云同間者謂一同之內也考工記文例本自如此輈人曰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軫間是一軫頭尾之間也梟氏曰銑間去二分爲之鼓間銑間是一銑始終之間也鼓間亦然則井間成間亦當釋之如此乃鄭含糊鶻突無所分劈今之學者專執遂人章夫間有遂一句遂以井間爲兩井之間以成間爲兩成之間同間爲兩同之間若然三里一溝(自此溝至彼溝其間三里)十里一洫(自此洫至彼洫其間十里)百里一澮(自此澮至彼澮其間百里)稀闊如此一遇水潦必堙塞潰決損其禾稼漫其經界聖人解事必不爲是矣

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之名

鄭曰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里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又曰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又曰載師職曰園廛二十而一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臣謹按十夫之溝百夫之洫以定什一之率者六遂之田也六遂四郊同在百里之內其郊遂相分之界經雖無文以意推之五十里之內當爲六遂五十里之外當爲遠

郊也六遂七萬五千家每以九家治田十畉[百畝十]則九千家治田萬畉[百畝萬]七萬五千家共治田八萬三千三十三畉其什一乃公田也十十開方不能爲方百里[所不足者田七成有餘]王城五十里之內若無大山大澤荒廢之地則庶可以容此田也此田密近王城師田政役多於外地祭祀賓客大喪大葬皆有供億先王特用寬典別行什一之法自遠郊以往皆是井田其率九一鄭每云采地用井田法鄉遂用溝洫法而遠郊邦甸終無所論今乃以采地之制別之於鄉遂公邑則公邑亦非井田矣公邑者邦甸之地[二百里之內]而猶不爲井則四郊九可知矣今按經文十夫之溝百夫之洫明是六遂之制而小司徒井牧之法通括遠邇鄭君何若違此的確之經文而自立其法也井田爲經法什一爲特例六遂之外豈有所謂十夫之溝哉謬矣○臣又按夫三爲屋屋當讀之如乘屋之屋古制屋皆三間東爲阼階西爲賓階其中堂之南謂之兩楹之間斯可知也井田三區其形如三間之屋故曰夫三爲屋鄭訓屋爲具亦覺小味一井八家今謂之三三相具又何說也○臣又按通成終同以十乘十之名也邑丘甸縣以四乘四之名也其率絕不相同鄭每以一成容一甸自掤緣邊十里之說謂之治洫其好詭如此○臣又按載師云甸稍縣都無過十二者宅稅之謂也鄭於彼註不言某稅今於此註忽謂之田稅何也田稅極於九一其輕者什一夫豈有十二乎下將詳論今姑略之[詳下載師條]

(駁義)鄭曰孟子曰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莇也魯哀公問於有若有若對曰盍徹與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春秋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籍以豐財也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莇法制公田不稅○又曰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莇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莇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賈云無藝謂宣公稅畝況爲貢法有何準法故爲井田不爲貢也]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賈曰按左氏杜服所引司馬法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論語引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鄭註小司徒引司馬法成方十里士十人徒二十人

竝據郊遂之外及采地法未見鄭所引證周之畿內之事而云以司馬法論者司馬法必論周之畿內用夏之貢法非鄭虛言但餘儕所不見耳○臣謹按鄭玄不信孟子不信論語不信詩不信春秋而歸重於載師司馬法二文謂周法有貢稅而無公田設令二文眞有不合尙不當執此二文以擊羣經況二文皆無證乎載師所論一是任田之法一是稅宅之法鄭以宅稅誤作田稅（詳下載師條）遂疑周法異於九一既一錯矣況司馬法之散見諸家之註者又未嘗明言周法有貢稅而無公田賈疏雖云必論貢法若其本文眞有明言鄭註詩註禮豈有不引之理其言亦億之也○臣又按鄭所論貢法助法其苦樂輕重亦乖反矣如鄭所論則貢法但貢其穀可樂也莇法既治公田又有收斂可苦也乃曰鄉遂公邑以不恤之故用貢法邦國都鄙以慮貪之故用莇法豈合理之言乎今考經文六遂明用什一都鄙明用九一內輕外重內樂外苦如此而鄭之所言悉皆相反豈不謬哉且云邦國用莇法而乃云諸侯以什一爲徹則助法豈什一乎鄭之所言皆散漫而不根矣

鄭曰達猶至也謂澮直至於川復無所注入載其名者識水所從出○賈曰諸澮既多當各記水所出之處著其名使人有所稱謂也○臣謹按十里一澮其長百里則其水頗大不可以無名也江淮河漢川之大者也伊洛瀍澗川之小者也一川源委其所受之澮雖多少不等總有名稱井田之功蓋自川邊始也

賈曰畎遂溝洫皆廣深等其澮廣二尋深二仞若以孔安國八尺曰刃則澮亦深廣等但度廣以尋度廣以仞故別言之若王肅依爾雅四尺曰仞深二刃八尺與廣二尋不類鄭以刃七尺淺於廣二尋二尺者以澮爲大故宜淺校二尺與溝洫不得相類也○臣謹按溝洫之等若不砌石土必斜塌凡所謂廣幾尺者當以水底實開之度爲準也十里一澮其水甚大安得止此當以孔安國之說爲正澮亦廣深相等也

經世遺表卷之十二終

經世遺表卷之十三

負累臣 丁鏞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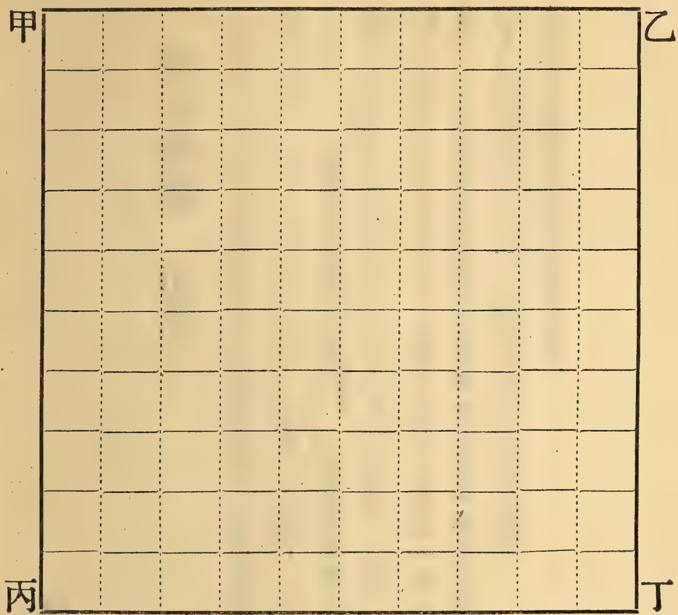
(新文版)

地官修制　田制二

臣竊考井田之法蓋其疆理之功起於川邊川者經流也秬塍之勢視川爲緯畉者緯也耜至十畝屈而反之十十開方以爲一畉則一畉十畉也(實九畉)十畝之首臥以一遂(經所云田首倍之)遂者經也(與川流同勢)九畉開方以爲一井則一井四遂也(實三遂)四遂之長構以四溝(溝之爲井文)溝者緯也與遂相交則一井四溝也(實三溝)十井之首臥以一洫洫者經也洫至十井乃入于澮十井之長十十開方以爲一成則一成十洫也(實九洫)十成之外臥以一澮澮者緯也澮至十成(卽終)一乃入于川十成之長十十開方以爲一同則一同十澮也(實九澮又有兩邊二澮)十澮之首臥以一川川者經也南流北流以南北爲經東流西流以東西爲經而遂溝洫澮之名各視川流之勢以爲經緯此古井田之眞面也注疏乃云遂人則遂從而溝橫匠人則遂橫而溝從豈不謬哉

今取遂溝洫澮之等各爲圖如左

一夫九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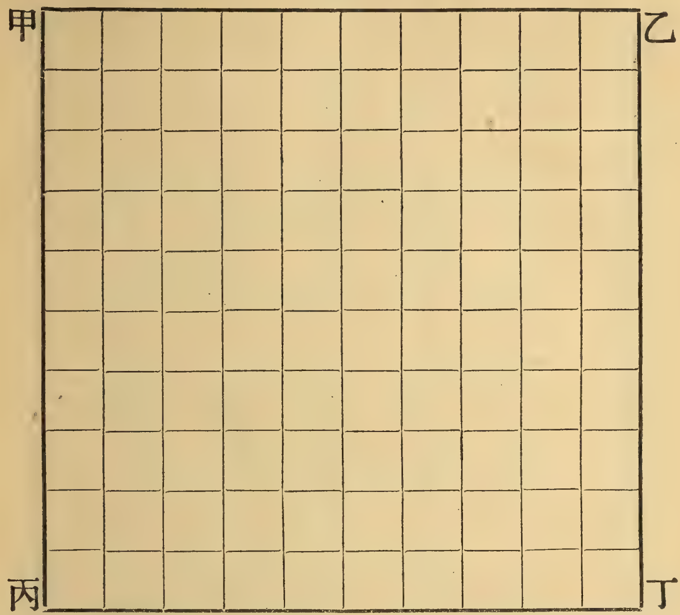
如上圖甲乙丙丁爲一夫百畝之地甲丙線乙丁線遂也遂者經也（與川流同勢）甲乙線丙丁線溝也溝者緯也（遂水之所注）中間九橫線皆畎也畎亦緯也（畎水注於遂）其細點九行有如從線者一畎之長分爲十畝十十開方以爲百畝也畎之長竟十畝（一耕至百步）遂之長竟十畝（至十畝遇溝）溝之長竟一井此圖溝亦如遂者三分溝之一也

一井四遂四溝圖



如上圖甲乙丙丁爲一井九夫之地甲丙等四從線皆遂也經甲乙等四橫線皆溝也緯○遂之長竟一夫即遇溝溝之長竟一井乃遇洫圖面雖經緯交錯溝長遂短覽者宜知之○諸井相連則遂與溝其實各三○凡遂上有徑溝上有畛今所不著

百井一成十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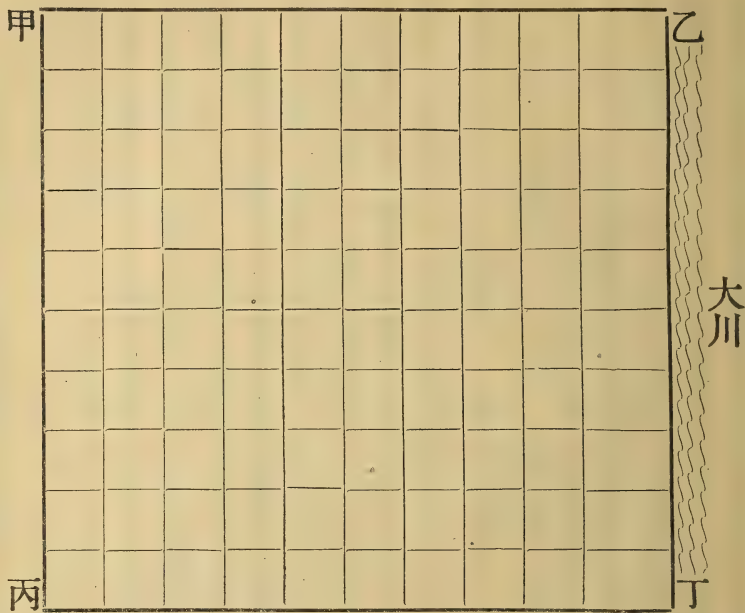


如上圖甲乙丙丁爲百井一成之地其甲丙等十一從線皆洫也洫者經也與川流同勢甲乙線丙丁線澮也澮者緯也其線橫中間之九橫線皆一井之外溝也緯

○溝之長竟一井卽遇洫洫之長竟十井乃遇澮澮之長竟百井乃遇川圖內其長皆相等者凡溝宜作十段看凡澮宜作十分一看只著一成之所經惟洫爲實度也洫之長竟十井

如上圖甲乙丙丁爲一同方百里之

百成一同十澮圖



地其十一橫線皆澮也緯其十一從線皆洫也經○洫注於澮其長止於一成長不過十里十澮注於川其長至於一同一同長百里圖內雖經緯交錯洫短澮長覽者宜知之○凡洫宜作十段看唯澮爲實度長百里○川上有路凡遇澮入之處上有橋梁

右圖四首臣謹依經文辨其經緯別其長短以明其法數而已若以此圖擧而措之以議其施行必不能畫之爲一成一同若是者何也其方一里者畫之如碁局其方十里者畫之如碁局其方百里者畫之如碁局其方一里者猶之可也天下有方百里可以爲碁局者乎方十里猶不能然況方百里乎經云方百里爲同則同間之澮其長百里也考之於經其廣不過二尋二尋者中人之二丈也(人身之長多八尺)夫以二丈之渠每到十里受一大洫流至百里受十大洫而其廣不加於二丈其終於無病乎天下莫纂於潦水今若以方百里之內山陵谿谷畎遂溝洫之水束之於十澮之中而其入川之口猶不過二丈則臣知其氾濫逆行包原隰而潰墳衍瞬息之間其黍稷稻粱之薿薿芃芃者將漫爲流沙而一望無際矣雖禹稷在岸亦立視而不能禁矣將云聖人少智制法如是乎將云作是經者(考工記)不知先王之典章謬以不驗之法著之如是乎作是經者閉戶而制法註是經者閉戶而作圖壹於是碁局之颩而卒不能畫一畦而揷一菑則儒者之見笑於桑大夫其亦無辭而可解矣然則柰何註是經者閉戶而作圖臣固言之作是經者閉戶而制法必無是矣經之下文備說本理顧先儒之不察耳凡議井田之法者先讀上文以畫其碁局次讀下文一變其碁局然後一成一同始有可完之日矣

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 句 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 句 梢溝三十里而廣倍 防音勒 屬音注 孫音遜

臣釋曰遠言之則南山北山之間必一川橫臥邇言之則左厓右厓之間必一溪流出溪是天作雖小亦川也大川遥於百里人由川上之路而行者及盡百里其間遇小川之入于川者必不下數十此必然之理也言此者明畫井之法先觀大川以之起功其小川因其天作而爲之溝洫不可畫之如碁局也○溝者五溝之通名故夏官司險畎遂溝洫澮謂之五溝也(涂者五涂之總名)防者地之脈理(防者筋也地之防如人之筋脈)○水屬謂以此水注於彼水相連屬也(鄭玄讀孫作注)順也理孫謂順其本勢也終必決溢故謂之不行○梢剡削也梢溝者治溝令上小下大如木梢也三十里而廣倍者自初起時寸寸微廣以至於此非至三十里猝增爲倍也澮之初起其廣十六尺則流至七里半其廣二十尺流至十五里其廣二十四尺流至二十二里有半其廣二十八尺流至三十里其廣三十二尺還視初起時其廣倍之

也爲二尋之倍○人作之溝極不過三十里今中國漕溝穿至數百里三古無此跡也故遂人作澮亦止於三十餘里然苟欲準備則前溝流至四十五里其廣四十尺流至六十里其廣四十八尺流至七十五里其廣五十六尺流至九十里其廣六十四尺流至百里其廣七十一尺三寸零以中人之身幾滿九丈其源委雖長庶可以瀉其水而無潰決矣○或曰三十里而廣倍則六十里之廣又倍於三十里爲六十四尺九十里之廣又倍於六十里爲一百二十八尺若然此溝至三十里猝變其勢左滑磬折而向左右滑磬折而向右至六十里又變其勢開口如前法豈有是乎雖江河之水其漸大之勢千里如百里萬里如千里無三十里猝變之法何獨溝如是乎其義非也○總之田間之澮三十里而廣倍則一同之田左斜右仄碁局破已久矣其溝上狹而下闊則其田上濶而下狹何以爲碁局乎凡溝必因水勢亦經文見下則緯溝經洫亦當視溪澗天作之勢爲之進退其可築而正之者築之其可割而正之者割之其或石脉地阞不可築割或陂陁崛起不能理孫者不得不屈其溝洫以就其理孫此天下之公理禹稷之所不得不然也若然其溝澮之水或不得不磬折或不得不句倨或紆餘以蛇行或旁仄以蟹行不能皆直如弦也若然其田疇之在是旁者不能皆畫之爲井其水理孫而弦直者其田畫之爲全井其水理孫而紆曲者其田或爲八畉或爲七畉或缺一角或虧一畝或贅一角或賸一畝破落牽連不能平直將何以畫之爲碁局乎不惟是也一同之田狀如碁局無一片窣土參錯其間則其佃夫九萬皆環田而列居矣其緣邊諸田可以耕治而纔入五里已漸不便十里十里至於中心則五十里也窮日之力僅可往返耕耰鉏銍奚暇爲之碁局一同非大夢乎若云田中有廬如戍卒屯田之法則及其秋冬入保之日載其藁穗攜其籽粒五十里而爲之廩世無此事何况所種牟麥有誰養之糞載淩瀰寒天短日五十里而糞麥不已勞乎農家之事四時無隙冬日雖閒不能相忘出其糞壤修其版築颺其塵雜流其汚惡土以之肥沃人以之暇逸若於五十里之外遂過三冬農事其荒矣入保之說元自孟浪詳在下碁局之制破已久矣○理既然矣則經云方十里爲成者完井計之爲一井殘畉合之爲一井通共百井之田名之曰一成開之曰方十里非直一成之田正方如碁局也經云方百里爲同者完成計之爲一成殘井合之爲一成通共萬井之田名之曰一同開之曰方百里非直一同之田正方如碁局也上公之方百里其田一同乃謂之方百里山林川澤不在計也上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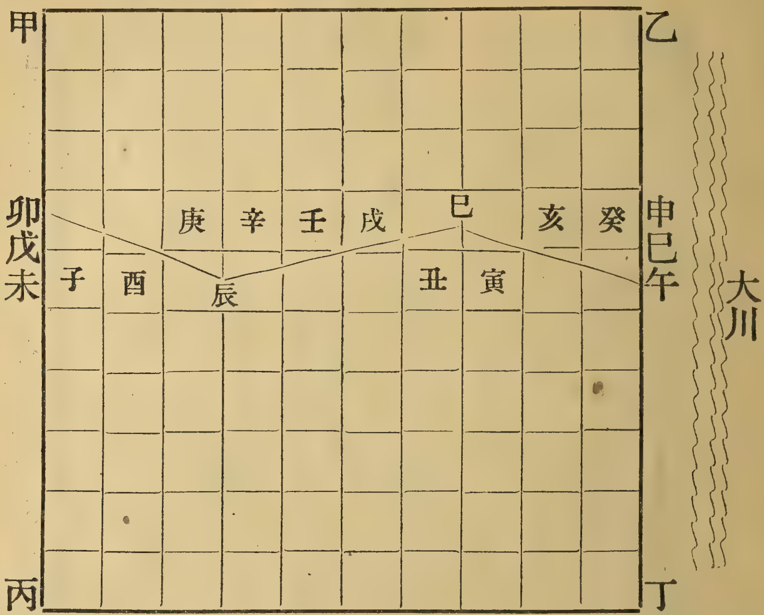
之國必不似碁局猶謂之方百里則一同之田雖不碁局獨不謂之方百里乎一井之間四遂四溝雖不可加減一同之間不必爲十澮也百里之川其溪澗之赴於川者小者引之爲緯溝其大者順其勢而治之注之於川此天下之公理禹稷之所不得不然也大溪適十則因以爲十澮其或八九者鑿之爲十澮其或踰十者或二或三亦因其勢而爲之澮而已有誰能遏其流而爲洫（以緯爲經而）屈折而注於澮者乎水注不理孫經已戒之矣然則成間之洫亦有然者經十里而直如弦蓋未易也（洫長十里）本洫澮之水其可一定爲法無加無減如碁局之有經緯乎○今始拭眼再看經文何嘗云一成之內必有十洫乎何嘗云一同之內必有十澮乎經但云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謂之洫而已經但云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謂之澮而已不錄其數者非經之略之也因天作而順地勢其數不可定也繼之曰兩山之間必有大川則川之數不可定也繼之曰逆地阞者不行不理孫者不行則澮洫之數不可定也繼之曰梢溝三十里而廣倍之則澮洫之長與廣不可定也經何嘗定其數乎凡經流而逕十里者其名爲洫其名爲洫則其廣八尺（凡）緯流而過十里者其名爲澮其名爲澮則其廣二尋經所言者明此而已○臣又按洫之初起其廣八尺則流至十里其廣十尺六寸零亦梢溝之例

鄭曰禹鑿龍門播九河爲此逆阞與不理孫也○又曰梢溝謂不墾地之溝也鄭司農云梢讀爲桑螵蛸之蛸梢謂水漱齧之溝故三十里而廣倍○臣謹按經論作溝之法鄭邵以鑿龍門播九河當之豈鑿龍門播九河是作溝之法乎凡溝皆田水也溝者構也與遂洫交構也不墾之溝何至於三十里乎始雖不墾流至於三十里則其左右兩旁必有田疇何得謂之不墾乎古無漕溝鑿是溝將安用之讀之如螵蛸訓之謂漱齧亦奇語也田之溝不漱齧乎

凡行奠水磬折以叄伍欲爲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奠音停）

臣釋曰奠水停水也淵者深水也磬折者折而其隅爲鈍角也（磬之倨句一矩有半是鈍角也見樂書）叄伍者鄭云直行三而折行伍也句於矩者折而其隅爲直角也（如曲尺）水回則必淵（顏回字曰淵）折之如矩使之回也此節論溪澗流水之勢明天作之水不能直行其欲因之爲田溝者或引之如磬折以行其停水或折之爲矩句以成其洄潏皆所以因其水勢以作

一同之地中有枉澮不能爲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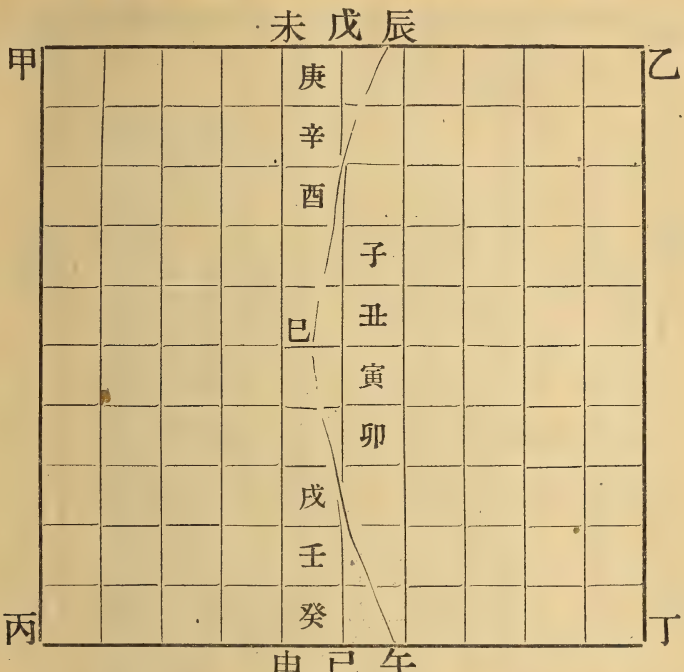
田溝也故繼之曰凡溝必因水勢○水漱之者以水而流土以省畚鍤之勞也水淫之者以水而堆土以省掘撈之費也

凡爲防廣與崇方 句 其閷三分去一 句 大防外閷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 句 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 閷音色界反

鄭曰方猶等也閷者薄其上○臣釋曰大防者陂澤也田間小防內外皆閷之陂澤大防唯外有閷其內淺短不爲閷也○一日先深之者爲溝必去土爲防必起土其役民之法勿起大衆先取數人一日奏功以爲程也深猶探也度淺深謂之深 見字書 試冷熱謂之探其義同也○里爲式者力役之事必以里調之先試一里以出程式也傳衆力謂使衆力附於此役也 鄭讀里爲已不必然也

臣謹按井地或其洫澮巧逢地防者不能疆理如法試爲圖如左○如下圖甲乙丙丁本爲一同之地 方百里 該十一澮橫注大川緣中間一澮屢犯地防不得由戊己正線乃自卯入頭斜至於辰又折而前斜至於己又折而前斜至於午以入大川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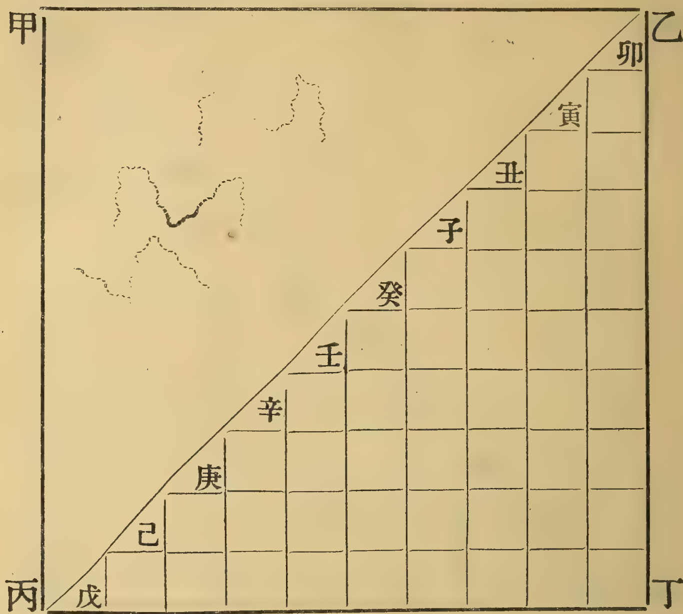
一成之地中有枉洫不能爲成圖



曰枉澮於是所經諸田悉被妨礙不得畫之爲一成唯庚辛壬癸子丑寅七區得爲完成其餘或六七十井或八九十井猶得相連其間隙地或得數井或爲棄地○再論戊己正線若不鑿渠則卯申之間十區未午之間十區不能正其疆域又其洫水之長將踰一成不得不依線鑿渠注之枉澮乃自戊而鑿之至酉而注之又離酉而鑿之至戌而注之又離戌而鑿之至亥而注之又離亥而鑿之至己而入于川此必然之勢也此渠大小宜與洫同○此地既有枉澮不必畫爲一同但緣甲乙邊外丙丁邊外各有大川川外有山甲丙邊外原有山陵不可拓地不得不就此畫之也○不惟是也澮之下流既廣一同不能正方如碁局圖不盡言

如下圖甲乙丙丁本爲一成之地方十里該有十一洫下注橫澮緣中間一洫屢犯地防不得由戊己正線乃自辰入頭斜至於己又折而前斜至於午乃克入澮名曰枉洫於是所經諸田悉被妨礙不得畫之爲一井唯庚辛

一同之地半遭山根不能爲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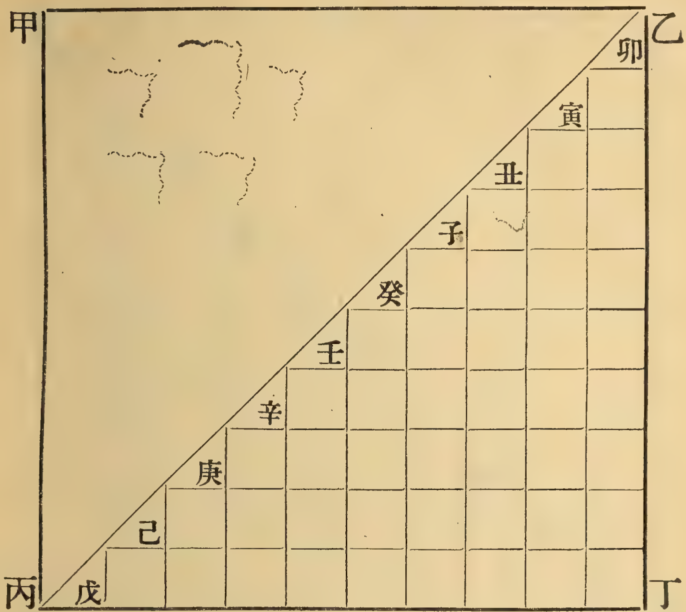


壬癸子丑寅卯八區得爲完井其餘或五六畉或七八畉猶得相連其間隙地或爲數畉或爲數畝○再論戊己正線若不鑿渠則辰午之間十區未申之間十區不能正其疆域又其溝水之長將踰一井不得不依線鑿渠注之枉洫乃自辰而鑿之至酉而注之又離酉而鑿之至戌而注之又離戌而鑿之至午而入于澮此必然之勢也此渠大小宜與溝同○此地既有枉澮不必畫爲一成但緣地勢本自平衍不得以小疵棄之也

臣又按井地或其一半斜遭山根不得疆理如法試爲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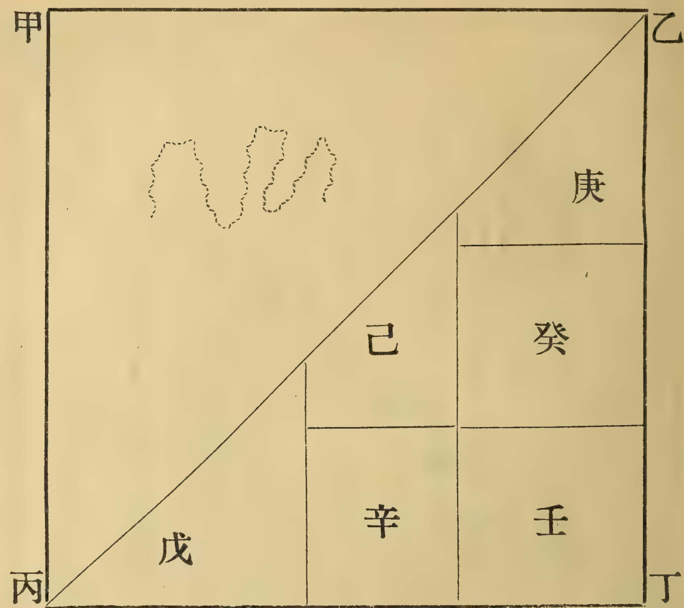
如下圖甲乙丙丁本是一同之當畫爲百成緣有一座高山在於甲角山麓山根斜亙丙乙則不能完作一同乙丁之內第一間只得九成其次得八成其次得七成下至第九間單得一成總得四十五成戊已庚辛壬癸子丑寅卯十區皆爲三角形不能成成但於其中各畫幾井與上四十五成通計得實數(見下圖)○不唯是也澮之下流既廣一同不能正方乙丁丙角不得爲直角圖不盡言

一成之地半遭山根不能爲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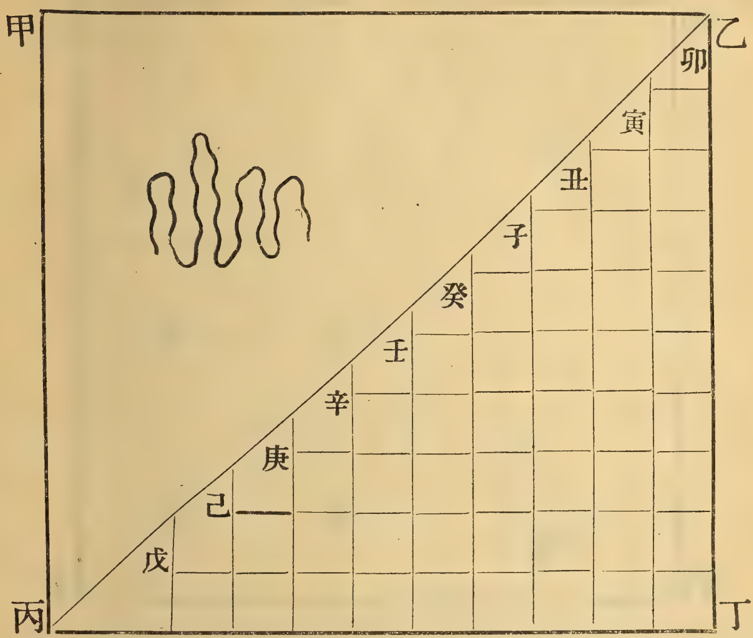
如上圖甲乙丙丁本是一成之地當畫爲百井緣甲丙乙三角形入於山根不能完作一成乙丁之內第一間只得九井其次得八井其次得七井下至第九間單得一井總得四十五井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十區皆爲三角形不能成井但於其中各畫幾畎與上四十五井通計得實數見下圖

一井之地半遭山根不能爲井圖



如上圖甲乙丙丁本是一井之地當畫爲九畉緣甲乙丙三角形入於山根不能完作一井辛壬癸三區只得三畉正方之田而戊己庚三區皆爲三角形不能成畉（不能開方爲百畝）但於其中各畫幾畝與上三畉通計得實數（見下圖）

一畉之地半遭山根不能爲畉圖



如上圖甲乙丙丁本是一畉之地當畫爲百畝緣甲丙乙三角形入於山根不能完作一畉乙丁之內第一間只得九畝其次得八畝其次得七畝下至第九間單得一畝總得四十五畝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十區皆爲三角形不能成畝或牉合以成畝或棄捐不治荒爲石堆若是腴地兩兩牉合總得五畝與上四十五畝合之正爲一畉之半凡不能成畉者不能成井者不能成成者不能成同者皆執此諸圖照例作畉照例作井照例作成照例作同與全畉全井全成之完爲正方者合而計之凡九畉所積得稱一井凡九百畉所積得稱一成凡九萬畉所積得稱一同不必四角平直完如碁局然後乃可以曰夫曰井曰成曰同也○臣謹按古者封建之制上公百里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雖周禮王制叅錯不齊其大法蓋然也其所謂方百里者凡封疆之內有田一同則謂之方百里凡封疆之內有田四十九成七七四十九則謂之方七十里凡封疆之內有田二十五成五五二十五則謂之方五十里非謂五等諸侯之國皆四角正方狀如碁局也齊魯鄭滕疆域不

泥其有一正方如碁局者乎不惟是也封之於山澤之地則雖百里之國其田總不如子男封之於平衍之地則雖五十里之地其田總多於公侯天下其有是乎且雖上公之國如欲必得其正方一同之地然後乃算一同則終古不得封矣其以殘畎破井合而計之以充一同之數者又確然無疑矣

周禮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 節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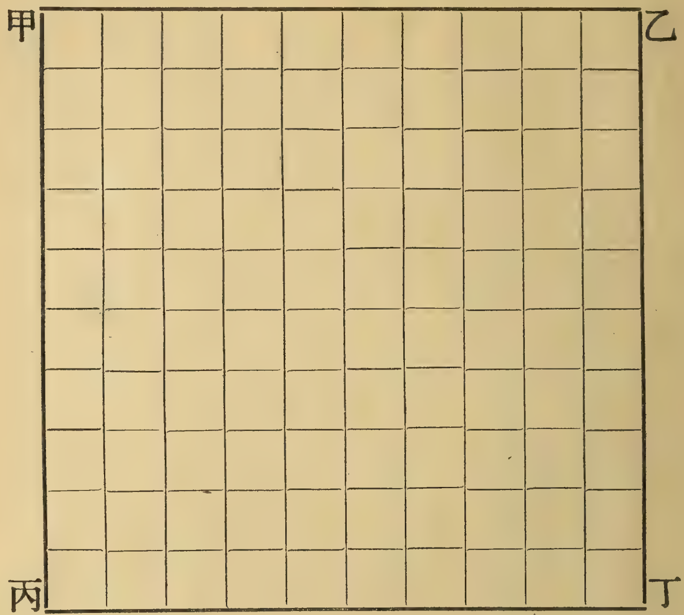
鄭曰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又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仭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都之野涂與環涂同可也○賈曰匠人云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鄭注云經亦謂城中道諸侯環涂五軌其野涂及都環涂皆三軌彼註亦與此注同皆以爲都之野涂與環涂同依內則云道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是以鄭解川上之路及都之野涂皆容三軌也

臣謹按匠人營國其云涂者路也與遂人畛涂之涂所指不同○又按經涂者王國城中之大路也環涂者六遂四郊之大路也環國四嚮故謂之環涂也野涂者邦甸家削之大路也在王國百里之外故謂之野涂也都經涂者邦縣邦都之城中大路也其經涂既爲五軌則其環涂野涂應爲三軌鄭說皆可從也

鄭曰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即百步）九而方一同（萬夫積九則爲九萬夫）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又曰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賈曰遂地在郊外田野之中（又云六遂唯在二百里以內雖都鄙作井田遂人亦盡主其地）○又曰從西北隅北畔至東頭有十洫一洫（百夫）十洫千夫千夫萬步萬步有三十三里百步百步是少半里以九澮總而言之則萬夫矣○又曰九而方一里者匠人云方百里爲同彼井田法溝洫稀少而云同（百成爲一同）此溝洫法溝澮稠多與彼井田相準擬而言也○又曰九澮而川周其外者案詩有今適南畝又云南東其畝故以南畝圖之其田南北細分者是一行隔爲一夫十夫則於首爲橫溝（十溝即百夫）於東畔爲南北之洫十洫則於南畔爲橫澮九澮則於四畔爲大川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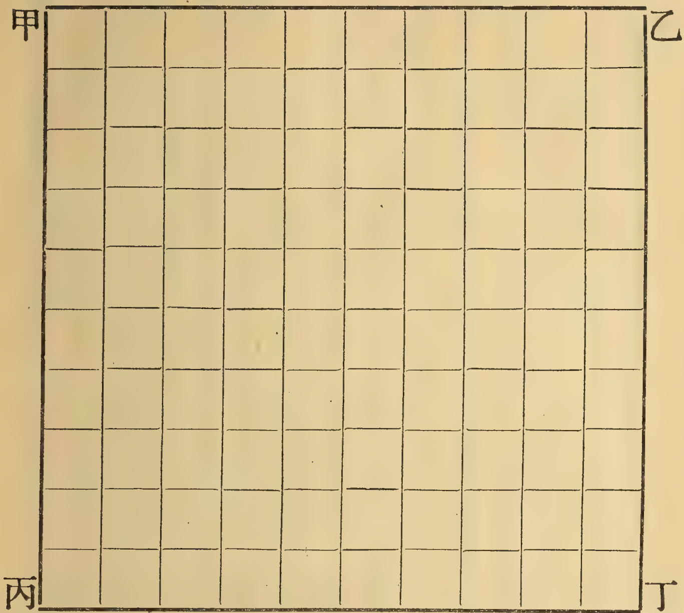
亦倍澮耳○又曰鄭注載師亦以此等三分去一皆大判而言之耳是以田之法一成九百夫亦三分去一以其餘通計出稅故每云三百家也○臣謹按遠郊以外皆用九一故匠人用九夫一井之法六遂特用什一故遂人用十井有溝之法此二經所以不同也然遂經溝緯洫經澮緯以順川流之經則二文皆同特緣鄭氏註彼有誤賈說遂云溝洫從橫悉皆相換非也然其以百夫之地十十開方總於三十三里百步之內函此萬夫者註䟽極精不似匠人之解今並從之但其云九澮而川周其外者大是謬義川之爲物發源於高山或往會于江河或直達于大海世豈有人作之川乎王城南向而川橫其南則是東流之川也田在川北者十澮皆南注而入川田在川南者十澮皆北注而入川川一而已川周其外有是理乎此鄭迂處也○臣又按六遂之地內近王城外接遠郊故或與六鄉並稱國中若遂人什一孟子稱國中什一者是也或與遠郊並稱四郊若秋官遂士盡掌四郊者是也然魯之費誓三郊三遂原自別稱不可遂以六遂爲四郊也蓋此四郊之內以近城之七萬五千家爲六遂名之曰近郊其餘家之在外者名之曰遠郊也六遂民戶七萬五千家而其授田之法良田百畮之外又授萊田少者五十畮多者二百畮若有山林川澤溝瀆之等又在此中則四嚮五十里之內恐無以容此田地此所以郊遂劃界別無一定之明文也王城方九里（見匠人）畫爲九區中爲王宮面朝後市其左右六區謂之六鄉然此方三里六區之內七萬五千家決不能盡容必有溢出於城外者載師以此謂之園地其六遂之田載師謂之近郊其文歷然鄭不知六鄉六遂原在何處其註周禮漫漶周章無所指的或稱六遂在於郊外或稱六遂在於公邑（在王城二百里之內）或稱六遂盡主都鄙（在王城五百里之內距王城最遠）東撞西觸不可歸一今按六遂正在遠郊之內（自六遂之外爲遠郊）無可疑也○又按農夫受廛必在近田之地則六遂之民散在於王城五十里之內共爲三十縣與六鄉之接屋連牆稠密聚居者其法不同故六鄉曰族黨州鄉六遂曰鄰鄙縣遂其立名不同也○又按井田之法九畉爲井則中一畉爲公田遂田之法十夫相累（如十間之屋平爲一列）則上一夫爲公田（川在南則北爲上）經雖不言可推而知也○總之遂人溝洫之制賈疏無錯今依賈疏作溝洫諸圖如左

百夫之地遂溝洫澮圖



如下圖甲乙丙丁爲遂人百畉之地遂人之法十十開方甲乙大線丙丁大線卽澮也百夫一洫而十洫注於澮故曰千夫有澮甲丙次大線乙丁次大線卽洫也十夫一溝而十溝注於洫故曰百夫有洫中間之九橫線卽十夫有溝也溝之長竟十夫中間之九從線卽夫間有遂也兩夫之間有一遂遂之長竟一夫經十畝之地入于溝溝洫之長竟十夫澮之長竟百夫而此圖澮之長亦十夫者是澮之一段也十分澮之一

萬夫之地十澮交洫圖



如上圖甲乙丙丁爲萬夫之地其一區爲百夫之地其橫線十一皆澮也澮入于川澮者緯也其從線十一皆洫也洫入于澮洫者經也〇澮之長竟百夫(上圖一區爲百夫則一區之長爲十夫)洫之長竟十夫(經十夫之地入于澮)圖面雖經緯交錯澮長洫短覽者宜知之〇乙丁線總有十洫每洫之外直近川水川上有路路內有洫故乙丁亦有洫也〇畛涂道路不在圖又澮水入川之處皆有橋梁今所不著

臣謹按遂之長竟一夫(歷一夫以注溝)洫之長竟十夫(受十遂以注洫)洫之長竟十夫(受十溝以注澮)澮之長竟百夫(受十洫以注川)兩洫相距三里有十畝(即十夫之長)兩澮相距亦三里有十畝(其長則三十三里有百步)十十開方則萬夫之地也然或遇地防或遇山根有虧有礙必當以破畝殘畉計其積數以充萬夫之地不可想之如棊局也其不成完局者亦皆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片片方正無一欹仄此先王之制也其必極之於千夫之澮萬夫之川者此準備之法非六遂之田悉皆如此也蘇明允終不悟此何嗟及矣〇又按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者明此路非田間小道乃自王城達于四畿者也秋官野廬氏掌達國道路

至于四畿考工記曰大川之上必有涂焉經旨不過如此鄭乃執達于畿三字謂遂人盡主畿內不亦過乎
夏官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木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賈曰皆有守禁則非遂人田間五溝五涂○臣謹案溝洫之制不特爲利田水而已設險守國之義實寓於其中誠以平原廣野四無遮阻則攻者無礙守者無措乃溝洫爲物掘塹斷壟灌水成濠使敵人不得舍正路而趨他路正路一而已或設關以守之或屯兵而拒之何所不可乎周易之例坎爲田象而坎之象傳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與司險之文相表裏也昔吳玠設地網法以禦虜騎李勣在平壤設屯田劉仁軌在南原設屯田其遂溝洫澮皆如井田亦所以備盜也李德履桑土志欲自國之西郊達于龍灣其間沿路之田皆設溝洫以仿地網之制其言必當用也○又按賈氏以五溝五涂非田制田制之外安有五溝其義非也

經世遺表卷之十三終

經世遺表卷之十四

負累臣丁鏞撰

地官修制　田制三

周頌噫嘻之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朱子曰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擧成數也萬人爲耦並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爲界昔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陳櫟云周制國中鄉遂之地用貢法大率十而賦其一○臣謹按私田之名成於公田若無公田亦無私田詩旣云駿發爾私則其有公田可知如大田之詩旣云雨我公田則其有私田可知六遂之有公田於斯明矣有賓而後主之名生焉有私而後公之名起焉斯易悟也餘見前

小雅甫田之篇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

鄭曰井稅一夫其田百畝通稅十夫其田千畝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朱子曰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爲公田蓋九一之法也○臣謹按鄭注周禮每云九夫治一井有王稅而無公田今於甫田之箋却云井稅一夫可知禮註皆謬義也

小雅大田之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臣謹按鄭箋朱傳亦皆以此爲九一之法

小雅信南山之篇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董仲舒云每家廬舍二畝半○孔穎達曰古者宅在都邑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朱子曰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爲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爲廬舍以便田事於畔上種瓜以盡地利○臣謹按楚茨信南山二詩卽公卿有田祿者祭其先祖之詩也卿大夫祭其先祖必以圭田幾見圭田有公田乎中田有廬者於圭田之中偶作草廬以監其瓜今俗瓜田皆有守草樓無古今華東之別也其詩云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四句皆瓜說也廬是守瓜之廬故詞旨調叶若是公田二十畝之廬則起句贅疣而不安四句不能調叶先儒引此以證二畝半之義似巧而實迂不可從也二畝半之說本不合理(詳見下)特以董仲舒治公羊之學(史記儒林傳)欲立什一之義爲此說耳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節)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趙曰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又曰徹猶取也徹取物也○春秋正義云趙岐不解夏五十殷七十之意蓋古者人多田少一夫唯得五十七十(宣十五年初稅畝之疏)○臣謹按孟子所聞五十七十之說本與井田不合趙氏釋皆什一之義最爲平正其所云周人百畝而徹者必指遂人而言然則五十七十亦似夏殷六遂之制也今人以公田二十畝爲廬之說爲周人什一之解然此十一取一非什一也(詳見下)曷若趙註之爲合理乎○又按徹字之義亦趙註爲長餘見孟子說今不疊述

使畢戰問井地(節)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事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趙曰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爲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時行重法賦責之什一也○又曰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尙有餘力者○又曰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園圃家二畝半也○臣謹按野九一者小司徒所掌遠郊之外至於四畿皆用井田之法也國中什一者遂人所掌唯六遂之地特用什一之法也五十里之內周禮有邦中之賦四郊之賦甸稍縣都之賦由內達外歷歷各言而六遂之賦無所論明六遂在四郊之中也秋官遂師掌四郊然自外甸而視之則六遂密近王城故孟子以六遂爲國中而外郊以外始謂之野周禮孟子豈不符合趙註不可用也○又按餘夫者一夫一婦之不能廣治者也八口之家有五六人可任其力者乃授百畝其或一夫一婦難治百畝者授二十五畝也八口治百畝則每二十五畝二人治之也

春秋宣十五年秋初稅畝

左氏曰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杜云公田十畝借民方而治之稅不過此○杜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孔曰漢書食貨志井田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諸儒多用彼爲義如彼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爲十外稅一也鄭玄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異於漢書也又孟子對滕文公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匠人註引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爲諸侯郊內十一郊外九一也○臣謹按井田者九一也九一之外似若毫髮不侵然考諸經傳九一之外明有賦稅禹貢曰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此九一之外又以馬饟賦之於田夫也詳見禹貢記小司徒曰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九一之外明有貢賦又斂之於田夫也旅師收耡粟屋粟耡粟者九一之收也屋粟者夫三之稅也此九一外明有田地之小稅也今人童習白紛不出於孟子若云九一之外又有稅斂無不愕然以驚者然諸書具存不可諱也然則初稅畝之書於春秋何也井田之稅徵於其屋非徵之於其畝也通一屋而定額非逐畝而稅之也書之春秋不亦宜乎稅畝以來魯之田役遂爲什二此天下之大變曷不書矣○又按二畝半謬義也詳論在下

公羊氏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

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曰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爲公田○又曰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又曰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又曰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又曰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

臣謹按若非九一則井田原不必作本以九一之故爲井田今乃於井田之中割畝二十欲成什一之制豈合理乎誠若什一爲天下之中則先古聖人何不治田如遂人溝洫之法使其無待乎刻補也何況公田爲廬之法是十一而稅一不是什一公羊旣以多乎什一者爲大桀則九一不免爲大桀獨不念寡乎什一者爲大貉乎避桀趨貉將又何益吾東之俗朝鮮洌水之間田稅謂之九一（方言或稱九一或稱九實俚音一與實本自混同）意者箕子之時始行井田之法名曰九一古語流傳至今不變也什一之文見於載師什一之法見於遂人而井田則新非什一公羊以來謬立什一之義其文則竊取孟子（大桀小桀語）其學則傳於董子而穀梁又竊公羊之文自剏廬居之說漢魏儒無有能擊其非理者其說於是乎大行矣臣竊思之古者一宅之廛不過一畝故禮記曰儒有一畝之宮古制王城之內分爲九區王宮居中面朝後市左右六鄉兩兩相嚮而六鄉之數爲七萬五千家彼於方十里之地僅占九分之六而戶數若是其多則一廛之不滿一畝亦已明矣（方十里所函本不過九萬畝其中又除三區及溝渠涂巷）況匠人營國本爲九里則尤不可解城中恆居之廛猶不能滿一畝而田中時寓之廬乃至於二畝半有是理乎孟子稱五畝之宅本指野廛而言先儒乃謂國中之宅二畝半田中之廬二畝半以當五畝之數其崎嶇雕刻乃至是乎夫以衍沃之土畫之爲井片畦如金今乃以什一之故割去二十以廣無用之廬誠如是也何不畫地如遂人不煩雕刻而天然爲什一乎小人懷居安土重遷人情也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又何說也春土脈旣發則民負其耒耜戴其瓶罌甃其錡釜擔其箱篋攜老扶幼曳犢招豚于于然就二畝半之廬寢苫枕塊土癩濕瘴苦楚若赴戍之卒而王城之中十室九空人煙斷絕巷塗寂寞雞犬無聲

天子將誰與共居觸目荒寒氣象愁慘及至秋成之後民又輸其穗秸運其粟米與凡日用百物盡收而還入城天下其有是乎騷騷擾擾無一時之安息人其有樂生之心乎斯皆秦漢之際迂儒曲說斷斷非先王之法也井田九一無什一也○又按何休謂肥田瘠田三年一換主易居此亦行不得之政也民以此田知之爲永業然後除其磽礫去其茶蓼謹其畎遂厚其糞壤若知三年之後按例換易其誰肯爲是乎荒天下之田者必此法也市井餘夫之義亦謬

穀梁氏曰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范曰餘二十畝家各二畝半爲廬舍○又曰損其廬舍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臣謹按穀梁者公羊之影也凡其訓義皆剽竊公羊而又增飾之此章其一也公羊竊孟子之義以什一爲井田之法其後公羊學者病其不合乃捌二畝半之說爲穀梁者又竊其義乃稱公田爲居斯豈周儒之文乎二畝半太廣故內設葱韭之圃外起楸桑之園欲以文其說嗟乎公田荒矣漢晉儒者無有能覺其詐者至唐始克研究孔穎達爲春秋疏引漢書廬舍之說曰是爲十外稅一（文見上）賈公彥爲周禮疏引公羊蔥韭之說曰是爲十外稅一（匠人溝洫疏）孫奭爲孟子疏引漢書廬舍之說曰十外稅一（白圭章）十外稅一者謂十一而稅一也十一而稅一則寡於什一此公羊所謂貉道也無寧桀道爲中國乎井田九一無什一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節）貉二十而取一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趙曰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孫曰載師云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節）鄭玄曰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臣謹按孟子答白圭之問亦不曾明言什一而趙岐據滕文公之章解之爲什一然周時之有無公田孟子不能明知僅誦大田之詩疑周之有公田則其稅之九一什一孟子將何以明辨乎井田九一無什一也

通論陳及之曰周禮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內外之異哉遂人以一直度之也凡十夫之首必有一溝以方度之則方一里之地所容者九夫也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其實一制也○朱子曰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决不可合近世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行鄭氏註分作兩項却是○陳鵬飛曰鄉遂用貢法遂人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是也○馬端臨曰孟子所謂野九一者乃授田之制國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蓋助有公田故其數必拘於九若貢則無公田孟子之什一特言其取之之數遂人之十夫特姑舉成數以言之耳九夫自有九夫之貢法十一夫自有十一夫之貢法初不必拘以十數而後可行貢法也今徒見匠人有九夫爲井之文而謂遂人所謂十夫有溝者亦是以十爲數則似太拘蓋助法必須以平地之田畫如井字整如棊局貢法則無問高原下隰折長補短每夫授之百畝此二法之所以異也是以匠人言洫必曰八尺言澮必曰二尋有一定之尺寸若遂人止言百夫有洫千夫有澮不言其尺寸耳○臣謹按二法决不可合然九一什一皆可以爲助法何必什一有貢而無助乎鄉遂用助法都鄙用貢法者鄭玄之說也然鄉在城中本無田地毋論助貢都是無麪之飥六遂之用貢法其在周禮六篇亦無影響其說豈有徵乎千畝之田九夫治之以其百畝輸於公室是亦助也何謂什一必貢乎周制以九職任萬民九職之民各獻其物名之曰貢除此以外無貢也馬氏之說踈闊尤甚不足多辨今姑略之

周禮地官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鄭曰載事也臣謂載猶籍也洛誥云不視王載○任猶擔負也謂以此職授之於此地似若擔負然也○物猶辨也鄭云物色之地事地之所宜也地職農牧衡虞之等也大宰云以九職任萬民○國中者城中也大宰云邦中園地者城外之地也在六遂之內近郊者四郊之內地也即六遂之田遠郊者四郊之外地也百里之內甸地者邦甸也二百里之內稍地者家削也三百里之內縣地者邦縣也四百里之內畺地者邦都也五百里之內○鄭曰廛民居之區域也臣謂里者比閭之總名國城之中惟

有民家無園圃田疇○種樹曰場孟子云場師養樲棘梧檟周禮場人共果蓏種菜曰圃鄭云樹果蓏六鄉六遂十五萬家必廣置園圃可給
果蓏○鄭曰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云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田三士所受之祿田也賈田賈人以
其貨物供國用及秋會計以賈田之穀受其價是賈田也近郊之地以此田任之○官田庶人在官者所受祿田也
牛田牛人之田以養牛也牧田牧人之田以養羊豕也賞田特例賞賜之田也司勳有賞田之文遠郊之地以此田任之○
公邑之田天子之祿田也孟子曰君十卿祿天子亦如之天子之祿倍於卿祿十四井爲邑故謂之公邑○家邑之田卿大夫
之祿田也小都之田受封四甸者之采地也大都之田受封四縣者之采地也鄭云王子弟所食○臣謹按周制六遂什一
野外九一之外其賦稅之大者有三一曰里布此後世之所謂戶役也二曰屋粟此後世之所謂田租也三曰夫家
之征此後世之所謂身貢也漢唐之租庸調卽此遺法租者田稅也庸者身貢也調者戶役也什一遂人之所掌九
一小司徒之所掌乃若載師之所掌者一曰任土以授地職二曰征稅卽三者以徵雜賦什一九一非載師之所掌也」
先鄭曰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臣謹按周制凡仕於朝者皆以官爲家長其子孫大宰居大宰之署載師
居載師之署有功則車服以庸陞其秩增其祿而已不以罪免官不以年致仕則恒居公署豈復有私宅乎惟致仕
之臣退居私宅或在城中則自稱市井之臣或在郊外則自稱草茅之臣後鄭之義不可違也
先鄭曰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鄭曰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臣謹按古者世祿大夫之子必不
躬耕若庶士之子遂爲農夫則但當受田百畝編於井邑又何爲別給士田乎若云父方食祿子又耕田則尤屬非
理先鄭不可從也圭田雖是祭田亦於祿田之傍置此圭田故大田甫田楚茨之詩皆卿大夫旣稼祭先之詞而其
詩曰我庾維億南東其畝曰歲取十千如坻如京雨我公田皆非五十畝之所能當也況大夫士之祿田鄭注都無
所任豈不踈哉後鄭不可從也
先鄭曰賈田者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鄭曰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臣謹按賈人非吏先鄭非也賈人
坐市其貨足以養八口又使其家人受田可乎後鄭非也按聘禮曰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又云展幣於賈人之館
明玉帛皮幣或使賈人共之也鄭讀賈爲賈非也我邦宣惠廳大同之法令賈人供其貨物貢人本價人以大同之米受價古今

之情宜未殊也若使公家盡主一國之田而割畿內之田名之曰大同之田以償供物之價則此周之所謂賈田也夫工商二家其利厚於農夫又從而官給田祿必使之富益富有是理乎賈田者酬貨之田也

先鄭曰官田公家之所耕田也○鄭曰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臣謹按凡田皆農夫耕之士大夫之家府胥之家其家人別受田將何爲哉亦授之農夫而已誠若受田於國家以授農夫則是祿田之外又一祿田也其父食祿足以俯育而其子又受祿田不亦過乎鄭說非也

先鄭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鄭曰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賈曰司農意此即掌牧六牲者也後鄭不從者若是牧人則是公家放牧之地何得下文有稅乎○臣謹按周官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共其兵車之牛其牛幾千頭矣又牧人掌牧六牲以共祭祀之牲牷其羊豕幾千頭矣不授之田何以養之牛田牧田不可無也尋常畜牧之家受田無義後鄭非也賈疏以爲公家放牧之田不得有稅又一蔀也凡所謂士田官田宅田賈田牛田牧田皆收其九一以給其祿以酬其價以賚其牧養而其本田之屋粟本廛之里布本身之征役無不自在何得云公家牧田不得有他稅乎田名雖異一夫之受百畝天下皆同賈說其當於理乎

鄭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遂人亦監焉○臣謹按鄭不知六鄉六遂在何地或鄉遂並稱或以六遂謂在郊外或以六遂謂在三百里四百里又以六遂爲公邑其誤大矣夫既以公邑任甸地則甸地者二百里之內也與六遂何干司馬法云二百里爲州者適其所聞不同耳同一周禮之書六遂或稱園地邦都或稱疊地蓋自當時名稱或殊鄭欲以此徧置州長縣正於鄉遂之外亦拗矣

鄭曰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臣謹按采邑之制原不可解大夫公卿各有應受之祿田將云祿田之外又有采邑乎後世之法漕天下之粟班祿於京師三古之制分畿內之田仰祿於采邑故公卿大夫士之祿皆以田而爲制王制孟子其文歷然若班祿京倉如後世之法則制祿當云粟米幾石豈可

曰其田幾畝乎祿田之外或有軍功賞之以田此非人人之所得有也臣故曰公邑者天子之祿田家邑者公卿大夫之祿田士田者三等適士之祿田官田者府史胥徒之祿田小都者勳臣同姓受封之地大都者親王子弟受封之地然其受封者止爲封君不得爲國君此古制也位卑者授之以近地位高者授之以遠地量力之大小較穀之多少使卑者便也

鄭曰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臣謹按此條最合理鄭旣知如此又何以一成一甸强合之爲碁局也

鄭曰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畮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臣謹按國城之中但有屋宅無一片之土可任樹藝故任之以廛里城外之地專務果蓏其所須之急甚於稼穡故任之以場圃(凡密近王城者果蓏多利)自郊以外乃治田也鄭乃以國中爲邦畿千里之總名豈不踈哉冢宰九賦之目邦中之賦四郊之賦邦甸之賦家削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由內達外歷歷各言國中非邦中乎遂人之授夫一廛者六遂之地其地猶窄故廛有定制郊外濶遠之地地廣人稀離落荒踈不必限之以一廛故鄕遂之外別無授廛之文鄭欲以遂人統領千里之畿皆授一廛之地則先王制作之妙無地可問矣

鄭曰食貨志士工商亦以口授田五口當農夫一人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節)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賈曰遠郊百里內置六鄕四面相距二百里○臣謹按鄭不知六遂在何地今以六遂謂在邦甸賈不知六鄕在何地今以六鄕謂在遠郊茫昧甚矣六遂者四郊之內別以三十縣爲六遂也六鄕本在城中唯其溢出於城外者謂之園廛也食貨志之誤詳論在下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鄭司農曰國宅城中宅也○臣謂園廛者城外附城之地受一廛以爲宅者也○城中不治園圃不治稼穡又欲其

繁庶樂生故不征其宅稅六鄕之廛溢出城外者專務園圃其利雖多旣是六鄕之民故其宅稅從輕二十而一也近郊者六遂也其宅稅亦從輕爲十一遠郊漸從重其宅稅爲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益以從重其宅稅至於十二若夫漆林之征內自郊遂外達畺畿皆二十而五也○其征稅之法亦量其廛地假如園廛以一畝爲一廛（儒行云儒有一畝之宮）則二百家爲二百畝之地乃於二百家但取十畝之率則二十而稅一也遠郊之地以五畝爲一廛（孟子云五畝之宅）則四十家爲二百畝之地乃於四十家通取三十畝之率則二十而稅三也近郊之十一縣都之十二其例皆同

鄭曰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賈云官府治事處）○臣謹按載師之文一國中二園地三近郊四遠郊五六七八甸稍縣都由內達外文如貫珠國宅明是城中民家園廛明是城外民家先鄭之解本自合理鄭必以國宅改之爲官府豈不拗哉官府公署有無征稅原無可問唯民宅之稅在所商度故著之爲法曰國宅無征

鄭曰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畺場有瓜○賈曰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廛無穀也百畮田畔家各二畮半以爲井竈葱韭是園少利也信南山詩云畺場有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爲菹獻之皇祖是園廛有稅也○又曰園卽上經場圃任園地廛卽上經廛里任國中之地幷言之者以其出稅同故也○臣謹按通邑大都其密近城闉者例治園圃以給萬家之果蔬況天子之國城乎故六鄕之廛其溢出於城外者專治園圃名之曰園地此雖城外猶是六鄕之地也故其宅稅至輕其外六遂之地謂之近郊其外四郊之地謂之遠郊郊遂雖同在百里之內祭祀賓客大喪大葬師田征役六遂之民勞於遠郊故田稅宅稅皆遂輕而郊重鄭乃以園廛爲遠近內外之通稱凡瓜蔬之田皆欲二十而稅一豈不踈哉國宅園廛近郊遠郊由內達外文如貫珠若以園廛爲畿內園圃之通稱則章法亂矣中心最薄而無征（國中宅）次外從輕而廿一（六遂宅）次外居中而十一（近郊宅）次外稍重而廿三（遠郊宅）次外最重而十二（甸稍縣都宅）層層包裹節節差等如竹籜之苞青如葱根之疊白其制絕妙其義至精鄭說一至而其法破碎混亂不可以按行豈不惜哉農家之利莫厚於園圃百畝之田歲收粟幾釜以之爲錢其錢幾何百畝之田歲收葱幾束以之爲錢其錢幾何葱之利必十倍於粟矣但此等果蔬必國城至近之地乃可無滯故郊野以外有稼穡而無園圃此物情自然也鄭乃曰園圃少利故其稅從輕迂闊如此無以議玆事矣○

又按廛者民居之區域也鄉內地狹限之以一廛故上文曰以廛里任國中此六鄉之在城中者也下文曰以場圃任園地此六鄉之溢出於城外者也（卽園廛）鄭以園廛看作二物尤大迂也○畺場有瓜是於棄地之中種瓜以盡其地利也雖使桑大夫爲國此瓜不可有稅鄭賈乃欲以此瓜當園廛之稅不亦迂哉天子之祭場人供其果蓏又何必取果於畺場

鄭曰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賈曰近郊十一者卽上經宅田士田賈田同十一而稅也遠郊二十而三卽上經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同二十而稅三也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者卽上經公邑已下四處甸地之中兼有六遂矣三者之中皆有公邑若然此云十二者除三等采地而鄉遂公邑皆爲夏之貢法故也○又曰春秋公羊說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十一大貉小貉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六百四十斛芻秉一百六十斗缶米十六斗若然周禮稅法據王畿公羊稅法據諸侯邦國諸侯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小役賦事暇故無遠近之差也○臣謹按國宅者城中之民家也園廛者城外之民家也然則近郊之十一遠郊之廿三甸稍縣都之十二皆蒙上文立宅稅之率者也世有田稅之率而或爲廿三或爲十二者乎小桀大桀之譏周公首犯之矣鄭爲是悶此經之註漫漶彌縫不言其爲某稅權且書之曰國稅所謂國稅者廛里之稅乎關市之稅乎山林之稅乎澤梁之稅乎以文則如田稅以事理則不可以十二故權且名之曰國稅至考工匠人之註乃引此經謂之田稅故賈疏遂以此爲田稅也賈疏諸說皆糊塗迷亂不可致詰或以公邑通於遠近或以公邑同於鄉遂末乃斷之曰王畿用桀貉法諸侯用什一法豈可以破吾惑乎國彌小則役彌煩役彌煩則賦彌重誠以諸侯之法亦具體而微祭祀賓客軍旅會同百官羣吏事大交鄰其用浩繁也賈乃曰國小則稅輕其亦闊於情矣○又按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者魯語仲尼之言也此是井田之恒率何必有軍旅之歲乃有此收亦謬義也（詳在下）○總之載師之職既任其地收其里布收其屋粟收其夫家之征（見下文）國宅園廛一節卽里布之立率者也里布者宅廛之稅也與田稅何干田稅但有九一惟六遂之地別什用一也

經世遺表卷之十四 終

經世遺表卷之十五

(新文版)

負累臣 丁鏞 撰

地官修制 田制四

地官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耡音助

臣謹遠郊以外達於畺畿謂之野鄭亦云○耡粟者公田所出九一之粟也屋粟者九一之外又有小稅夫三爲屋而公出不入焉三井則八屋也以屋收之者所徵微薄也○閒粟者田不耕者所出之屋粟也

鄭曰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臣謹按耡者助也助者以八而助一也若九夫各作百畝各納其一夫之稅則何得有耡名乎周之助法其文若是赫然猶謂之九夫相助豈不拗乎屋粟之法三三相任九一之外又有小稅鄭以田不耕者之罰粟當之可乎田不耕者雖有罪就其不墾之田全徵一夫之粟罰已足矣何得以三夫之稅俾出不孕之孩乎小司徒原攷夫屋雖非不耕之民屋粟所本有也蓋此屋粟所徵微薄不必徵之於夫夫故束三夫以作一屋使一屋之民聚粟幾釜以納此貢斯謂之屋粟也不耕之民亦本編入於一屋之中故伊雖不耕亦納此粟而已一身而納三夫之稅有是理乎○臣又按閭師云民無職事者出夫布所納者布本無納粟之法何得以夫布爲閒粟乎蓋其有職之民農者納粟即屋粟工者納器商者納貨虞者納材各以其物獻其身貢無職之民無一物出於其手故以錢防納謂之夫布豈有納粟之理法曰農者納粟又法曰無職者納粟有是理乎閒粟者不耕者之所納也

地官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

賦耡音助趨音趣

臣謂一井之耡本是八夫然一夫之家其任力者或爲三人或爲二人(小司徒)必兩兩比耦各成部曲然後可以助力於公田可以胥備於私田此之謂合耦也

鄭司農云耡讀爲藉杜子春曰耡讀爲助謂相佐助也○鄭曰二耜爲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臣謹按許愼說文云殷人七十而耡耡者九一之助法也鄭必欲於周禮六篇滅去九一之文故觧之曰兩人相助其義非也

魯語仲尼之言曰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藉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何休云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公羊注)○臣謂藉田者九一之助也砥平也遠者少役故爲九一近者多役故爲什一(郞六遂)所以平也○里廛也凶年則廛市之賦有減(司市云凶札則市無征司關云凶札則關無征)是量其有無也○力役之征老幼除免鰥寡孤疾亦不與焉有軍旅則壯者赴役其壯而不赴役者乃出其賦若無軍旅無此徵也○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卽缶也庾也)十籔曰秉(一百六十斗)四秉曰筥(六百四十斗)十筥曰稯(六百四十斛)十稯曰秅(四百秉)稯禾者連藁之禾六百四十束也芻當作穊黍稷之穰也未治曰穰已治曰穊(禾也)○粟之不精者也秉芻者粟穊十六斛也缶米者精米十六斗也○一稯之禾每一束得粟一斗則其粟六百四十斗是六十四斛也通計秉芻則其粟八十斛也○一井之內公田百畝其歲收耡粟大約穊粟八十斛精米十六斗也稯禾之必連藁而取之者將以飼馬也多粟而少米者備儲蓄也此蓋中地常年之所收若上地下地豐年凶年其出不能皆同仲尼所言者大約耳

賈逵曰田一井也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二頭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也○韋昭曰此數甚多似非也○

臣謹按左傳云以丘亦足(見下文)故賈逵以爲兵車之賦不以丘徵以井徵也若據國語則仲尼明言耡粟之數責其加賦用田賦者收錢於田如何休之說也韋說亦是

韋曰籍田以力謂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者受五十畝六十還田〇又田平其遠近謂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〇

臣謹按上說下說皆非也

韋曰其歲有軍旅之歲也稷六百四十斛〇臣謹按歲收者每歲之收也雖有軍旅若於恆額之外又徵此數則民不堪矣且稯者禾束也(見說文)禾者非粟非米之名明是連稾之物(禹貢云百里賦納總〇總稯同)連稾之禾豈可量之以斗斛乎農家以八八六百四十束爲一稯度量之家借其名以六百四十斛爲一稯也織布者以一升六百四十縷者謂之稯布(亦作稯)皆六書假借之法也

春秋魯哀公十二年用田賦〇左傳云仲尼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擧其中斂從其薄如是以丘亦足矣若不度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〇杜曰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〇孔曰用田之所收以爲賦分之出牛馬也〇臣謹按屋粟者通一屋而收稅(每以三夫出粟所收微薄)魯宣公逐畝而徵稅則初稅畝也丘賦者通一丘而出賦(十六井合力出之)魯哀公逐井而徵賦則用田賦也然此田賦必是錢穀之加徵故孔子說稯禾缶米杜賈說牛馬之賦其義非也

地官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臣謂此遠郊以外外遂鄙畿之法也上地不易中地一易下地再易(當與大司徒叅看)〇鄭曰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賈云一人爲家長)其餘男女强弱相半其大數〇臣謹按生齒衰殖月異而歲變安得束定如是七人六人者其最少之限也凡人未滿七而丁不居半者不授上地凡人未滿六而丁不居半者不授中地凡人不滿五而丁不居半者不授下地凡過於此數者勿拘凡一夫一婦僅成夫家者謂之餘夫授百畝四分之一由是觀之分田之法重在治田不在制産孰云計口而分田乎編之如部伍選之如勁卒計其額之多寡程其力之强弱强者得上地弱者得下地孰云計口而分田乎苟徒以制産爲心人少力弱者宜得上地以省其勞人多力强者宜得下地以分其勤今其法若是相反則意在治田不在制産不旣明乎今富人分佃者必選多丁而有牛者以授其沃壤其罷殘無

力者授以棄地先王之選民以授田何以異是計口分田者迂儒之說也井田之不敢復議專由計口分田四字

鄭曰七人以上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五人以下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臣謹按先王之量力以授田如量能以授官父母妻子所養者雖衆苟無才能不可以授此官也父母妻子所養者雖衆苟無强力不可以授此田也有甿焉父母妻子兄弟姊妹恰過十人皆罷癃殘疾不可力田小司徒其肯以上地授之乎養之衆寡非先王之攸問也得人以任之盡力以治之則出穀多出穀多則民食足民食足則疲者病者衰者稚者工者商者虞者衡者牧者圃者嬪者皆得怡怡然得食於其中此聖人之志也見十甿爲之悱惻曰是予之十子也見百甿爲之悱惻曰是予之百子也切切然算其口條條然析其田使各得其產而受養則雖堯舜竭心禹稷殫力卒無以成此事矣井田之法當先算田總於是嚴選强力者計畝以授之田盡而止不復爲意此堯舜三王之法也今之議井田者每云人多而田少此大蔀也不可以不破也○不唯是也周制兵農合一天下之田皆軍田也其所謂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不但爲佃額兼之爲軍額故大司馬敎鍊之法其論分田任力之制一如此經文見下此非軍額之明文乎兵者死地也授之以養生之利得回其避死之心此聖人之微權也力可以隷兵者得田力不可以隷兵者不得田養力士多者得上地養力士少者得下地民視兵爲官視田爲祿莫不自薦其勇力以乞其與於軍額此王者之大權也田者王田也寄生理於王田敢不致死力於王事乎今也太阿倒柄田爲民田則民自食其田而王無故執安居之民驅而納之於矢石爭死之場民其肯之乎食以養生兵以禦死聖人以其田地治此二務猶患其日不暇給計口分田有是理乎

鄭曰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賈曰按王制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七人六人五人彼言五等此云七六五三等其人不同故鄭爲九等計之此經皆云家故鄭云有夫有婦乃成家從此二人爲一等至十人則爲九等二人三人四人是下地之三等五人六人七人是中地之三等八人九人十人是上地之三等此經唯言七八五者居中地之三等故鄭云六七五者爲其中○臣謹按七六五者少不下七六五也七人以上雖十人可任上地五人以下雖四人不得任下地此經旨也王制亦五人爲最下等何嘗爲九

等乎鄭氏於當麤大處要精細多此類也

夏官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

鄭曰邦國之賦如六遂○賈曰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中地家二百畮下地家三百畮與此文合○臣謹按六遂之軍擺列近郊以衛王城故井田之外別授萊田大司馬所言者亦六遂之軍也遠郊以外雖無萊田其以佃額而爲軍額則同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郊遂之軍皆親兵也

地官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臣謂都鄙者甸稍縣都之通稱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不言甸稍則甸稍在都鄙之中也地域井地之彊埸也其地虧缺而不能井者築而封之其地連綿而不能界者劃以溝之○以其室數計之者八家則一井八十家則十井田以室授也○鄭司農曰不易之地歲種之一易之地休一歲而乃復種再易之地休二歲而乃復種○臣謹按一易再易之地有畫之爲井者有聚之爲井者不必皆井形也雖井田苟其土力微薄則或休一歲或休二歲所不能免也

鄭曰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句鄙所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皆夏時采地之數周未聞矣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賈曰洛誥傳云天下諸侯入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註云八州州立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臣謹案都者縣之聚也縣者丘甸之聚也卽井邑之制然則甸稍縣都皆可謂之都鄙不必縣都爲都鄙也子產爲政使都鄙有章豈必鄭地亦有王子弟之公邑乎且鄙者邊邑也鄭叔段使西鄙北鄙貳於己又鄙者小邑也六遂之法五酇爲鄙五

鄙爲縣又何必爲王子弟之所居乎公羊傳曰遷鄭而野留（桓十一）漢時一本野留作鄙留鄭所據者此也豈不拗乎王制者漢儒之所作參古酌今以爲一王之典未必皆古法畿內封國九十有三天子何以堪矣鄭以爲夏制亦謬

地官遂人掌邦之野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

臣謂廛者民居之區域也小者一畝大者五畝（据孟子儒行）萊者汙萊之田也○餘夫亦如之者餘夫之率本受二十五畝而六遂餘夫不受正田但受萊田雖上萊須間歲一種故受萊五十晦始中二十五畝之率也○中地萊百晦者中地不如上地中萊不如上萊故倍授其萊也（萊皆三歲一種則該受七十五畝而萊有三四歲一種者）下地萊二百晦者下地不如中地下萊不如中萊故倍授其萊也（萊若四歲一種則該受百畝而萊有四五歲一種者）以廣斂腴要其得穀相等也○餘夫受萊之數唯視原夫故每云亦如之○臣謹按城邑之地膏腴荒遠之地瘠薄而唯獨六遂有此授萊之法者荒遠之地地廣人稀其山林京陵以養材木以蕃鳥獸故萊田卻少六遂之地片土如金其丘陵磽确悉菑悉墾以業果蓏以屏鳥獸故萊田卻多也其以二百晦授一夫者本是棄地不足耕種若在甸稍之外所不經理者也（其視二十五畝之率授以四倍）

鄭司農曰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臣謹按餘夫亦如之者亦受萊五十晦亦受萊百晦亦受萊二百晦也司農之意欲使原夫餘夫所受皆同此東諺所謂長亦一碗幼亦一碗豈聖人之法乎

鄭司農曰廛居也楊子雲有田一廛謂百晦之居也○臣謹按家一廛田百畝本自相配故後世遂以百畝爲一廛之田也

鄭曰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賈曰六遂之民奇別受廛也（奇特）備後離居故曰奇受也

○又曰六鄕不言餘夫之田上地又無萊故云饒遠也○臣謹按餘夫受萊不受廛田鄭乃以亦如之一句爲三句統結之辭其謬孰甚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萊五十晦非此其率乎六鄕者城中也城中本無一箇農夫故周禮六篇無六鄕受田之文何以謂之饒遠也若與都鄙比觀是又饒近非饒遠也

孟子曰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

朱子曰糞多而勤力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

西漢食貨志曰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馬端臨云孟子言餘夫二十五畝集註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則此二十五畝者十六以後十九以前所受田也○臣謹按農夫之一家八口能有三四人任力者不可多得一夫一婦各自爲家者比屋皆然此所謂餘夫也○上農家之析出者亦當爲餘夫然專以是言之可乎工商各以其物與農夫通功易事以贍其食工商受田有是理乎○士者卿大夫士之總名農夫七口始受百畝士雖一口可受厚祿以士五口當農一人有是理乎十六之童僅可牧牛別自受田何以治之食貨志非古制也

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卽詩言南東其畝也）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陳澔曰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里亦倣此推之○丘濬曰古人丈量之法書史不載唯王制僅有此文今世量田用所謂步弓者不知果古法然否○臣謹按註疏有誤陳澔正之故只錄陳說總之古以八尺爲步可也今

以六尺四寸爲步可也食貨志以六尺爲步可也但以百步爲一畝以百畝爲一畉九畉爲一井於是乎井田也於是乎九一也今當以六尺爲步而就古尺之中擇其稍長者削玉爲尺以爲經田之用抑所宜也同律度正量衡者必欲得羊頭山之黍以作黃鍾之尺 臣嘗以爲未達也

地官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荑之

臣謂下地水澤之地瀦渟也防塞也瀦防者陂澤也在水田之上○大曰溝小曰遂溝以放水於澮也蕩放遂以均水於諸田也○列㽞通列者陷也四圍匡郭其中陷也舍止也宅也水以陷爲宅也○涉渡處也兩井之間必有渠遂或溝於其渡處爲小橋擧其芟泥委於此也揚擧也○鄭曰將以澤地爲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絶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臣謹按天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三農者平地山澤也鄭司農之注所謂澤農者稻人之稼下地也今觀稻人之文與今之水田形法俱同是三代以上早有水田也考工記曰爲防必因水勢若非水田無所爲防也詩云豐年多黍多稌稌性喜水於斯驗矣早種之稻雖亦有之其美反不如黍稷食夫稻衣夫綿何以並言乎八蜡之祭水防居一春秋傳曰町原防規偃豬三代之有水田明矣特以冀雍諸州在北方高寒之地其壤衍原隰皆爲旱田唯水澤之地乃爲此耳

鄭司農曰以列舍水者非一道以去水也○又曰以其水寫故得行其田擧其芟鉤也謂澮能寫水故得涉行田中○鄭曰列田之畦畤也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一註云以列舍水者塍其町畦必使平坦則水可止舍也○

臣謹按諸說似誤

通考曰魏史起引漳水漑鄴○秦開鄭國渠○秦李冰開蜀渠○漢文帝以文翁爲蜀郡太守以湔洩口灌田○武帝開渭渠龍首渠白渠○元帝時召信臣造鉗盧陂○後漢章帝時王景修芍陂○順帝時馬臻始立鏡湖○晉武帝時東南有水災杜預請決壞諸陂

馬氏曰水利之說三代無有也魏起鄭白之徒以此爲功然水就下者也陂而遏之利於旱歲不幸淫潦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此翟子威杜元凱所以決壞隄防以紓水患也○臣謹按秦漢以來水利之田多在平原廣野蓋決大川以注之或築大陂以灌之也若是者晝爲井田當如限田其或山根傾仄之地因泉爲田不得不隨其地勢層層爲刓田若是者無以晝井猶當算其冪積百畝爲一夫九夫爲一井也

秦本紀曰孝公三年衛鞅變法十二年幷諸小鄕聚（舜本紀一年成聚）集爲大縣縣一令（漢書百官表云秦官萬戶以上爲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

商君列傳云集小都鄕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彊而賦稅平○蔡澤列傳云商君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漢書地理志云商君製轅田開阡陌（轅田直田也）○司馬貞曰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朱子陌阡辨曰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廣者宜修阡陌戶繁鄕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爲秦制井田爲古法此皆未得其事之實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從橫以通人物之往來卽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節）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幷（節）故秦紀鞅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制矣（節）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連阡陌而請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非也蓋曰富者一家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星湖李瀷曰洫間百夫澮間千夫者非匠人井地乃遂人溝洫也井地亦有溝洫而一井九夫則異於遂人之溝洫矣朱子亦嘗曰溝洫以十爲數井地以九爲數決不可合蓋深陋諸儒之混解也今云廢井田開阡陌若以爲決裂阡陌是井田

有阡陌也井田百畝則有之矣其果有千畝耶又果有千夫百夫耶今以遂人之千夫百夫爲井田阡陌之解何也朱子又云董仲舒言富者田連阡陌蓋謂一家兼千夫百夫之田朱子前旣云阡陌之所以名在於千畝千夫百畝百夫今舍畝而專言夫豈不偏欹乎百畝之田本是一家之業田連百畝者不足爲富者之過故不得不如是解之然則田連阡陌者謂幷呑千夫百夫之地而阡陌非井田之所得有也王莽時中郎區博曰秦滅廬井而置阡陌亦豈開裂之義乎白居易之言曰人稀土廣者宜修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若云井田之病在於占地太廣則土廣者宜修井鄉狹者宜破井何其所言之相反也杜氏通典或云立阡陌或云制阡陌又云降秦以後阡陌旣廢又爲隱覈可見阡陌之法又廢於秦後也若如朱子之說悉除禁限聽民兼幷如今日之爲則史何云開阡陌而賦稅平乎阡陌者商鞅之新法行於一時古所無而今不傳也〇臣謹按阡陌二字不見古經其爲商鞅之所刱建明矣其法疑與遂人溝洫之制不甚相遠蓋千夫有澮則澮上之道謂之阡也百夫有洫則洫上之涂謂之陌也民間俗稱原以道涂謂之阡陌而商鞅因其名以立新法故据古名而言之則曰決裂阡陌据新法而言之則曰開阡陌置阡陌如匠人遂人同有溝洫而別言遂人之法則斯謂之溝洫法商鞅之專阡陌之名亦猶是矣

漢書食貨志云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而倍於官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漢興循而未改〇又曰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

臣謹按使庶民自爲田主稅十五於農夫者秦法也使天子退爲客官就十五而稅一者漢法也私家之稅重於大桀公家之稅輕於大貉於是豪民廢九職而游閑農夫擔二稅而困瘁用力者少而地利不興經費不足而橫斂日增太阿一倒千古不還嗚呼其可哀也已

漢武帝時董仲舒說上曰秦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亾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塞兼並之路然後可善治也〇哀帝時師丹請建限田下其議孔光何武請奏行限田田不過三十頃

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丁傳用事遂寢之

元時鄭介甫上井田論曰三十頃周民三十夫之田爲太過三年之期太迫宜以十頃爲制期以五年其有十頃之外者聽令分析或與子姪兄弟姻黨犯者沒入官賣與貧民以其價一半輸官一半給田主○星湖李瀷曰田多則力强力强則敗法雖欲賣與貧民彼威行閭里誰敢買之況兄弟子姪皆其親屬名爲分與而陰主其利何以察職彼數子者深探弊源不得已而爲此說其不得行明矣噫國家之惠優於三代而豪霸之虐甚於亡秦此天下之所以不復治也余昔爲均田論其槩謂以田幾畝定限爲一夫永業田多者不減無者不責幾畝之外任其買賣但多者取其中幾畝爲永業焚毀券文只官藏其籍使不得斥賣無者或得寸得尺在永業之限者如右例其餘勿論如斯而止凡賣者必貧室也貧而不得賣則兼並不得售矣永業有入無出則貧室無蕩產矣多田者許其賣則衆子分占或不肖破落稍稍歸於均一矣○臣謹按均田之法自古屢行而屢廢雖盡思夜度設之爲千方百計終於壞裂而後已惟英雄特起之君當大亂虛曠之世如吾東壬辰之後盡籍無主之田畫之爲井田以行古法其有主者若其所主連阡越陌則直諭之以義使以千畝或以數井納于官以作軍田或作士田錄其功而賞以官則光明磊落成於目前其餘諸議曠日持久須至百年去益申明然後或有一二裒益堯傳舜紹本自不易其功豈有成哉雖使如意大均仍是民田非官田也太阿之柄依舊倒授將何益矣

宋林勳政本書云一夫占田五十畝以上爲良農不滿爲次農無田爲隷農一夫五十畝爲正田而其餘爲羨田羨田之家無得買田惟許賣田次農隷農皆得買羨田以足一夫之數而其未能買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之羨田各知其夫之數而歲入其租於良農如其俗之故其不願賣羨田者官無苛奪矣其子孫之分占少須假之自合中制矣○陳亮曰勳爲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勤矣世之爲井田之學者孰有加於勳者乎○丘濬曰臣按勳此書朱熹呂祖謙皆稱許之今考其書百里之縣歲率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取民過重恐非後世所宜用者 大學衍義補 ○星湖李瀷曰富强者不得買田則不願也以羨田分與隷農則不願也玆又不得行矣有財則必私役游手廣耕專利其肯出有餘補人之不足耶紫陽南軒雖喜其復古之志亦不謂必可行也

○臣 謹按林勳之說未見全本若如瓊山之說亦迂儒之謬算也

丘濬均田議曰井田旣廢田不在官是以貧富不均一時識治體者咸慨法之善而卒無可復之理於是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然皆議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爲法雖各有可取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於土俗可以暫而不可以常也終莫若聽民自便之爲得也必不得已創爲之制必也因其已然之俗而立爲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旣往而惟限制其將來庶幾可乎臣 請斷以一年爲限如自今年正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官府亦不之問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餘數不許過五十畝)於是以丁配田因而定爲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許買足其數丁田自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沒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吾未立限之前不復追咎自立限以後惟許其鬻賣有增買者倂削其所有(民家生子將成丁者卽許豫買以俟其成)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差役其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田二頃視人一丁當一夫差役量出雇役之錢(富者出財)田少丁多之家以丁配田足數之外以人二丁視田一頃當一夫差役量應力役之征(貧者出力)若乃田多人少之處每丁或餘三五十畝或至一二頃人多田少之處每丁或至四五十畝七八十畝隨其多寡盡其數以分配之此外又因而爲壯宦優免之法因官品崇卑量爲優免惟不配丁納糧如故其人已死優及子孫以寓世祿之意(如京官三品以上免四頃五品以上三頃七品以上二頃九品以上一頃外官則遞減之無田者準田免丁惟不配丁納糧如故)立爲一定之限以爲一代之制名曰配丁田法旣不奪民之所有則有田者惟恐子孫不多而無匿丁不報者矣不惟民有常產而無甚貧甚富之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驗丁驗糧之可據矣行之數十年官有限制富者不復買田興廢無常而富室不無鬻產田直日賤而民產日均雖井田之制不可猝復而兼幷之患日以漸銷矣(見大學衍義補)

○臣 謹按均田非先王之法先王之時普天莫非王土王土莫非王田於是嚴選有力之男使治王田以作王卒非均田也均田者行不得之政藉使得均仍是私田太阿之柄猶在下也

經世遺表卷之十五 終

經世遺表卷之十六

貟累臣 丁鏞 撰

地官修制 田制五

漢書云王莽簒位下令曰秦廢井田是以兼并起强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而豪民侵凌分田刼假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過八而滿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鄕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爲姦天下謷謷然陷刑者衆後三歲莽知民愁下詔罷之

臣謹按先王之法唯農夫受田百畝王莽之法毋論農與不農凡八夫者受田一井旣非先王之法又拂當世之心其終於不立而已先王以九職任萬民九職農居一焉唯農者受田所謂天子之祿田公卿大夫士之祿田亦取之於九一之中非受田也不農者雖有八口何爲而授一畝哉王莽自以爲復先王之法而其實上不協古下不順俗不足以與於是也

光武建武六年詔曰頃者師旅未解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田租三十而稅一如舊制

馬氏曰兩漢之制三十而稅一者田賦也二十而始傳人出一算者戶口之法也

晉武帝平吳之後置戶調之式男子一人占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

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又限王公田宅及品官占田

馬氏曰晉法如此則無無田之戶矣此戶調所以可行歟○臣謹按戶調之法必有議而無行何以知其然也悉天下之民而計口分田者堯舜之所不能也周禮之所不然也(已見前)

後魏孝文帝太和九年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諸官各隨所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時李安世上疏曰今雖桑井難復宜各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矣帝深納之均田之制始於此○馬氏曰鄭漁仲言井田廢七百年至後魏孝文始納李安世之言行均田之法然晉武帝時已有戶調之課則亦非始於後魏也但史不書其還受之法無由考其詳耳或謂井田之廢已久驟行均田奪有餘以予不足必致煩擾以興怨讟不知後魏何以能行然觀其立法所受者露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意桑田必是人戶世業是以栽植桑榆而露田不栽樹則似所種者皆荒寒無主之田必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則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亦不得買過所足是令其從便買賣以合均給之數則又非强奪之以爲公田而授無田之人與王莽所行異矣此所以稍久而無敝歟○臣謹按後魏均田之法不但非先王之遺法抑亦非先王之本意也先王之意非欲使天下之民均皆得田乃欲使天下之民均皆受職受職以農者治田受職以工者治器商者治貨牧者治獸虞者治材嬪者治織使各以其職得食特職農者最多先王重之而已非欲使天下之民悉歸於農職又非欲使天下之民盡得其田地也農者得田不爲農者不得田不爲農而得田者唯士而已士者治人之職上自天子諸侯下至府史胥

徒皆士之類也故皆得有田然其所謂得田者得田之九一之粟而已非得田也得田者農夫而已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以至府史胥徒之屬實未嘗有得田者也後世論井田之法者不思先王之法本自如此每欲使天下之人不問其農與不農均得其口分之田是果何代何法何聖所制何書所記乎忽以迂儒之謬筭冒之於先聖先王之身曰法不可行豈不難哉盡天下而奪之田以頒農夫則古法也如不能然盡天下而算其田姑取九分之一以作公田亦古法之半也不出於此而先窺下民之產業欲損富而益貧者是無益之虛務也使不農之民一或有田則已非古法均之將何爲哉雖得大均不農者坐收十五躳耕者仍輸十六先王之法誠如是乎後魏之所小試者得流配絕戶之田數千頃暫行什一之稅而已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老而退不聽賣易○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曰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三十里內爲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爲永業

葉時曰齊自河清始有受田之制其君驕靡甚矣然尙如此周亦有司均掌田里之政以其時田皆在官故也○臣謹按後魏以來蓋有公田幾頃略行授田之法又籍諸州之私田其自農者以其田授之其不自農者調丁以授之名之曰均田其九一什一無文可知然不農者坐受十五躬耕者仍輸十六此非先生之法與兩漢之一任貧富者所差未遠不足道也

唐武德七年始定均田賦稅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給田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爲戶者加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

永業之田樹以榆桑棗及所宜之木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並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

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比州○胡寅曰古者制民之產是度是丁戶之衆寡而授之田也無世而無在官之田不特唐初也係上之人肯給與不肯給耳

葉氏曰唐與只因元魏北齊制度而損益之其度田之法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一夫受田一頃周制乃是百步爲畝唐卻是二倍有餘此一頃制度與成周不合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世業若子弟多則占田愈多田多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之田減寬鄉之半亦與周制不同自狹鄉徙寬鄉者又得並賣口分永業而去民始有契約文書得以私自賣易故唐比前世其法雖爲粗立然先王之法自此大壞公田始變爲私田矣○馬氏曰水心言唐使民得立券自賣其田而田遂爲私田此說恐亦未深攷如蕭何買民田自汚貢禹有田一百五十畝被召之日賣其百畝以供車馬則自漢以來民得自買賣矣○臣謹按元魏以來限田以均田北齊因之民產粗均故隋唐以降天子亦得詔諭天下儼稱計丁給田後儒遂謂此時天下之田官得主之臣愚獨以爲不然也所謂一夫一頃若是官給之田及其徙也許其賣去有是理乎原初立法之時以其所本有之私田截取一頃以二十畝許其爲永業八十畝名之曰口分(八十畝者八口各十畝也人家盛衰存亡未可知故姑以二十畝許之爲永業其八十畝則或其家喪亡人口全減則將以移給其親戚故口分之數多於永業也)故及其徙也許其並賣耳其云每歲十月改授田者有田不農者例於冬日或改差佃夫全家死亾者當於是時亦移授親戚天子就以此事名之曰十月改授田號則大矣其實民田民改天子枉自照管也吾東田法自古紊亂無法可言猶於歲末改修佃籍張三之田移錄於李四此何待朝廷命令而爲之唐天子十月改授之法違是不遠可笑不足慕也寬鄉一夫授一頃狹鄉一夫授五十畝均之謂何總之先王之法以田而爲主後世之法以口而爲主田著於地移動不得故其數有定口起於人衰盛不恆故其數難執其數有定故一家百畝無加無減田盡而止法制以立其數難執故一丁幾頃時予時奪口實常空算率屢變此堯舜三代之所以沛然行之而後世之法如聚雲以作峯摶沙以防川俄起俄滅隨壅隨潰而其口率分田之數乖迕鉏鋙雖復破分析釐劈毫剖芒終古而不能合也人口爲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殤者夭者呱者乳者如沸如羹倏現忽隱雖使撓首執算程遞修籍卒無以完此事矣堯舜三王之時天下之田皆是官田猶不能爲此況限田均田之法苟取私田官立程限太阿之柄猶倒在下欲

於此時計口分田以之均萬民之產業臣知其必不能也先王之法以九職任萬民九職農居一焉農者授田不農者不授田悉天下之民而計口分田者迂儒之謬義也○又按工商授田非先王之法也載師有賈田是公家酬貨之田也非商賈之祿田篤疾癈疾寡妻之授田非先王之法也通功易事以贍其食何爲而授田乎鄉里有恤保息有法大司徒何爲而授田乎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寡婦而有田曾是以爲利乎

宋神宗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八月詔司農以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

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埒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烟析生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元豐五年開封府言方田法請歲方五縣而縣在山林者或行或否○七年京東路提舉言沂登密青州田訟最多乞擇三五縣先方田○八年帝知官吏奉行多致騷擾詔罷方田天下之田已方而見於籍者至是二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有九頃云○臣讀史至此知先王井田之法所以灋千古之積弊垂萬世之大經惜乎其不可毀而毀之也今世之人謂堯舜禹稷坐蒼蒼淳古之世順肫肫仁厚之俗立此井田之法不知當時奸僞欺隱之弊已盛紛爭囂訟之患日起察之愈細而藪竇益深覈之愈嚴而脫漏彌衆故聖人者方且穆然淵慮辯然商議適河患大作洚水滔天聖人得以此時畫地爲井濬溝遂以距澮疏澮以距川十有八年乃成此事於是分土爲九州定田爲九等定賦爲九等作範爲九疇作樂爲九招東天下於九數之中以成一王之典非果蒼蒼肫肫以爲是也天地之闢久矣自堯以來數千餘年風俗之靡敝如此自堯以上數千餘年獨何必以蒼蒼肫肫之俗經久而不渝以至於堯舜乎堯舜之民寇賊姦宄恒犯五刑故皐陶作士劓刵椓黥以止其沸何可作蒼蒼想乎今人智慮麤力量小不得爲井田堯舜智慮精力量大得爲井田若時俗無古今之異耳後世惟宋神宗慨然慕三古之治不幸遇執拗不曉事之王安石以誤令名而其御極之初猶以方田一事欲正天下之租賦亦其志不草草然其匠心極麤法條破碎不足以與於是矣既曰方田當於其內

九九開方如匠人之法或十十開方如遂人之法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天下有如是法制乎後世之法皆苟且紕繆荒雜散亂如此臣不欲觀之矣東西千步南北千步則是古萬畝之地百夫之所耕也宜立法制萬畝曰一方千畝曰一蕃百畝曰一畉十畝曰一畛於是度一畛之所出以爲一畉之稅度一畉之所出以爲一蕃之稅度一蕃之所出以爲一方之稅或爲六等或爲九等雖其等級不齊使其爲什一則皆同凡公私文簿悉去頃步等字則其於量田形而定稅額豈不明白而易知乎不圖出此乃於零頃零步之實蒙之以方田之名羊質而虎皮鼠腊而璞號欲以新天下之耳目而祛其積弊嗚呼其難矣且凡爲方之法區大則難方區小則易方苟欲爲方又何至於方千步之闊遠乎且凡田之肥瘠跬步以殊苟欲分之爲五等又何得以一方之田束之於一等乎其法曰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然則其所謂一方或以正方或以積數可知也雖復四角植木以表其埸而欹斜喎㖞不成模樣將何以定民志而息爭訟乎曷若以方百步起率除不得已之外皆畫之爲棊局乎法條如此宜其奉行騷擾不數年而罷之也嗚呼惜哉雖然堯禹之所以畫田爲井者非爲均民之產業乃爲正國之租賦故禹貢曰底慎財賦庶土交正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而已未嘗曰民產均也億兆林蔥雖慈母猶不能一一乳哺之唯其取於民有制則民斯便矣故聖人務正租賦不務均產惟以九職勸萬民使各胥資以得食而已後魏均田之法意在均產神宗方田之法意在均賦雖其終於無成彼此皆同臣以爲方田猶之爲識務也

宋徽宗崇寧三年蔡京等請復行方田從之推行自京西北兩路始

四年尙書省言諸妄說方田條法或愚民致賤價賣斷田業或毁伐桑柘者杖以曉衆從之監察御史宋聖寵言元豐方田之法廢且二十年猾吏毁去按籍豪民毁壞埄界乞按視補葺詔行下○五年詔諸路見行方田切慮民間被方不均公吏騷擾除已方外權罷○大觀二年詔復行方田○四年詔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稅又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芻草之直民戶困此廢業失所監司其推原本制悉加改定○宣和元年臣僚言方田以均天下之稅神考良法陛下推行今十年告成者六路可謂緩而不迫矣御史臺受訴乃有二百餘畝方爲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爲七十畝者虔州之瑞金是也有租稅一十三錢而增至二貫二百者有租稅二十七錢而增至一貫四

五十者虔之會昌是也蓋方量官憚於跋履幷不躬親而行纔拍峰驗定土色一任之胥吏望詔常平使者密行檢察明加貶黜○三年詔罷諸路方田又詔自今諸司毋得起請方田○臣讀史至此知古道之不可復不在乎法之不善而唯在乎不得其人也禹稷之治田也皮膚生毛手足胼胝乘橇曳楇踰山越壑九年在外三過其門而不得入然後能濬畎澮距川濬川距四海而畢其功當堯之時賢聖蔚興其羣臣百執事左右衆正之人亦豈無分路四出頒其弗暇者哉誠以一天下之模範當出一人之手出於一人之手然後其所作爲均齊方正斬釘截鐵無參差欹側之病耳禹諸侯之太子也(崇伯鯀之子)稷天子之介弟也司空后稷者天子之大臣也其地位爵秩皆尊嚴隆重非後世公卿之比而其不殫燥濕躬親鄙事如此後世之所謂大臣者尊重太甚人主欲有所經理則發遣郎官往審便否或知委守令回報利病其爲郎官守令者亦復自尊自重派遣吏胥代行經畫凡姦胥猾吏一生柔衣腴食亦不能服勞躬行烹雞炰豚醉臥里正之家而視其路緡修其簿籍此天下之通患也方田之法何以行矣使神宗欲行方田之法則宜於海內密求第一等人物幸得一雙可以爲禹稷之亞者一堂都俞商確此事使其巡行天下一手釐理庶其條理不紊不圖出此乃以尺一之詔委守令使之奉行其奸僞欺隱之弊何得不然不唯是也若使當時十十開方新立羃畉之名使行什一之稅(雖二十而稅一不可不十十開方)則方之爲二百畝者何以爲二十畝方之爲三百畝者何以爲七十畝此則不十十開方以啓奸竇也凡欲爲經理之政者宜以是爲鑒(蘇軾詩云方田訟牒紛如雨蓋譏之也)

高宗紹興十二年左司員外郎李春年言經界不正有十害上曰春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曰其說簡易可行其日以春年爲兩浙運副專委經界要在均平爲民除害不增稅額

春年圖寫墟畝選官按覆令各戶各鄉造砧基簿不上砧基簿者皆沒官○十七年春年免喪還朝復言兩浙經界已畢者四十縣其未行處乞依舊圖畫造簿本差官覆實至十九年冬經界之事始畢○丘濬曰宋人經界之法若得人如李春年朱熹鄭昭叔斯行矣○臣謹按李春年善爲經界朱子亦稱之然此不過吾東所謂改量何足多哉唯其圖寫墟畝卽魚鱗圖之所本不可以不爲也

明太祖洪武二十年遣國子監生等往各處履田畝而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事實悉書主名及田之四至謂之魚鱗圖百弊始絕

星湖李瀷曰其詳雖不可考蓋遍圖田形如今邦國地圖也邦域雖曰許大今國有諸道道有諸邑邑有諸坊坊有諸里里各有坪細統於大大爲全圖細爲分圖其有丘陵川澤不食之地及陳荒不墾者悉皆無漏依算法書其闊狹長短又於總圖上書其從某至某爲幾尺而中間諸田及不食者隨其長短悉書之相準無差又其四至必書第幾田若山若溪皆如例如此則豈復有隱漏之患哉今之檢田號稱優惠縱其奸濫以之賦役不均國入縮少弊流於無告蓋其田形只錄四至只記人名所以難覈也今考周禮少司徒地訟以圖正之註云地訟爭疆界者圖謂邦國本圖然則此法已具於成周之世矣○臣謹按地官土訓掌地圖以詔地事王巡守則夾王車又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觀風俗）王巡守則夾王車地圖者魚鱗圖之類也方志者縣志之類也今若作魚鱗圖則宜以方一里爲圖一幅畫之爲九百畝備作經緯之線一如棋局之形其一畝之大宜方一寸（用周尺）其圖爲方三尺不患其狹窄也乃就經緯線上別以硃泥畫爲田界匾者楕者斜者句者一依本形乃於朱圍之中書甲乙丙丁字標乃於圖末開列甲乙丙丁序次註之曰甲者李某三斗落實積十畝乙者金某六斗落實積二十畝丁戊己庚皆用此例然後其圖庶無差謬若不作經緯線令畫工任意圖之則不可信也若然其方一里既畫之後當其四角植表刻名如堠人之式朽則改之或刻石以樹之庶可以有指也宋時方田亦有四角之表

官田別考

漢武帝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宣帝地節二年詔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元帝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二年詔罷水衡等諸田假與貧民○明帝永平九年詔郡國以公田賜貧民各有差○章帝元和元年詔郡國募人無田欲徙

他界者到在所給公田○安帝永初元年以被災郡國公田假與貧民

臣謹按兩漢諸帝以公田賜與貧民者史不勝書今略擧一二皆所謂惠而不知爲政者也太阿之倒久矣雖一稜之田旣爲官田者當次第開廣漸收其柄以行三古之政豈以無名之物散與罔功之民以天下爲戲哉

宋太宗天禧元年詔京城四面禁圍草地告諭百姓許其耕牧

臣謹按如此之類雖許其耕牧猶宜畫之爲九百畝三三開方以爲井田令八夫耕之收其九一以復三古之觀且勿令傳爲永業淪爲民田也

仁宗嘉祐二年詔以天下沒入戶絶田募人耕牧其利置廣惠倉以賑貧人○神宗熙寧二年三司言天下屯田省莊皆子孫相承租佃歲久乞不許賣○七年詔戶絶莊產召人充佃○哲宗元祐八年詔凡官田及已佃而逃或佃租違期應刬田者不別召佃悉籍之官爲招募衙前之用

臣謹按如此之類宜悉畫爲井收其九一勿令永業勿令轉賣使井田之形落落棊布於天下不亦善乎不圖出此貪於近利收其重稅如私田十五之例豈不惜哉當時開封府諸路官田共四十四萬七千四百四十八頃見通攷以此爲井間間行九一之法亦足以新天下之耳目惜乎其不爲也

哲宗元祐元年戶部請鬻賣絶戶田宅○徽宗政和元年朝廷以用道艱窘命鬻賣官田八月詔乃者有司建明盡鬻係官田宅苟目前之利廢長久之策其總領措置官並罷已賣田宅給還元直仍拘入官

臣謹按所謂官田多係流配沒入死亡絶戶之田其沒入可也斯豈鬻賣之物乎畫之爲井以爲九畉之田乃以附近民田畫之爲七十二畉通作八十一畉每以私田八畉治公田一畉則依然是三古之井田也或其區域未大者

畫之爲一畉乃以附近民田割取八畉令治此一畉則依然是三古之井田也不圖出此顧乃鬻賣其地使僅有之官田又淪爲私田有志之君其如是乎嗚呼惜哉

政和六年始作公田於汝州

公田之法縣取民間田契根磨如田今屬甲則從甲而索乙契乙契旣在又索丙契展轉推求至無契可證則量地所在增立官租(一說謂按民契券而以樂尺打量其贏則拘入官而創立租課)初中官楊戩言汝州地可爲稻田置務掌之復行於府畿易名公田民田有踰初劵畝步者輒使輸公田錢政和末又置營繕所亦爲公田山東河朔天荒逃田舉入焉皆內侍主其事所括凡得田三萬四千三百餘頃農畝困敗但能輸公田錢而正稅不復有輸後李彥又立城西括田所靖康初誅彥○臣謹按經田者天下之大事也堯舜使禹稷經田宋徽宗使閹人經田賢不肖之相遠如是矣田尺極麤樂尺至精民田之初立劵也以田尺麤度之內官之括贏田也以樂尺精量之銖累寸積其無一稜之餘乎於是執之爲公田勒徵其稅額天下其有是乎爲人君者失德至此靖康之禍何得不作嗚呼惜哉

高宗紹興元年詔盡鬻諸路官田○二十八年戶部言諸路賣官田錢乞以七分上供三分充常平司糴本

臣謹按宋之官田其得之也爲不仁其賣之也爲不義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不足道也

理宗景定五年始行推排打量法

時賈似道專權用事奏行是法所謂推排打量者按民田之原籍改量其田其有畝步之贏羨者錄之爲公田推排折補以作完田假如甲田之尾得贏十畝乙田之尾又得贏十畝丙田之尾又得贏十畝則以甲田所贏十畝爲乙田之頭乃以乙田之尾二十畝爲丙田之頭又以丙田之尾三十畝爲丁田之頭次次推排經十人之田則得贏田百畝名之曰公田號之曰經界又或攘奪民田以補其欠百姓騷擾怨詛朋與後人作詩譏之曰三分天下二分亾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丘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此仍是宋徽宗方田之遺法而冒之以經界之名者也賈似

道以宋理宗淳祐十年爲兩淮制置大使後七年爲樞密使後八年爲太師其間所經理卽此事也何足道哉

大明律曰凡盜耕官田者杖八十加二等

臣謹按明之制畿甸諸路各有官田皆令太監主之太監者閹人也旣有官田不畫爲井惜哉

補遺

皇極經世書宋理宗四十年癸亥詔買公田置使領之罷翰林學士徐敬孫〇甲子秋七月彗星出中外上書乞罷公田賈似道力求去位詔勉留之

經世遺表卷之十六終

大正三年十月八日印刷
同　十日發行

經世遺表第一冊
定價金六十錢
郵稅四錢

其壽永昌

編修兼發行人　京城府黃金町二丁目二十一番地　崔南善

印刷人　京城府黃金町二丁目二十一番地　崔誠愚

印刷所　京城府黃金町二丁目二十一番地　新文館印出所

發行所　京城府黃金町　朝鮮光文會

發售處　同　新文館